序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
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
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
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
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
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二
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
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

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
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
爰為竭力搜羅自藏家至故紙
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
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
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
其前後起伏尚屬接榫然漶漫
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
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

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
始至是告成因并誌其緣起以
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
為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石頭記目

卷一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楊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甥賈母惜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嫗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

第八回　攔酒興李奶母討厭　擲茶杯賈公子生嗔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卷二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曲折
第十八回　慶元宵賈元春歸省　助情人林黛玉傳詩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卷三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驚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薔痴及局外
卷四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開河　痴情子偏尋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卷五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侶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集景　割腥啖膻閨閣野趣
第五十回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六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詞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紅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卷七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徇私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膏粱子懼內偷娶妾　淫奔女改行自擇夫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鬧翻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卷八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腸廻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卷九

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卷十

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賴風
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被刑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卷十一

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卷十二

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一百十四回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　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

何非夢幻何不通靈作者託言原當有自

受氣清濁本無男女別

卷一

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
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
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
併使其泯滅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
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
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
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
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列位看官你道此書何來說

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
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
之時於大荒山荒唐無稽崖無稽煉成高經十二丈
照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照應副十二釵頑石三萬六千五百
零一塊數足偏遺我不堪入選句中透出心眼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合周天之數只
單單的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妙自謂墮
落情根故無補天用誰知此石自經煆煉之後靈性已通煆煉後性
有通其我人生不學也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
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

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
異（這是真像非幻像也）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
瑩潔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乃
（世上人原自據看得見處為凡）
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寔
在好處（妙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此大不喜）須得再鐫上數字
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然後好攜
你到隆盛昌明之邦（伏長安）詩禮簪纓之族（伏榮國府）花柳
繁華之地（伏大觀園）溫柔富貴之鄉（伏紫芸軒）去安身樂業石
頭聽了喜不能禁乃問道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

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
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
籠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後來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
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
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
原來就是無材補天幻形入世（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蒙茫茫
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墜）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
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都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几個

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哉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情閑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

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
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
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放筆以情趣世
又且詳剖多少傳奇文表淋漓字字如畫
來故假擬出男女二名姓人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
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
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
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
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
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

悲歎與萩歛遏則又逆嗟嘆嘆不敢稍加寄鑿徒爲哄人之目而逆失其真傳者今之人笱者日爲衣食所累當者又懷不足之心縱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僞邪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飽淫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些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逆意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再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拉亂扯忽離忽

還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
舊稿我師以為何如空空道人聽了此語思忖半晌
將這石頭記本名再細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指奸責
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
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
實非別書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
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
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
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

改石頭記為情僧録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閲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并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以下係石上所記之文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是金陵有城曰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妙極是石頭口氣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開口先云勢利是伏甄封二姓之事

街內有個仁清巷（又言人情，總為士隱火後伏筆）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世路寬平者甚少，亦趣），人皆呼作葫蘆廟（糊塗也，故假語從此具焉）。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注），名費（廢），字士隱（託言將真事隱去也）。嫡妻封氏（風。因風俗來），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八字正是寫日後之香菱，見其根源不凡）。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伏筆）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所謂美中不足也），只有一女，乳名英蓮（設云應憐也），年方三歲。一日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中閑坐至手倦拋書伏
几憩(息)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知是何地方忽見
那廂來了一僧一道(是方從青埂峰下袖 石而來接得無辰)且行且談
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
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結了這一干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蠢物夾
帶於中使他去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
(苦煞 是 造劫 歷世 又 不能 不遭 劫歷世 悲夫)
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
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

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妙所謂三生石上舊精魂也全用幻有絳珠草
一株点紅字○細思絳珠二字宜非血淚乎時有赤瑕宮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
有病也以此命名恰極○紅字玉字二神瑛侍者点玉字二日以甘露灌溉
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
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個
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
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在
五內便鬱結成一段纏綿不舒之意近日這神瑛侍
京休庚清粗
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

緣（點字 幻）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
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
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
下世為人但把我一（只情山海償惟有淚堪還）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的
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
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真是罕聞實未聞有還淚（作想 俗奇）
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為瑣碎
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
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

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未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千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世上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等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的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

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
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
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
則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
此乃元机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
可便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机
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
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於士隱士
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

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又點幻字云書已入幻境矣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是無極太極之輪轉色空之相生四季之隨行皆不過如此

幻中言幻何等法門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步舉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俗無痕不落舊套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妝玉

真是大警覺大醒

琢非凡可喜便伸手来抱在懷中閗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閙方欲進来時只見從那邊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幻凡像凡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要進去那僧指著他大笑口念了四句言詞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得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極妙極。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跡。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間，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一窮儒，姓賈名化假話，字時飛實非，別號雨村者雨村

者村言粗言粗語也言以粗村之言演出一段假話去了出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微只剩得他一身(的寥寥)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的)在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廟中安身賣字為生想是過午不食的)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

便令人送女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炎也炎既來火將至矣）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略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世態人情）晚生乃常造之客（閶其鎮）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庭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古今窮酸色心最重）那甄家丫鬟

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鬟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只是無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兩次（如此忖度豈得為無情）雨村見他回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在此處已把輕）

也一時小童進來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以侍遊從矣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侍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了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具一席於書房卻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偏有些　脂硯）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期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不推辭）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

醉（話說不入格合）便笑道既蒙厚愛何敢拂此盛意說着便同了士隱至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肴自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絃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干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當杯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得接履（把）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是此作且飛騰妙）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義利二字傳人故自不識）却還識得且喜明歲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一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不道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到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回來言和尚說賈爺

（託大處而遇此古人之不得太虛概）

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
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
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閑處光陰易過倏
忽又是元霄佳節矣士隱命家人霍啟妙禍起也此因事命
名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
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
抱時那有英蓮的蹤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
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
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

再使几人去尋我回來嚀云音信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存兆看看一月士隱此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調治不想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南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的熄去也不知燒了几家只

天下除号弟的看了想来

是竹寫茅數

可憐甄氏在隔壁早已成了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
夫婦並几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
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將就到田庄上去
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
民不安身（聊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
庄都折變携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家去他岳
丈名封肅（風俗）本貫大如州人氏（託言大槩如此之風俗也）雖是務
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大 庸 不 兹 如 訛）
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地的銀子未（書 非 書）

窮用完拿出來說他道分就個置些房地爲後日衣（而則有不留之意）
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
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
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說些現成話
且人前人後又說他們不善過活一味好吃懶做等
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
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
下世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掙到街上散散心（衰殘身世人情不堪[illegible]）
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麻屨鶉

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說神仙好　惟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听了便迎上來道你說些什麽只听見些好了
好了那道人道你若果听見好了二字還筭明白可
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
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
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
你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
乃說道（要寫情要寫幻境偏先寫出一篇奇人奇境來）陋室空堂當年笏滿
床　衰草枯楊曾為歌場　蛛絲兒結滿雕梁　綠
紗兒今又糊在蓬窻上　說甚麽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 今宵
紅燈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 銀滿箱 展眼乞丐
人皆謗 正嘆他人命不長 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方 保
不定日後作強梁 擇膏粱 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 致使鎖枷扛 昨憐破襖寒 今
嫌紫蟒長 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
是故鄉 甚荒唐 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誰不解得世事如此 有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笑道
能求者方能救得下 鄉念聞脇我肩
解得切 解得切 士隱便說一聲去罷將道人肩上搭

連搶了過來背着竟不知回家向了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了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全無無奈何少不得依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過活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然也無可如何了這日甄家大丫頭在門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環于是隱在門内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

過去傚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紅袍的官府過去了。琛到發[起和]了怔[到底有心]。自忖這[多]官好[無心]面[了]善。到像在那裡會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時。忽听一片般打的門响許[不客情的]多人亂[九]嚷說[篤出頭]本府太爺的[任來了]差人來傳人問話。封甫听了。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裡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裡偏成痴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

第二回

以百回之大文先以此回作兩大筆以悄之識是大觀世態人情盡盤旋於其間而一絲不亂非具龍象力者其孰能哉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也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使

先敘出榮府然後一一敘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反致贅累開筆即寫賈夫人一死從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今又於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

寔雖罵而都未罵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你他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

太爺西窗消得亂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
他去了封肅家內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
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
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
（世態精神盡露於數語間）
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門前過去因看見嬌杏
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於此我一一將
原故回明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一回又問外孫女兒
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
（此未其半雲）
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

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兩村
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
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
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
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
去了兩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知己相逢[illegible]遇千生一）
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女兒下（大快事）
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了環便是那年回顧
兩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雅出情事）

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周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貪酷之弊且有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事龍顏大怒即（不重而清絕對其書也）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

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卻面上全無
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
積的些資本並家小送至原籍安插妥協自己擔風
袖月卻去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遊至維揚地面因
聞得今歲鹽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
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
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
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已
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

前代爾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了今只有嫡妻賈氏生了一女乳名（絳珠如見）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

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
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之處暫且歇下
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住居因聞得鹽政欲聘一
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
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丫環這女學生年又
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
堪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先要使黛玉哭起）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
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
别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

周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軀把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兩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遣日偶至鄉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折敗門前有額題著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兩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意則深也曾游過些明山大剎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

有個翻遊觔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啞老僧在那裡煮粥（設為本書得一佛偈有許多着力語）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都是都中古董行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不讚出則文不靈子興之談此似吞）

話而令唐見矣這冷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
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
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
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
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
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
歇歇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雨村同席坐了另整
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
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

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異事雨村笑道弊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定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發生疎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國兩門也都蕭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

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疎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冷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

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
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
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
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
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
此段可懼人
書奚狀致寄口虔人
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
村所說也駭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
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
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

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偏先從好神仙的苦處說來）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

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人敢來管他再說榮
府你所方纔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
賈代善襲了官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
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
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
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
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
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
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

卻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這人來歷只怕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擺了無數與

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
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
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
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
他他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
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
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
疑了雨村駭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
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

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大人者修治天下雖有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

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
朝廷下至州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
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
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
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
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
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不能消
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
發泄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

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富貴公侯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

（路甄深眉默刺從生書）

（將要寫書勇闢新正光數）

稽綠敬新磨東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
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輿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
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
遍遊名省也曾遊此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
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
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
可知道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
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
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

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一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嚴整却也一個驕傲的還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我讀書我方纔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厮們道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說時必須先用求香茶漱了口纔可說

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癡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個人也因此他尊人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亂叫起來後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換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閑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

閑閑出典爾看誰都又為下文

叫姊妹起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滋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亦不錯政老爺之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前妻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

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貴府亦落此俗套與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在有個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黛玉之入榮國府的根柢柳湘他二人之）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他在家時名（中下文度不來力）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唸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的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

只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
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女又不足罕矣可傷
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極小
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有了只看這小
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
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
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與這政公既有玉兒之後
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

子一條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
將沒不害書甚多趣事當之見來一無方亂
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
爺夫人王氏之內侄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
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於世路上好機
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
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
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說
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
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

你我方纔所說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那兩賊而
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那當正和只顧某别（華興 郎）
人家的眼你也吃一盃酒與好兩村道正是只顧說（流也無書帶）
話竟多吃了幾杯兮其笑道別人家則話正好下
酒卻多幾杯何妨兩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
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說本爲哥於是算還酒賬
方欲走時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兩村兄恭喜了來遲
等村野地方何幹兩村聽說抬回頭看時且聽下回
分解

總批

先因寫幸遇之情於前而結構口談幻境之情於後世上不平事道路口如碑雖作者之苦心亦人情之必有

雨村之遇妓者是此文之總關故在前冷子興之談其事跡之總關於結寫於後冷暖世情比比如畫

有情原比無情苦生死相關總在心也是前緣天作合何妨傾玉淚淋淋

第三回

我為你持戒我為你吃齋我為你百行百計不舒

懷我為你淚眼愁眉難離與人還自說背旦怕那

慧性靈心俞改

寶玉通靈可愛天生有根基奇偶年華一遇仙緣

從此春光美滿隨時喜怒哀樂遠却離合悲歡地

久天長香影遠可意芳舒心悵

寶玉含來兆瑞天之餘蔭地已久借地靈收藏固

人為現其性情內為外俗其形休步向識潤天生

有眼可穿致君目係玉將欲得者盡皆傾發此玉
之意也
天地倘還秋復春生生死死舊重新君家若筆描
風月贊玉羣類鮮笑人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蓋言如鬼如蜮也　亦非正人正言）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此述官場擋男的當）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

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去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
細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
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
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
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
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薦書
一封轉托內兄務為周旋協佐方可少盡弟之鄙誠
要說平本來以此作引出黛事中寔無可托之人
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家信中已注明向亦不勞
文書運切寄宜
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

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遽然入（另有轉入）（看為村[illegible]心遽之狀家 家）

（正文亦未曾道人之日因心[illegible]頁[illegible]）

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係同譜乃榮公

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

兄名政字存周（二字二名俱頌德而 未與子興口中作証）現任工部員外

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

宦之流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作[illegible]）

（另每年編准如兄是）

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

興之言於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正月

初六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入都豈不兩便雨村

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物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執意務要接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少上無親母教育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此一段是不肯使黛玉作棄父樂為遠進者）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以此可見作者之心寶愛黛玉如己細密如此）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二個小童依黛（具本來面目）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了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

帶了小童拿着宗姪的帖（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極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力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雨村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且結）（雨村）不在話下（因寶釵故及之一語過至下回）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這方正文起頭處此後筆墨與前兩回不同）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

子並拉（裝）行李的車輛久候這林黛玉常聽（常聽）見母親說
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三等（也書字備下多少筆墨）
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
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卑：致自不凡）
路且恐被人恥笑了他去（寫黛玉自幼之心機）自上轎進入城
中從紗窗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
自與別處不同（先從街市寫來）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
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前列座着十來個華
冠麗服之人正門卻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

入正門上有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先寫寧國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以下寫寧國府串連偕黛玉寫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總從眼中帶來非黛玉之眼也不得如此細寫了避諱卻不進正門只進了西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箭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周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以上寫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敘明扶黛玉下轎黛玉下了轎黛玉扶着婆子的

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個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堦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剛才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子一面聽得人回話說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

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哭起來天性中流出來未裁諸燒不覺淚真如雨寫盡天下疼女兒的神理此一段文字是幾千斤力量寫此一筆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遍身一時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一的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一個不

一時只見三個奶嬤嬤並五六個丫環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沈默觀之可親[為迎春寫照]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為迎春寫照]第三個身材未足形容尚小[渾寫欲畫天]其釵環[一個更妙於一個個個寫去則板可笑近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付面孔]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畢肖]黛玉忙起身迎上來[外的景象]見禮互相廝認過各歸坐了丫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

不見賈母又傷感起來（曾曾不審說寫之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
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不能一見今見（本景我也非他眾起）
了你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
來眾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略止住（觀為黛玉自此不能別往）眾
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
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為黛玉寫照眾人目中只此一
句足矣）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
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
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

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奇奇怪怪一至於此通不中假癩僧跛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因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作者既以黛玉為絳珠化生是要哭的了又要使人生叫他不許哭妙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不許見哭聲哭的偏寫出有人不教哭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了這些不經之談是做書者自註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人參原當的養榮衛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為後萬菱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

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另磨新墨搦銳筆特獨寫熙鳳一人未寫其形先使聞聲所謂繡幡開遇見英雄俊也黛玉納想道這些人個個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天下事不可一槩而論原有此一想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丫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眾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頭項下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頭裙邊繫着豆綠宮縧雙衡比目玫瑰珮身大凡能事者多是尚奇好異不肯泛泛同流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褃襖外罩五彩

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罩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非如凡眼非如此
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有不得為熙鳳作者讀過麻衣相法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
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英豪本色備笑為阿鳳寫照黛玉連忙起身
接見賈母笑道阿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文字作你不認得他他
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
作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想黛玉此時神情
拿諢可笑稱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黛玉雖
不認識曾聽見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
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

學名王熙鳳（奇想奇文。以女子曰學名固奇。然凡偏有學名的反到不識字，不曰學名者反若彼。）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諒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的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纔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以真有恁不得在字寫出鳳之口頭，真是機巧。）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異常賦不得工寫愚弄了多少膩明勝達者）一時不忘。（却是極淡之語，偏能恰投賈母之意。）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到來招我。你妹妹遠客纔來，身

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再休提前言又用賈母勸他周之術亦甚矣
阿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妹妹
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
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
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
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
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五句話
不離本行雅佳在盡也
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
房讓他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熙用夜

卷一

捧茶捧菓（到為有事寫其黨羽寫其能為寫盡寫其機巧權詐奸）（後之事）（眼中寫出）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並無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借筆用得靈活摹寫形容熙鳳之為人妙心妙手）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該有妙文妙口）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再送來（試看他心機）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深取之意）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

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母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
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倒也便宜賈母笑道
以黛玉之來去候安之便便將榮寧二府
節節補寫盡矣
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一個是
字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
了垂花門早有眾小廝們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
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
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
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
來眾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攙了黛玉手進

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
斷過來的（黛玉之心）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玲瓏）
（得歷歷可想如見）（機眼力）
遊廊悉皆小巧別致不似方纔那邊軒俊壯麗且院
中隨處之花樹木（山）石皆好（為大觀園伏脈試思榮府之園今在西後之大觀園）
（偏寫在未來何是難之若此）不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
之姬妾丫鬟迎着出來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作者綉）
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
（口舖心見有見的亂如不見有不見的亂如真說）
連日身子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撮魂魄）
（模講一毫不爽亦在情理之內）
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

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樂著亦可以
解些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
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
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
玉之為人必當有如此自有妙
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母恐領賜去不恭異日
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
是了遂令兩三個嬤嬤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
於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幾句
白方是舅母的本意
眼看著上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

衆媒婆引着便往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這一個穿
堂是賈母正房之南者鳳姐處所通者則是賈母正房之北向南大廳之後，儀門
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
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
方是正經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
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
真是榮國府
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是其
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
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

隨朝墨龍大画一邊是金[illegible]蜼彝一邊是玻璃盆地下
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是烏木聯
牌鑲著鏨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賓襯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
蒔拜手書先盛階一筆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
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嬤嬤引黛玉
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著猩紅洋罽正面設
著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

蛛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
文王鼎匙筯香盒右邊几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
鮮花卉并茗碗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
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兩邊也
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
細說此不過畧敘榮府家常之禮數特使黛玉一識階級座次耳餘則繁老嬤嬤們讓
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
其位次便不往炕上只向東邊椅上坐了寫黛玉心意本房
內了鬟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

三回

此丫環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為黛玉眼中寫三等使婢）茶未完丫只此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搯牙背心的個丫環走來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寧上見者是舅母者是大家）老嬤嬤（與跟）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都在西邊下首亦是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料定是賈政之位（寫黛玉心到眼到但云為賈府敘坐豈不可笑）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撣墨椅袱（三要有神○凡點睛）

一色舊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說中不論何處則曰商彝周鼎繡幕珠簾孔雀屏芙蓉褥等樣字眼○近聞一俗笑語云一莊農人進京回家眾人問曰你進京去可見些世面否莊人曰連皇帝老爺都見了眾罕然問曰皇帝如何景況莊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寶右手拿一銀元寶馬上稍一口袋人參行動人參不離口一時要屙屎連擦屁股都是鵝黃緞子所以京中連掏茅廁的人都富貴無比試思凡稗官寫富貴字眼者悉皆莊農之一流也蓋彼實未身經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又如人嘲作詩者亦往往愛說富麗話故有脛骨變成金玳瑁眼睛嵌作碧琉璃之誚

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坐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戮設直達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

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
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
胎是這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
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只以後
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常
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
頑劣異常樂歡家于為對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
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
的是這表兄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

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
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雖極憨頑在姊妹情中
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
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
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
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到還
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拿着他
的兩三個小子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
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

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嘴裏一時甜本言屢蜜之語著一為時有有意天無

日一時又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都答應着不寫黛玉眼中之寶玉却先寫黛玉心中已早有一寶玉矣幻妙之至自口中之後余已極欲一見即今尚未得見狡猾之至

只見一個丫鬟來回老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

夫人忙携黛玉從後房門後房門由後廊往西是正房後西廊也出了角門這是正房後西界墻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夾道南邊是

倒座三間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

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

這是你鳳姐姐屋子回來你好是補兼往寫這玉裡找

他來少什麽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門上也
有四五個總角的小廝們垂手侍立王夫人隨攜
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這是賈母正室後之穿堂也與前穿堂是一帶之屋
中一帶乃賈母之下室也記清便是賈母的後院了寫得清一絲不錯于是
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
安桌椅不是待夫人用膳是恐使王夫人有失侍膳之禮耳人家規雖禮法賈珠之妻李氏捧大
飯熙鳳安著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
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
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

這裡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
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
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
邊丫鬟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佈
讓外間伺候着媳婦丫鬟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作者非身履
寂然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其境過不能如此細密完足）
海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務待飯粒嚥完過一時
再吃茶方不傷脾胃（夾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今黛玉見了這裡
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細而）

畋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學非所行者常情有不得已行於達變多子夫）

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學者亦甫用微識可惡夫）

茶（總寫黛玉以後之事故只以凡一件小事略為一表也○余看至此故想日前所聞王敦初尚公主登廁時不知黛棗用來敦輒取而啖之畢為宮人鄙誚多矣若黛玉不漱此茶或飲一口不無榮婢所誚乎觀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

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閑話方引

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

念了四書（好極稗官專用腹隱五車者等來書）是睜眼瞎子罷了一語

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腳步響了環進來笑道寶玉來

了一会樂（娃食滿神）黛玉心中正疑惑若這個寶玉不知怎生個（從黛玉心中拔出一句明本文）憊賴人物懞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這蠢物却不是）（也寶生也）（那蠢物却有個極蠢之物相待妙里）心中正想若忽見丫環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輕年公子頭上帶若束髮紫金冠齊眉勒若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若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若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此非会滿月盖人生有面俑而青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色若春曉之花（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非夭即貧之語余猶在心今閱至此故聲一哭）

鬢若刀裁眉如墨畫擬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真真寫殺）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著一塊美玉黛玉一見（寫寶玉只是寶玉寫黛玉只是黛玉從中用微玉一驚寶玉之面善等字文義白淡龍就要分開不得了）便吃一大驚（怪甚）

（凡寶者下文來由連漢編不為僅误不是法都）

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正是想必在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項中胎髮總編一根大

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
脚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
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
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施脂轉
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平生萬
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
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
囊　腹内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時務　愚頑怕讀

丈油地查

樣是八鴻寶玉鐲是為下

文章　行為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
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時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褲與膏粱　莫効此兒形狀　紈褲膏粱此兒形狀有意
思當設想其像分寶玉之歷同有有不彼作者意矣來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
就脫了衣服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
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
歸坐細看形容與眾各別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　奇眉
妙眉奇想妙想　一雙俊目　奇目妙目奇想妙想　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

司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更奇妙之至多一竅固是好然則未免偏僻所謂過猶不及是也病如西子勝三分此十句定評○不寫衣裙粧飾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見黛玉舉止容貌亦是寶玉眼中心中評若不是寶玉斷不知黛玉終是何等品貌

寶玉看罷因笑道看他第一句是何話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瘋話○與黛玉同心却是兩樣筆墨觀此知玉卿心中有則說出一毫宿滯皆無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裏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如縱奇語全作如是奇語為怪人謂

曰癡狂賈母笑道更好又安若如此更相和睦了亦真是寶玉
敘描寫十分中寫此親諸道而
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與黛玉兩文打諒一
黛玉之聰明性能不藏書條矣不是準理文
對因問妹妹可曾讀書自己不讀書卻問別人妙黛玉道不曾讀
從寶續中寫來妙
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
是那兩字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
表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
皆用顰說探春假探是淺文
妙探春便問何出春風探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
黛玉深目寶玉而寶玉稱而
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
顰顰和見寶春定疑矣
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

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如是等語焉得怪彼世人謂之怪只瞞不過批書人又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奇極怪極癡極愚極焉得怪人目爲癡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著因他有玉故問我有也無奇之至極又忽將黛玉寫成一極癡女子觀此初會二人之心則可知以後之事矣因笑道我沒有那個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得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

的摟了寶玉道孽障（如聞其聲恨極語却是疼極語）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若摔那命根子（一字一千斤）（本是為寶玉妹下不是寫）寶玉滿面淚痕哭道（千奇百奇不寫黛玉泣又寫寶玉泪）（寶母見眼其寫下禮作悲玉悄禮里下文寫眼王）家裏姐姐妹妹都無有單我有我說無趣如今來了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無有可（道寶玉之由作者苦心妙也）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權當殉葬之禮盡你妹妹的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收作常得見女之（本知此說）意因此他只說無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

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因不為安眷又寬活之主）
說著便向丫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
說想一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所謂小兒易哄全則）
（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云）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
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女本本播不个其道已移冬女之心床外孫女者）（女死外孫）
暫安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
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當課）（小兒說出）我就在
碧紗廚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小兒不替情）
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

事無遺下筆進用有深

並一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己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新雅不落套是黛玉之文章也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妙極此等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不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嫣紅香翠等俗字外亦照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貼身掌

管釧玔盥沐兩個丫環外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喚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媽媽並大丫環名喚襲人者（奇名新名必有所出）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鸚哥已伏下一鴛鴦今珍珠又伏下一琥珀矣以下乃寶玉之文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心素喜襲人心地純良肯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改襲人這襲人亦有些

痴處只如此寫又極好最厭近之小說中千伶百俐這妮子亦通文墨等語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听心中着寔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媽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歌猶未安歇他自在卸了粧悄悄地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哭黛玉第一次却如此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

我之過因此便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

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

後百十回黛玉之淚總不能出此二語

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傷感不了呢快

月下燈前人到處上影兒先進來畢未到而覺先到矣

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著就是了究竟不

知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

天生

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上

帶來襄中有現成可書之眼豈不可愛豈不可惜

面有現成穿眼讓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

癩僧幻術亦太奇矣

他亦矣奇帶來的是玉佛自己不要惜

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敘

連知日日都他愛惜連我看書的人也着實心疼不

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

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卻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將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補不完的是離恨天所餘之石豈非離恨石乎而絳珠之淚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乾萬若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矣

第四回

陰陽交結變無倫幻境生時即是真秋月春花誰不見朝晴暮雨自何因心肝一點勞牽戀可意偏長過喜嗔我愛世緣隨分定至誠相感作癡人

請君着眼護中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乱判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了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至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

又本一作宝收將出現来

有德故生了李氏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
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
字記得前朝幾個賢女事蹟便罷了却只以紡績針
指為要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
且居處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
無聞無見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
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於此終日有這般姑嫂相伴
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
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

案（村難以了結之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
彼時雨村即傳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
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是拐子
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
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
悄悄的賣與薛家被我們（一派市俗惡語活現）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這
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
小人的主人境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悲夫千古世）走無影無
跡只剩得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

人（情不是如此）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兒
主感戴天地之恩不盡雨村聽了（偏能用反筆法）大怒道豈有此放
屁的事打死人命竟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籤
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寃供藏
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正要發籤時只見皁隸
立的一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籤之意（偏有此文）雨村心下
甚爲怪異（穿進去來隔閡中密是要作）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便從人皆
出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
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恨閣緣非要人）來便忘了我了雨村道却

十分而善却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罷如雷震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冷景況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小蓄了髮充了門子一時聞雨村那裡辨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却凡想其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

長談豈有不生之禮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坐（先必有故事）
了雨村便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既
榮任這一省難道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
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真是擧世之言使我看之不）
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甲要哭老矣）
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貴大
鄉紳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扶隱請問其言是矛盾哥）
人家不但官爵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
護官符方才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這一

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所以
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
符來遞與雨村看時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
俗口碑其口碑排寫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可憐伊等始祖）
房次名頭亦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此等人家
豈必欺霸方始成名耶總因子弟不肖招接匪人一
朝生事則百計營求父爲子隱群小迎合雖暫時不
沾禍網而從此放膽非破
家滅族不已哀哉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
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
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二十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十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鐵（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庫帑銀行商共八房）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此）門子道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凡家不相為結親因熟門當戶對者亦理數之必）

遮飾背有賊應的才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遮飾一語之度真不賊應之人當之不可無）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自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兩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道據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去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凶犯逃躲的方向我已知道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故誰）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細說與老爺听這個（上說也無權無業書態人情被門子拿盡了）被打之人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戚痛幼而失父母）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守着些薄產過日

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不喜女色這也是前生冤業可巧的遇見這柺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定要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知道這柺子又偷賣與了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鄉去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把個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

起身二日前偶然見了這个頭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事來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个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裡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為此些微小事值得他一逃這且別說老爺你當這被賣的了頭是誰雨村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大恩人呢

當心一脚

前有床文無無俸[illegible]

他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

[illegible]溝大旨不曾道一筆言

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

又要生妹香菊文章詳小傳者也嫌只為[illegible]叙拐[illegible]作

卻如今才來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

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
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他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
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
雖然出脫得齊整然大概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他
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𤜉從胎裡帶來的
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
作者要卷貌勢力要說情要說打又要說小人之居
心豪強之脫大了結前文德案備設後伏根基點明
英蓮收緒宜叙對等諸色只借先之沙彌今日門子
之口啓々敘來真是大悲菩薩千手千眼一時轉動
毫無遺處可見其大光
明者故無難事哉然
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

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甘使其女至死可憐其先事亦必有）
親爹（如斷今手者）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寫其心機細）
說（的係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
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己歎道我今日罪（天下英雄失足）
孽可滿了（四之偶非斃命有夙生者樂事運用盡一哭）復聽得馮公子三日纔令過門他反轉有
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命內人解釋他
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
況他是絕風流之人品家裡又過得素習最厭惡
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兩三日

良人者所望而終身也
何必受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尽自為從此得所
天下同患難者同一嘆
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
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渾名人稱
獃霸王最是天下頭一個弄性的且使錢如土打
復幾如王者
業鄉春生
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
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性命
豈不可嘆雨村聽了嘆道這也是他們孽障遭遇亦
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受了
拐子數年折磨才得個頭路且又是多情的若能聚

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薛家縱比馮家有錢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未必及馮淵之定情於一人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才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今日何翻成了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道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見賈王二公的面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况皇上隆恩起復委用

中之痴情人

[illegible]之事之人是其遺迹之細㝡

[illegible]真入本題

[illegible]公[illegible]

算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良心不昧）
而廢法是我斷不能忍為者門子冷笑道老爺說的（罪當）
何嘗不是但只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
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慄盡多少蒼生）
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說了半日也是一團道理）
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
子道小人已想了一個極好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
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是自然拿
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家人拿

幾個衆拐閙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門報個暴病身亡合族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風業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淵魂已追索去了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係某鄉某姓氏按例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托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得五百

也得與馮淵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是無甚緊要的
人不過爲的是錢見有了這銀子想也就無話說了
老爺想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
十一張口就是子緒其腐其似再舞陽以偉其長不
酌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甚話至
好老年
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姓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
見馮家人口稀疎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
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此顛倒雨村便徇情枉法
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
話說了雨村既判了此案疾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

王子騰不過說命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此事皆由甥薛蟠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兩村又恐他說出當日貧賤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充發了他就罷當下且不說兩村且說那

中也像個書當今書中書脈小小

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

為書香人家一世業

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

愛疵是寓而且故句了潤庚盡毋主遺故雖再

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粮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起年方一十七歲性情奢侈言

語放做雜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見於日惟有鬪雞走狗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盡賴祖父舊日情分户部掛了虚名支領錢粮其餘事體自有舊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非一母兩家非一家連氣[illegible]非節度[illegible]之至親則不）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寫到中間寫寶釵有書有忠孝之）（初見）生得肌膚瑩潤舉止嫻雅當日父親在日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

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留心針黹近閑今
上崇詩尚禮徵據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選聘妃嬪
外世宦名家之女皆親送名達部以備挑選擇為公主
郡主之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翁
戚補關家五業者一大
死後各省中所有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
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
有胸人來閑讀
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
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則親
自入都銷筭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風

光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物擇日一定起身不想偏遇見那拐子重賣英蓮見他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持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托懶族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親妹子竟自起身長行去訖人命官司他竟視為兒戲以謂花上幾個臭錢無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忽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想進京去有個

（寫倪不稱事也之事業如此則是未的描）

（十未寫井井有條不教件憾以正遮者必使其陳住出）

天

嫡親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恰好陞出去了
（本來是留下來神妙）
（寫不肖子弟來事）
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幾
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無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
也難定他們不免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
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這一進京原該
先拜親友或是在你舅舅家或在你姨娘家他們家
的房舍極是便宜偺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
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
（遊蕩不要管束的子弟每偏會說此等話）
了家裡自然忙乱起身偺們這工夫反一窩一塊的

奔了去豈不沒眼色麼他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況這幾年來他們常常稍書要俺們進京如今既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家自必苦留俺們且忙忙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也知道守着舅舅姨父處住着未免（用為子不得撇着一道再又入本意）拘束不如你各自住着任意施為既然如此你自去挑所房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妹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情理兼盡）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只得分咐人夫

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
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才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
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
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
閑留住之根
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
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
交集泣笑敘闊一番又引見了賈母將人情土
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
已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

便人上來說姨太太有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
總有人引誘生事偺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
間白空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
夫人未及留賈母也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
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
（史母先子弟處母無如兒）
拘束些兒子若另住在外恐他縱性惹禍遂連忙道
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一應日費供給一槩免却
（補足真其然不滿）
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
願自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

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
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
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
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
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叙寶
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
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
宅居住生恐姨父管約拘緊料必不得自在的無奈
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

且居下一面使人打掃自家的房屋再作移居之計誰知自來凡關住了不上半個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一半但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

梁子弟每習成的風化度當識為可嘆

娼漸漸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係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大小事體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餘不過

看書下棋而已其用筆是何等靈活及前後即曉生文真到不期然而然所為水到渠成不勞著力者也餘事多不介意況梨香院相隔兩層房子又另有街門別開可以出入既作賊父的開一條路若無此段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行事用賊父且木郎即不仁則不成為賊父矣因此把薛蟠移居之念漸漸消滅

且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看他寫一賈敘之來先以英蓮事逼其進京及以舅氏官出惟姨可倚轉轉相通來且加以世態人情隱躍其間如人飲醇酒不期然而已醉矣

第五回

萬種豪華原是幻何嘗造業何是風流曲終人散有誰留爲甚營求只愛繩頭一書遭遇幾多愁點水根由泉湧難酬

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仙機　警幻多情秘垂淫訓

題　春困葳蕤擁綺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曰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國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此等處實又非別部小說之熟套起法如今且說林黛玉不叙寔叙反仍叙黛玉蓋前回只不道設出寶取非寔寫之文耳此回若仍續寫則將二玉高擱矣故急轉筆仍歸之黛玉使榮府正文方不至於冷落也○今寫黛玉神妙之至何也用寫黛玉寶非寶釵非真有甚去寫黛玉幾手又被作者瞞過自在榮府一來賈

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妙極所謂一擊兩鳴法寶身分可知

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此日賈母偏便是

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箇不同

此句細思有多少文章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

合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來了一個薛寶釵是極

奇峻之筆寫手健一疏似新出之一人耳此處如此寫寶釵前回中略不一寫可知前之回中迴非十二釵之

正文也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

黛玉所不及此句定評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

寶釵二人一如嬌花一如纖柳各極其妙此乃世人

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隨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人將兩個行止攝總一寫寔是難寫亦是像千部小說中所未敢寫若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此一句是今古才人同病。如人人皆與我黛玉之為人方許他妬。此黛玉缺處是寶釵卻渾然不覺這還是天性後文則是又加學力了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來的一片愚拙偏僻四字是極不好好是極好勿被作此瞞過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如此反謂愚拙偏僻止從世人意中寫也其中因與黛

玉同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八字定評有趣不獨寶玉黛玉二人亦為古今人親密者作當頭棒喝這一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又字妙極補出近日無限垂淚之事矣凡仍淡淡寫來使後文來得不突然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前去俯就又字妙極凡用二又字如雙峯對峙總補二玉正文那黛玉方漸漸的迴轉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元春消息動矣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攜了賈蓉夫妻

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隨筆代出好字義可思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這是第一家宴偏爲凡草草寫如晋人倒食甘蔗漸入佳境一樣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裏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丫環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借賈母心中定評生得嬝娜纖巧行事又溫

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
寶玉自是安穩的又夾寫秦氏出來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
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見一付畫貼在上面
畫的人物甚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
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對聯寫的是世事
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按此聯極俗用于此則極妙蓋作者正為此
古今王孫公子劈頭下一金針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
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道出去出去秦氏
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要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

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一嬤嬤說道那裡有叔叔往姪
兒媳婦屋裡睡覺的道理秦氏笑道噯喲喲不怕他惱
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看見我那兄
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
那一個還高些呢（又伏下文隨筆便待　陳便入下得精細之極）寶玉道我怎
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瞧（徒門少年說　碑活跳下來）衆人笑道隔
這二三十里怎麼帶去見的日子有哩說着大家來至
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
玉便覺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刻骨吸髓之情景如何　想得來又如何寫得出）

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妙画）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對聯其聯云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艷極淫極已入夢境矣）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設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也）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連神仙也住得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

抱過的蠶撫於是衆奶母伏侍寶玉卧好款款散去只留下襲人一個再見媚人二新出晴雯三新出名妙而文麝月四新出尤好○看此四婢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四個丫環為伴秦氏便分付小丫環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打架細極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竟不知立意何屬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一篇葉賦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此處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

如天天被父母師傳打去〔百忙中無出小兒心性〕正胡思之間

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開口拿春字最緊要二句此也〕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　何必覓閑愁〔將通部人一喝〕

寶玉听了是女子的聲音〔寫出終日與女兒廝混最熟〕歌音未息

早見那邊走出一個人來蹁躚嫋娜端的與人不同

有賦爲證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

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

動兮聽環佩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
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回風舞雪
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
笑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
未語蓮步作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
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
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
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被霜其靜若何
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

曲洛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於孰地來出自何方載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前有全玉二詞人後見此一賦何也蓋二人乃通靈卽大綱不得不用此贊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仙姑是也興奇回中戲士隱夢景一聯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世人之女怨男癡

因造來風流冤孽（四字可甚）經錦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合怨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添紅樓夢仙曲十二支（點題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極鬧）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面橫書四個大字乃是
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
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領畧寶玉只
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奇妙文趣當
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
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雖見幾處寫着痴情司結

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宮格六個看了因向仙
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
得仙姑道此皆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
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
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說也罷就在此
司內略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
的區上乃是薄命司三字正文兩邊對聯寫著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便知二字是字法最為緊要進了門來見有

十數個大廚皆用封條封着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廚上封條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正文點題）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常聽二字神理極妙）怎麼只有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兒呢（貴公子的口氣）警幻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善者錄之下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愚之輩則無冊可錄矣

寶玉聽說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寫着金陵十二釵
副冊又一個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
將又副冊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
上首頁上畫着一幅畫又非人物又無山水不過是
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寫着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恰極至病補雀金裘回）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
子空牽念（中興北試看）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席也有

几句言詞寫着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罵死寶玉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那副冊廚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咏菱妙）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下再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四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

堆雪雪下一股金釵也有四句言詞道

可嘆停機德（樂羊子妻事）堪憐咏絮才（此句薛）

玉帶林中掛（此句林）金簪雪裡埋（寓意深遠皆是生非其地之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只見畫著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櫞也有一詞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

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也有四句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沒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
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汙泥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悪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判曰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座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内獨坐看經
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拆字法）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

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其

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道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通部中筆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今卻於警幻意中忽寫出此八字來真是意外之想此法亦他書中所無恐把天機洩漏遂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是哄小兒語氣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尚前文葫蘆甫一點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是夢中景妙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珠簾繡幙畫棟雕梁說不盡

那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一個所在（已為省親別墅畫下圖式矣）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来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来遊玩（絳珠為誰請觀者細思首回）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来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奇筆奇文）寶玉聽如此說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

穢不堪貴公子豈容人如此厭棄反不怒而反欲退實實寫盡寶玉天分中一段情癡來若是薛阿獃至此聞此語則聲幻之筆其戲豔粉美一贊幻是與情種子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若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情怪譎雖不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引入正路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

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可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一段叙出寧榮二公足見作者深意說畢携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已

而大家入坐小環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異純
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
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
一窟隱哭字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
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閒時漬
粉污是寶玉心事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着幽微靈秀地
女兒之心無可奈何天女兒兩句畫之俺失寶玉看畢無羨慕因又
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
名引愁金姑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

小環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
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
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
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
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與千紅一窟一對隱悲字酒之問
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
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
檀板款按銀箏聽他唱道開闢鴻濛故作頓挫之筆方歌了
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曲之必

有生旦淨末丑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弦若非箇中人三字極妙不知誰是箇中人然則石頭亦箇中人乎作者與讀者亦箇中人乎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反成嚼蠟矣警幻是個極會看戲人今之翻劇本看戲者殆從警幻學來說畢命小環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過寶玉接起一面看一面聽其歌曰作者能處慣于自站地步又慣于擅起波瀾又慣于收為曲折最是行文秘訣

第一支

紅樓夢引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非作者為誰余曰亦非作者乃石頭者）都只為風月情濃（趣看着）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愚字自謙得妙）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懷金悼玉四字有深意口讚此几句反厭近之傳奇中必用生旦副末開場膠聲太甚）

第二支

終身誤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眉 一箇是閬苑仙葩一箇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箇枉自嗟呀一箇空勞牽掛一箇是水中月一箇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語句潑撒不負自創北曲）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自批駁妙極）但其聲韻淒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

追其
隱

第四支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
拋湯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
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
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
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命

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採御聲口如聞）

第六支

樂中悲（襁）襁褓中父母嘆奴亡縱居那綺羅中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堪其湘鄉作照）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妬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了嘆無緣

第八支

喜冤家冤家上加一喜喜真新奇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

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搆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賤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釵却無人不有無事不備）

第九支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甚麼天上天桃盛（此休恰甚）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故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落花折磨

似這般生関死刼誰能解関説道西方寳樹喚婆婆結着長生菓喝醒大重是極

第十支

聰明累机関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卿性命警攝之句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卑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如大厦傾昏慘慘似將盡燈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見得到是極過来人覩此能不放生

笑一

第十一支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二支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隲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簪纓光烱烱胸懸

金印咸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第十三支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六朝妙句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深意他人不解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是作者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撰成此書一句不可更一句不可改

第十四支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

總寧榮英樹例孫媳散作反照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將通部女子一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又照看葫蘆廟歌畢還又歌副曲是極香菱晴雯輩豈可無亦不可再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自站地步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

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女子在內其鮮妍嫵媚有似寶釵其嫋娜風流則又如黛玉雖為叟兼極妙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褲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真極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色而不淫四字已濫熟于各小說中今却特破其說挑脈出矯飾之非可謂至切至當亦可以喚醒衆人勿謂前人之矯詞所惑也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

兩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之所致也（色而不淫今偏翻案）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不見下文使人一驚）（多大胆量敢如此作文）寶玉聽了唬得忙答道仙姑差矣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貌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休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二字新雅）意淫二字惟心會

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妙蓋指薛林而言也）字可卿者許配於汝今夕良辰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仙閨幻景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世之情景哉而今以後萬望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出此二句警幻亦腐矣然亦

不得不默耳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這是情之未了一着不得不說破〕一

於是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

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如此方免累贅〕難以盡

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

二人因攜手出去遊玩忽至一箇所在但見荊榛滿

地〔畏蹤心跡〕狼虎成羣〔凶極試問觀者此係何處〕迎面一道黑溪阻路

並無橋梁可通〔若有橋梁可通則世路人情就不算艱難特用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句以消其念可謂善于讀矣〕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

說到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機鋒〕寶玉忙止步問道

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可思）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掌櫓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墜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看他忽轉筆作此語則知此後皆是自悔）語猶未了只聽迷津內水響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下去嚇的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的襲人輩衆丫環們忙上來摟住叫寶玉別怕我們在這裡（接得無痕跡歷來小說中之夢未見此一醒）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付小丫頭們

好生看看貓兒狗兒打架細又是照應前文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奇奇怪怪之文令人摸頭不着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雲又何為龍何為雨矣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知道他如何知道得夢裡叫出來正是

一枕幽夢同誰訴　千古情人獨我痴

總批

將一部全盤點出幾個以悟襯寶玉使寶玉從此倍偏倍痴倍聰明倍瀟灑亦非實如起來作者真妙心妙口妙筆妙人

第六回

風流真假一般看借代親疎瞬眼殘夢是幻情無

了悲銀燈挑盡淚漫漫

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撿襲人本是箇聰明女子年紀
本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
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紅了臉遂不
無少通人事與心者則再不復鬧寒說鬧則無
敢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畢晚飯
畏無是易在于伏身之一定許以笑當有偷試之一
過這邊襲人忙來奶娘丫鬟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
者行文輕巧肯對手自然毫無一些勉強妙極
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萬不
要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
是必當問者若不問則下文勢于磨寔
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寶玉道一言
難盡說著便把夢中之事細細說與襲人所了說彼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嫗一進榮國府

題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來問道是怎麼了寶玉紅

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
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
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與了寶玉的今便如
此亦不為越禮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無人撞見自
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為盡
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中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
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redacted]事雖不多一天也
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
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

忽從千里之外芥頭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
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從此一
家說來到還是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
府有甚瓜葛諸公若閑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
加雜世態巧伏下文
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逐細言
來方應所說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
作過小小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
之父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可憐便連了宗認作侄子那
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

中的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 種說裡的樓樣
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
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
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
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
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
醒是用過近法
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姥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姥
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
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

一計帮趁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
天氣冷將下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心中未免煩慮
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
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咱們
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着多大碗兒吃
多大碗的飯你皆因年小時節托着你那老的福吃
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
沒了錢就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
咱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

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坑也不中用的
狗兒听說便急道你老只會坑頭兒上坐着混說去人有難道叫獨
用盎字之譌的的是此白章本
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
大家想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咱家來
不成狗兒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
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
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
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祐
有些机會也未可知我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

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
們看成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拉硬屎
天下事與有
木可爲者鰩田打不破若打破時何事不罷請看剃
俯就他[illegible]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
發姨一篇幾論便應辭得些個機是
遭他家的二小姐著實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拿大如
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听得説如今工了
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
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
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日有些好處也未可
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

祖兒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
個嘴臉怎麼好到他們門上去的他們那些門上人
打嘴現世等字誤盡多少
也未必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心
眷生也能成全多少事体
家裏聽如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
子這番話便笑接道姥姥既然如此說況且當年你
老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
先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
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我去了也是
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叫你老一個法子你竟帶

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
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與我父親交過一樁
事我們極好的劉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
初當日品行
多時不曾往他家去走過一淌又知道他如今是怎
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
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脚的
倒還是捨着我這副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
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拿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
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

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終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姥姥帶他進城找至榮寧街來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撣撣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世家奴僕個個皆然形容逼真）坐在大板櫈上說東談西的劉姥姥只得蹭上來說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里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

周大爺的姻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聽
了都不揪採半日方說道你這達的那墻角下等着
故牽
一會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有一年老的說道不
要悞他的事何苦要要他因向劉姥姥道那周大
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
在
轉換法爲門上家奴不能畫
要我時從這邊遶道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
是規捉故用轉換法則不准硬而草草自顯
姥姥聽了謝過遂手攜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前
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要物件的
鬧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撕鬧劉姥姥便拉住

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庅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行當差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躥躥引着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姥姥你好啊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忘了請家裡坐罷劉姥姥一壁笑說道你老

是賈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來至房中
周瑞家的命僮的小丫頭到上茶來吃着周瑞的又
問板兒到長的這広大了又問些別後閑話再問劉
刋姥姥叫時一周要蔡事在心有問不守
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
不存這特連進不敢瀞眯看之今人可怜而大集雄
特來看看你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
亦有若此者所謂試劉大筆不據小都
見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
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
爭買田把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姥如
此而來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寔有此并情理）的体面

聽如此說便笑道劉姥姥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叫你見見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去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他只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不是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奶管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

是太太的内侄女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叫鳳哥的
劉姥姥聽了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
不錯呢這等說我今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個
自然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客來了略可推的也就
推過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待今兒寧可不會太
太倒要見見他纔不枉這裡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
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俗
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
什麼說着便喚小丫頭子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打

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
偏不就進去又深一畫蓮輸從中又伏下多于黻蘇
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
方見尋大家勢私出人不易中是待周瑞家的處事
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家可是難得
許細印王幾文放筆寫鳳姐日不書実佰用余半輿
的周瑞家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姥姥告訴不得你了
說柴卓舊筆法
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條
的美人一樣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
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
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說着只
見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

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姥姥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個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了回事的人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姥姥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姥姥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

非何嬌是境着不知

百日當貴不還脚知

詩還判螻螻還可譯讀

三等奴僕

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
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
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
叫他進來先在這裡坐著就是了周瑞家的聽了方
出去領了他們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磯小丫頭打
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
不辯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之物都
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姥此時惟點頭咂
嘴念佛而已于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

女兒大（不知不覺先到大姐寢室豈非有緣）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坑沿邊打量了劉姥姥兩眼只得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的真有是情理）便當是鳳姐兒纔要稱姑奶奶忽見他稱周瑞家的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的丫頭于是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坑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坑沿上小丫頭們斟了茶來吃茶劉姥姥只聽見咯噹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的一物

却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着這個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欵時听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妨到唬的展眼後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劉姥姥不認得偏不令問明卻以奶奶下來之問時只見小丫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細看提畫雲龍妙手兒周家瑞的忙起身命劉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都迎出去了劉姥姥只屏聲側耳默候只听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䆊漸入堂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漸的人

鬟散出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之後忽
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盤
碗森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
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姥姥一把打了他去忽
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姥姥
會意于是攜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向
他嘀咕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來只見門外鏨銅
鈎上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
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

鋪着金心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皮褂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炷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還不）撥手爐內的灰漫漫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還不請進來）（五字寫盡天下富貴人待窮親戚的態度）一面說一面抬頭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人在地下站着了這纔欲起身滿面春風的問好又

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
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
是我纔回的那姥姥了鳳姐點頭劉姥姥已在炕沿
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
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
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道的
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人似的劉姥姥忙念
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
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

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太認得可也
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
偏會
如此罵來教人要熱

叫人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照[illegible]多少贊相思)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事就罷得閑(着之一字細極)就回一看怎麼說周家瑞的答應着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着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很要緊的你就帶進來平兒出去一會進

来說我都問了沒什麽緊事我就(罷)叫(事若)他們(故自)散了(来无)鳳姐
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
不得閑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
逛逛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劉姥姥道
也沒甚說的不過是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
的情分周家瑞的道沒有什麽說的便罷若有說只管
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遞眼色與劉姥姥
劉姥姥會意未語先(開口)飛(告)紅(个)了(难)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
為何也(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奶却

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來也少不的說了剛
說道這裡只听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
來了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
爺在那裡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来了一個十七
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
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鳳姐笑道你
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
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来求嬸子說上回
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

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來鳳姐道說遲了昨日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就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侄兒罷鳳姐笑道也沒有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賈蓉笑道那裡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的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笑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

便起身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
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
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示下那鳳姐只管
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紙想且去以前）且去罷晚
（的半懸其心思用意作者無一筆不巧無一事不麗）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
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姥姥心身方安又說道
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
在家裡連吃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
只得帶了你侄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

那爹在家怎麼教導你們打發咱們作煞事來只顧吃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人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帶了劉姥姥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太太說了

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為一姓當年又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几年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一回却也沒空過他們今兒來了瞧瞧我們是他的好意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奪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吃畢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打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

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該有照應總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進來接着管些事都是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裡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有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只當是沒有心裡便

鳳姐能事在罷体王夫人的心批故

週全歟逼不及之蔽

笑笑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的渾身又發癢起
來說道噯我也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
比馬大憑他怎麼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
周家瑞的在旁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
姐聽了笑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拿來
再拿一串錢來都送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二
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若不拿著可
真是怪我了這錢雇了車子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
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

家裡該問好的問個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了

起來劉姥姥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

的來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倒

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不自者每每有）

便是親侄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才是他的正（之而罷不盡意主角形諸無事時姐亦可謂人豪矣）

經侄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個侄兒來了劉姥姥

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裡愛還愛不過來

那裡還說的上話來了二人說著又至周瑞家的坐

了片刻劉姥姥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的兒

女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總評

夢裡風流醒後風流試問何真何假劉姥乞媒參兒借求多少顛倒相酬英雄反正用機籌不是死生看守

第六回

苦盡甘來隨轉正強忽弱誰明惺惺自古惜惺惺

世運文章搖動無離機關難且多才筆墨滿精有

清清處將無清何是人人不醒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何名氏　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不回鳳姐却回王夫人不交代處正交代清楚）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文章只是隨筆寫來）周瑞家的聽說（便有風緻生動之妙）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

（金釧寶釵相映射妙）在和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磯石上頑（蓮卿別來無恙否）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的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總用雙岐岔路之筆令人估料不到之文）只見薛寶釵（自入梨花香院至此方寫）穿着家常衣服（好寫一人換一付筆墨另出花樣）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丫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一付繡窗仕女閨畫想習到）一見他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

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在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不成一一（入不滿華不敢）寶釵笑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便得入室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事除了根才是小小的年紀倒做下個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你什

庸名醫仙方醜不值一點兒救後來還虧了一個癩
頭和尚奇奇怪怪真如雲龍作雨忽忽思思別人迷料不到說專治無名之症
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
熱毒二字畫出富家夫婦閨時遺害於子女而可不謹情一幸而我先天健壯津墨設也
做是輩識筆不知又何如治之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
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
氣的不知是那裏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
到也奇怪這藥竟效驗些佛不知從那裡果來子劃樂知是從致來山采來以處愁
海水和成明虛寒宮玉兔處碎擣又盧紅境空靈虛上此製龍人壽也周瑞家的因問

道不知是甚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著
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
見問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
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難
得這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周歲十二月之象）（凡用十二字樣皆照）
十二金釵 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
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這四
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
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

噯喲喲這樣說來就得三五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
日竟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
這樣可巧的雨若沒雨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
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
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
蜜十二錢白糖丸成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
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
十二分黃柏懸看炎涼知者甘苦難離劇亦能自安故名曰冷香丸又以為香可冷得天下
一切無可奈者不煎湯送下不用黃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錢世間皆有者周

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
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還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
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
就埋在這院內梨花樹下梨香二字有着落亦未甞虚白說周瑞家的又
道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
尚說下的叫做冷香丸新雅奇甚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
因又說這發病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
庅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以花爲藥可是吃烟火人想得
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等心目便當浮三白請之周瑞家的

還說話時了結擱勢整忽听得王夫人那邊問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行文虛只在一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竅者便正寫下十分拙摟薛姨媽忽又笑道忽字又字與方欲二字映射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叫香菱二字仍從蓮上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蓮也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一個小錦匣子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做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日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

姊妹們帶去昨兒原要送去的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給你們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支那四支給了鳳哥兒罷〔妙文今古小說中可有如此口吻者〕王夫人道留著給寶丫頭帶罷了又想著他們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寶丫頭古怪呢〔古怪二字正是寶卿身分〕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可知周瑞一回正為寶釵一人所有〕說著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頭陽兒周瑞家的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點題〕他打人命官事的

那個丫頭子麼金釧道可不就是他出明英蓮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俗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美并可知矣再忽然想到秦可卿文行之極做使擬像榮府中折有之人則死报之至故送送以可卿之舰為譽似極扯淡跡都是天下以有之情事金釧笑道我也道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里人香菱見問都搖頭西

雖千看之態具時自已也還時將到是旁人西伊

說記不得了傷痛之極亦必如此收時方好不然則又將作出若蒙愚仲一段文字

多少思慮不禁與觸痛楚之音甚是奇古奇

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到反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因孫女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不作一筆逸安之板筆如此周瑞家的故順路往這里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丫環司棋與探春的丫環侍書妙名賈家四釵之妙暗以琴棋書畫四字列名省力之甚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

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房內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環收了周瑞家的答應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畫家三五聚法偶來方不死板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智能兒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事一筆能令千百筆用又伏後文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把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

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做
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
兒帶在那裡說著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環入畫（觸景生情逗為身分）
來收（回司棋曰侍書曰入畫後文補寶琴琴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虛字便覺新雅許多）周
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秃
歪拉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兒就來了我
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余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里
等他呢（又虔陪一個余老爺可知尚僧尼者皆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
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

道妙年[?]來傳事也一應騙布施哄齋供諸僕是老[?]禿賊設局騙一種人一種人活現惡惜春
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的月例銀子都是誰
寫家奴每相妬害人有意傾陷
管著周瑞家的道是余姓管著明點愚性二字惜春聽了笑道
這就是了怪道他師父一來了余姓家的就趕上來和他
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事不忽狀下多少
後文豈真尚送花哉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方
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細極李紈難與花豈可不
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問帶使觀者不忽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鳳姐院
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門檻子

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二字有叢〕擺手兒叫他往東房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從不重叙寫一次省一次新樣文字〕周瑞家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有種理〕正問着只聽那邊房內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響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妙文又想阿鳳之爲人豈有不着意風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聲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不寫之又萬萬不可故只用柳藏鸚鵡語方知之法畧一皴染不獨文字有隱微亦且不至污瀆阿鳳之英風俊骨所謂此書無不妙者也〕平兒便進這

進來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明送花之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枝來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先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帶去忙中又從針兒等寫急不寫處是也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麽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

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麽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最亨須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的安去媽還有什麽不了的要事手裡拿的是什麽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兮兒偏偏兒的來了一個們媽媽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麽事情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寔對你說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

那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他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個纔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你且家去等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去就回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沒有什麼忙的你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的那樣兒了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又生出一小段來是榮府中常事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穿插直用一送花到底太板不是此筆墨矣誰知

黛玉此時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妙極又一花樣以時二玉已隔房矣周瑞家的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先說什麼花拿來給我看看一面早伸手接過來了瞧他夫寫寶玉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此處方細寫皮形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妙看他寫黛玉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立望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告宜

不知黛玉心中有何立登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也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為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了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做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和林姑娘四字看眼問姐姐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身來的說我才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看著雪便答應著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

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着張〕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又是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不必細說方妙〕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阿鳳一生奸處〕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不管打發那四

個女人去就完了又當什麼正輕事問我（各自各自心什在閑答之閑事真是真敘）（靈描描事真真）（千頭萬緒紙上難）一回兩回中或不能寫到阿鳳之事然已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矣現此回可知矣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逛逛我想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沒事有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請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用个刀者當有此段心想）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來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

曠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他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了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姬妾了鬟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手携了寳玉同入上房歸坐秦氏獻茶畢（句心頭惟恐人不知）鳳姐因說你們請我來有什麼東西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言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奶奶今兒不（非把世態）（熟手胸中者不能有如此妙文）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寳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

出城請老爺安去了人道可是你怪悶的何不去瞧瞧秦氏道寶叔叔要見我兄弟今兒可巧來了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坑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你忙什麼一面便吩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過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却是至情寫愚婦至矣）鳳姐說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偏會庄襯本題專畫）（卿家胡打海摔不如誰家方珍憐珠惜此極相矛盾却都極入情蓋大家婦口吻假如此也）人家

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户被人笑話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竟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没的生氣鳳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説我不敢强就帶他來説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孩生來較寶玉畧覺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

憨胸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不知從何處想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叫他身旁坐了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分明寫寶玉先偷寫阿鳳）却方知他學名叫秦鍾（設云措種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捷是此書大綱目此話人謂刺處）罕有鳳姐的丫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遣這邊來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做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

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
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能將手下無弱兵寶玉秦鐘二人
隨便起坐說話淡淡寫來那寶玉自一見了秦鐘人品心
中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因自
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
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
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了也不枉人生
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這一句不是寶玉本心之語却是古今歷來膏粱紈
袴之意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

羊羔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此是作者一大

發泄處我塗毒一段痴情翻賢賢易色一句筋斗使伏此後朋友中無復再敢假話談道義虛論情常

秦鍾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羣不群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正

在此更兼金冠繡服驕婢侈童這二句是貶不是獎此此八字遮飾過多少魑

魅紈綺秦卿目中所鄙者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

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

他耳鬢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此是作者大發泄處借此以伸多少不樂

事貧富二字中失卻多少英雄朋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作者又欲瞞過

衆人忽又二字偶小見得神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寶玉問讀書亦想不到之

大事奇秦鍾見問便因實而答四字着天下朋友來看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下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着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一身一体矣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酒菓一面忙又進來囑咐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看我不要理他他雖然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伏後文此是有的寔寫秦鍾双映寶玉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他弟兄一回方去陪鳳

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麽外
面有只管去要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
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寶玉問讀書已奇人又問家務豈不更奇秦鐘因
說業師於去歲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
繁冗因此上未議及再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
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伏線
時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
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

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家裡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日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

来時筆墨寶叔果然度小姪可以磨墨滌硯何不速速

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

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宿快樂爲以至于此）豈不是美事寶玉道

放心放心咱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

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

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

候二人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會牌算賬時卻又是秦

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

一面又說傳晚飯飯畢因天黑了尤氏說先派兩箇

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所以流毒無窮可勝嘆哉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可知罵非一次矣尤氏道偏又派他作什麼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又惹他去使奇鳳姐道我成日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卻偷了東西來給

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黄酒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事權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

燈燭輝煌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記清焦大又是寧府中則是有時大又技不書緒）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的分易）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祖析訴當是之適摩其異伸尋是等來送人回家）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原作酬功之事所謂嘆之功道不可其當但書哉）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知之矣）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

得便罵了兩句使人綑起著可憐天下每每如此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著賈蓉叫蓉哥兒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别說你這樣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做官兒享業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别的還可若再說别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是醉人口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中閑閑補出寧榮往事近故特為天下世人一笑鳳姐在車

上說以後還不早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撒野不堪了只得上來幾個掀翻捆倒拖到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放筆痛罵一回富貴之家每修此病）衆小廝們聽他說出這些沒天日的話來唬的魂飛魄

裏也不顧別的便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
塡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遥遥的聞得便都裝作
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倒也有趣因問鳳
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瞞伏起來史）
（總會之閑）聽了連忙豎眉瞪目斷喝道少胡說那都是醉漢嘴裏
混浸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要細問等我回（點醒說）
（事）去回了老太太仔細捶你不捶你嚇的寶玉連忙央
告好姐姐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才是等回去咱們
回了老太太打發你學裏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

麽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圖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總評

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周婦之談勢利之害

真正作者具菩提心於世人說法

第八回

幻情濃處故多嗔豈獨顰兒愛妬人莫把心思勞展轉百年事業總非真

第八回

攔酒興李奶母討厭　擲茶杯賈公子生嗔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便先回明賈

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

正好發憤又着寔的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

二字偶出宝玉真神若是别個斷不肯畫寫鳳祖那

憐愛鳳姐又在一傍幫着說道日後他還來拜老祖宗

語是為秦氏用畫宝盡入情

等語說的家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

賈

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

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

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望了前席盡歡至晚方散却說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擾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遶遠路罷了當下衆嬤嬤丫環伺候他换衣服見他不换仍出二門去了衆嬤嬤丫環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

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頭遇見了門
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
都笑着赶上來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
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
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離去了這老嬤嬤又叫
住問你二位是往老爺跟前去的不是他二人點頭
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
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
吃金香友住梨香院看鵝
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

卷一八回

工的頭領名號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八個
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趕來都一齊垂手站
住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日未見寶
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攜他起來眾人
都笑道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亦
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里
看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
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
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眾人待他過去方都

傳聲二人者無興寄見識無比寄也羞新雜字兒

狀喉素喝嘩羣載

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
薛姨媽室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
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
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
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
嘆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
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
又想着打發人瞧他他在裡間呢你去瞧他里間比
作者何等筆法裡間裏三字隱來竟不覺之道之
這里暖和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去和你說話

此說這里

免寶玉聽說忙下了炕來至里間門前只見吊著半

細緻是筆畫是神描畫中影是必備逛

畫的神理

舊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著漆黑油光的纂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綿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倒多謝記掛著說著讓他在炕沿上坐

了即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頭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從頭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紋纏護這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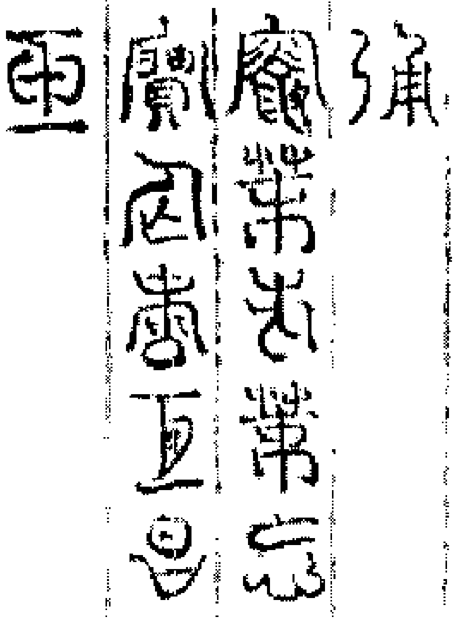
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於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畫恐字跡過於微細使觀者大

礙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從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可閱令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兜口有多大怎得啣此根抗蠢物等語謗余之談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

靈　莫失莫忘

寶　仙壽恒昌

玉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除邪祟

療冤疾

知禍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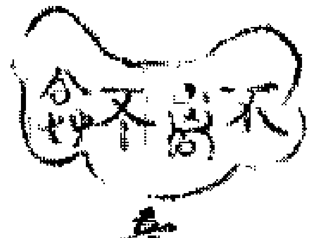
寶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來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裡發呆作什麼鶯兒嘻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笑說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

我也賞鑒賞鑒寳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
寳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了呢寳釵被纏不
也是個書字擇撰潤巧妙甚雅皇尊重處
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
不書之表
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
打開婚看無人
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寳晶瑩黄
金燦爛的瓔珞掏了出來寳玉托托了鎖看時果然
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個共成兩句吉讖亦畫形
相

圖式

卷一八面

七



音云　不離不棄



音云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到與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個癩和尚（和尚在幼時見）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甲作如此句當來滿多事）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嗔字）他不去倒茶（一語如時婦）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這香是從香樣人王惠）竟不知

是何香氣這們姐姐燻的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兒寶釵笑道我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樣好聞好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藥也是混吃的（岔開用此等轉換法）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搖搖擺擺）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不得不聞）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笑道早知

他来我就不来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說
之嗨人急語

道要来時一群都来要不来一個也不来今兒他来
之一轉便若無此則必寶玉之窮覺而

了明日我来如此間错開了来着豈不天天有人来
寶釵之重復如此無味此等文章是西遊記的精神

了也不至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鬧了姑娘如何
世音善薩菩薩一到無不帶地見結者

反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單着大紅羽緞對

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

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了不曾黛玉道是

不是我来了他就講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

去来着不過拿来預備寶玉奶母李嬷嬷因說道

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姐妹妹一處

頑頑罷姨媽這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

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李嬤嬤出來

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極力寫[illegible]）薛姨媽已擺了幾樣

（下文）細巧茶菓來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

嫂子弄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聽了也把自己糟的（不寫酒）取

（先寫糟將糟引酒）了些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纔好薛姨

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

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好媽媽我只吃一鍾

卷一八回

李嬤嬤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儘着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極是。是）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鬟們讓你奶奶們去也吃杯搪搪雪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和衆

人且去吃些酒這里寶玉又說不必燙暖了我只愛
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
颭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
道不知道酒性最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
去便結在內以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
不要吃那冷的呢寶玉聽這話有理便放下冷的命
人煖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
玉的小丫鬟雪鴈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笑
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那里就冷死我了雪

偶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
了抱在懷中笑到也虧你到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
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得
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
詞只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
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
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
是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惱難到說就看的人家
連個手爐也沒有巴巴的從家裡送來不說了鬟們

太小心過於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薛姨媽道你
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寶玉
已是三中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
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寶玉一
只得屈意央告媽媽我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媽媽道
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提防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
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
玉忙忙的說別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
媽留著呢這個媽媽你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

一面悄推寶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嚕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嬤嬤也素知黛玉因笑說道林姑娘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們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着他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也太小心了素日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里多吃一口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算了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

玉腮上一擰說道這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不是（十樣不是喜不是惱畫一）
喜又不是（兩含容之量）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
這裡沒好的給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
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飯去
便是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盪酒來姨媽陪你吃
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嬤
嬤因分付小了頭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家去換）
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多給他（襲恨是含怒欲越滿悄田的忠是毒是不寡怨）
吃說着便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

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個小丫環樂得討寶玉的喜歡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酸笋鷄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諜上茶來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心雪雁等三四個丫頭已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走不走語言真是黛玉）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不知那邊怎麽找咱們呢說着二人便告辭

小丫頭忙捧過斗蓬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帶上斗笠那丫頭便將大紅氈斗笠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帶過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麼過來我瞧瞧罷寶玉忙就前來黛玉用手輕輕攏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蓬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蓬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

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到等他們有了觸們跟着也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李嬤嬤怎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了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

句了薛姨媽不放心因命兩個婦女跟隨他兄妹方

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説道好好要
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了筆
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
罷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
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
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
問我還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
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聽了笑道我忘了你
的手冷我替你渥着説着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

不九引後文

嫂和靦腆自是

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門斗上新貼的三個字看着絳（照應絳珠）芸軒黛玉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這麼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呶嘴寶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裡寶玉笑道好好太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裡吃早飯有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

上吃叫人送過來了你可吃了晴雯道你別提一送
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
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
孫吃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
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
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
問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
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沏了這個來茜雪道
我原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要嘗嘗就給他

吃了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望地下一
擲豁郎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
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麽
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
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
白的養着祖宗作甚麽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
便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
只瞞卿看不瞞卿真是妙法
意粧睡引寶玉來逗他頑先聞得問包子等也還可
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

但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

襲人另有一段居心一番行止

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寶玉

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

漏不肯取大數凡意同

先主取西川方得立基業南

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

來伏侍寶玉聽了這話方無語被襲人扶至炕

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說些什麼只覺口齒

纏綿眼眉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

頭上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

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事

嬷嬷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
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
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接了出去
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
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
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
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與了一
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
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饑飽不便只管在我這

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保寶叔在一處別跟著那一起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鐘一一的答應回去禀知他父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為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溫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

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和賈家現今司塾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贄見禮必須豊厚一時又不能拏出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的封了二十四兩禮親身帶了秦鍾來代儒家拜見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入塾正是

父母之恩昊天罔極

早知日後閒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總評

一是先天含來之玉一是後天造就之金金水相合是成萬物之象再遇水而逼寒雖有酒漿豈能助火困生出黛玉之諷刺李嬸嬸之嘮叨晴雯茜雪之嗔慍豈不得不歛功靜息含養性天以待再舉識丹道者當辨吾意

第九回

君子愛人以道不能減牽戀之情　小人圖謀以霸何可逃推顏之辱　幻境幻情又造出一番曉妝新樣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妙不知是怎樣相遇）却顧不的别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先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人送了信是日一早寶玉起來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什得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發悶（此等神理方是此書的正文神理可思思又寫小兒學堂中一篇文字亦別書中未有之）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

的因笑問道好姐姐（開口斷不可少之三字）你怎麼又不自在（襲人方）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說的問卜此時的正論積數諸公設身處地亦必是）道這是那裡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如此方是真是孤畫情理一字也不可少者）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長亭之囑不過如是）書不念的時節想著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諒著些（書正講細講一番蓋襲卿心中明知寶玉他並非真心奮志之責襲人自別有說不出來之語）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道大

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
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應着脚爐手爐的炭
也交出去了你可逼着那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無人
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寶玉道你放心到外頭我
體貼自卜我得
自己會調停的你們也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
妹一處去頑笑纔好說着俱已穿帶明白襲人催他
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這是寶玉的
本來面目
等人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未免也有幾句囑咐
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

這日賈政回家的早若倍筆則又云不在家矣試思若再不見則成何文字哉所謂不敢作安逸苟且塞責文字正在書房中與相公們閒話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去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字連我也羞死了這一句補出已往許多文字是嚴父之聲依你說你竟頑你的是正理仔細踮臟了我這地靠臟了我的門画出寶玉的俯首擬壁之形像來眾清客們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的手走出去了賈政

便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來
了三四個大漢打發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寶玉
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說道你跟他上了幾年學
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
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了先揭揭你的皮再（此等話似覺無味）
（無理然而作父母的到無可如何處亦多用此等法）
和那不長盡的算賬唬得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
（術所謂百計經營心力俱碎者）
子磞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
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
的滿座閧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說道那

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虛應故事而已你去請
學裡太爺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
念只是先把四書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忙答應
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寶玉獨在院外靜
候待他們出來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
一面說道可聽見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
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
可以謂能達主人之意不辱君命
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咲道好哥
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

只求你聽一兩句話就完了説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已早來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説話兒呢此處便寫賈母愛秦鍾一如其孫至後文方不突然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妙極何頓挫之至余已忘卻至此心神一暢一絲不漏又來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來説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此寫黛玉差強人意西廂雙文能不抱愧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了學再來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如此一縱一句更妙黛玉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寶姐姐

去若有是語方是寶玉此又像黛玉平生之病一極何等神工鬼斧文章寶玉笑而不答竟同秦鐘黛玉之聞寶玉之笑刺心
上學去了原來這賈家之義學離此不遠不過一里
之遙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請師者
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
按俸之多寡幫助為學中之費特舉年高有德之人劃立著之
為塾之長專為訓課子弟用心可為主矣今寶秦二人來了一一的
都相見過讀起書來自此二人同來同往愈加親密
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夜
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

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之功秦鍾在榮府便熟

慣了（交代的徹）寶玉終是不能安分守己的人（寫寶玉縱作如此筆）

一味的隨心所欲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鍾悄說（悄說之）道

（時何時會尊說果開心隨心所欲開癖相親愛案何）

偕二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

（情）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肯當不得寶玉不

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號也只得混著亂叫起

來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與些親戚的子弟俗

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

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伏一筆）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

蒙一九四

的花朵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溫柔未說先面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凡四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謠諑之詞佈滿書房內外（伏下文閙學事風一回）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

儒都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就有好幾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說先虛寫幾個淫浪蠢物以後下文了不淡不板更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此處用多情二字方妙亦不知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一諢其雄名所謂其書提之心隶力令之筆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他兩個外號一個叫香憐一個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心將不利於孺子之意詼諧得似又似李笠翁書中之趣語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寶秦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也不免

綣繾羨愛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與寶秦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自為避人眼目（小兒之態活現掩耳偷鈴者亦然世之亦復不少）不意偏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偏無不辭又事）這也非止一日（又寫出歷來學中一塾頑皮者）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又出一賈瑞）管

常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鍾趁
此和香憐擠眼使暗號二人假作出小恭走到後院
說梯己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
不管（妙問真真活跳出兩個小兒來）一語未了只聽背後咳嗽了一
聲（太急了些再細聽他二人如何結局正所謂小兒之態也酷肖之極）二人唬的忙
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妙名蓋云有金自榮廉恥何益哉）
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
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你們說話難道
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

這樣罷崇崇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學中自有此輩可為痛哭）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

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便無了提攜幫助之人他不說薛蟠棄舊迎新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他了（無恥小人真有此心）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好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的搶白了幾句

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

金榮亦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

玉愛偏又聽見了不忿兩個人隔著桌子咕咕唧唧

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

他兩個在後院裡商議著什麼長短（這長短四字何等韻雅何等渾含俚語得文人提來便奪有金玉為穀之象）金榮只顧得志

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你道

這一個是誰原來此人名喚賈薔（新而艷得空便入）係寧府

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忘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

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

人最相厚常相共處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
的奴僕們常能造言誹謗主人不知又編出些淫污
之詞賈珍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聽自已也要避
此事嫌疑不疑誠真實有情分計皆以含而不
些嫌疑如今竟分給房舍命他搬出寧府自去立門
蓋為未真是實活至極之筆亦不免招謗難
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怪小人之口內性
又聰明雖應名來上學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鬪
鷄走狗賞花閱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貶賈珍最重下有
賈蓉匡助貶賈薔次之因此族中人不敢觸逆他他既和
賈珍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自己

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又忖奪一番這一忖奪方是聰明人之心機寫得最好看最細緻金榮賈瑞都是薛大叔的相知素來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先曰薛大叔次曰老薛寫盡驕傲紈褲豈不傷了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大家都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息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作出恭走至外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又出一茗烟喚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如此便好不必細述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而且又年輕不諳事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

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也個利害下
次越發難制了這若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聽
了這話又有賈薔助著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
相公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便跺一跺靴子
故意整整衣服看了看日影兒說是時候了遂先向
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由他
去了這裏茗烟走進來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
慮奴棠雖條主人親
致亦從使成慢仰眷一六不伏來書晉稟稟多眾偏
的事管你甚麼相干你是好小子出來動動你茗大
貞處人理之所無而暫之遺背不細是何心思當此
爺唬的滿室中子弟都怔怔的痴看賈瑞忙吆喝著

九四回

咽不許撒野〈尾帶可憐閨墨〉金榮氣黄了臉說反了反了奴才小子
都敢如此撒野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
寶玉秦鐘之〈好看之極〉尚未去時從腦後嗖々一聲早見一方
硯飛來〈好看好笑之極〉並不知係何人打來的幸未打著
却又打在傍人坐上這坐上便是賈蘭賈菌這賈菌
又係榮府近派重孫〈也罵一寧派又寫一榮派互相綜錯得妙〉其母亦少寡
獨守這賈菌這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一座
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個不怕人愛淘
氣的〈要知没志氣小兒必不會淘氣〉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

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沒打着反落在地座上
正打在面前將個硯硯水壺打了個粉碎濺了一書墨
水（這等忙有此閑處用墨）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
不都動了手了麽（好默默）罵着也便抓起磚硯了要飛
（先丸硯次磚硯轉換得妙）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的
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是賈蘭口氣）賈菌如何忍得
住他見按住硯他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這邊掄
了來（先飛後掄用字得神好看之極）終是身小力薄却掄到半道至
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得豁瑯一聲响唖

在桌上書本紙序筆墨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好看之極不打著別個偏打著二人亦想不到文章也此書此等筆法與後文踢著襲人悞打平兒是一樣章法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個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窄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一下亂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三個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都一齊亂嚷道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好聽之極好看之極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

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裡勸一回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趣勢幫着打太平拳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直立在棹上指着手兒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是青打猫台中不過如此）登時間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幾個大僕人聽見裡邊作反起来忙都進来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口不一這個如此說那個如彼說（妙如其載）閙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人一頓（處治的好）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金榮的板子上打去一層油皮賈王正拿褂襟子給他揉兒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

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
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
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他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
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
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什么書李貴勸道哥兒不
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
去聒噪他老人家倒顯的僭們沒理似的依我的主
助的心思有個太爺得知來必照之
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
教為樹履揮以時其台前不太其禮
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學裡

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如聞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所以這些兄弟纔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的還不快作個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是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這裡念書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有人家來的偺們倒來不得我必回明白了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

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
那一房的親戚來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窓
外道他是東衚衕的黄大奶奶的侄兒那是什麽硬
正仗腰子也唬我們來了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
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
我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李貴忙斷喝不止說
道偏這小狗拿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
只道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
問他去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

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去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催上一輛車拴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又不省事又以賈母欺壓更妙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好容易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個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反要遞火坑茗烟方不敢作聲兒此時賈瑞也恐怕鬧大了自己不干淨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鐘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

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禁不起賈瑞也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一個揖寶玉還不依偏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你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點氣兒磕個頭就完事了金榮無奈只得進前來與寶玉磕頭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此篇寫賈氏學中非親即族且學乃大衆之規範人倫之根本首先悖亂以至於此極其賈家之氣數即此可知挾用襲人之風流羣小之惡逆一揭一掷作者自必有所取

第十回

新樣幻情欲收什可卿從此世無緣和肝益氣運

閑事誰知今日尋病源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賈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偏是鬼鬼祟祟者多以為人不見其行不知）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約搭人

(其心)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
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鬧道你
又要爭什麼閑氣好容易(好容易三字寫盡天下迎逢要便)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便
(宜苦惱)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奶跟前說
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伏着人家借
們家裡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飯
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
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
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可憐仍入愛子)

大爺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幫了咱們也有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這學房再要找這麼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一會子睡你的覺去好多著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己去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著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請安又會奉承鳳

（旁注）哥哥如此自如所不給得着多向不知所失皆大才勝業書

卷 十回 二

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當賞勸賞勸他

綠秦眼見如此大與秦鍾不同

方能如此庚日都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

明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家裡走走

瞧瞧寡婦侄兒閒語之間金榮母親偏提起昨日賈

家學裡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

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一時怒從心上起

說道這秦鍾小樣子是賈門親戚難道璜兒不是賈

門的親戚人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作的是什麼有

向人入曾當向刀使有多么

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著他到這個田地等

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向秦鍾他姐姐（務之說事畫三思[illegible]們當珍[illegible]）
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聽了這話急的
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奶求
姑奶奶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illegible]八日為善執）
怎麼在那裡站得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道在
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聽了說道那
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何等氣）
嫂子勸一回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何等一般勢[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動天搖地動如項羽）
到了寧府進了東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進

卷一 十回

來見了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
寒温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麼不見蓉大奶奶
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道他怎麼着經期有兩個多
月沒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
半天就懶怠動話也懶怠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他你
且不必拘禮早晚不用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
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
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
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净净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

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取來倘或我這裡無有只管
往璉二嬸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了好歹再要這麼
個媳婦這麼模樣兒這麼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燈籠
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
的長輩不歡喜他所以我這裡兩日好不煩心焦的
我了不得偏偏今兒早晨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
文華之妙妙至於
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姐姐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
此本是墻大折切不情來告又偏從尤氏口中先
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
却是秦鐘之語且是情理必然形勢遙遞孫悟空七
一萬分的委屈也不該向他說總是誰知他們昨兒

十二夾來有如此靈巧活跳

學裡打架不知那裡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他了裡頭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了什麼話兒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聽見了有人欺負了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事攪非調三惑四的是那些人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聽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不

卷一 正

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邊安慰了他會子又勸解
連會子
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
氏听了這話心裡事如何料理實在令人懊殺從肅
去了我才瞧著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了嬸
高興來下事不濟不濟為主愚先為防漸
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了好大夫我
作無意相閒語
為他這病上我心裡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
來運近一分非有此十句則全氏尤不兄當為分斯
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嫂子
十遶之下實與可贊之聞
家裡那一團要向秦氏論理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
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
忙答道我們這麼聽著實在也沒見人說有個好大

夫如今聽見大奶奶這個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
到別叫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
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
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
珍請了安賈珍向着尤氏說道讓這妹子吃了飯去賈
珍說着話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
說說秦鐘欺負了他侄兒的事聽見秦氏有病不但
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待的也狠好
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會子話兒方回家去了金

代何面目再見其父老然而和金氏若世不之其

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

人

麼說的事情尤氏答道到沒說什麼一進來的時

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

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倒漸漸的氣色平靜了又叫

讓他吃飯他見媳婦這麼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

又說了幾句兒就去了到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

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個好大夫來給他瞧瞧要緊

可別躭悞了現今咱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 醫毒非止近世從古有之

一個都是聽着人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

話兒說一片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人一日輪流到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子吃了也不見效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的衣裳坐起來見大夫其實於病人無益貫珍說這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便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不值什麼我正進來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

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
不知有妨無妨所以我這兩日心裡着實急馮紫英
因說起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
（举薦人的通套多是如此說）
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
上京給他兒子捐官在他家住着呢這麼看來竟合
該媳婦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
（父母之心昊天罔極）
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想來明
日一定來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
必叫他来瞧瞧等這個張先生来瞧了再說罷尤氏

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日是太爺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往你們那是非塲中閙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我去受衆人的禮莫若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来刻去叫我比受衆人的頭強百倍呢倘後或日這兩日一將寫可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御丰科事多慮丰本天半未來中轉出好清靜之一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日也不必來你要

心裏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來又
跟隨多少人來鬧我我必知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
日我是不敢去的又向賈芸道你且叫來昇來吩咐他
預備兩日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裏去
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
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
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告訴他
賈蓉一一的答應著出去了正遇著方纔去馮紫英
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回道奴才方才到

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張先生去那張先生說道方才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醫生多是推三阻四拿腔作調）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大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了大爺就是了大爺的名帖實不敢當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昇吩咐

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再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時門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來見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屋見了秦氏向賈蓉

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
把賤內的病源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
弟意思先看過脉再說的爲是我是初造尊府的也
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
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
的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
一個好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
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
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

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著袖口露出脈（手腕）來
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次數寧神細診了
有半刻的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此診畢脈說道
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房裡床上
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
先生吃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
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
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
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

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需而無神若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息應當有這症候纔對或以這個脈為喜脈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傍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要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

好義住太醫老爺照看恐都不能說這麼真切有一
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
冬至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說是了不費覺描出神情躍如見其人
先生笑說道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那衆位就耽擱了
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
之患而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就悞到這
個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
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間睡得著覺那時又
添了二分會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

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

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思不分

其方又如十歲頭偏一

旺經血衍以不能快時而至大奶一奶從前的行經的

春合方藥一為天七經黑一

事一甫不前後照應着

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

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前無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

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聽了道似何這就是病源

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

今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虛症候來待用藥看看於

是寫了方子遞於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土炒二錢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酒炒二錢 白芍炒二錢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香附米製二錢 醋柴胡八分 淮山藥炒二錢 真阿膠蛤粉炒二錢

延胡索酒炒錢半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覺悟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人命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

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縂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一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看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通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說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好他好容易求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也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聽畢話方

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緫評

欲速可卿之死狀先有蠱奴之母頑而後及以秦鐘來告層層挑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我不知作者於着筆時何等妙心繡口能道此無礙法語令人不禁眼花撩亂

第十一回

幻景無端換境生玉樓春暖述乖情鬧中尋靜

渾閑事運得機靈屬鳳卿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兒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薔到來先看了各處的坐位並問有什麼頑意兒没有家

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太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

來散散悶看着衆兒女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誰知
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
老太太昨日還要來看呢因為晚上忽然看見寶兄弟
他們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凡一刻一番即景生情請教）
明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是真假非身經其事者想不到寫不出）
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
幾樣還要很爛的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
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緣故若是這麼着就是了
王夫人道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兒媳婦身上有

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
上月中秋還跟著老太太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
好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怠吃東西
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
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
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
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
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
瞧了說不是喜竟是很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

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裡的暑好些別的仍不見怎
麼樣大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
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掙着上來尤氏
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他的還扎掙了半天也
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他才戀々不捨得去
觸厚得極下常
言語未寫無庄之切新切情反作｣語之老且又轉
鳳姐兒聽了眼圈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有
至剖竟真是月下果花長不此變
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年紀倘或就因這
大生雖多在此書意悟待每欲是兒又聖
個病上怎麼樣了人還活着有甚趣兒正說話間賈
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

尤氏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尊太爺的話並未敢來太爺聽了很喜歡說這個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急急的刻了出來印一萬張散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回來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道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的病到底是怎麼著賈蓉皺皺眉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

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呢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預備在園子裡了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很好於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麼鳳姐兒說道大老爺

原是好春靜的已經修煉的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們一說（此等地語原不宜依舊藁）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一時尤氏的母親并那夫人王夫人鳳姐都吃畢飯漱了漱口淨了手才說要往園子裡去只見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叔叔哥哥兄弟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才回去了別的一家子的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讓過去聽戲去了方才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

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
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禮來都回了我父親先
收在帳房裡面禮單都上了檔子等了老爺的領謝的
人是壽禮是為園子回人
名帖都交給各來人了各家來人也都照舊例賞了
太的去了在的在是為得以是園子裡畫園子裡畫
眾人都讓吃了飯才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
寫人轉入正文中之一回陳別有一種來者書前事情知隔備
嬸子都過園子裡坐着羅尤氏道也是才吃完了飯
王甘真是集八神手
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兒
為
媳婦我再過來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瞧他
下文旨此事
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

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來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來罷那是侄兒媳婦於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合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情情的走到裡間房門口秦氏見了就要站起來鳳姐說快別起來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麼著了於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

王也問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五具如情偏作雜心料貴）公公婆婆當自己女孩兒似的待（語可泣可泣者出是一意）婿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也彼此相敬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沒不疼我的也沒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

着來必熬得過年去呢寶玉正然瞅着那海棠春睡圖並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自出神聽了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兒雖心中十分難過但只怕病人見了衆人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到不是來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們說那裡就到得這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

人暴病一病兒就這們么想那們么想的這不是自己到

此人是多人說的一點不能一是事

給自己添病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

是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

過去罷你別在這裡只管這們么着到招的媳婦也心

裡不好太太那裡又整書你園向賈蓉說道你先同為本

你寶叔過去罷我還略坐一坐兒賈蓉聽說即同寶玉

過會芳園來了這裡鳳姐又勸了秦氏一番又低低

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

兒才望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

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個好大夫來㝷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任憑是神仙也自能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罷了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們想病那裏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才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麽病治不好呢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了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能彀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裏去了秦

氏又道嬸子想我不能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嬸子常過來瞧瞧我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遭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又眼圈兒一紅遂說道我得了閑兒必常來看你於是鳳姐兒帶領跟來的婆子丫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不擺行另一筆反魁文字）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但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點明迎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畫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

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結數間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來向前對着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說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是大爺到這裡來賈瑞道也是合該與嫂子有緣我方才偷（作[illegible]）

到如此出言撇入正中寓意遠矣語此

出了庙在這個清淨地方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來這不是有緣麽

着眼有緣二字方是筆力

一面說一面拿眼睛不住觀看鳳姐兒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很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那裡去不得合你說話兒等閑了偺們再說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見人鳳姐兒假意含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麽年

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步放遲了些見他去遠了心裏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裏有這樣禽獸（大笑雖親閱作者以此會真其有為那）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裏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一重（料者必得是書中的聲戲一書以表清節此）山坡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了鳳姐兒

文尚若無事一副可以見然亦不見一則可以見然

笑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來急的了不得

鳳兒等黄大

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

就是這樣急腳鬼是的於是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

戲唱了有幾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說話之閒

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門見寶玉正合一群了頭子們那

緊接前文

裡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別特淘氣了一個了頭

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

去罷鳳姐兒聽了方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

樓梯口等着呢尤氏便笑道你娘兒兩個特特好了見

了面嫩捨不的來了你現已搬來合他住着罷你坐下
我先敬你一鍾於是鳳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
又在尤氏的母親前週全了一遍方同尤氏坐一桌上
吃酒聽戲尤氏叫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
道親家太太和太太們在這裡我如何敢點邢夫人王
夫人說道親家太太同我們都點了好幾出了你點兩
出好的我們聽罷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一聲方接
過了戲單從頭一看點了一出還魂一出彈詞遞過戲單去
黑下文
說現在唱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出也就是時候了

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趣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太太們又不常過來娘兒們多坐會子去才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漏是愛吃酸醋嗎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這樣正經人呢於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上飯來吃畢大家才出園子來又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

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傍邊侍立等候着呢見了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嬸明日還過來曠曠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歇罷於是上車去了賈瑞（點有本尺本盡處）猶不時拿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才拿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侄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

秦氏有几日好些几日仍是那樣（借襯補足）賈珍尤氏賈蓉好
不心焦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見鳳姐
往寧府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
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
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
好賈母向王夫人等說可是他好個孩子要是有些原
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
娘兒兩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又是大初一過了明日你
後日再去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

些兒你回來告訴我我也喜歡喜歡素日愛吃的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過去鳳姐一一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閑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冬至又無怎樣（文字一支今將將死時也應有一變）或者好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

再給你送過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
去回老太太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
太的安罷鳳姐答應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
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麽樣鳳姐兒低了半
日頭說道實在無法了你也該將一應的東西後事
伏下文代辦理一事
用的也該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
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
慢慢的罷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會子話兒說道
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

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
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
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
他再畧好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來呢賈母道你看
他是怎麽樣了鳳姐說道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精神還好呢）
（五字寫得出神入化）
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換衣服歇
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
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
方坐下問道家裏沒有什麽事平兒方端了茶來遞

了過去說沒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打聽奶奶在家無有要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要死看他來怎麽樣平兒因問道這瑞大爺因爲什麽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裏在寧府園子裏遇見他的光景的話都告訴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天鵞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將可卿之病將死作幻情一刼又將賈瑞之遇唐突作幻情一變下回同歸幻真風馬牛不相及之談同範並超塵無滯碍靈活之至飄飄欲仙默思作者其人之心其人之形其人之神其人之文必宗玉子建一般心性一流人物

第十二回

反正從來總一心　鏡光至意兩相尋有朝敲破

濛頭甕綠水青山任好春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来
了鳳姐急命快請進来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
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也
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益發酥
倒因斜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麽還不回来鳳姐道不
知什麽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這是鈎）有（旁敲側）人絆住了脚
不得来鳳姐道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

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声）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游魚雖有入釜之志無釣不能）

（漸漸入港）（上岸一上步來說其去声亦不可得）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几個呢十個裏

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

嫂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將個人來說話

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天閑着天天過來替嫂

子解解閑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那裏肯

往我這裡来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

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

你根前一點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

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奇妙）我怎麽不來死了我也愿意

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强遠了我

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

胡塗虫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過來人痴佳淫現）

坎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着

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麽戒指鳳姐悄悄道放尊重

着别叫丫頭們看見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

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叫去正是叫來也）賈瑞道我

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大天

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晚
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听
(凡人在平靜時物來言平無不照見者迷於一事一物雖風雷交作有所不聞即穿)
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
(堂兒等之一語府第將此凡常聞門戶必要查看)
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
(且更夫撲婦幫必往來豈容人長過了真聞因也)
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再沒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
(迷聞聲連諸不能有回甚之暇信有悲大)
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
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遍處漆黑
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戶早已關鎖只有向東的
門還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听咯噔一

一聲東邊的門也倒關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此大處是

鳳姐調遣不先爲點明者可以少許筆墨故文可以藏拙

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

亦不能夠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援這屋內又教導

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

之法慈悲之心盡矣無奈渠自不省何

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

老婆子先將東邊門開了然後去叫西門賈瑞瞅的老婆

子背著臉一溜烟抱著肩竟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

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

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

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誤學業今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夜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一夜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到底打了（教令同書下時業種故此不同）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著肚子跪在風地裡

讀文章其若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
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空閒仍來找尋
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就發誓鳳姐因見
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道改過又約他道
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
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大妙的）賈瑞道果真
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死也
要來（不圭）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
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

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專能忙中寫閑狡猾之甚）直等吃了晚飯才去那天已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才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好像熱鍋（有心人記着）上螞蟻一般只是干轉（真是寫出）左等不見人影右等不見聲響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以謹學配醒）正自胡猜時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青紅皂白餓虎撲食一般等那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向前一把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娘

親爺的亂叫起來（醜態可笑）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褲
子硬幫幫的將要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亮
子照着說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
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奇絕）直臊的無地可入不
知要怎麼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
别走如今璉二嬸々已告到太太跟前說你無故調戲
他他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
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剛才你又攔住他沒的說跟
我去見太太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侄兒只說

沒有見我明日我重重謝你賈薔道你謝我散你不
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
来賈瑞道這事如何落紙筆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
賭錢輸了外人張目借頭家銀若干兩賈瑞道這也
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説罷翻身
出来紙筆現成拿来命賈瑞寫他兩個作好作歹只
寫了五十兩然後畫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逼賈
尋情重此好事皆當日庚一
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先告訴族中人評評
此處加一語法
理賈瑞急的至于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

五十兩欠契才罷費番又還如今要放你我就搭着若

干不是又生波瀾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閉了老爺正在廳

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

後門這一條路再備或遇見了人連我們也完了等我

先去消探了再來領你這屋裏你還藏不得少時就

來推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仍息了燈細出至院

外摸着大臺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你只蹲着別

嗁一聲等我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

不由己只得蹲在那裡心下正盤算時只聽頭上一

聲响喝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達也秦嘔有）了他一頭一身（是聲為埋伏者妙足見患從散漫難收者不得不讀）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三更奇蹦六情至尤人心遇人無之象以豐成之耳）不敢聲張滿頭滿臉渾身皆是尿屎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一般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叫開門門人見他這般景況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說黑了失了腳掉在茅廁裡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了一面恨再想一想那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時摟（襟行書北有豐瑞兒雖老君）在懷内一夜竟不曾合眼

自此滿心想鳳姐只不敢進榮府去了賈蓉兩個常（之懷太行之北河常服其一二）
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
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
娶過親邇來想著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兒告了消乏
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寫得歷歷病得如河不死呢）因此三五
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
味腳下如棉眼中似漆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
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
能支持一頭睡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亂說

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黨參麥冬朮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說得有趣倏忽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到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鳳姐撥二兩給他王夫人之心意若是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偕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你婆婆那邊問問或是你

珍大哥哥那府裡在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

夫人 夫人

王鳳姐聽了也不遣人去尋只拿些渣末泡鬚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去

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得

但鳳姐之毒何如是耶然是瑞之謂

夫 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

自稱士隱隨君一去

別來無恙否

來化齋口稱專治一切冤業之症賈瑞偏在內就聽見了直著聲叫喊

如聞其聲

不忍聽了

說快請那位菩薩來救

卷 十二回

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衆人只得帶

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

〔其言也哀〕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

你你天天看時兒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

是主隱所指背者手〕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從此細心體貼方許你看否則書笑矣〕

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裏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著風月寶鑑

四字〔明點〕遠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

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畢真〕

有濟世保生之功〔畢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

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照看（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只照他的背面（記之）要緊要緊三日後我來收取管保教你好了說畢佯常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鑑來向反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一照一個骷髏立在鏡內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他（奇絕）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

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出來到了床上哎喲一聲一睜眼鏡子從裡吊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番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再不能說話了傍邊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還拿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

手內來後鏡子落下來便不動了眾人上來看看已沒了氣了身子底下遺了一灘精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觀[illegible]）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illegible]）遂命拿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跑來喊道誰毀風月寶鑑吾來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

七日發引寄靈于鐵檻寺前諸說之門長先要一同各之人得秦氏入極有方也日後帶回原籍當下賈家眾人齊來弔問榮
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
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貧富不一或三兩五兩不
等外另有各同窗家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
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
年冬底林寶里林僕玉哀住病要聲註如海的書信寄來卻為身染重疾寫書特
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
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

也不好攔勸於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安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帶了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儒家正心道者煉心釋氏戒心可見此心無有不到無不能入者獨畏其入于邪而不反故用心煉戒以縛之請看賈瑞一起念及至于死專誠不二雖經兩次驚教毫無反悔可為痴于可為愚情相乃可愚不能相而獨欲愚豈逃傾頹作者以此作一新樣情理以助解者生笑以為痴者設一棒喝耳

第十三回

生死窮通何處真英明難退是精神微密久藏
偏自露幻中夢裡語驚人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胡亂二字奇）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

我不得不走過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一語賺盡貴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鳳姐聽了恍惚聞道有何心願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

詰處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
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
可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
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
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
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
無一定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
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
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

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幻情文字中忽入此等警句提醒多少熱心人）祭祀又可永久若自今以後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瞬息繁華一時）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歡樂二語可共天下有志事業功名者同來一哭但天生人非無所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
為遇機會成事業留名于後世者亦必有奇傳奇遇方能成
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
不世之功此亦皆蒼天暗中扶助雖有波瀾而無甚害灰覺
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伏只是我與嬸嬸
其錚錚有聲其不成也亦由天命其奸人的奴傾陷之計亦非天
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因念道三春
命不能行其業畢歡樂亦自天命人于其間知天命而存好生
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鳳姐還欲問時只聽
之心盡己力以邀致其間不計其功之成否所謂心安而理
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
盡又何患乎一時瞬息隨緣遇緣烏乎不可
蓉大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
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
無不贊嘆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

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叙却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恓也不和人頑耍（與鳳姐反對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氣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突然文字）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俱慌忙上來攙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

心血不歸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了氣的人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隨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邊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舊疾睡在床上（妙 非）

此何以出閣朝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儘我所有罷了儘我所有為媳婦是非禮之談父母又將何以代之故前此有惡奴酒後狂

言及今復見此語含而不露吾不能為賈珍隱諱正說著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準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眾高僧五十眾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

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來

就要飛昇的要用得的當九

要者則身心急切急切之者自事無成正為設文作引

了紅塵將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

辦

理賈珍見父親不罷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

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

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板叫作什麼檣木

檣者舟具

也所謂人生若汎舟而已寧不可嘆

出在潢海鐵網山上

所謂迷津易墜塵網難逃也

作了

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

壞了事等字毒極罵畫勢利塌

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還封

中故套

在店內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便罷賈

珍聽說喜之不盡即命人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
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
玉大家都奇異稱賛賈珍笑問價直幾何薛蟠笑道
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
他們几兩工錢就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
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檢以上
等杉木也就是了夫賈政罵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代秦氏死
等句總是填塞前文
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又聽得秦氏之丫嬛名喚瑞
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

也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丁鬟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諸各遵舊制行事自然不得紊亂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

桐戴權妙大權也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獻茶賈珍心中打筭定了主意因而趂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爲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忙中寫閑還剩了一

個缺誰知永平節度使馮胖子來求要與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應他既是咱們的要捐奇談畫盡閹官口吻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房裡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看時上面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

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通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兑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裡兑還是一併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又吃虧了不如平準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而去接着便又聽喝道之聲原來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伏史湘雲一筆那王夫人

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是有服親朋並家下人丁之盛）花簇簇官去官來（是來往祭弔之盛）賈珍亞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

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
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
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
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
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諸神威鎮

四十九回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續記
只是賈珍此(可愛)時心(適)滿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
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
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
事事都算安妥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
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
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
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
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

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撞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忽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来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

攙住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寔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

嬸的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
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
着還是不錯的從少兒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
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
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嬸嬸不看姪
兒姪兒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
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他料
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心
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

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還不妥巴不得遇見這事今見賈珍如此一來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管管便是我有不知道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作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

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樣就怎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凡有本領者斷不越禮接牌小事而必待命于王夫人者誠家道之規範亦天下之規範也看是書者不可草草從事）只見那王夫人道儞哥哥

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住在這裡呢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二字有神句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我須得先理

出一個頭緒來總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約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寔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五件事若能如法整理得當豈獨家庭國家天下治之不難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總評

借可卿之死又寫出情之變態上下大小男女老少無非情感而生情且又藉鳳姐之夢更化就幻空中一片貼切之情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感之象所動之萌深淺誠偽隨種必報所謂幻者此也情者亦此也何非幻何非情情即是幻幻即是情明眼者自見

第十四回

家書一紙千金重　勾引難防囑下人

肝胆烈多情含起自顰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舘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邀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治

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説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册即時傳來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册來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數目單册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俱已到齊只見

鳳姐正與來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
聽覷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不
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
不要說原是這樣的說破畫面藏根底
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
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
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
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
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
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

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人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人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派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撣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算賬描賠來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若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時辰橫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撢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棹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數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

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經茶又去端飯正陪樂哀又
顧接客如遠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閑竊取等弊次
日一概都蠲了鳳姐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
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
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精緻小菜命人
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
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勤勞不畏勤勞者一則任事而易辦一則技癢而真遇士為知己者死不過勤勞有何可畏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
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群便有堂

客來往也不迎會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福僧
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遣請地藏王
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
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三眾尼僧搭
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
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
兒便請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
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
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

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
寧國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
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廝等
退去眾媳婦上來揭起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著豐
兒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兒攝擁着鳳姐進來寧國
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
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
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
聲供茶燒帛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

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來別過族中諸人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凡鳳姐怪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說是誰誤了原來是你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總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

了一步求奶奶饒過這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
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慣起波瀾慣能忙中寫閑又慣用曲筆又慣綜錯真妙）
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麼王興
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
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
唸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
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
明登記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
欲說話時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

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
了一共四件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
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
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為什麼張材家的忙取帖
兒回說就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
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
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
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
料糊裱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的繳清

再發給那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一月飯米眾人聽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悞說着吩咐散

了罷窓外衆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國榮
國兩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往不絕那抱愧被
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一段間鳳之威勢費此筆墨）這纔知道
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鍾受
了委曲因私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秦鍾
道他的事多況且不喜人去咱們去了他豈不煩膩
（純是體貼人情）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來
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廈鳳姐纔吃飯見他們來

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
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這邊
同那些渾人吃什麼奇科試鬧誰尤清人原是那邊我們兩個
同老太太吃了來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有寧
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事鳳姐笑
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
這會子到底來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
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
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

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偁或别人私弄一個夫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樣偺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

寶玉聽說便猴攔向着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姐給
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之的身子上
生瘡還擱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
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
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回蘇揚
州去的人昭兒來了好棲得鳳姐即命喚進來昭兒打
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
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
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

卷三十四回

九

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
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
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平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
退去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
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
說着變眉長嘆鳳姐見平兒回來因當着人未及細
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一時
去了恐有些失悮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
復令平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

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遑想所需四字

寫盡能事者之所以能事者之的纔

一並包藏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

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勾

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來打折你的腿此一句最要緊等語

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近睡下又不多時走了困不覺

又是天明雞唱便梳鮮粧洗過寧府中來那賈珍因見發

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

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

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齋賈珍也

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
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
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
人口裡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
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
已送殯去貼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
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
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
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并帶往之物又有迎

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臥不能清淨若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鳳姐如此心中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臥于內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

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但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那
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著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
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
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
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
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
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
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
珠守孝不曾來得連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

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
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
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
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
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
後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有
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
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
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着席張

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
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
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
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
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冢孫婦告殂
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同難同榮難以異姓
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前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
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
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

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即命前往駐札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

啣寶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爲雜冗所阻想今日
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急命寶玉
寶玉見北靜王水溶是高俊文
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
之伏線
友人等說閒話讚水溶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
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
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
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材
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大抵事之不理法之不行多因偏于爱惡柔不斷請看屬姐無私猶能整齊衆事況丈夫輩受職于廟堂之上倘能奉公守法一毫不苟承上率下何有不行

卷六十四回

第十五回

欲顯錚錚不避嫌英雄每入小人緣蘇卿些子

風流事胆落魂消已可憐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轎中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與此一的如此其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形

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裡取了遞與過去水落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落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絲縧親自與寶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攜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落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勝于老鳳聲未可諒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體寶玉聞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貞果如是言

亦蔭生輩之幸矣水落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姿
致想老太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
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
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
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上衆名士凡
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若
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寶玉忙躬身答應
水落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
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

十五回

答看合珠一串權為敬賀之禮賓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水落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他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落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

來彼時賈珍帶領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著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也管不著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來喚寶玉寶玉只得來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寶玉必不叙阿鳳寫好才情）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寶玉聽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來不一時只見從

那邊兩騎馬壓地飛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躥下來扶車回說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那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衆小廝听了一带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馬隨著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著寶玉的馬搭著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上來同

人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盡那些庄家人
房舍無多婆娘們無處廻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
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欵
段豈有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
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著小廝
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
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
為何（凡膏粱子弟齊來着眼）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色說明
原委寶玉聽了（也盖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

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藏明人詩是一唱即

僕一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

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他原

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

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跑了來亂嚷說別動壞

眾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開手陪笑說道我因這丫頭是快人是多

為沒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們那裡情是自己生活還至擬來宝玉此時一片心神方有主張

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鍾暗拉寶玉笑道

此卿大有意趣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

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綫來寶玉正要說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聽見丟下紡車一逕去了寶玉悵然無趣（處處點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内

中並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
頭二丫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
說笑而來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
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
未嘗一如此也〕一時轉眼無蹤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
早又見前面法鼓金鐃幢旛寶蓋鉄檻寺接靈衆僧
齊至少時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
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
友也有擺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

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方纔散盡
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
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個親戚是至
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
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
玉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著
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
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
布施以備家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仗一時之榮顯猶為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樸哉近世浮華子弟齊來着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瀾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如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任在這裡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寬退之所真真辜負祖宗体盡子孫之心即令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寺內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

便不用說問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尼姑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出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茶飯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著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秦業年邁多病伏筆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便只跟著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善

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淨手畢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麽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爲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道理那東西作什麽寶玉笑道

你別美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回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我也不管你々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總作如是等奇語）秦鐘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鐘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

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
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不愛寶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今智能
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說給我
（如聞其聲）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我
難道我手裡有蜜（一語畢肖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著想）寶玉先
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
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心他兩個那裡吃
這東西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
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

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的小了頭老尼便趁机說道我正有一件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開口稱佛畢竟可嘆可笑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才字妙内出家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的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才一字上發出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

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孝
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
為難不想守備家聽見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來
作踐辱罵一個女兒許我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
司告狀起來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必是放家懼府尹之勢必是退之禮守備方不從
或有之此時老兒只說與張家兒事拔那張家急了將言遮歸以便是親定親家之觸也
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禮缺此作著巧奉老兒無頭緒之請與話作者無頭婚止神處奇處筆
一人一人必到紙上法見只得著人上京來尋門路賂氣備要退
定禮如是的是張家要與府尹擎關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

老爺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
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
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是情願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借張財不能再傳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
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
以主張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這銀子使也不做
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
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
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點

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
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
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
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
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
拉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
小廝做盤纏使用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
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個鳳獄如此老尼
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

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處兒了我既應了你自
然快〻的了結先把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
着是媽〻等語留置設無窮奥明麼
忙的不知怎麼若是奶〻跟前再添上些也不敷奶
然着香而不盡搜可不然成了這兒學術法
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〻因大小
事兒奶〻要貼趁性都推給奶〻了奶〻也要保重
金體總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
之更攀談起來總寫閒鳳賊明中兩人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
尋智能剛至後面房內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
鍾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着這算什麼

再這麼著我就叫喊秦鍾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
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這樣除非等
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
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
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
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
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摟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
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
二人聽聲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

慶寶玉笑道你到不依他們就咸叫起來羞的智能 請問兒事尤景是從蝶一片兒女之

趁 雙自與兒常不同細極妙極 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鐘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

秦鐘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

都依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回睡下再細

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鐘

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塞在自

已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

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矛盾卻是最妙之文若不如

此隱去剛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覺得雲煙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鐘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

鑽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的小丫頭
老尼便趁机說道我正有一件事要到府裡求太太
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
佛（開口稱佛畢竟可嘆可笑）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內善才庵
（才字妙）內出家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的是大財主
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一字上發出）那年都往我廟裡
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
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
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

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
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來兩處
為難不想守備家轉見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來
作踐辱罵一個女兒許錢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富
司告狀起來
守備一聞便問斷無此理此出是張家
懼府尹之弊必先退之禮守備方不從
或有之此待老尼只說與張家究事技
將言適歸以使是說受與家之薄也
那張家耆了
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繼可知張家亂訣此作者巧摹
老尼無頭纏之嵩眞說作者無頭嵩止神處奇處摹
一人一人必
到綫上活兒
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
定禮
如是的是張家
數典府尹擧編
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

老爺最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
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聲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
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是情願壞極妙極若與府尹緊了親何惜張財不
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武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
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
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
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
張家已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
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點

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扯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廝做盤纏使用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來（問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

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妥貼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線寫阿鳳明中畫人）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內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跑來便摟著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這算什麼

再這麼著我就叫喊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這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

麼寳玉笑道你到不依倩們就喊叫起來羞的智能 尋聞此等光景是[illegible]

趁黑地跑了寳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 [illegible]自與兒常不同細描妙極

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

都依寳玉笑道這回子也不用說等一回睡下再細

細的算賬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

寳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寳玉睡下命人拿來塞在自

己枕邊寳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曾

記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 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矛盾卻是最妙之文若不如

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問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

歎喜因有此三益（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更添一得）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蹺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々萬姐々的央求只再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人悄々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細）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貼那節度使名喚雲光因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

書狂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卻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
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
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
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
一番方作別回家不知又有何事後回再見

總評

請看作者寫勢利之情亦必因激動寫兒女之情偏生唐吐不解家縫直如細述說的事見其言語形跡無不逼真聖手神文敢不熏沐拜讀

第十六回

請看財勢與情根萬物難逃造化門曠典傳來空好聽那如知己辯溫存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偷期綣繾未免失於調養回來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於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奈何）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書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

吞聲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卻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這回鳳姐心機膽量真與雨村是一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癡人同來一警或為覇共入

于恬然自得之妙矣一日正是賈政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檐前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

只得急忙忙去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廳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信見）此說賈母便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後來還是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

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也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

忽然接水月庵的大姑子及請至後方知為叔此大

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

第十六回

三

段有如歌急調迫之際忽聞戛然檀板截斷真見其

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鐘打了一頓

力量處卻便于寫寶玉之文

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死了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

眼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卻從萬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寫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

大奇至妙之文卻用寶玉

一人連用爲何如思遇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〻寫到其死極播攏碎雜亂何可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讀卻多少閑文卻有無限烟波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說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去將何以慰寶玉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補授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來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平安二

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飛出一段離合悲處處後通寧榮兩處許多環涵闊筆意、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連二爺和林姑娘住府了現兩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遠言中雖是離此便可省惜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

收回暫且無話畢一焦寫玉情健起住收正止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眾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少閑暇之工補阿鳳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因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眾丫環參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

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体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
個棒槌我就認作真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
心裡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
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
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倒反說我攢偷愛用不肯習
學了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兒呢一句也不敢多
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僧們家所有的這
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都獨不這假一句錯一點
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

抱怨坐山觀虎鬬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人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〻還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多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文斷不

（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防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們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兄寧不有玷平兒者乎）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

這世面二字單指女色也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
什麼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鳳口中方有此等語句
那薛老大人一樣精各得神哩呼也是吃著碗裡看著鍋裡這
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且並將香
菱身分寫出奇異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也因姨媽看香
菱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
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
上呢問曾不是王子姑媳盡婦不知來歷也作若如用聞凡修書知道鄉遺重不盡故此
擺酒請客的麼事明堂正道的與他儀親乃不蠢過了優半月

卷二十六回

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我到心裡可惜了他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尖銳的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小廝傳報說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必有此一問平兒笑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叫走了來回奶

奶二爺尚或閙奶奶是什麽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
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
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己
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叫我
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問我我就撒謊說
香菱來了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鳳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
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喇巴的
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調鬼說話時
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

雖善飲却不敢任興（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管
侍着賈璉鳳姐對飲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賈璉鳳姐
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嬤執意不肯平兒等早
于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腳踏趙嬤嬤在腳踏
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
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倒沒的矼了他的
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
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
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嬤

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寶玉之李媽、此處偏又寫一趙嫗、特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今又寫此一回、兩兩遙對、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飲酒到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

着人所以到是來和奶奶商議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嬤嬤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都是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嬤嬤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

這些混賬原故我們爺是沒有的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兒道可不是呢有的人的他纔應軟呢他在咱們跟前兒們殺爾纔是剛硬呢趙嬤嬤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含笑吃酒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一段趙嬤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脈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眾人

從頭細〻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嫗討情作引下用蓉薔來說事作收儹者隨筆順筆略一點染則豁然洞微矣此是避難法

賈璉道就為省親

二字醒眼之極却又如此寫來

鳳姐忙問道

忙字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關鉅要非同淺細是此書中正眼矣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

問得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也

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

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

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

于閨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者也

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

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如今又
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原故（補近日之事啟下回之大觀園一篇大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問答之間閑閑敘出觀者已又雖大半後再用蓉薔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卻多少贅瘤筆墨此是避難法）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
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
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
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
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
思想父母是分所當然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

竟不能見尚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
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願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
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
候看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
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
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
方便之恩特降諭旨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
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
請內廷鑾輿至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

世此皆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
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這
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
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
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一段閑談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
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
老人家也不薄我了就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說起

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嗳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俗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恠穿妙上
文說起來〕
〔必是粗心看去則說
閱殊不知正傳冲處
疑〕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老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
〔點出阿鳳所有
外國奇玩等物〕
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

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
王来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
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関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嗳喲喲好
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
誰誰也不信的别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
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那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
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們也這樣說豈有
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
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

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
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嘗見
正說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
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着他的
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
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
水
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說鳳姐且止步
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
簡淨之至園基乃
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
一部之主必當如此寫清
東府裡花園起轉至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

可以蓋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
得叔叔纔回家來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著忙說多謝大爺費心
體諒我就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省事蓋的
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
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
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去
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回已走矣）賈薔又近前
（凡各項事工價重大薔）
回說下姑蘇合劃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

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兒子兩個還有（敘總書情字者如此仆執圓定後使光屬此時錯　不必細觀矣）
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了打量笑道你能
在這個行當麽這個事雖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
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
悄拉鳳姐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
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長的這麽大了沒吃過猪
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旂

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不用從京裡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累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絕斷處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

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知嬸嬸討兩個人呢寫賈薔乘處如見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獃了話真是僅了下無稱矣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過來至精至細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悄向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我開個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那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逕去了阿鳳欺人處如此忽又嘀剎剎與真令人一嘆也這

裡賈薔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置來孝敬賈
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
又作此語不犯阿鳳
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
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人來不止三四
次賈璉害乏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
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
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
管事的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
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一後繼各

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盡已拆去當日寧榮兩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拐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東邊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是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

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號山子野者（妙號隨事生名）一一籌
画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
來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些人安插擺佈
凡堆山鑿池起樓竪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等事又
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閑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
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
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
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好差）器皿賈
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

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個個如此又非此秦鐘意切這日一早起來梳洗完畢意欲回來明賈母去望候秦鐘忽見茗烟在二門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麽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卻多文閒文寶玉聽說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明白白怎麽就不中用了茗

姻道我也不知道緣剛是他家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裡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一萬方不板急的滿地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鐘門首悄無一人目觀蕭條景況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嬸母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妙這嬸母弟兄是特來等分他戶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余亦欲泣寶玉一

见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
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
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
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
忙叫道鯨兄寶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
又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
悠的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
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兔盡鼓語方知作者人意
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人翻成千古未
見之奇
文奇筆那秦鍾魂魄那裏肯就去又記念著家中無

人掌管家務卻（說之位令人恐一大及　淡公莫我且時廢果）又記掛着父
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為可笑　更可痛哭）又記掛
着智能尚無下落（想役死人也由禍出　去一淚自是去更奇）因此百般求
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
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
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
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礙處正
閙着那秦鐘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
央求鬼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這一個好

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鬼是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如聞其聲試問誰書鬼都判東呵叫剔又見一部判冰出來調侃世情固深然遊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說這纔算是小說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調侃寶玉二字妙極妙極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們也

無益於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語說的好天
下官管天下民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
別管他陰也別管他陽沒有錯了的眾鬼聽說只得
將他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見寶玉在側乃免
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
攜手垂淚說有什麼話留下兩句〔此句便是矣〕秦鐘道並無
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纔知自
誤了〔誰不悔是〕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
畢便長嘆一聲蕭然長逝了下回分解〔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

總評

大凡有勢者未嘗有惠與人奈群小蜂起浸潤
左右伏首下氣奴顏婢膝或諛或媚不計事之
可否以要一時之利有勢者自任其關審才
華本衙判書為下其手為有成就一試再試習
以為當副物理人情皆行不論人財資豐餘衣
食無憂則所樂者必獲世所無要其必獲一笑
百萬是所不惜其不知排場已立收斂實難從
此殆強立成羨慕時矣速敗百計賴翻皆非孫

大…十六圓

褒今朝指背此千古英雄同一概歎者大抵作若發大覺大悲願欽諸公開巨眼得見麤微塞本窮源以成無礙極樂之至意耶也

第十七回

寶玉係諸艷之冠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冊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豪華雖足羨離別却難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o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怡紅院迷路探曲折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日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大旨）又不（慣用此等章法）知歷幾何時（年表如此寫亦妙）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

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賜題偌大景緻若大亭榭無字標題也覺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来暫且做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听

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點雨村照應前文）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踈了縱擬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

和暖大家去逛逛者光寺去聲出借龍字號說着起身引衆人
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
念秦鍾憂戚不盡賈母常命人帶他到園中來戲耍
此時亦才進去忽見賈珍走來向他笑道你還不
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
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彎頂頭賈政引衆客來了
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誇寶
玉尚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
今日偶然撞見之機會便命他跟來如此偶然若特待喚來起妙

難追久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來一旁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關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聽說命人將門關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群牆門不落富麗俗套那下面白石台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迎面一帶翠嶂擋在前面的檢好把眾清

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想入其中一時難變方向用前後這邊那邊等字正是不辨東西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鮮成斑藤蘿映掩曾用兩處舊有之園所改鼓如此寫方可細極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枝□此是小逕非行車輦通道今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指此等處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於後省親之時已得知矣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在前引導自已扶了寶

玉逶迤進入山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
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illegible]
[illegible]賈政回頭笑命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
妙眾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也有說該題錦
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
不知幾十個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

[illegible]十七回

9

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有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未聞古人說此兩句却又似有者）况此處並非古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此[illegible]却是）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到還大方氣派眾人聽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過讚了他年小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著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熌灼

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下（這水是人力引來做的）再進數步漸向北邊（細極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是諸釵日相來往之境也○後文又云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皆從此北字而來）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白石穿雲（前已寫山至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處各景皆通）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各景皆通）賈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踏小連之咽喉要路）因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

翼然頗好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
須偏於水題方稱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於兩峰
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
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寶玉侍側便
笑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爺方纔
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
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覺不
妥況此處雖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
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

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寶玉道有用鳯二字莫若沁芳二字果然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听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要借此助水于隔岸花分一脉香恰極

工極綺靡蜡香奩正體賈政听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

不已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
觀覽[illegible]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
粉垣裡面數楹精舍有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
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門便是曲折遊廊
[illegible]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二三間房舍一
明兩暗裡面都是合著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裡
間房內又得一小門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
著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清
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水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

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若能月夜
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著寶玉唬的
寶玉忙垂了頭（點睛寶）一衆客忙用語開釋（客不可不有）又說
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
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余亦如此）又一個道用睢園雅跡
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
道他未曾作先就要議論人家好歹可見就是個輕
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要
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亂道先設議

[illegible]

幽意棋罷指猶涼猶字妙尚綠猶涼四字便如置身於森森萬竿之中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衆人出來方欲走時

忽又想起一事來因問賈政〔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

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古董可也都是一處處合式配就的麼大篇長文不如此一頓則成何話說

賈政〔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

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原

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

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況

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璉的首尾便命人去喚

賈璉趕來[illegible]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

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取靴掖內裝的一個

紙折略節來[illegible]看了一看回道

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幔

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

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金絲藤

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色線絡盤花

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

棒園床話畢今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
面說極是正走之間而面倏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
向背叙所居之處皆而書村蕭閣錯紅花映東蕭齋若亭都相隔不
不遠先色見只在一隅然復得仍到使人具其中比高意杖絕不知
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遠大一山一
水一木一石會在人之審懷位置耳轉過山懷中
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牆頭皆用稻莖掩護記的
去好有幾百株杏花開的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
外面都用桑榆槿柘各色樹木新條隨其曲折編就
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
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俱是各色佳蔬菜花一望無際閣至此又

（笑別部小說中一萬個花園中皆是牡丹亭芍藥圃雕欄畫棟瓊樹硃樓畧不差別）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極熱中偏以冷筆點之所以為妙）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更恰當若有懸額之處或再用鏡面石豈復成文哉想到石碣二字尤托出許多郊野氣色來一肚皮千溪萬壑只在這石碣上）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石碣又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味不足以盡其妙（客不可不養）賈政道諸公請題以何名眾人道方纔世兄有云編新不如

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
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
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
面村庄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梢上賈珍答應了
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別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
雞類纔都稱了賈政與衆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衆
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
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便是什麼字樣好大家
想著寶玉都等不得了人換一格方不板也不等賈政的命

點情有趣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用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字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的意賣玉冷笑道點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村的妙衆人聽了亦發合掌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這孩子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裡面只見一色俱是紙窗木榻富貴氣象

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瞅寶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情情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恭然自名妙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寶生石如此問答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賈寶玉道卻又來此

弟二十七回　上一

處置一田庄人分明光得人力穿鑿粗糙而成邊無
鄰村近不見郭背山山無林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
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那似先處
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
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
而强為地非其山而强為山雖百般精而終不相宜
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來
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蘇詩詞聖 最播書

好雲香護采芹人采風采雅都恰當然冠冕中不失香奩格調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衆人出來轉過山坡

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

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畧用套語

一來與前頓破移不板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

垂下則落花浮蕩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映之巧可知衆人

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

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個字賈政笑道又落實

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

罷了寶玉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更批胡說於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溜溶蕩蕩曲折縈迂池邊兩行垂柳雜著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條折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總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點綴亦不可少之處寫蘆雪广則

回路勝板橋都是之得宜非一隔死腸也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然後
文貫人來往則情日口呢山過倚矣記青此處則知後文寶玉所行常經可見處者也便見一
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
分之脈為見人主山樞古村人云帳中本巧主山而是山是虎峽帶連路不斷未可翠皆穿
牆而過好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先故頓此一筆
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末至以敘繁對峙有甚對節另也因而步入門時忽
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
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皆
無更奇妙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

第十七回

十三

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粟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此工程也○連用幾或字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賈政不禁笑道有趣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覺生色更覺重大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薜荔藤蘿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䔲草這一種是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

青芷金簦草見字彙玉蕤見楚辭詭雜於蘼蕪蓋蘅蕪芸芷皆不必註見者人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做藿蒳姜蕁的也有叫做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以上蜀都賦如今年深歲久人不能識皆像形度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有的自寔註一筆妙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法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著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

見捲物四面出榭縈迴沿壁更此前幾處清雅不同嘗取嘆道此軒中景象都琴承不必再焚名香矣二詞也處之一此用中字者一時的以歸故其意已出人意外邇公有作待詩又是語意不是此家人矣宜再要若論風華光景如何直也只好用這四字其餘若何一人是我得與一對大家機制改正會道也

齊劍若雨併復花　桂君香盟明月洲

家人道她則妙矣只是併陽二字不安那人道者人

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眾人道類裹類裹又一人道
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因念道
三逕香飄風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此二聯皆不過為釣寶玉之餌不必泥自己姓名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
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嘖聲因喝道怎麼你應
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提教你不成寶玉聽說
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
這樣著跡說起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
按著你的頭叫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

說匾上則莫如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定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嫻活潑視書成之句竟是套此而來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　想來此殿

在園之正中按園不見殿為之基面兒一帶通貫樓卧室後可以面兒一帶兒多寬出一帶來的路欽始便于行也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今日之尊禮儀亦當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細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動所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仍歸於葫蘆一夢之太虛玄境。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

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罷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來說着引衆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總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

話〔大一緊跌不能終局也此處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脈千里橫雲斷嶺法〕賈政笑道此數不能游也雖如此倒底從那邊出去縱不能細觀也可稍覽說著引客行來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深要叢之急極述之画豪著意於山若不溝水人遠閘閘者惟知長奔悲頭石窪林琢軟謂之渠皆不知水為光着此因大際一指處處未書雖水盖人未寫明水之從何來令終補出精細之至〕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脈賴人力導之功園不易遠蒙非之寫也〕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狀的方不突〕於是一路

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櫳翠菴蘆雪广凸碧山莊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一一補之方詩題記作兩之點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來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說着一逕引人進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得果用書種精細文字之筆都是未明具房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牆環護綠柳周垂與萬竿條村逶映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遊廊相接

院中點襯几硯山石一邊種着芭蕉那一邊乃

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

人讚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裡有這

樣妙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名嫣乃是外國之種俗

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

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

道大約騷人詠士以此名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

扶病體貼的如形容的妙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女兒命名

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證以俗

長三十七回

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不獨此花道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盡駁眾人都搖首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至指人至處不肯輕處寫過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眾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眾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蕉則棠無著落若只說棠蕉亦無著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

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兩全其妙賈政搖頭

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幾間房內

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之新奇式見

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

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周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蟲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人或對畫局圖前金玉供諸人同學一代詞為掛他篆文是可考正家合則代卜樹直也選虎其中謎計雕謎以文各作風俗學文一舉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絕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至比

（方見一來務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可嘆近之因摹行動便以粉油漆事）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且滿牆滿壁皆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瓶也）桌屏之類雖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鴛鴦瓶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衆人都是好精緻想頭

難為怎麽想來此不如此出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檔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廚錦槅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玉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又寫水衆人詫異這

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仍在前導引衆人隨從直由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來是小路進此云是一轉便是平坦寬闊之正甬路也極細衆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奪巧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把掛着裡邊又不見賈政吩咐少

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來方喝道你還不去

難道還等不足也不想想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

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夫家嚴父已乾無家法者不知寶玉

听說方退了出來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總評

好將富貴回頭看總有文章如意難零落機原
君記去黃金萬斗大觀攤

第二十七回

下二

第十八回

一物珍藏見至情繁華每向鬧中爭黛林寶薛傳佳句豪宴仙緣留趣名為剪荷包綰兩意底從優女結三生可憐轉眼皆虛話雲自飄飄月自明

第十八回

慶元宵賈元春歸省　助情人林黛玉傳詩

却說寶玉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厮上來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歡喜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几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太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寶玉笑道每一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上來解荷包那一個解

扇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來几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門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眾奶娘丫環跟上見過賈母知不曾難為著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

纔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
便知不妥忙赶過來早剪破了寶玉已見過這香袋
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
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裏紅襖襟上將黛
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
是什麼我是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林黛玉見
他如此珍重帶在裏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是必有之事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缺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
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

就剪了香袋（情癡之至若無此悔便是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的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這却難怪）黛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聲咽氣堵又汪汪的滾下淚來（怒之極此是情之極）拿起荷包來又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寶玉）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這當了什麼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

短陪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眾奶娘丫環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只別叫他們拌嘴不許扭了他眾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身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起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燥的說着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

替我作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點過）（二玉公案不可少）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閙熱非常（四字將補近日千忙萬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淨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

拙也之著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菖總理其日用出入
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一段
又伏一系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
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
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
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
皆不中用促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纔好了
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數
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
有七熙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得妙玉僅得十人矣

卷二十八回

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苗雲平兒等人無疑矣閱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

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因此乃便妙卿[illegible]）現在西門外牟尼菴住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靈回鄉的他師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回

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於是

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若者筆墨却只因一個葬花塚）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

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帶過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留在後文細寫）眼瞧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來

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

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

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

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不一外面人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攢逐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按品服大粧闔內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爭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抵一篇文賦）靜悄無人咳嗽（有此句補足）賈政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帳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一太

監騎大馬而來嘆有是賈母忙接入問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人也細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麼着老太太太太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來也不遲於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擔一擔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燈方照亮時忽聽外邊馬跑之聲淨極鼓閒之細極一時又十個來太監都喘吁吁跑來拍手兒神畫出內家風范石頭

記最難之處書中描不着別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說來了來了各按方向點住還教領合族子孫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緩的走來形容畢肖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得隱隱細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着香珠綉帕漱盂掃

麼等類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黃繡鳳版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几個太監來扶起賈母刑夫人王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門入儀門東去到一所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輿入門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落內各色花灯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

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當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涼寂寞若不虧癩僧跛道二人攜來到此又安得能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為是（自此時以下皆石頭之語真是千奇百怪之文）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

見執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綢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現著蓼灯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係上回賈

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區聯况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搪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謂妙可代蒼云是歟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

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弱弟賈妃之上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寶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暫離那寶玉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几本書數千字在腹内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形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撫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人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寶玉偏才盡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

庚三十八回

卜

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illegible]因有這段原委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日亦曾補擬[illegible]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聽

了即忙移換（歸的明劉門此）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寶境四大字（不得不用俗）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妙是特留此四字與後命）白手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庭燎最俗）香屑布地火樹棋花金窓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氊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看罷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啟曰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樂起禮儀太監

二人引賈政等于月台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
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
等自東階陞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乱精緻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昭容
再諭曰免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
側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
禮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淚方彼此上前
廝見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
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對泣石頭記得力擅長全
是此等地方刑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

傍圍繞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
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
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
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來說到這句不禁又
哽咽起來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寫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刑夫人
等忙上來解勸抱免不可不也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敘難說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
只如此一說方十分穩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理之至賈母等讓賈妃
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
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府掌家執事媳

婦領了环等行禮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啓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禮如此備是暴發驕妄自大賈妃聽了忙命快請人讓之如此貞是世界好人物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命免過上前各叙闊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了环抱琴等前所謂賈家四釵之了环暗以琴棋書畫排行至此始全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讓至別室欵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人等寧國府及賈赦宅兩處自有人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別情景甲子妙文

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
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
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
趣賈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
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
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於一人幸及政夫
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
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
於厥職外願我后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

貴妃切以勿政夫婦殘黎為念懣憤金懷更祈自加
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殿庶不負上體貼
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
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臺軒館
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
為幸元妃所了寶玉能題更含咲說進益了賈政退
出賈妃見寶林二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
軟玉一般因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宝玉賈母乃啓
無諭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去

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攔於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只此一句使補出前回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來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百般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

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於正殿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 改怡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院 杏帘在望 賜名曰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樓曰含

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而紫菱洲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風
荻蘆夜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故意留下秋爽齋與凸碧山堂四晶溪館暖
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眼目之地步又命舊有匾俱不必摘去于是先
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不長於咏吟妹輩
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

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
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
我微才所縛且書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
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苑浣葛
山庄此四大處必别有章句題詠方妙前所題之聯
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
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
搆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筭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
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只一句便寫出寶黛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

大地多方少只得勉強隨眾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
不表薛林可知
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景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有生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俊辭摸三首之中選　矣操御墨有作意焉）後人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　劉鑑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迴風流文采勝蓬萊（妙足）綠栽歌扇迷芳草紅梘湘裙舞落梅（成湊）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瑶臺名園一自邀遊幸賞未許凡人到此來（此四句到于蘅止　為瀟花下時也）

凝暉鍾瑞　劉鑑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
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恰極文風已著宸遊夕
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
再爲辭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他長處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粗庸落想便不與人同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
物新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何嚐自是一種心思香融金谷酒花媚
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來頻末二首是應制詩○余謂
寶林此作未見是何也蓋後文別有驚人之句
也在寶卿有生不得爲此在然卿是不足一爲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林黛玉今夜安心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這都何必然尤物方如此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詠倒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請看前詩都云見胡亂應景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一首起草內有綠玉春猶捲之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回身悄推道他此他字指賈妃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

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道（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最厭近之小說中滿紙神童）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咲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臘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臘可有出處寶釵見問悄悄的咂嘴點頭咲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對策金殿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寶卿奚落但就謂寶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唐錢翊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你都忘了不成（此等處便用硬證實處最是大力量便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插到如此玲瓏錦繡）

地步。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咲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是你姐姐，你又認我這姐姐來了。一面說咲，因說咲却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

此中間大已見好看之極出人意外

寶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寶玉獨作四律，大費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

的之處凡寫黛卿之情思待寶玉尤又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如想着便也走
至寶玉前悄問可都有了寶玉道總有三首只少杏
帘在望一首了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
趕你寫完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
想早已吟成一律照他寫何翻只如此便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
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看比自己所作
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這等文字原是觀書者望外之想
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來儀　　臣寶玉謹題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起筆拿得住竿竿青欲滴

個個綠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森

何的水過今偏翻案莫搖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

三春草柔拖一縷香刻位入妙輕煙迷曲徑冷翠滴

迴廊鮮脆滿頰誰為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雙起雙敲讀此首始信得云有蕉無棠不

可有棠蘇眞更不可等批非泛泛安眠批他人到白巳身上則無此能為之論也綠蠟
本是玉字遵寶釵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其紅粧夜未眠是海棠
凴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能如此工
恰是就眞是好詩却是好書對立東風裡从收主人應解憐歸到
主人方不落咗○王梅隱石呼物休又難双承
只落一味只拿則不見牽強此前可謂詩題兩
獨工秋功極
流璃瓈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分題作氣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顰
口氣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阿顰之心腸扌晴原與人別亦不是

表二十八回

二一

從諸書中得來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風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首之冠遂將浣葛山庄改為稻香村始此賦嬉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數十首詩出令太監傳與外厢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百忙中點出賈蘭直使一人不落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痊

自有處調養故亦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監飛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第二齣乞巧（長生殿伏元妃之死）第三齣仙緣（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第四齣離魂（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點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卻作盡悲歡情狀二句（畢矣）

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類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何喜之有伏下後面

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出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來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釧釵記中

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蓋甚言優伶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強種種可惡使主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欲不憐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

談議及此衆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閲石頭記再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衆喬酸嬌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便言石頭記之爲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畧過乃事迷蒙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薔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可知尤物了，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了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鬧道部人事一篇熱文卻如此冷收。又額外加恩與

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
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
行太監听了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
意一柄沉香拐柱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
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綢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
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
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
寶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
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

對寶玉亦同此此中忽夾上寶玉可思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外表禮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與賈母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奶娘衆丫環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分金錁一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兩府凡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行人丁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

由的滿眼又滾下泪來却又免強推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親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別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爲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祥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悲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攙扶出園去了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鋪排非身經歷開巨眼伸文筆則必有所滯罣牽強豈能如此觸處成趣立後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說法學我佛闡經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與四才子書之作者同時討論臧否為可恨恨耳

第十九四

彩筆輝光若轉曜情心魔態幾千般寫成淺淡
無深淺活現癡人戀乜閒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還一句細方見者說不獨賈家一門也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姐鳳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着

與無事的人一樣（病狀下注）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回一回各生机軸闕總在人意想之外）此寶玉只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写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內頑的沒（又）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使人來請二爺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換了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總是新正妙景）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吃自己回過園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

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真熱鬧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揭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形容赶剎之至弋陽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則有如耳內喧嘩目中擾亂後文至隅牆閒寂時然觀曲則有如離隨道轉醒遂趣銷形容一事一事畢右是一能手矣滿街之人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實言玉兒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逛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和了環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

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這裡素日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那美人（天生一段痴情所謂情不情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

望慰他一回（極不通極癡中時出總 代為情宜家人謂之庸俗）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窓前聞得房內有詠吟之韵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天帶呆小兒心 意一絲不落）乃作着胆子舔破窓前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成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一聲了不得一脚跨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開口 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標緻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

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躁脚道還不快跑此等搜神
奪魂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来一語提醒了那了頭飛也似去了
寶玉人趕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寶玉移
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
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
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别的自然越發
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按凡書中寫一宝玉其宝玉之為人
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寔未曰曾親睹者又寫宝玉之与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
可咲不獨于世上親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更為

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癡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玩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猶為二着

又問名字叫什庅茗烟大咲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寫不出來的（若都寫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人是一們夢以覺隨了咱迷月）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蟲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捨取耳此皆信手拈來隨筆成趣大遊戲大慧悟大解脫之妙文也）所以他的名字叫

卷二十九回

作卍兒(音萬)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〻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作什麼呢茗烟嘻〻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〻的引二爺往城外逛〻去一會子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總之道設說此以說寶玉之心)寶玉道不好仔細看人拐了去或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熟〻近〻地方可往誰家去呢〻這都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

主意併們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麽呢妙寶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玉所協挾以城外引悦其心寶玉始説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焉不敢如此私引外出别家子弟尚不敢出况寶玉哉况茗烟哉文字榫楔細極茗烟笑道好好到忘了他家又道若是他們知道了又説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必不可少之語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説便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手成文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手伏脉

十几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茶菓聽見外面忽有人叫嚷
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
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
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
着寶玉一把扯住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
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放下心來精細週到
嗐了一聲笑道轉蓋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了說說得是可作
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茗烟笑道
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是必

有之神理非特故作胡謅說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老爺街上人擠車碰的倘或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要告訴嬤嬤們打你說說更有禮的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帶了來這會子倒推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戲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髒爺怎麼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慚

斷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
又忙另擺菓棹又忙倒好茶（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問　百般神理活現紙上）
襲人笑道你們一用白忙（妙不寫襲御收正是把之　至若一寫襲人把便是甫）
（俗小　六了）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
吃（如此今微妙中便帶出　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
坐褥拿來鋪在炕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
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
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
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用四個自己字寫　得玉襲二人累日）

如何親洽如何尊眾比時一般之花出叢秦口身居僕存綺羅錦繡之中其安富尊榮之宝玉視家浹洽勤慎委婉之鬢人見漸庸當不必野者也今信此一補更見其二人事秦之情義且暗遙此回中許有母女見長說為贖身商口未到之道大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匕整匕擺上一桌子果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宝玉自幼何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禮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趟得意之態是總與母兄悅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拈了几個松子穰惟此品猶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畫出纔收淚之

一女兒是好形容是寶玉眼中意中且因情問襲人道好々的哭什么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當下襲人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便問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服他們特情實尋月半就不問你往那去庅必有是問閑別又笑寶小兒中極數家常穿紅排綠綺綉綫羅華麗自謂是富貴兒竟反是寒酸俗態也寶玉笑道珍大爺請看戲換的襲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道悄々

的叫他們所看什麼意思想見二人往日情長一面又伸手從
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
見識見識不可少之文時常說起來都當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
可儘力照了再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個
東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寶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今境其用意之古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賤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
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
去[illegible]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
芳道有我去送騎馬也不妨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

是怕碍見人插細花白芳忙去催了一頂小轎來家人
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果子與茗
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
也細有察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
茗花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
白芳道須等我們同二爺還到寧府裡混一混纔好過
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禮忙將寶
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為你了於是
仍從後門進去看戲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的房

中這樣了咱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有趕圍棋的也有
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嬷拄拐
進來給賈母請安瞧〻寳玉見寳玉不在家丫頭們只顧頑鬧
十分看不過人〻都看不過獨他看得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
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個樣兒說得是學嬤〻口氣別的媽媽們
越發不敢說你們了謂明好寳玉亂不吃乳豈解律從之嬉戲那寳玉是
個大人的燈台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
只是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發不
成個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寳玉這些丫頭們明知寳玉不
第十九回

講究這些二則李嬤嬤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
入做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顧頑並不理他那李
妙嬤嬤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
覺等語〔可嘆〕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一個討厭
的老貨〔入神〕李嬤嬤人問道這蓋碗裡是酥酪怎麼不送
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吃〔寫聲鍾奶母便是聲鍾奶母〕
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過下無痕〕
回來人惹氣了〔照應當日楓露茶前案〕你老人家自己承認別
帶累我們生氣〔這等話語必是晴雯無疑〕李嬤嬤聽了又氣又

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且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怎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怎麼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雖暫妻曲唐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媪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個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時常送東西你老去孝敬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哘這舉口忍見

（麝月無話）李嬷〻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照應前文又用一攆麝後寶玉說在）（李嬷〻中口中畢肖）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道至下回）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滿在床上不動（嬌態已慣）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知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

衣那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環們回說李嬤嬤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道原來留的是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足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擱在這裡到白遭塌了與前文應失手碎鍾遙對通部襲人要字是從此一絲不借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方是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的事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若見過女兒之後沒一段文字便不是寶玉亦非石頭記矣襲人道那是我

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贊嘆兩聲這一贊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
便觝過一大篇文字襲人道嘆什麼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來我知你
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補出寶玉素喜紅色這是激語
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
活寶玉我因為見他寔在好的很怎麼也得他在咱們
家就好了妙嘆妙意襲人冷笑道寔在好的就該給你家作
奴才麼妙答寶玉道未說奴才二字襲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動聽怒不得作此語寶玉
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
奴才不成勉強如聞說親戚就使不得更襯襲人道那也搬

配不上（我知此時必是說得）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總冒撞衝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進來就是了（總是激他）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叫我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妙號後文又曰須眉濁物之稱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奇稱妙號）到生在這裡（這皆是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婉々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

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爲囫圇不解妙甚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姣生
慣養的呢我姨爹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
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要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
不禁嗐了兩聲此上言與另見一根今當明了也正不自在又聽襲
人嘆道聲人亦嘆自有別論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
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人都去了寶玉聽了
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覺吃了一驚余亦吃驚忙丢下栗子

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
媽和我哥〻商議叫我再耐煩一年他們上來就贖
我出去的呢 況當日之家主我為 而余公口也我為情 寶玉聽了這話越
發怔了因問為甚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
比不得是這裡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
人在這裡怎麼是了局 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
難 是的一句狠說用 貞公子豁口無理 襲人道從來沒這個道理便是
朝廷宮裡也有個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也沒
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一駁 有理 更 寶玉想一

想果然有理(的)人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祖母溺愛第二傳使）
更理（無）襲人道為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
者感動了老太太〻〻（在□不捷王人人襲 人論自補出恩容之至）必不
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我或
者有之我却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此□□良□事）比我強的多而
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
姑娘幾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來真 是七穿八達得空便入）如今又服侍了
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
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是

分內應當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有好的了不
是沒我就不成事（得一數是　精細有理）實在聽了這些話竟
是有去的理並無留的理（自然）心內越急了（原當）因人
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
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也不好意思接
你了（傳急霸心道鵰話鼓）把人舉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
和他好說人多給銀子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
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僧們家
從沒幹過這樣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

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人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三駁不獨更有理且人補出背存自意菩覺摩等事寶玉聽了思忖半晌此是想忖只有去理無酌的理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疑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翻類寶通活是寶玉我就當日吾會夾襯世有情者同畫一哭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可謂兒前知尾活是寶玉說着便賭氣上床去睡去了又無可奈何

時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文他就說寶玉至死不放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那個地方可謂不幸中之幸吃穿和主子一般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淘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

死了再不必起讀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補以上）家令口之声與出在旁間哭一句對針他母也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係是賣倒的死契明伏著賈宅是慈善施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人大體出責府中素日為來都買人口中針對）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令人下恨）代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伏下多少後文）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觀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就是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後文一句是傳中陪客此一句是傳中本旨）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

不曉了（既如此何得襲人作前語以慮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後文）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況（一件閒事一句閒文時無譬甚）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牘念了（一段情結妙甚）如今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四字好所謂說不待不好也）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寮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只如此說更好所謂說不得聽明賢良說不得偏果是昧也）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四字妙評確甚）任情恣性（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愚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驕不過一

味任性恣情最不喜務正這是寶玉小每欲勸時料不能聽今
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
氣然後好下箴規不可解之非原來如此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
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獨解語亦且有智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
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賢而
多智術之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
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
只見泪痕滿面掩涕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
你果然留我〻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文章

寶玉〔不忍〕便說道你倒說〻叫我還要怎麼留你我自己也
難說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偺們素日好處再不用說
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
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便刀擱在脖〔以此等心〕
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行此等卜語〕〔答天生諷刺也〕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几件
我都依你好姐〻好親姐〻〔一疊二語活見從紙上走寶玉下來如聞其呼〕
見〔其〕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兩三百不成語卸是〕
笑〔寶玉〕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
口中
了飛灰〔此評者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事不成語之至奇至妙之語駭公如何解得〕

第十九回

如何詐口所動者止為且倆手如時一紀妙其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跡

還有知識灰還知得之不可勝言矣今時得人高無知識者多々等我化成一

股清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々

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

去就去了是頑明是瀕非是小兒淘氣今皆不知只覺思惑惟言乎理愈妙話未說

完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々的正為勸你這些到更說的狠

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

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

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讀書也罷只是在老爺

的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耳也人為誚書人根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也教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便又氣又愧而且背前背後亂說那樣混話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怪世人謂之可殺余却最喜之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宝玉目中猶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猶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人謂之瘋傻不肖這些

卷二十九回

話怎麼怨得老爺不生氣不時〻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的如今再不敢說了又作是語說不得不乖覺狀人是作者瞞人之處也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數僧謗道一件是嬌女心虔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寶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開辟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〻〻再有什麼快說襲人笑道再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要任意任情的就是了襲已將盡矣其所欲花解語者大負不得見〻為處女之分也你

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來抬我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
道你在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
這個我也不敢望這沒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
（真正是小人）也沒甚趣（調侃[illegible]在襲人能作是語是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此時花解語也）二人
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纔老
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照應前賦姐之文）
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時（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鐘各盡其神妙）
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
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

先時還作掙的住次後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淌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為下文面地步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覺了丫環們皆出來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在黛玉睡在那裡忙去上來推他道好妹妹ゝ纔住了好妹ゝ又剛好妹ゝ大約宝玉一口之中一時之內此六個字未嘗暫離口角妙甚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若是別部書中寫此

時之甚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等醜態邪言蠢鄙反推喚醒他竟不在羨湖潛見者得溫湯是也黛玉也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々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補出嬌怯態度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病來的事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寶玉人知黛手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要歇々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所謂只有一體可惜亦偽怪事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々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

玉道沒有枕頭綿纏綿從入微寶玉道偺們在一個枕頭上更妙漸逼漸近漸滑意綿々也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髒婆子枕的黛玉聽了睜開眼睜眼起身笑道笑真々你就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妙語妙之至想見其起身態度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想見其綿細態度又道這

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妙極補出素日寶玉側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蹭上了一點兒這與說文十兒祝指紅叱晚掛時半對照說著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脈ㄟ意之綿ㄟ口內說道你人幹這些事了人是妙戒語幹也罷了一轉細極之方是體貼不比別人一味固執兒功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ㄟ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補前文之未足者吹到舅ㄟ耳裡又使大家不干淨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淨哉今偏大家不干淨則

知寶母知何當孫處子處然一樣象多步掛醫准用慧代費代扁一齊兆然及自己心中寶玉

縱未許乜之其說可知晤情如七之語亦屬行雲流水實只聞得一股幽是卻濟像

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籠極然覺它不把一些這也

著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

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

道正是按晴人人在氣中點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內中之清之曰天人之花則遠香此則人玉不知自當香同

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

未可知有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

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黛玉冷笑道（冷笑）
（便是文章）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
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
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潑翠也不惜）一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
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麼不給你
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著翻身起
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情景如畫）（活潑）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
脅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
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如見如聞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
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畫笑道我有奇香你有
暖香沒有奇問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一時原難解終遂黛卿一笑道
在此身處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嘆笑道屢蠢才〻〻
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
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時是顰兒活畫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
手黛玉笑道好哥〻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你
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

個不住黛玉拿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
能咱們廝〻文〻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
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
的說些鬼話先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
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
黛玉只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原來只為此設下眼旁人嘲笑
所以放蕩無忌處不得此一件耳便哄他道噯喲你們衙門裡揚州
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
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

著笑臉口謅道揚州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個林子洞
黛玉笑道這是謅的自來也沒聽見這山寶玉道天
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等我說完了你再
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羣
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陞座議事耗子亦能
陞座且議事自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陞座者置而不問哉呵呵因說
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
果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妙議問凡這事官爭為鼠矣乃
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子序來能了此舊便是小鼠前去

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
廟裡菓米最多廟裡菓米最多妙々老耗問米有几樣菓有几
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
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耗听了大喜即
時点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箭去
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箭去偷豆
然後一々的都各領了令箭去了只剩下香玉一種因人拔
令箭問誰去偷香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
道我愿去偷香玉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

且法術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凡三句暗為黛玉作引幽的妙此去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們巧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玉滾在香玉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防此法不能防矣可惜之根了惜之樣學者都只一耗衆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

單搖身就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道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果子的如何變出小姐来亦余說史偕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香玉呢前有試才題對額緊接一比寫無稽凡語前無則可比無則不可蓋前係寶玉之閣為者此係寶玉不得不為者世人非諸無稽真果不必黛玉聽了番身爬起来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

故典來依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不把寶釵漏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ㄥ玉忙讓坐笑道你瞧ㄥ有誰他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ㄥ肚子裡的故典原多妙妙只是可惜一件妙時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聞前拭汗二字對不如此書何妙至如此有許多妙笑妙語机鋒頻指各得其寬名畫其理前筆書院伏玉之氣則偏而此明正而趣二人有是明了而不相犯趣這會子偏

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到的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道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嚷聲吵鬧起來下回再見

總評

若知寶玉真性情者當留心此回其與襲人何等留連其於畫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憐惜其於黛玉何等保護再襲人之痴忠畫人之憨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態萬狀筆力勁尖有水到渠生之象無微不至真畫出一個上乘智慧之人入于魔而不悟甘心墮落且影出諸魔之神通亦非泛泛有勢不能輕登彼岸之形凡我衆生掩卷自思或于身心

第二十四

智慧生魔多般魔生智慧方深智魔寂滅萬緣根不解智魔作祟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玉（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頻等人前方露求如後回將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三分越在而相等紀滿人前如病如某是令人可限但雨村等視宝玉不見人物宜知宋卜視彼等更不是人物歎不知宝玉接談也宝玉之情病是真乎是假乎看書人細評

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

纔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揎他可見老背晦了（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為如何）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纔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棍在當地罵襲人（活現阿嬤遇時奶媽罵丫頭）忘了本的小娼婦（在襲卿身上去叫下撞天屈來）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看[illegible]）

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听你們的話你過不是
几兩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
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
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媽媽不過為他淌着生
氣少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
人家等話後來只管听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
小子等語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雖
听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辯病了
吃藥等語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媽媽听

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
裡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
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
太太跟前去講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
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
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說
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一點子就完了李嬤嬤見
他二人來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
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清可巧鳳姐正

在上房算了帳就聽得後面高聲嚷鬧便知是李
嬤々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
怒於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嬤々笑道好嬤々別生
氣大節下老太々纔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
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道你反不知道規矩在這
裡嚷起來叫老太々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
你打他我家裡燒的滾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
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々拿着拐
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嬤々腳不沾地跟了鳳

姐走了一两遭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沒
了規矩闹一塲子討個沒臉強如受那娼婦蹄子的
氣後面寶釵黛玉隨着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
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寶玉点頭嘆道
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賬只揀軟的排揸昨兒人不知
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
傍冷笑道誰人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麼便得罪了他就
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寶玉道
為我得罪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

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
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
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已守他在傍邊勸
他只養病別只想着這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
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站不得了但只
東方非[illegible]語也
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麽樣纔好呢時常
我勸你別為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為我們那樣他
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
麽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寶玉煩惱只

得人勉強忍着一時雖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上與他吃了即命小丫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的（心中時々刻々[illegible]也）到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々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几個老管家媽々們鬬牌解悶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々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

熱鬧我饞鶯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
外間房內灯下抹骨牌賓玉笑問道你這樣不同他
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賓玉道床底下堆着那麼些
還不彀你輸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裡交給誰呢
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
媽ヒ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ヒ小了
頭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ヒ去
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裡看着賓玉聽了這說
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

畢敢每于如此等處石兄何常輕輕放過不介意來肅

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批：書人看書中有全是襲人）
話頑笑豈不好寶玉笑道兩個作什麼呢怪沒意思（新以後來代注）
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
篦頭罷麝月聽見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
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篦子替他一一的
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
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還沒吃到上頭了
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
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的身

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寶玉便向鏡内笑道（此係石兄得意處）滿屋内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說忙向也鏡中擺手（好看煞）寶玉會意忽听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么磨牙了偺們到得說〻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人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

閒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宝釵身邊還有一人雖不及襲人週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負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脈却又輕〻抹去正見此時

卷二

鄙在幼時雖徹雲其疑忌見得人各棄天真之性善
恶不一往殘新大斷生心金但觀者凡見晴吏諸人
則思之何尚也我要知白右及今愈尤忍物其猜己
紹愈其若一來泮摩人是溺養則有何可令人伶受
讀惜與然代知堂欲襲人等行為他非一味爺拙古
販以女夫子自居當媽賴灯前綠嗅月下亦贖有感
閒成紹似備體黑生思不悲一時恨暈寧笑小小地
々一味紹才好皆也是以高諸人日信不供古表何
甘心文康于二女大子其有過後文則知實数鬼萬
諸方法君子不必無情實正只威晴笑今聞嬌閨中生一

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々的伏侍他睡下不
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
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
放了心因飯後時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彼時正月

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指那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看他亦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听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己擲個六点下該鶯兒擲三点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定了五那一個亂轉（好看煞）鶯兒拍着手只叫么（嬌態如此）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

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点鶯兒便說分明是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内嘟嚷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ゝ幾個錢連我也不在眼裡前兒和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欺負我不是太ゝ養的說着便哭了

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兒看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景況問是怎麼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々（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絲兒不錯）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制他了更有個呆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人

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在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母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寶釵恐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

替賈環抱怨賈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了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這個東西哭一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來樂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一會子難道笑取樂頑了不成倒招自己煩惱不如快去為是呢（此子[illegible]）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在那裡墊了踹窩來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的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

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枱攀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听在耳内便隔窗說道大正月人怎麽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錯了你只教導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麽憑他怎麽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横竪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麽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叫他忙唯唯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姐向賈環道你也

是個沒氣性的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
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
不聽我的話反叫這起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
道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壞心還只管怨人
家偏心輸了几個錢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說只
得諾諾的回說輸了一二百錢姐姐道虧你還是爺輸
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
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你閒兒
再這麼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學裡

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人析）不尊重恨的你哥〻牙癢（筆更覺有味）

不足我攔住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呢喝命去（本來面目）

罷（不可少）賈環喏〻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又一寫賈環寫）

去不在話下（一段人家子奴吵吻如見如聞正為下文五兒作引也余為寳卜肯故姐一點飾風景了佳黃芦之盛暑公當然何如）且說寳玉正和寳釵頑笑忽

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妙極凡寳玉寳釵正閑相遇時非黛玉即湘雲來是恐洩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寳玉久坐忘情必被寳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之情有何趣味哉）寳玉聽了抽身就走寳釵笑道等着咱們兩

個一齊走瞧〻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寳玉一齊來至

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来忙問好厮見（寫湘雲又一筆特犯不犯）正值黛玉在傍因問寶玉在那裡来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說你虧在那裡絆住（[illegible]）不然早就飛了来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淌就這說林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来問道好好的人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倒底也還坐在那裡

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來自己納悶林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著你自己作賤了身子呢林黛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裏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淨林黛玉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到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我自己死了干淨別叫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道史大妹妹等你呢說

看便推寶玉走了此時寶釵尚未知二人之性故來勸後文察其二人性故撒之不問矣這裡林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的工夫寶玉仍來了蓋中玉小見之中只有釵玉見寶釵作耶只見語隨後去以泥寶釵之情致妙生仍來也林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人來作什麼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麼來死活憑我去罷了寶玉聽了忙上來悄悄

的就道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牀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林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為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亦未必解不過述寶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寶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隨

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寶林之流則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寶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萬不可將此二句不解錯謗寶林及石頭作者等人林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ㄈ再不知道你自己慪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麼倒反把青肷披風脫了呢真ㄈ奇絕妙文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此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寶玉笑道何當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林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一語仍歸女兒本傳卻又輕ㄈ抹去也二人正說着見湘雲走來笑道二哥ㄈ林姐ㄈ你們天天一

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黛玉笑道偏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出來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幺愛三四五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他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如太真之肥飛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於別個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獨見陋且更覺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於紙上掩書合眼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後將滿紙鶯啼燕之字樣填糞窖可也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兒打趣一個

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伏你黛玉忙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〻短處就算你是好的我算不如你他怎麼不及你呢林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〻刻〻你可聽愛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裡笑的眾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批

此回文字重作輕抹得力處是鳳姐拉李媽々去借環哥彈壓趙姨娘細緻處寶釵為李媽勸寶玉安慰環哥斷喝鶯兒　至急為難處是寶顰論心　無可奈何處是就拿今日天氣比湘雲冷笑道我當誰原來是他　冷眼最好看處是寶釵黛玉　鳳姐拉李媽々云這一陣風玉梱一節湘雲到寶玉就走寶釵笑說等着湘雲大笑大說顰兒學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數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

第二十一回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見後之三十回猶不見此之妙此回嬌嗔箴寶玉軟語救賈璉後文薛寶釵借詞含諷諫王熙鳳知命強英雄今只從二婢說起後文則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襲人之寶玉亦他日之襲人他日之寶玉也今日之平兒之賈璉亦他日平兒他日賈璉也何今日之玉猶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璉猶可救他日之璉已不可救耶箴與諫無異也而襲人安在哉寧不悲

乎救與強無別也甚矣但此日阿鳳英氣何如是
也他日之身微運蹇亦何如是也人世之變遷倏
爾如此
今日寫襲人後文寫寶釵今日寫平兒後寫阿鳳
文是一樣情理景況光陰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淚
洒與此兩回書中
此回襲人之大功直與寶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罷林黛玉搬着手說道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住門料黛玉不能出來寫得湘雲與寶玉又親厚之極却不見疏遠黛玉是何情思耶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罷恰逢寶釵來在湘雲身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

弟分上却去開手罷好極妙玉顰雲三人已難解難分插入寶釵云我勸你兩個人看寶玉兄弟分上話只一句使將四人一齊籠住不知孰遠孰近孰親孰疏真好文字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語是顰兒口吻雖屬尖利真寔堪愛堪憐寶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馬敢說你好二你字建二他字非為之至四人正難分解好前係三人今忽四人俱是書中正眼不可少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好文章正是閨中女兒口角之事若只習辨詳不已則成何文字那天早又有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探惜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前文黛玉未來時湘

雲寶玉則隨賈母今湘雲已去黛玉既來年歲漸成
寶玉各自有房黛玉亦各有房故湘雲自應同黛玉
一處也寶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
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明時便披衣
靸鞋往黛玉房中來時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見他姊
妹兩個尚卧在衾內那林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
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一個睡態那史湘雲却一把青
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蓋着一灣雪白的膀子掠於被
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又一個睡態○寫黛玉之睡儼然就是嬌弱女子可憐湘
雲之態則儼然是個姣態女兒可愛真是人人俱寶
畫個個活跳番不知作者胸中埋伏多少裙釵

玉見了嘆道（嘆字可除玉卿外世人見之自口喜也）睡覺還是這庅不老寔
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
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是寶
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
什庅寶玉笑道這天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
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聽了轉身出至外邊黛玉
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寶玉復又進來坐
在鏡臺傍邊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
了面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

就完了省得人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灣着腰洗
了兩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就不少不
此等用心淨極猜面都自不潔淨世之凡夫俗子得
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個毛
漫見者真推極趣極
病兒多早晚纔改寶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過青鹽擦
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
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
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
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
通近情應
子勒子不過打幾根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一一梳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稍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丢了一顆（是湘雲口氣）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来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妙談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近日多用可惜了的四字今失一珠不聞此四字妙極是極）黛玉一傍盥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了也不知是給

是黛玉口氣

了人爲什麼帶去了寶玉不答有神理有文章因鏡臺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何賞玩耶寫來奇特不覺又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往口邊送是襲人勸後餘文因又怕史湘雲說好極的是寶玉也正猶豫間湘雲果在身後看見一手撩着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改過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去了襲人含笑道寶兄弟那裡還有在家裡的工夫寶

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個黑家夜白日鬧的混人怎麽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到別看錯了這個了頭聽他說話到有些識見此是寶卿初試以下漸成知已蓋寶卿從此心察得襲人果賢女子也寶釵便在炕上坐了好逐回細看寶卿待人接物不疏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聲色今日便在炕上坐了蓋深取襲卿矣二人文字此回為始詳批於此諸公請記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四字包羅許多文章筆墨不似近之開口便云非諸女子之可比者此句大壞然襲人故佳矣不書此句

是大手眼

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奇文寫得釵玉二人形景較諸人皆近何也寶玉之心凡女子前不論貴賤皆親密之至豈於宝釵前反生遠心哉蓋宝釵之行止端肅恭嚴不可輕犯宝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瀆故不敢狎犯也宝釵待下愚尚且和平親容何能凡弟前有遠心哉盡宝玉之形景已沉於閨閨近之則恐不避反成遠離之端也敢二人之遠寔相近之玉也里顰兒與宝玉寔近之至矣都遠之王也不然後文如何凡較勝角口諸事皆出於顰哉以反宝玉咂玉顰兒之淚桔種種尊障種種晏怨皆情之所陷更可辨哉〇此一回將宝玉襲人釵顰雲等行止大概一描已啓後大觀園中文字也令拜机於此久後不慝矣〇釵與王遠中近類與玉近中遠是要聚兩大股不可粗心

着道

寶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

我則以宝釵之去因襲人之言不得不去

閑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

你問我庅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
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庅動了真氣
寶玉如此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以後
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来支使我是醋是隸不
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敢擬定似在可否之間
眼倒下醋妬妍態假態觀者但莫認真王夫盡夫凡態幸甚寶玉見了這般景
況深為駭異好可知求人之如此皆見襲杖藝也禁不住趕來勸慰那
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與鼎兒前番姣態如何食覺可愛猶甚寶玉無
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偏麝月来好大章道姐姐怎庅了如見

如聞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麝月寶玉
淌入者每只偏護而不顧
又好
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嗐道不理罷我也
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下襲人聽他
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
不可少
斗蓬來替他剛壓上只聽忽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
也仍合目粧睡嫺熳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
焉得
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再不說你一
聲兒如何寶玉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要
勸我你勸也罷了纔剛又沒見你勸我一進來你就

頭記 二十一回

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麽這會子你
又說我（是神理）惱了我何常聽見你勸我是什麽話了襲人
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
来叫他吃飯方往前邊来胡亂吃了半碗仍回自已
房中只有（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寳
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
軟簾自往裡間来麝月只得跟進来寳玉便推他出
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喚兩個小
了頭進来寳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日（閑冷得巧）因要茶抬

頭只見兩個小了頭在地下玷看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水秀（清二字奇絶多少妓態包括一盡今古野史中無有此文也）寶玉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了頭便說叫蕙香（好也）寶玉便問是誰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俗原）是花大姐姐改了叫蕙香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了什麼蕙香呢（好極趣極）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兒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花襲人三人在內說的有趣）一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

在外聽聞了抿嘴而笑（不大出房四字見宝玉是真情種）這一日寶玉也不大出房（此是襲卿第一功勞也）也不和姊妹了頭等廝鬧（此是襲卿第二功也）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可情可愛）或弄筆墨（此雖未必成功較往日終有徹裨小益所謂襲卿有三大功也）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聰敏乖巧不過的了頭（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悞批者一生亦為此所悞於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為喜余及抱恨蓋四字悞人甚矣被悞者深感此批）寶玉用他他變盡方法籠絡寶玉（也好但不知襲卿之心思如何）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腸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卻冷清

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寶玉恐勸此是第一大病也）是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寶玉重情不重禮此是第二大病也）說（此是寶玉大智悲大力量處別個不能我也不能）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此意卻好但襲卿輩不應如此棄也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三大病也寶玉看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玉一生偏僻之處）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

破璽而民朴鄙刻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本莊子語看至此意趣選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

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是得透徹恨不守此）天下者也（人人同病）（直似莊老奇甚怪奇之想）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凡猶莫襲人之餘功也想每日每夜寶玉自是心忙身忙口忙之極今則怡然自適雖此一刻於心身無所罣礙能有一時之閒閒自若亦豈非襲人嬌之所使然耶）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神極之筆試思襲人不來同臥亦不成文字來同臥更不成文字卻云和衣衾上正是來同臥不同臥之間何神奇文妙絕矣好襲人真石頭記得真真好述者錯不錯真好批者批得出）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與度外（更好可見玉卿的是天真爛慢之人也近之所謂獃公子又曰老好人又曰無心道人是也殊不知尚古淳風）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

睡香來看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厮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一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得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越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說得好痛快寶

玉道我爲那裡去問得更好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
你愛往那裡去就往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
省得鷄聲鵝鬪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
又有個什麽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
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
人道一百年還記着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
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這方是正人直身起花解語一回文字寶玉
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
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個一樣此頭襲

一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
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寶玉道你那裡知道
我心裡急襲人笑道方笑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
道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
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
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翻出昨日的莊子來看
至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
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己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罵得痛快

非顰兒不可真好顰兒若云知音者顰兒也至此方完賦玉半回

罵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亂着請大夫來胗脈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病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病雖險却順對還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衆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

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了頭親近人丁裁衣幾個一面寫得如見其景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寫盡母代為子之心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内有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内有一極不成氣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名妙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又妙渾虫更多也因他自小父母替他在外娶了一

個媳婦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
者無不羨愛他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
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
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浮
無比衆人都叫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
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
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賈璉只
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走三趟
去招惹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

廝們計議合同憑據謀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定多渾虫醉倚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進門一見其態早已魄飛魂散也不用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淫極動想得出使男子如卧綿上如此境界自勝西方蓬萊等處更兼淫態總為後文宝玉一篇作引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得連身化在他身上親極之語趣極之語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

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到爲我髒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裡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我那裡還管什麽娘娘那媳婦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可以噴飯一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後遂成相契此種文字亦不可少請看者自度此趣文相契作如此用相契掃地矣

一日大姐毒盡癍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卧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煩絮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去後平兒

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来平兒會意忙拢在袖内（好極不料平兒文有襲卿之身分何謂何地無材蓋遺際有別耳）便走至這邊房内来拿出頭髮来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麽（好看之極）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来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用手要奪口内笑道小蹄子你不趂早拿出来我把你膀子（此等人中中只）撅折了（好說此等話）平兒笑道你就是没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来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来告訴他看你怎麽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設此用[illegible][illegible]鬭）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好聽）

好看之極不犯襲卿迫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驚天駭地之文

不知下文如何了結使賈璉及觀者一奇良胆平兒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

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

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兒拿出

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

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去下一兩件細細的

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

奇　平兒笑道不去萬幸誰還多添出些鳳姐冷笑道

這半個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失下的東西

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行文故犯反竟別緻）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好阿鳳令
人胆寒）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賈璉在鳳姐身後
只望著平兒（作文大書累当自重）殺雞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粧看看不
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
有這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
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沒收呢奶奶親自翻尋一遍去（好平兒遍天下懼內者來感謝）
鳳姐笑道傻了頭（可嘆可笑竟不知誰傻）他便
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咱們翻着了（好阿鳳好文字雖係閨中兒女
口角小事讀之不無得失癡心真假之感聰明）說着尋了樣子上去了平

兒指着鼻子恍着頭笑道這件事怎麽回謝我呢姣簡如見迥不犯襲卿麝香一筆喜的個賈璉身癢難撓跑上來摟着心肝腸肉亂叫亂謝平兒仍拿了頭髮笑道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事來賈璉笑道你只好生收着罷千萬別給他知道口裏說着瞅他不防便搶了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患不如我燒了他完事了妙說使平兒收了再不致泄漏故仍用賈璉搶回後文遺失方能穿插過脉也一面說着一面便掖於靴掖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東西過了河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扯謊賈

璉見他妶俏動情便摟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急的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挾小淫婦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醜態如見淫辭如聞今古淫書未有之章法平兒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了妙極之談是理學工夫所謂不可正照風月鑑也難道圖你受用一回叫他知道了又不待見我鳳姐醋妬於平兒前猶如是況他人乎余為鳳姐賈必是甚於諸人觀者不信令平兒說出然乎否乎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這醋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料近些他就疑

作者又何必如此想亦犯此

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

我(病也)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無理之甚卻是妙極趣談天下惧內

者背後之談皆如此)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

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

別說他了賈璉道你兩個(一片淫氣)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

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裡一句

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

話兩個人不在屋裡說怎麼跑出一個來隔著窗子

是什麼意思賈璉在窗內接道你可問他到像屋裡

有老虎吃他呢 好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兒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說道這話是說我呢鳳姐笑道（笑字妙平兒反正色鳳姐反陪笑奇極意外之文）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讓鳳姐自己先摔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已絕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麼利害從此到伏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和你說話

賈璉聽說忙道你兩個不知又令我來作人我睬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淑後漢雅之乎正是

淑女自來多抱怨　嬌妻從古便含酸

二語盡今古萬萬世相欽

總評

不惜恩愛爲良人方是滋存一脉真俗子婦

渾可笑語言偏自涉風塵

第二十二回

禪理偏成曲調燈謎巧隱讖其中冷暖自尋
看晝夜因循暗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　好你到底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裡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有心机人在此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

例往年怎庅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就是了此例引的極是無怪賈政委以家政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庅想定了但昨兒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然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庅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

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敷了我還怪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一段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懼內之音最奇者代玉乃賈外溺愛之人也不聞為作生晨却云特意與寶釵寔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瞞過多少也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四字評倒代玉是以將從賈母眼中寫出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

二十兩（馮出太君高興世家之常事耳）喚了鳳姐來交與他置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戲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上幾兩巴巴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道意思還叫我們陪上若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够酒的

數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梆梆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回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向日所喜者說了出來（看他寫寶釵比早兒如何）賈母更加歡悅次日便先

送過衣服玩物禮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另有大禮所用之戲台也侯門風俗斷不可少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皆有是賈母好熱鬧之款就在賈母上房排了幾席家宴酒席是家宴非東閣盛設也非世代公子再想不及此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將黛玉亦算為自己人奇甚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又將至黛玉文字亦不可少也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林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

一齣我好點林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跐着人借光兒問我好聽之極令人絕倒寶玉笑道這有什麽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摺西遊記是順賈母之心也賈母自是歡喜然後命鳳姐點鳳姐亦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寫得週到想得奇趣寔是必真有之便點了一齣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加喜歡然後命黛玉

先讓鳳姐點者是非待鳳先而後玉也蓋亦素喜鳳嘲笑得趣之故今故命彼點彼亦自知並不推讓承命一點便合其意此篇是賈母取樂非禮筵大典故如此寫黛玉因讓薛姨媽王夫人等賈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笑咱們只管咱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理白聽白吃已經便宜還讓他們點呢說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點了一齣不題何戲妙蓋黛玉不喜有戲也正是與後文妙曲警芳心留地步正見此時不過草草隨眾而已非心之所愛也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接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

鬧五臺山寶玉道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来怕看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你還筭不知戲呢是極寶釵可謂博學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學問如此寶釵是也你過来我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韻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進来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慢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

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来去無牽掛那裡討烟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此闋出自山門傳奇近之唱者必從一任俺段為早辭却無理不通之甚從一任俺三字則隨緣二字方不脫落）寶玉聽了喜的拍膝画圈稱賞不已又贊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無唱山門你倒粧瘋了（趣語今古利口莫過於此一詼諧俊伶亦不如此急速得趣可）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至（謂才人百技也一段醋意已見）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来細看時亦發可怜見（是慣眼中）卅因問年紀

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嘆息一回賈母命人另拿肉菓與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来寶釵心裡也知道便一笑不肯說（寶釵如此）寶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說（不可少）史湘雲接着笑道到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却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来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史湘雲更衣時便命翠縷把衣包打開收拾都包了起来翠縷道忙什

么等去的日子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裡作什么看人家的鼻子眼睛什么意思此是真惱非平兒之惱可比然錯怪寶玉矣亦不可不惱寶玉聽了這話忙赶近前拉他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妨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負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

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說他拿來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使不得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反為出不是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叫萬人踐踹（千古未聞之誓懇切盡情 寶玉此刻之心為何如）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嘴胡說這些沒要緊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的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一逕至賈母裡間忿忿的淌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剛到門檻前黛玉便推出來將

門閂上寶玉又不解何意在窗外只是吞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勸寳玉在此時一勸便惱了襲人見机甚妙那寳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寶玉還站着在那裡黛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關只得抽身上床歪着寶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終久是為什麼起林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到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

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我並沒有笑爲什麽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不則一聲註何便無言可辯真令人不解前文湘雲方來正言彈妒意一篇中顰玉角口ゝ收拾子一篇余已可明不解矣回思自心自身是玉顰之心則洞然可解否則無可解也身非寶玉則有辯有答若是寶玉則再不能辯不能答何也總在二人心ゝ想來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你爲什麽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麽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麽他原是公候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

他自惹人賤輕呢是這主意不是這却也是你的好
心只是那一個偏人不領你這好情一般也惱了平兒
自知雲兒用心甚矣惱你又拿我作情列說我小性兒平兒却又聽見
用心甚矣行動肯惱又怕他得罪了我惱他我惱他與你
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問的却極是但未必心應若能如此將來
淚盡夭亡已化烏有世間亦無此一部紅樓夢矣寶玉見說方纔與湘雲私
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他二人怕生隙方在
中調和不料並未調和成功反已落了兩處的貶謗
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訊若不緊之舟又曰山木自寇

按原註山木濟樹也精脈自出泣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自相戒賊也

源泉自盜等語

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乘乾潤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眼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華經不過裝人等惱時無刪之甚偶以釋問矣殊不知用於今日大解悟大覺迷之功甚矣市徒見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眛道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則彼時只曾看外篇歎語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過幾篇遵至外亂故偶解其机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幾句便續則宝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莊子並非釋閱時偶續之也且更有見前所續則曰續的不通更可笑矣試思宝玉雖愚豈有安心立意與莊叟爭衝哉且宝玉有生以來凡事身凡心為諸女兒應時不假眼前多少現有益之事尚無假去做豈忽般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閨閣外並無一事是宝玉立意做出來的大則天地陰陽小則功名茶

拈以及吟篇瑯句背是隨分觸情偶得之不喜失之
不悲若當作者心則謬矣只看大觀因題咏之文以
箕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捉不見再吟一
句再題一事據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
手拈了一本莊子在手且酒嘿醮醮芳愁罪然順手
不計工拙草草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鼓詞
或如鍾與艷起含其太子走國等草野風都之傳亦
以繪之矣醜者識看凡扒然後謂余不謬所以可恨
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門一齒傳奇若使山門在案
彼時拈着又不知於寄生草後續出何等超凡入聖
大竟大悟諸語錄來○寶玉一生是聰明所悞宝王
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莊
筆而來蓋余亦備矣可笑阿鳳是機心所悞宝教是
傳知所悞相雲是自愛所悞熈人是好勝所悞皆不
能就出於莊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筆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
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看他只這

一筆寫得宝玉人如何用心於世道言閨中紅粉尚不能週全何賧俗借欲治世待人接物哉視閨中自
黙女兒戲視世道如虎狠矣誰云不然想到其閒也毋庸分辯回答自
已轉身回房來平兒云與你何干宝玉如此一回則曰與我何干可也口雖未出心已悟
矣但恐不常用若常存此念無此一部書矣看他下文如何轉析林黛玉見他去了
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已
越發添了氣只此一句又起波浪去則去來則來人何氣哉總是斷不了這根孽腸忘不
了這個禍害然而又有也既便說道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也別
說話寶玉不理此是極心死處將來如何回房躺在床上只是瞪
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一說就僵只得以他事來

解釋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
一定要還席的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管誰什麼相
干大奇大神之文此相干之語仍是近文與平兒之語之相干也上文之來說終存於心却於寶釵身上
發洩素厚者惟顰雲今為彼等尚存此心况於素不契者有不直言者乎情理筆墨無不盡矣襲人
兒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
的大正月裏娘兒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
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
歡喜也與我無干先及宝釵後及衆人皆一顰之禍乎流毒於衆人宝玉之心寔住有一乎
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此

有趣寶玉道什么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

是赤條條来去無牽掛柏案叫好當此一發西方諸佛亦来聽此棒喝參此語錄談

及此句不覺淚下還是心中不淨不了斷不斷之故襲人見此景況

不肯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此是

忘機大悟世人所謂瘋顛是也翻身起来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已悟已覺是好偈矣〇寶玉悟禅亦由情讀書亦由

情讀莊之由情可笑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自悟則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

是猶未正覺大悟也因此亦填一枝寄生草也寫在偈後此處亦寄生
草余前批云不曾見續今卻見之是意外之幸也蓋前夜莊子是道悟此日是禪悟天花散漫之文
也自已又念一遍自覺無掛碍中心自得便上床睡
前夜已悟今夜又悟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墮落了無成也不寫出曲文何辭卻要留於寶釵眼中寫
出是交代過節也誰想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尋
襲人為由來視動静這又何必趕回慧力不利未斬毒龍之故也大都如此嘆嘆
襲人笑回已經睡了黛玉聽說便要回去襲人笑道
姑娘請站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麽話說着便
將方纔那曲子偈語悄悄拿來遞與黛玉看黛玉看

了知道寶玉因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嘆是個善知覺何不趣此大家一解齊証上乘甘心墮落迷津哉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黛玉說無閧依余正恐平玉從此將來必無閧係一悟則無妙文可看矣不想顰兒視之為漠然更曰無閧係可知黛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蓋寶玉一生行為平知最確故余聞平語則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後証之方信也此逹迷津生出時停余心甚不公矣世云頻人利已者余此慮是矣試思之可發一笑今自呈於此亦可為後人一笑以助茶前酒後之興矣而今後天地問豈不又添一趣談乎凡書皆以趣談讀去其理自明其趣自得矣說畢便攜手回房去與湘雲同看却不同湘雲分爭有趣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看其詞曰出自寶釵目中正是大關鍵處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

無碍凴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踈密從前碌碌却何因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看此一曲試思作者當日發愿不作此語却正要作傳奇則又不知有如何詞曲矣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曰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禪機最能移性拍案叫絕此方是大悟徹語錄非寶卿不能談此也明兒認真說起這些瘋話來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這一隻曲子上來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扯了個粉碎遞與了頭們快燒了罷黛玉笑道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

這癡心邪話三人果然都往寶玉屋裡來一進來黛
玉便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你
有何貴你有何堅拍案叫絕大都尚未答此機鋒想亦不能答也非平兒等二人無此靈心慧性也寶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這樣鈍愚還
參禪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
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還未盡善我再續二句在後
因念云無立足境是方干淨拍案叫絕此人深一層也亦如該云去年貧只立雖今年貧錐也無其理一也寶釵道寔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
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

發火頭偈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出語錄總寫寶卿博學宏覽勝諸才人顰兒却聰慧靈智非學力所致皆絕世絕倫之人也寶玉寧不愧殺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訕諷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時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只是以

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已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人仍復如舊（輕輕抹去也心淨難三字不妙）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聽說忙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

一盞四角平頭紅紗燈專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賛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便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凡意透出探春是正草蛇灰線後文方不突然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半日一併將賈環賈蘭等傳来一齊各揣心機寫出猜謎人形景看他偏作兩次戒机後寫此机心机事足見用意至深至遠都猜了寫

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迎春賈環也交猶有法小姐們作的也都猜着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亂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詩筒身邊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錄暫收之其歸至窗前不致有忘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唇或以綾素為之不一想來奇精事從不知也一柄茶筅破竹如帚以淨茶具之精也〇二物極微極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笑小事並不介

意大家小姐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說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吽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見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可發一笑其環哥之謎者卿勿笑難為了作者摹擬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一個枕頭一個獸頭戲他好才情怎麼想來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己越發喜歡便命速作一架小

巧精製圍屏燈來設於堂屋命他姐妹各自暗暗的作了寫出來粘於屏上然後預備下看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菓備了玩物上房懸了綵燈請賈母賞燈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人又一席地下婆娘丫環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看他透出賈政極愛賈蘭）地下婆子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

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旁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惟有唯唯而已寫寶玉如此非世家嚐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二句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補口禁言非世家經明訓者斷不知此一句寫湘雲如此黛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黛玉如此與人多話則不肯豈得與寶玉話更多哉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

時亦是坦然自若與他看寶釵真是人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也又是世府千金自已人天性從禮合節前三人之長並婦於一身前三人向有捏作之態故惟寶釵一人作坦然自若亦不見喻規蹈矩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樂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想近時之家縱其女兒哭笑索飲長者又以為樂其無禮不法何如是耶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之一句又明補出賈母亦是世家明訓之千金也不然斷然不及此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兄弟取樂的賈政忙陪笑道今日原敢所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兒孫

女之心便不略賜以些兒子半點（賈政如此余已淚下）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梢（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打一菓名（的是賈母之謎）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亂猜別的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打一用物好極的是賈老之謎包藏賈府祖宗自身必字隱筆字妙極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了寶玉寶玉意會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果然不差便說是硯臺賈政笑道到的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綵送下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盤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

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元春之謎纔得僥倖奈壽不長深可悲哉

賈政道這是砲竹嗄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道是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為陰陽數不同

此迎春一生遭際惜不得其夫何

賈政道這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道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別離此探春遠適之讖也使其人不遠去將來事敗諸子不致流散也悲哉傷哉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答是人看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此惜春為尼之讖也公府千金至緇衣乞食寧不悲夫

賈政道這是佛前海燈嗄惜春笑答道是海燈賈政心內沉思道娘娘所作炮竹兒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

所破簧盤是打動亂如蔴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海燈益發清淨孤獨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用此不祥之物為戲耶心內愈思愈悶因在賈母之前不敢形於色只得仍勉強往下看去只見後面寫着七言律詩一首却是寶釵所作隨念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裡總無緣
曉籌不用雞聲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賈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永遠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因而將適纔的精神減去十之八九只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或是他體勞乏亦未可定人兼之恐拘束了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要即對賈政云你竟不必猜了去安歇罷讓我們再坐一會也好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字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復去竟難成寐

不由傷悲感慨不在話下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便
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至
圍屏燈前指手畫脚滿口批評這個一句不好那一
個破的不恰就如同開了籠的雀子一般寶釵便道
還相適纔坐着大家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
姐自裡間忙出來插口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
令你寸步不離方好適纔我忘了為什麽不當着老
爺攛掇叫你也作詩謎兒若如此怕不得這會子正
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扯着鳳姐兒扭股兒糖似的

只是斯纏賈母又與李宮裁并衆姐妹說笑了一會
也覺有些困倦起來聽了聽已是漏下四鼓命將食
物撤去賞散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
是節下該當早起明日晚間再頑罷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作者借菩提心提筆現身說法每於言外醒人再三再四而讀者但以小說古詞同之明大眾過其先以莊子爲引已曲句作醒悟之語以警覺世人猶恐不入再以燈謎試伸致意自解自嘆以不成寐爲言其用心之切之誠讀者豈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第二十三回

羣艶大觀中柳弱槳輕風惜花與度曲笑看利名空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在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並行頭等事不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

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庵兩處一班的十
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
政正思相發遣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
之母周氏正盤算著也要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
事物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
件事便坐轎子来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
班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
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别處去一時娘娘出
来就要承應倘或散了火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依

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咱們家廟裡鉄檻寺去月間可派一個人拿几兩銀子去買柴米就完了說聲用走去叫來一點也不費事呢王夫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這樣即時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也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鳳聽了把

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瞧着賈璉道（活脈）

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可發一笑）的兒子

芸兒来求了我兩三遭要個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

等着好容易出来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笑道你

放心園子東北角子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

栢樹樓底下還叫種些個花草等這件事出来我管

保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罷了只（粗蠢）、

是（僭[illegible]可笑）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

鳳姐兒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後將有大觀園中一段奇情顯不偶）

下頭便吃飯賈璉一逕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見了賈（不先為九牛酬謝一筆以作未雨先綢之勢）政果然是為小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鳳姐主意說道如今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横竪照在裡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說便如此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兒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兩個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了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

数發給三個月的供給来白花花二三百両賈芹随
手拈一塊擂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
小廝拿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了大脚驢自已騎
上又僱了几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
個人来坐上車一逕往城外鉄檻寺去了當下無話
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編大觀園題咏之後
忽想起那大觀園中景致自已幸過之後賈政必定
敬謹封鎖不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况家中現
有几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

翻人韻事

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顔却又想到寶玉（何等精細）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時不大暢快未免又添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守忠到榮國府來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守忠去後便來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自猶可惟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可不可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弄那

個忽見了了环来説老爺叫你寶玉聽了好似打了（大家風範）
個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
扭的好是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寫盡祖母溺愛作後文之本）
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且
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他分
付你給句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説什么只好
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
来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嬤
嬤答應了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了三寸挨到這邊

來可巧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霞
綉鸞綉鳳等衆丫环都在廊簷上站着呢一見寶玉
來都抿着嘴兒笑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悄的笑道
我的嘴上是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
了彩雲連忙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正心裡不自
在你還要落他趂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
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裡間呢趙姨娘
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
坐在炕上説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並賈环四個

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来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来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看賈環人物委猥舉止荒踈忽又想起賈珠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几件上把素日嫌惡處分寶玉之心不覺减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娘分付說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踈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們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若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几個是

為天下年老者命大毋一之

王夫人便拉他在身傍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挲着寶玉的頸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寶玉答道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兒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的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不管叫個什麼罷了是誰這樣刁鑽起這樣的名子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

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
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這個了頭姓花
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
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動氣賈政道究竟
也無礙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
濃詩艷詞作工夫說畢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嚴父慈母孫事業甚林何刪）
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飯寶
玉答應了慢慢的出去向金釧兒笑着伸伸舌頭帶
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前（妙這使恰玉之）

是鳳姐掃雪處一絲不亂只見襲人倚門立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叫你作什麼寶玉告訴他沒有作麼不過怕我進園去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來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裡寶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林黛玉正心裡盤算這事忽見寶玉問他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更覺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住那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

竹井李連

作彼未樂限

人正（章本）計較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的日子好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几日內遣人進去分派収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紫菱洲探春住了秋爽齋惜春住了煖香塢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了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环不算外另有專管収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八字寫得滿園之內处〻有人興一处不到）不是前番那等寂寥了閑言少叙且說宝玉自

進园来心滿意足再無别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
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
画吟詩以致描鸞刺鳳鬬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
枚無所不致倒也十色快樂他曾有几首即事詩雖
不好却倒是真情真景略記几首云

春夜即是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蟇更聽未真枕上輕寒
窓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盈燭淚因誰泣默
默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

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窓明麝月
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
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珠樓罷
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裡絶喧嘩桂魄流光浸茜沙苔鎖石紋
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

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撥索

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鷫衾睡未成松影一庭

惟見隺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詩懷冷公

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

時烹

因這几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府十二三歲

的公子作的録出来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

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
賞讚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益
發得了意甚日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
一日不自在起來發悶園中的那些人多半是女孩
兒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
心那裡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
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人痴痴的不進園去真不知何心事
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
頑的不奈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宝玉不曾看

見過想畢便走去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
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
許多來引寶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
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又囑咐他不可拿進園去若叫
（自古惡奴壞事）
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裡捨的不
拿進園去踟躕再三單把那文理細密的拿了几套進
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自己密看那粗俗過露的都
藏在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
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

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玩正看到落紅成
陣只見一陣風過把樹上桃花吹（改）下一大半来落的
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寳玉要抖將下来又恐怕脚步踐
踏了（情情）（不）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了池邊抖在池内
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
来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寳玉正踌躇間只聽背後有
人說道你在這裡作什広宝玉回頭却是林黛玉来
了肩上担着花鋤鋤上掛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寳（真是韻人韻事）
玉笑道好好来把這個花掃起来撂在那水裡我纔撂

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
裡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
混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
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
土化了豈不干淨（寫懐玉人憐香玉卜借扁情）寶玉喜不自
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麽書寶
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
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
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

別告訴別人去真真是好文章你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一面進了與林黛玉黛玉把花鋤都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頓飯工夫將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雖看完了書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林黛玉聽了不覺臉上通紅登時直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香腮帶怒粉面含嗔指寶玉說道

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我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說的林黛玉嗤的一聲笑了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是苗兒不秀

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兒女情）能一目十行麼（悲竟無淚含韻雅之至）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一語度下）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眾姊妹也不在房自己悶

悶的有原故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下只見墻內
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孩子
演習戲文呢林黛玉素習不大喜看戲文妙法必云不入喜看
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
白白一字不落知一喜悅總不志方見契得意唱道是原來奼紫嫣
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倒也
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聽唱道是良辰
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
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

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這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听曲了再側耳時只听唱道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听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亦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下上人間之句又兼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

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處忽覺背上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且聽下文分解正是

粧晨綉夜心無矣　　對月臨風恨有之

總評

詩童才女添大觀之顏色埋花聽曲寫靈慧之幽嫺妬婦主謀愚夫聽命惡僕殷勤淫詞胎邪開楞嚴之密語闡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與石頭講道悲夫

第二十四回

夹寫醉金剛一回是處中之大大字聊醒看官倦眠耳然亦書中必不可少之文必不可少之人今寫在市井俗人身上又加一俠字則有大深意存焉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倒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了頭唬我這麼一跳好好的你

此傻字加于香菱則有多少丰神

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

于怀上其恐怖之態可想而知

的總找他不着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

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来果然鳳姐兒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来林黛玉便和香菱坐了說話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一個綉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棋不論盤書不論章皆是嬌態女兒神理寫得）（不跡不離似有若無妙極）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果見兒央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呢見寶玉来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替着你呢叫你過那边請大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

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央穿着水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聞那香油氣不住用手摩娑其白膩不在襲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皮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央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不改右勸不改你到底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我這個

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兒央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語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了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

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
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條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
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
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几歲了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
賈芸最伶俐乖覺聽寶玉這樣說便笑道俗語說的
搖車裡的爺爺拄拐的孫孫雖然歲數大山高遮不
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几年也無人照管教導
若寶叔不嫌姪兒蠢笨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賈璉笑道你聽見認兒子不是好開交的呢說着就

進去寶玉笑道明兒你閑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閑兒明兒你在書房裡來并我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子裡頑耍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圍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的話次後便喚人來帶哥兒進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看了出來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來先倒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好又命

人倒茶來一鍾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子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的黑眉烏嘴那裡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挲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便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走自已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

着我還合你說話寶玉只得坐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們各人母親好你們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暈(明显清情之至)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來回家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姐們都過來怎麽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寶玉道大娘方纔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麽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麽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說話不覺

早又晚飯時節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了賈赦同姊妹一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一段爲五鬼壓魔作引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庅事情賈璉告訴他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嬸再三的求了我給了芹兒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子裡還有几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不必先在嬸嬸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

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麼我那裡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兒呢明兒一個五更還要到興邑去走一淌須得當日趕回來纔好你先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兒早了我不得閑說着便回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裡回來忽見賈芸進來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麼事吧了來賈芸道有件事求旧旧帮襯帮襯我有一件事用些

氷片麝香使用好歹旧旧每様賒四両給我八月裡接数送了銀子来（甥舅之談好兒可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几両銀子的貨至今総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戚賒欠誰要錯了就要罰他二十両銀子的東道（推脫之乱）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説拿現銀子到我們這不三不四的鋪子裡来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包兒去這是一二則你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説旧旧見

你一遭兒就泒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
好歹也倒底立個主意賺几個錢買的吃的是吃的
穿的是穿的我看着也喜歡（欢）賈芸笑道旧旧說的倒
干淨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偏小不知事後來聽見我
母親說都還虧旧旧們在我們家去作主意料理喪
事難道旧旧就不知道的還有一畝田兩間房子如
今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
我怎庅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的死皮賴臉的三
（芸哥亦善談井井有理）
日兩頭兒來纏着旧旧要個三升米二升豆子的旧

旧也就沒有法呢卜世仁道我的兒旧旧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旧母說只愁你沒個計算兒你但凡立的起來到你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兒們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嗐和嗐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了你們三房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妙極寫小人口角羨慕之言加一部恨肖却人是背面傳粉法）往家廟去了他不虧能幹此事如何輪到他呢賈芸聽他勞刀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麽急的這樣吃了飯再去

罷一句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這米這裡才買了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三二十個明兒就送過來夫妻兩個說話那個賈芸早說了几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不言卜家夫妻且說賈芸賭氣离了母舅家門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

唬了一跳聽那醉漢口中便罵臊你娘的瞎了眼精
磞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了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
對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緊鄰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
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閒錢專管打架吃酒如
今正從欠錢人家索了利錢吃醉回來不想被賈芸磞
了一頭正沒好氣掄拳就要打只聽那人叫道老二
住手是我沖撞了倪二聽見是熟人的語音將醉眼
睜開看將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笑道原來
是賈二爺我該死這會子往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

得你平白地人討了個沒趣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
麼不平事告訴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平他是誰
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
散貫芸道老二你且別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
便把卜世仁一段事情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
要不是令旧我便罵出好話来真真氣死我倪二也
罷你也不用愁煩我這裡現有几兩銀子你若用什
麼東西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
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你却從沒有和我張過口

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底低了你的身分也不知是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約若說怕底低了你的身分就不敢借給你了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果然從搭包裡掏出一色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燥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想畢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子我何曾不想着你和你張口但只是

我見所相遇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的有作為的人似我們這等無能為的你倒不理我若和你張口你豈肯借我今日既蒙高情我怎敢不領回家披倒馮了丈約過來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放賬給你使圖賺你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你圖你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必講既你肯青目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的銀子便拿去治買東西你你要寫什庅文契趁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

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子一面笑道
我便不傌罷了有何着急的倪二笑道這不是話天
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到那邊有點事情去你
竟回去還煩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舍下叫他們早
些関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甚麽要緊的事
叫我們女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一面
說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
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希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

要起來便怎處心內猶豫不決忽又想道不妨等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他想畢一直走到個錢舖裡將那銀子稱一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喜歡收了銀子來至家門先到隔壁將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起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連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已吃過了說留的飯在那裡小丫頭子便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

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歇息一宿無話次日
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裡買了冰麝便
往榮國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
賈璉院門前只見几個小廝拿着大高笤帚在那裡
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去來叫小廝們先
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來笑問二嬸嬸那去周
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庅尺頭正說着只
見一群人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奉
承尚排塲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上來請安鳳

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問他母親好怎麽
不來我們這裡瞧瞧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時
常記罣着要來瞧瞧却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
撒謊不是我提起他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笑道
侄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
提起嬸嬸來說嬸嬸身子生的單弱事情又多虧嬸
嬸好大精神竟料理的週週全全要是差一個兒的
累的不知怎麽樣呢鳳姐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便
止住了步問道怎麽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

嚮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几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捐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把這香鋪也不在這裡開了便把賬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世法人情隨便）（招未常見奇妙文章）人該賒的賒了像這細貴的貨都分着送與親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且誰家拏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麼便是很有錢的大家也不過使（作者是個神聖俱此）個几分就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

（種大光明眼無微不照）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轉賣了因此我就想起嬸嬸（為大千世界一哭）來往年間我還見嬸嬸大包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有此一番曲事孝順不當次下如）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下不用說這（得備用之情）（景行文妙者我人之意佛落叔人番致此）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來想（不和當哭當笑）去只有孝順嬸嬸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算遭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一個錦匣舉起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的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逼真）一來聽這一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歡喜便命豐（像個嬸母只看母看趙）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

看着你這樣好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說你說
話兒也明白心裡有見識（看官須知鳳姐所喜者是奉承之言打動了心）
（不是見物而喜若說是見物喜便不是阿鳳矣）賈芸聽這話入了港便打進
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曾提我的鳳姐兒問
絕要告訴他與他事情管的那話便忙又止住心下（的是）
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倒叫他看着我見不得（阿鳳行事心机筆意）
東西似的為得了這個香就混許他管事了令兒先別
提起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隱
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閑話便往賈母那裡

卷三　二十四回　上三

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
叫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
那邊儀門外綺霞書房裡來只見茗烟鋤藥两個小
廝下象棋為奪車正辦口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
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内
把脚一踩說道猴頭們淘氣我來了引泉小廝看見
賈芸進來都纔散了賈芸進入房内便坐在椅子上
問寶二爺沒下來茗烟道今兒總沒下來二爺說什
麽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

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
廝都頑去了正是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的叫了
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丫（是处想之理）
頭生的倒也細巧干净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
了過去恰值茗烟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
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茗烟也就赶了出來
問怎麽樣茗烟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
就是宝二爺房裡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
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

不似先前那等廻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五百年風流孽冤）
賈芸說什麼是廊下廊上的你只說是芸兒就是了
半晌那丫頭冷笑了一笑說道依我說二爺竟請回
去有什麼話明兒再來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他若
煙道這是什麼話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
然吃的飯早飯後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的二爺在這（某也種下）
（果根，候，候，無，對，可，恨）
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緊就便回
來有人代信那都是不中用他不過口裡應着他倒
給代信呢賈芸聽這丫頭說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

的名子因是寳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
倒是我明兒再來說着便往外走茗烟道我倒茶去
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
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了頭還站在那裡呢
那賈芸一逕回家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
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
隔窓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
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
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叔叔這事嬸嬸休提我

非此等話法則是因昨日之物起見了

魄心動中真真拜服

卷三 二十四回

卜乙

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起頭求嬸嬸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成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這樣話寔是以非理加之而世人大都樂受喜聞吞派怪之）你那裡沒成兒昨兒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嬸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思昨兒還求嬸嬸如今嬸嬸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嬸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了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子事躭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裡還要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來不早完了賈芸笑道既這

様嬸嬸明兒就派了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
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
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嬸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
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
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
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來領銀子後兒就進去
種花說畢令人駕起香車一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
来至綺霞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
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来

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
了出來單要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
交與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
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銀子回
家告訴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鼓賈
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
了銀子也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裡賈芸又拿了
五十兩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
話下至此便完種樹工程一者見得趕赶工程原非正文不過虛描敘時光景借此以出情文二者

又為難法若不如此了必回其其價急底賈定几株豈不煩難矣樹　如今且說寶玉
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兒如此
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把這個
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從北靜王府裡
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
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
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
現在家中養病雖還有几個作粗活聽喚的了頭估
量着叫不着他們都出去尋夥覔伴的頑去了不想

這一刻的工夫抄必用一刻二字方是寶玉的房中見得時時原有人的又有个一刻無
人所謂湊巧其一也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三字不可少寶玉
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嬤嬤走進
來妙文字細密一絲不落非批得出者寶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說
罷罷不用你們了是寶玉口氣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
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
只聽背後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來倒一面
說一面走上來早接了碗過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
你在那裡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

面回說我在後院子裡纔從裡間的後們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响寳玉一面吃茶一面（兩個一面是神情並不覺歟）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几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鬒鬒的好頭髮挽着個䰖容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乾净（與賈芸目中所見不差）寳玉看了便笑問道（神情寫得出）你也是我這屋裡的人麼（妙問又如此問）（方是籠絡前文）那丫頭道是的寳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丫頭聽說便冷笑了一聲道（神理如畫）認不得也多豈止我一個從來我並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

眼前的事一點兒不作那裡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
庅不作那眼見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
有一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庅芸兒來找二爺我
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茗烟回他叫他今日早起來
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說道這句話只見秋
紋碧痕唏唏哈哈的說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
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了頭
便忙迎去接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
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一個人來接水二

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意將水
放下忙進房來（四字漸寫大了須素日怡紅細事）東瞧西望並沒個別人只有寶玉便
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
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道那邊門內便找小紅
問他方纔在屋裡說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
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
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到
了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聽了扌斗臉便碎了一口罵
道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故

倒叫我們去你可等着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唯說小紅無心向鴨）

這不上來了難倒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雖說二字全在此句上來）

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几

要茶水送東拿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

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

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嬷嬷

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兒有人帶花兒匠進來種樹

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

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

帶進匠人来監工那婆子道說什広後廊上的蕎秋
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
見心中都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所見那人了原
来這小紅本姓林人是個林小名紅玉紅字切絳珠玉字則真通矣
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妙文便都把這個字隱起
来便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的旧僕他父母
現在收管各處房田事務這紅玉年方十六歲因分
入在大觀園的時節把他便分在怡紅院中倒也清
幽雅靜不想後来命人進来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

被寶玉點了這紅玉雖然是個不諳事理的丫頭却因他原有三分容貌（有三分容貌尚且不肯受屈况黛玉等一干才貌者乎）心内着實妄想癡心的向上攀高（爭奪者同来一看）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顯弄顯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靈牙利爪的那裡能還下的手去不想今兒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意心内早灰了一半（爭名奪利者齊來一哭）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嬷嬷說起賈芸來不覺心内一動便悶悶的回至房中睡在床上默默盤算來復去沒個抓尋忽聽窓外低低的呼道紅玉

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
不是別人正是賈芸紅玉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
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来我告訴你一面
說一面就上来拉他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門檻
絆倒唬醒方知是夢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冷眼時只自知金剛卜氏渾閑事眼中心言中意三生舊債原無底任你貴比王侯任你富似鄧石一時閒風流顧不怕死

第二十五回

有緣的推不開如心的死不改縱然是通靈神玉

也遭塵敗夢裡徘徊醒後疑猜時時攏底上心來

怕人窺破笑啟腮獨自無言偷打嗐道的是前生

造定今生債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紅樓夢通靈遇雙真

話說紅玉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同伴小了頭子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臉水等事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

心若要直指名喚他上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
是寶玉心中想不是襲人拈酸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
還罷了不知好歹是如何謂奈因在何等行為四字上看便知玉兒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若
不好起來那時到不好退送的因此心下悶悶的一
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窓子隔着
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丫頭在那裡掃
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的八字寫盡蠢鬟是為襯紅玉亦如用豪貴人家
濃妝艷飾插金帶銀的襯寶釵黛玉也獨不見昨日
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兒出了房門只粧着看花兒

這裡照〻那裡望〻一擺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翻出者皆係此等筆墨也試問觀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幾回非余妄擬）只得又轉了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那個傀丫頭在那裡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時忽見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劇點法）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這裡的噴壺還沒有收拾了來呢你到林姑娘

之〻二十五回

那裡去把他的借來使〻紅玉答應了便走出來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一簇人在那裡掘土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回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文字到此一頓狡猾之至展眼過了一日必云展眼過了一日者是反襯紅玉挨一刻似一夏知乎也原來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

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自
已也便不去了所謂一筆兩用也倒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賈
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
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來抄個金剛咒唪誦那
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上燈燭拿腔作
勢的抄寫小人作得意者齊來一玩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一
時又叫玉釧兒來剪剪蠟花一時又說玉釧兒遮了
燈影眾丫環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
還和他合的來暗中人伏一風月之隙到了一鍾茶遞與他因

見王夫人和人說話他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你安
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知道
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不答理我也
看出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
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風丁之情皆係俗兒業障
所寶釵云捏捏惕捏捏但一從業障而來蠢婦配才即世間自下步洪竹如蒸村夫等尤多所謂業障牽
魔不在才貌之論兩人正說著只見鳳姐來了拜見
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日是那幾位
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語說了不多幾句話寶

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說了幾
句話是大家子弟模樣便命人除去珠額脫了袍服拉了靴
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
去摩挲撫弄他普天下如母者齊來一哭寶玉也搬着王夫人
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今日又吃
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來
還不在那裏靜靜的你倘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拿
個枕頭來寶玉听說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倒上王夫
又叫綵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綵霞說咲只見彩

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隻眼睛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道再鬧我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都聽見了素日原要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卻每每要暗中筭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眼睛因而故意粧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燈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了一聲滿屋裡衆人都唬

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掉燈挪過來又將裡外間屋裡的燈也拿了三四盞看時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滚油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來替寶玉擦洗一面又罵賈環鳳姐听見便忙三步兩步的上炕去替寶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麽慌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檯盤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你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得了意

了越發上来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妒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得走去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湯了一溜燎炮出来幸而眼睛竟沒動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賈母明日問怎樣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抱兒是為與紫五一回文字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来敷上寶玉道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要問我就說是我自己湯的罷了鳳姐笑兩美懷極道

便說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麽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橫豎有一場氣生的明日憑你怎麽說去罷嘆極趣是剛咬口而趙氏爭不覺乎王夫人命人好生送去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一天門就覺悶〻的沒個可說話的人至晚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回來不曾這遍方才回來又偏生燙了臉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〻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麽燙了要瞧〻寶玉見他來

了忙把臉遮着摇手叫他出去不肯叫他看知道他
素日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的寫寶玉文字方是正緊筆
墨此等林黛玉自已也知道自已也有這件癖性寫林此等
黛玉文字筆墨故二人文字雖多如此等暗伏方是正黛淡寫處亦不少觀者一定〻看不出知道
寶玉的心內怕他嫌髒將二人一並真〻寫他二人之心玲瓏〻〻處因笑
道我瞧〻燙了那裡了有什麼遮着藏着的一面說
湊上來強搬着脖子瞧了一瞧問他疼的怎麼樣寶
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
悶〻的回房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

然的已承認是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那
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此原非正文故草草寫去過了一日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
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
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一畫口內嘟嘟囔囔
的又持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
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經典
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
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挾鬼跟着他得空便

摔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毋听如此說便赶着問這可有個什麽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搕之災賈毋道倒不知怎麽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麽不過除香燭供養

之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
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
也得多少油明白訴我〻也好做這件功德的馬道
婆听如此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
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
王府裡的太妃他許的願心大約一天是四十八斤（賊婆先用大鋪排試之）
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田侯的誥
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幾家也有五斤
的三斤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

起這些就是四兩半觔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听了點頭思忖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捨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為寶玉若（是自太君思忖上來後用如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悅誠服願行）捨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他的福也（賊婆賊婆費我作者許多心機摹寫也）不當家花拉的要多則七觔少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你便一日五觔合准了每月來打躉來關了去馬道婆念聲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以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拿几串錢交給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人好施捨

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又往各房問安閒曠了一回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了頭倒杯茶來與他吃馬道婆因見炕上推着些零碎紬緞灣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甚麼顏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瞧那裡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那裡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塊收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

第二十五回　九

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没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来熱的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听說鼻子裡笑了一聲說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也不是有了個寶玉竟是（趙嫗數語可知玉兄之身分況在背後之言）得了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

而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
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得忙擺手兒急走到門前
掀簾子向外看看見無一個人方來向馬道婆悄悄
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將這一分家（這是歹心的正題目）
私要不都教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有隙便入所謂賊婆是極）
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
都看不出來也憑你們心理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到
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還敢把他怎
麼樣呢馬道婆聽說便鼻子裡一笑半晌說道不是

我說的造孽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賊婆操足勝之權趙）
敢（想已入術中故敢直出明言可畏可怕）怎樣暗裏也就算計了還等到這如今趙姨娘聞
听這話裏有道理心內暗暗歡喜便說道怎麽暗裏
算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
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論馬道婆听說這話打
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
那裏知道這些（退一步却是進一步賊婆賊婆）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
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來
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

馬道婆听如此說便又笑道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屈還由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算了就便是我希圖你謝靠你有些什麽東西能打動我趙姨娘听這話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庅個明白人怎麽說起糊塗話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治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麽不得呢馬道婆听了低了頭半响說道那時候事情若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沒什麽也零碎攢了

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拿些去下剩的我
寫個欠銀子文契給你你要什麼傢人也有那時我
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
撒得謊說着便叫過一個心腹婆子來耳根底下嘁
嘁喳喳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來果然所謂孤辟物恍是也大欺在所不免看官看根
寫了個五百兩銀子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又
從廚櫃裡將梯已拿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說道
這個你先拿去做個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馬道直不顧王字焉來怕
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又有欠契并不顧青紅

皂白滿口裡應著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掖起來然後（敎人細想十萬件壞事皆從此三字上作來一歎）
收了欠契又向褲腰裡掏了半晌掏出十個紙鉸的
青面紅髮的鬼來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
的教他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
身上一並連這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
完了我只在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
怕正才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進來找道馬奶奶
可在這裡太太等你說話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
却說林黛玉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倒得

時常在一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自覺無趣便同紫鵑雪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倚着房門出了一回神所謂閒倚綉房信步出來看堦下新進出的稚笋好好妙妙是笋根稚子無人見是也不覺出了院門一望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閨中女院中走來進門看時只見幾個了頭舀水都在廻廊上見樂事圍着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進入了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王熙鳳寶釵都在這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黛

玉笑道今日怎麼這樣齊全誰下帖子請來的鳳姐
道前日我打發了丫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裡
照應里去了林黛玉笑道我可是倒忘了多謝多謝
鳳姐兒又道嘗了還好沒有說完寶玉便說論理可
倒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嘗着怎麼
樣寶釵道味倒輕只是顏色不很好些鳳姐道那是
暹羅國進貢来的我嘗着也沒什麼趣味兒還不如
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
是怎樣寶玉道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你也拿了去

吃罷鳳姐笑道你要愛吃我那裡還有呢林黛玉道
果真的我就打發了頭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
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
發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
們家一點子茶葉便來使喚人了鳳姐笑道饒求你（二玉之配偶在賈府上下諸人即）
你到說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看者批者作者皆爲無疑故常常有此等點題語）
茶怎麼不給我們家作媳婦眾人聽了一齊都笑起
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
宮裁笑向寶釵道真真我們二嬸子的詼諧實在是

好的林黛玉道什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著便啐了一口鳳姐笑道你作夢呢你替我們家做了媳婦少什麽指著寶玉道你瞧瞧還是人物兒門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點還玷辱了誰呢林黛玉抬身就走寶釵便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倒沒意思說着便跕起來拉住剛至房門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們兩個坐獨鳳姐只和林黛玉說笑正眼也不

着他們寶釵方欲說話時只見王夫人房內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所了連忙叫著鳳姐等走了趙周兩個也忙辭了寶玉出去寶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略站一站我合你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往裡一推方和李紈等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裡有話只是口裡說不出來此時林黛玉禁不住把臉紅漲起

來才掙着要走只見寶玉叫道噯喲好頭疼林黛玉
道該阿彌陀佛話未說完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
身一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
話來了林黛玉並了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與王夫
人賈母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齊來
看時只見寶玉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
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顫且只叫兒一聲
肉一聲放聲慟哭於是驚動合家諸人連賈赦邢夫
人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環薛姨娘薛蟠並周

瑞家一干家中上上下下裡裡外衆媳婦了頭等都求園内看視登時猶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見忽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焉用雞犬然輝煌富麗非處家之常雞犬閑閑始爲兒孫千年之業故於此處必用雞犬二字方是族騰騰犬合一衆人益發唬慌了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胆壯的婆娘上去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悶頋了這裡丢不下那裡別人慌張自不必講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又恐薛姨娘被人擠倒又恐薛寶

叔被人瞧見又恐吝笑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都是
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忙恍的不想忽一眼瞥見
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又已酥倒那裡忙中寫閒真大手眼大章法
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端公送祟的有的說
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真人作法的種種
喧騰不一雖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
堪日落王子騰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來瞧
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屬都來
瞧望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

樓二人愈發糊塗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燒的如
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
丫頭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
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帶領着小子們挨次輪班
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娘等寸步不離只圍
着乾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
費火鬧的人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各處去
覓僧尋道賈政見不靈效着實懊惱因阻賈赦道兒
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病出於

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
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亂那裡見些效
驗看看三日光景那鳳姐和寶玉躺在床上一發連
氣都將没了合家人口無不心慌都說没了指望忙着
將他二人的後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
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餐廢寢
覔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自是稱願（補明趙姨進怡紅為打法）
也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圍着寶玉哭時只見
寶玉睜開眼說道從今以後我可不在你們家了快

收拾了打發我走罷賈母听了這話如同摘去心肝
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于悲痛哥
兒也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
些回去也少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
在那世裡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
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誰叫
你來多嘴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裡受罪不安生怎麼見
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做夢他死
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不是你們調唆著他老子逼他寫字

念書（奇訣所不背是一段明 然天生必有用更文字的）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不像個避猫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遂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賈政在傍所見這些話心裡越發難過便喝退趙姨娘自己上来委婉解勸一時又有人来回話説兩口棺槨都作停了請老爺出去看賈母聽了更如火上燒油一般便罵是誰做来的棺材一叠連聲只叫把做棺材的人拉来打死正閙得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空中隱隱的木魚聲響念一句南無

…二十五回

解冤尊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那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怎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宅大院何得聽的這樣真切心中亦自罕然只得命人請了進來衆人衆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僧門風道閒主一以不亂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来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倒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珍奇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听這話有意思心中便動了因説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来上面説能除邪祟究竟不知靈驗

之　二十五回

不是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觀者着眼方可讀石頭記故不靈驗了讀書者觀之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自青埂峰下一別轉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驚不忍往復再看矣可羡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天下不拘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却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覓是非所謂越不聰明越快活是也
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與百年不散之傷是也
冤孽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卧室上檻將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身安病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赶着還說話讓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

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當箇人去赴那裡有個踪跡少
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在王夫人卧室之內將
玉懸在門上王夫人等親身守着不許別人相進來至
晚間他二人竟漸漸醒來說腹中饑餓賈母王夫人
如得珍寶一般即熬了米湯與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
邪祟稍退一家子才把心放下來李宮裁並賈府三
豔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人等在外間打听信息聞
得吃了米湯省了人事別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
了一聲阿彌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

一笑眾人都不會意賈惜春道寶姐姐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普渡眾生這如今寶玉鳳姐姐病了又燒香還願賜福消災今日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緣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林黛玉聽了不覺的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麼怎死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姐貧嘴爛舌的學一回說一回摔簾了出走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愁深魔重復何疑苦海　河解者誰結不休時

究日盛井天甚小性難救

第二十六回

一個是時才得傳消息一個是舊喜化作新歌
真真假假事堪疑哭向花林月底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都平服了仍回大觀園內去住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環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着一塊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去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通用

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去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
心內又放不下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
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紅
玉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
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來罷佳蕙聽了
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剛在院子裡
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送茶葉交代井井有法花大姐
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裡給林姑娘送錢來正
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

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
把錢倒了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
蕙道你這一程子心裡倒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
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
紅玉道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想
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
來吃也是一樣閒言中叙出黛玉之弱草蛇灰線紅玉道胡說藥也
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
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

倒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
裡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
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
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
上好了各處還完了愿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
賞他們我們等年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抱怨像
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
得十分子也惱不得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
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

不得可氣晴雯綺霰他們這幾個都弄在上等裡去
仗着老子娘的臉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
氣紅玉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好千里搭長
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此時寫出此等言語令人墮淚誰守誰一輩
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
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由不得
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
你這話說的却也是只是昨兒寶玉還在那里說明
兒怎麼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過

的光景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 實是寫寶玉不如一嫂辨 紅玉聽了冷笑了
兩聲方要說話一文字領 又 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
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
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
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底是誰的也等不得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了頭
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
咚的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
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
放在那裡了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是

佳蕙想了一會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去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抬箱子呢你自己取去罷紅玉道他既等着你你還在這裡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走來奇文真令人不得少閑紅玉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去了怎麼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說道你說說好好的

日

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奇文神文
這會子還看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
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着他去叫
麼是道心話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妙的是老嫗口氣紅玉笑道
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的就回不進來纔是是私心話神妙
李嬤嬤〻道他又不痴為什麼不進來紅玉道既要進
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
不好呢總是私心語要直問又不敢只用這等語慢〻的套出有神聖李嬤嬤道我
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

了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和是不合情另出花出花神樣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那裡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墜兒者贅也人生天地間已是一贅又出許多冤情孽債是可為一嘆嘆況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說剛出必定不走必定走則文字死板亦且稜角過露非寫女兒之筆也那芸一面走

一面把眼向紅玉一溜那紅玉只粧着和隆兒說話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須掩卷細想上二十四回中篇篇句句點紅字處可與此處想如何）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樣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
是恁樣四個字（稱傷樣幾變展笑眼喚便寶紅）正想着只聽裡面隔
着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
個月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
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此燦）文章燗灼（誤謊）却看不見寶玉
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〻後
面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了頭來說請二
爺裡頭屋裡去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
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

卷三二十六回

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本書看見他
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着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
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
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等我誰
知接接連二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
我沒福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
安了寶玉道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
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
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

芸口裡和寶玉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了環細挑身村容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背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個却是襲人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都把那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芸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亂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點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總寫賈芸乖覺乘一絲不亂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

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秋桂是桂况宝玉又有何正經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幾個誰家白此靜王公侯）那賈芸口裡（斷馬諸大家色粘盡矣爲畫趣襟口角口對芸兒原無可說之話故閒叙）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

四顧無人便把那脚慢慢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
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子叫什麽你父母在那
一行上你在寶叔房內幾年了漸漸入一個月多少錢
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
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話的
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倒叫小紅你問他作什
麽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麽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
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看見他的手帕
子我有那麽有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

說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已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了送出賈

芸回來我紅玉不在話下（至此一頓狡猾之甚）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悶的慌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當這麼葳蕤越發心裡煩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悵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

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
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
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
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
了寶玉道你又狗氣了好好的射他作什麼賈蘭笑
道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
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
來至一個院門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與從文
落葉蕭
蕭寒烟漠漠
對可傷可嘆
一舉目望門上一看只見匾上寫着瀟

湘館三字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未曾看見先聽見有神理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有神理真真畫出寶玉在窗外笑道為甚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林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

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来說妹妹睡覺呢等醒来再請来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誰睡覺呢（妙極可知黛玉是怕寶玉去也）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来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来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来作什麽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麽黛玉道我沒說什麽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吃我都听見了

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給我听看了混帳書也來欺我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面哭

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麽樣心下慌了忙赶上來好快着說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别告訴去我再要敢時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听了不覺打了個雷一般也顧不得别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茗烟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麽茗烟道爺快出來罷横竪是要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孤疑只听墻角邊一陣阿呵大笑回

頭只見薛蟠抱著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
你你那裡出來的這麼快、茗烟也笑著跪下了、寶玉
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哄他、薛蟠打恭作揖、陪不是、
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
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
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
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
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叫我就完了寶玉道噯噯越
發該死了又向茗烟道反叛肏的還跪著做什麼茗

烟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你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來的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大西瓜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鱘魚這麼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猪你說他這四様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来的我連忙孝敬了我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

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的兒又幾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

字畫一張畫纔筭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畫的着寔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庚黄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薛蟠道怎麽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别是這兩字罷其寔庚黄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

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

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
兒子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淘氣如何又揮拳這個
臉上是打圍在鐵網山教兎虎捎了一翅膀寶玉道
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
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去
不見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
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兒去罷
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
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

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
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
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
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眾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
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相與這些年那一回有
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
來我領兩杯就是了眾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
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
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

咲道今兒説的也不盡要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東
請你們去細談一敘二則還有可懇之處説着執手就走
薛蟠道越發説的人熱刺刺的丢不下多早晚纔請
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
則八天一面説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
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
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回來問其
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説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
等着你且高樂去了也打發人來給我們個信兒寶玉

道我何嘗不要送了信兒來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吃不了叫我送林姑娘一半兒呢我只說給他留着送人請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鬟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

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

的院內去了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
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
見個個文彩熣燿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會再
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門誰知
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
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
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
听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
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

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的恐怕院內的丫頭沒听真是他的聲音只當是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我是還不開麽晴雯偏生還沒听出來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付的一槩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听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

二十六回

沒是主只听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一听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又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惱我倒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不成越想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飛楞起

遠避不忍再聽真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文分解

總評

喜相逢三生註定遺手帕月老紅絲幸得人語

說連理又忽見他枝並蒂難猜未解細追思圖

多疑空向花枝罵月夜

第二十七回

葬花吟是大觀園諸艷之歸源小引故用在餞花日諸艷畢集之期餞花日不論其典與不典只取其韵耳

[illegible]二十七回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群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閉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方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着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什麽

常常的自便淚自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念
父母想家鄉受了委曲用話只得寬慰解勸誰知後
來一年一月的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不
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去悶坐只嘗睡覺去
了那林黛玉倚着床闌干兩手抱膝眼睛含着淚好
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
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
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
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

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妒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香菱與眾丫鬟們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

你們等着我去問了他来說着便去下衆人一直往瀟湘館来正是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来了上来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你們找他們去我叫林姑娘去就来說着便逶迤往瀟湘館来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林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罷

了到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回来剛要尋别的姊妹（道盡黛玉每每尖刺，全不在寶釵心上）

去忽見前面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

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来頑要遂向袖中（寫寶釵無不相宜）

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撲只見那一隻蝴蝶忽起

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

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

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来只聽滴翠亭

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来這亭子四面俱是遊

廊曲橋蓋在池中水上四面刀鏤隔子糊着紙寶釵

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步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到白尋了来不成又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尋了来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拿什麽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我拿什麽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囬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

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答
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
訴別人呢須說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一個人
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偺們只
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
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偺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
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偺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
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
奸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窓見我在這

裡他們豈不躲了況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遁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說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紅玉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

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没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别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内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筭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麼誰知紅玉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

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可怎麽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風声怎樣麽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作什麽事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乾净俏

麗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紅玉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悮了奶奶的事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我好替你說的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来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来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

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捲銀子那是一百六十兩給
繡匠的工價等張林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
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間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紅
玉聽說撤身去了一回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
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赶上來問
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
紅玉聽了抽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
釵在池邊看魚紅玉上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知道
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紅玉

聽了纔往稻香林村来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綃
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見了紅
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
不喂茶爐子也不爖就在外頭曠紅玉道昨兒二爺
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
時侯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
不該我爖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聽
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曠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
問我曠了沒曠二奶奶使喚我說話取東西的說着

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睛雯便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知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這一遭半遭兒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證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紅玉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

把銀子收了起來纔將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
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
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去的
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
姐笑道他怎麽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
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
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
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
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奶奶還要和這

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完李氏道噯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不懂這是四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了頭老婆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爵字拿着腔兒哼哼唧

唧的急的我冐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時我們平兒也
是這麽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
美人了就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笑道都像
你潑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纔兩
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笑
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我一調理你
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味一笑鳳道你怎麽笑你說
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你作春夢呢
你打聽這些人頭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媽●我還不理

呢今兒抬舉了你呢紅玉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
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
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来
不認得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
說道哦原来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
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来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是
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
養出這麼樣伶俐了頭来你十幾歲了紅玉道十七
了又問名字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

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臉一回說
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
說道既這麼肯跟我還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
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
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的女孩
子送了别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
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
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紅玉笑道

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長些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我了不曾教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

簾子放下来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
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中
晌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
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别的姊妹去
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
是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見他
再没有冲撞了他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猶（由）不得隨後
追了来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去了
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来了探春便笑道

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忽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存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曠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

寶玉道我這麼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過
新奇精緻東西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器沒處擱的
古董再就是紬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
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
摳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
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不知物力）
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不值什麼拿五百錢出
去（難）給（雖公子口氣也）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
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作者這些東西你多多的

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
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個
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
偏遺法
受用問是誰作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
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
給的總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
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
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
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

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麽田地怎麽
我是該作鞋的人麽環兒難到沒有分例的沒有人
的一般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婆一屋
子怎麽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作
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
成這有什麽他也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
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
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
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麽想我只

庚三二十一

卜三

嘗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槩不嘗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麽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憒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麽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來說我存的錢為什麽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走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抬頭見的是

哥哥妹妹了去下別人且說探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兒）
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
（林話雖久長之事出未少款捨得好）
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
越（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因低頭
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
地因嘆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
（至埋香塚方不牽強好情思）
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
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
了便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

二十七回

卜9

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寶玉心下想道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遊絲軟繫飄春榭
閨中女兒惜春暮
手把花鋤出繡閨

紅消香斷有誰憐
落絮輕沾撲繡簾
愁緒滿懷無釋處
忍踏落花來復去

楊柳榆莢自芳菲
桃李明年能再發
三月香巢已壘成
明年花發雖可啄
一年三百六十日
明媚鮮妍能幾時
花開易見落難尋
獨把花鋤淚暗灑
杜鵑無語正黃昏

二十七回

不管桃飄與李飛
明年閨中知有誰
梁間燕子太無情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
風刀霜劍嚴相逼
一朝飄泊難尋覓
階前悶殺葬花人
灑上空枝見血痕
荷鋤歸去掩重門

十五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未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如汚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幸逢知己無回避，密語隔窗怕有人，總是關心渾不了，叮嚀囑咐為輕春。

心事將誰告，花飛動我悲，埋香吟哭後，日日斂雙眉。

第二十八回

蔣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蓋琪官雖係優人，後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終始者，非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病也。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好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

裡塊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
来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
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
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
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
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
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
蠢物杳無所知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
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林黛玉

正自傷感忽聽得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
笑我有些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想着抬頭
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看見便道啐我當是誰（情情）原來
是這狠心短命（不忍也）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
住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
回忽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
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
來可巧看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
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

撂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裏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听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嘆道若論當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姑娘也愛吃連忙干干淨淨收着待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丫頭們想不

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替了頭們想到的我心裡想着
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纔
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
在眼睛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
在心坎兒上到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
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
我們一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
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寃無處訴說着不覺
玉兄此不是容易句句
滴下眼淚來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

天 一 二十八

景不覺心中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来低頭不語
寶玉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
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
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道我戒我下次或
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
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
死了也是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
還得你伸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
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

這麼說昵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
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
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
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
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去了林黛玉想了
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
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
了是誰教訓他們就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
們也該說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

来什麽具姑娘来也得罷了事情豈不大了説着抿
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説話只
見了頭来請吃飯遂都往前頭来了王夫人見林黛
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
玉道也不過這麽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
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
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踈散了風
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説了個丸
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

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六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什麼的金剛丸若有金剛丸自然有了菩薩散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的王夫

三三 二十八回

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麽藥就這等貴寶玉微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還不殼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算為奇只在群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

綫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
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
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
問我太太笑道到底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
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
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謊口裏說着忽一回身只
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
畫着羞他那鳳姐回在裏間房裏看着人放桌子聽
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到是有的

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
說是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如今那裡知道這
麼費事我也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
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他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
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我尋他說妹
妹就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掐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
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
他還要一塊三尺上用大紅紗拿去乳鉢乳了隔面子
呢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

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
正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
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
有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
使得王夫人道阿彌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墳裡
有這個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番尸盜骨的作了
藥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
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便說却
拿眼睛飄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

二十八回

姐姐不替他圓說他因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服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我是撒謊就羞我正說着只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那丫頭說等着寶玉一塊兒去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咱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

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緊你吃去罷寶玉道我
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先跑到桌
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
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緊去罷吃不吃陪着
林妹妹走一趟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
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惦賈母
記掛二則也記罣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
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
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

二十八回

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
便出來一直往西院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
姐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
厮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
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裏
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
疋蟒緞四十疋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
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
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

聽說只得隨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
話告訴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紅玉
的我要叫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丫頭可使
得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歡喜誰只管
叫来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庅着我就叫人帶
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兒道你
回来我還有一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
等我回來說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
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庅好的寶玉

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裏賈母道裏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坑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

進來問林妹妹作什麽呢因見林黛玉剪裁因笑道越發能幹了連剪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去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了說着就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道說你也去瞧瞧再裁不遲

林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林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撤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赶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頭只見茗烟說道馮大爺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那茗烟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

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屁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茗烟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茗烟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茗烟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那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

曲兒的小厮並唱小旦的蔣玉菡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了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厮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己

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鐘如何雲兒聽說只
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　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
訂在荼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
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此唱一曲爲直刺寶玉）●
唱畢笑道你嗑一鐘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
鍾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
而無味我先嗑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

大海遙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寶玉拿起海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個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到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几杯那裡就醉死

了你如今一亂令列嗑卜人每下去斟酒過來衆人
都將手道妙薛蟠道聽說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說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
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痛不懂
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

三 一二十八回

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想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蓴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齊喝彩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酒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忘了令下該馮紫英說便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古
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

[illegible]三 二十八回

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鴨肉說道

雞聲茅店月

令完下該雲兒雲兒說道

女兒悲將來終身指靠誰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

女兒樂住了簫管弄弦索

說完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裏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去爬到花上打秋千　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領了門杯便起一個桃來說道

桃[illegible]夭夭

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言語了馮紫英道快說來怎麽悲薛蟠急的眼瞪的鈴鐺似的便說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女

女兒悲嫁了個大烏龜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麽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怎麽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來薛蟠瞪了

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
怎麽愁薛蟠道
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
說着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
都准了你們鬧什麽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
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
沒好的了聽我說罷
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詫意道這句何其太韵薛蟠又道

女兒樂一根𣬶𣬶往裏戳

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這是什麽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蒼蠅嗡嗡嗡

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哼韵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

不唱眾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耽悟別人家於是蔣玉菡便說道

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著呀看天河正

卷二十八回

高　聽樵樓皷猷　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到我有限幸而昨日見有一付對子可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花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暖

衆人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麽念起寶貝来蔣玉菡怔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来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

人可不是寶貝只是什庅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
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
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
玉菡等不知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菡忙起
身陪罪眾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
手蔣玉菡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菡又
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
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
話借問他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他在那

裏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菡笑道就是
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
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
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
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
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得一件奇物今日早
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
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
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

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人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于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那襲人見扇子

已上二十八回

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
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条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
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
條還我罷寶玉說聽方想起那條汗巾原是襲人的
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是笑道
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就知道又幹
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去給那些混賬人去也
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漚上他的
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

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条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紅玉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

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
罷了襲人又道昨日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
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跪香拜佛
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子來
將昨日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
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
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麼襲人又道老太太
的多着一個香如意一個瑪瑙枕太太老爺姨太太

的只多作一個香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麽個原故怎麽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麽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的老太太說了明兒還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

之 二十八回

還說著便叫紫鵑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
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
去不一時回來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
著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
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
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
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
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
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艸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

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庅金什庅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庅誓管你什庅金什庅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林黛玉

道昨日寶了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麽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麽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来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低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裡呢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給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與寶玉一樣心裡愈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的住了心心念念只

掛着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遇見寶玉寶玉
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
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
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
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
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再看看寶
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秋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
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獃了寶

釵褪了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裏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個獃雁薛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只見噯喲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間最苦是癡情不遇知音休應聲盟誓已成

了莫遲誤今生

第二十九回

清虛觀賈母風姐原意大適意大快樂偏寫出多少小不適意事來此亦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

二玉心事此回大書是難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書之大旨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林黛玉將手帕子摔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着頭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〻要看呆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宝玉揉着眼睛要得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来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来遂約着宝釵宝玉黛玉等看戲去宝釵笑道罷了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兒

道他們那裡凉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来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〻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〻服〻的看賈母聽說笑道既這們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赶情好就只是我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日我在正樓上你在兩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

又向賈母道你也去瞧瞧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姐妹去瞧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日跟了老太太逛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愛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待

去他也萬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
母越發心中歡喜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
細說单来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々
人馬簇々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
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節日況是端陽
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
日一樣少時賈母等出来賈母獨坐一乘八人大亮
轎李氏鳳姐兒薛姨媽每一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
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惜春探春

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是金釧兒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在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娘並跟出門

的家人媳婦子烏壓〻的了站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在一處那个說你壓了我們奶〻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磞斷了我的扇子咭咭呱〻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家笑話說了几遍方覺好了前頭的金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宝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的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在

路傍請安賈母的轎剛至廟門以內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師並十里眼順風耳當坊土地本境城隍各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侄上来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来換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来撘可巧有个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各處的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內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孩子打了一个筋斗罵道野牛肏的朝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来往外還要

跑正值宝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殺叫拿拿拏打打打賈母听了忙問道是怎麽了賈珍忙出来問鳳姐兒工夫就撈住賈母回說一个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攢呢賈母听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的慣了那裡見的這个勢派可怜見的倘或一時唬着了他他老子娘豈不疼的荒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来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来那孩子还

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戰賈母命賈珍拉他起
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
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
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别叫人難為了他賈珍答應了
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層的觀玩外面
小廝們見賈母進入三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个
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个錢不要難為了
他家人聽說忙上來幾个領了下來賈珍站在堦磯
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

唱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帽子跑了来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不承望来這庅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帶了你那院裡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厶兒們挑幾个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ㄟ們都出来了一個閑人也不許道道這裡来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个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庅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扣着鈕子從鐘楼裡跑出来賈珍道你瞧ㄟ他我這裡

還受着熱他倒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上来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道問着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麽先乘凉去了賈蓉拖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芹賈萍等听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璜賈㻞賈瓊等也都忙帶了帽子一个〻從墻根下慢〻的溜上来賈珍又問賈蓉道你站着作什麽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〻同姑娘們都来了叫他們快来伺候賈蓉听說忙跑了出来一疊連聲要馬一面報怨

道早都不知作什麽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
子捆着手呢馬也拉不來待要打發小廝去又怕後
來對出來說不的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說下
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
笑說道我論理比不得別人應該在裡頭伺候只因
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
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
候罷賈珍知道這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国公的替身
兒後又到作了道錄司的正堂曾經先皇御口親封為

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籙司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
真人現在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慢
他二則他又常往兩个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
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偺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
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
來那張道士呵〻咲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
跟前控身陪笑道張爺〻進來請安賈母听了忙道
攙過來那張道士先呵〻咲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
福壽康寧衆位奶〻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

安老太〻氣色越發好了賈母咲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〻萬福萬壽小道也還康健别的到罷只記掛看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来的少東西也狠干凈我說請哥兒来瞧〻怎麽說不在家賈母咲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宝玉誰知宝玉解手去了纔来忙上來問張爺〻好張道士忙抱住請了安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了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〻的把

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幾處看
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庅老爺還抱
怨說哥兒不大歡喜讀書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罷了又
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个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庅
就同當日國公爺一个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泪来賈
母听說也由不得滿臉泪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
些兒子孫子也沒一个像他爺〻的就只這宝玉兒
像他爺〻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
様兒爺們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

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々大咲起来又道前
兒在一个人家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
也好个々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
个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
不知老太々怎麽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
太的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个和尚
說了這猴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
你可如今也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好
兒配的上就罷了来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

他幾兩銀子也罷了只是模樣兒性格難免得好的
說畢只見鳳姐兒咲道張爺〻我們〻頭的寄名的
符你也不換了去前兒虧你還有那們大臉打發人
和我要蟒黃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老臉上
過不去張道士呵〻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看
見奶〻在這裡也沒道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
送去的不料娘〻來做好事就事忘了還在佛前鎮着
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个茶盤
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

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咲道你手裡拿來也罷了又用過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净的怎麽拿用盤子潔净些鳳姐兒咲道你只顧拿出盤子來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到像和我們化布施來了衆人听說閧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也咲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割舌頭下地獄鳳姐兒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麽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布施

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道友
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們着你老天
拔地跑什庅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
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
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壯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
聞況是暑熱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
味倒值多了賈母听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
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了捧了
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遊玩了一回方去上樓只見

賈珍回說張爺〻送了玉來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
捧了盤子走到跟前咲道衆人托小的福見了哥
兒的玉寔在可罕都沒什麽敬賀之物這是他們各人
傳道的法器都愿意爲敬賀之礼哥兒便不稀罕只留
着在房裡頑耍賞人罷賈母听說向盤內看時只見
也有金璜的也有玉玦或有事〻如意或有歲〻平
安皆是珠穿宝嵌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
他們出家人都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
張道士咲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攔

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
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收下了寶玉
咲道老太太張爺爺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个也
無用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个跟我出去散給窮人
罷賈母咲道這到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
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奇到底也是幾件
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到遭塌
了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
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退

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来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麽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倒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着伸表焚香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寳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个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盤

子賀物自己將玉帶上用手翻弄一件一件挑與賈毋看賈毋因看見有个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來咲道這件東西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庅一个宝釵笑道史大妹〻有一个比這个小些賈毋道原來是湘雲兒有這个宝玉道他這庅住在我們家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宝姐〻有心不管什庅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宝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宝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便

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內一面揣着心裡想到怕人看見他所見史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裡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到不理論惟看林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不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林黛玉咲道這个東西到好頑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道我不希罕寶玉笑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著又復揣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个來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

你們又來作什麼我們不過沒事來瞧々一句話未說完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京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供茶食之類的東西送了來鳳姐兒聽見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這个只說偺們娘兒們來瞧々人家只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礼都是老太々鬧的這又得預備賞封兒只見馮家的兩个管家娘子上樓來了馮家的兩个未去又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礼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

廟裡凡一應遠近親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礼賈母纔
後悔起来說又不是什広正經事我們不過閒曠〻
就想不到這礼上沒有驚動了人因凡雖看了一回
戲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懶去鳳姐兒又說打不墻
也動土已經驚動了人家今兒樂得還去曠〻那賈母
只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来誰知寶玉
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
了親口〻聲〻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
也不為什広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

着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
帶了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又病了
心裡放不下飯也賴去吃不時来問林黛玉又怕他
有个好歹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作什麽寶玉
因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不受用今听見林黛玉如
此說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心也還可恕連他也
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之百倍若
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
話到比往日別人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来

道我只當白認得你罷了罷了林黛玉听說便冷笑
了兩聲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
麼配的上呢寶玉听了便向前来直問道臉上你這
庅說是安心呪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
話来寶玉又道昨日我還為這个賭了幾回咒今兒
你到底凖了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庅益
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工回的話来今日原是
自已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々兢々的說道
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来我知道昨日

張道士說的親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你心裡生氣
來拿我来殺性子原来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
痴病况從小時和黛玉耳鬓撕磨心情相對既如今
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近親友之家
所見的那些閨英閣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
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来故每〻或喜或怒變
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他也是个有些痴
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而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
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来只用假

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々碎々難保不着
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
的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
你々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
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了你々竟心裡沒我々心裡
這意思只是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
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
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郤管了然自若
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

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々有金玉
見我一提又怕我心裡着急安心哄我看来兩個
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了兩个
心了那宝玉心裡又想着我不管怎麽樣都好只要
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
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知我近不知我遠那林
黛玉心裡又想着你只管你々好我就好你何必為
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
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弄

二十九回

成疎遠之意如此之話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也難偹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宝玉又听見好姻緣三个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干咽口裡說不出話來便堵氣向頸上抓下通霊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撈什（子）東西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宝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說道何苦來你又砸那啞吧物件有砸他的不如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鴈等都忙進來勸解後來見寶玉下死

力砸玉忙工来奪又奪不下来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忙赶了来才奪了下来宝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黄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没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麽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宝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来心裡一煩惱方才吃的香薷飲解着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鵑

忙工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吐濕雪雁忙上来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才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辨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麽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黛玉不如紫鵑因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才不該同他校証這會子他這个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不由的滴下淚来襲人見他

兩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氷凉待要勸宝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宝玉有什麽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空薄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開了手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〻的扇着見三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的傷起心来也拿帕子揩泪四个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免強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〻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姑娘辨嘴林黛玉听了也不顧病起来奪過去順

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别人再給他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来這是我幾多嘴的不是了宝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豎總不帶他也沒什広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不知要鬧到什広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合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經事的来告訴也不知有

了什庅大禍一齊進園来瞧他兄妹襲人急的報怨紫鵑為什庅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道是襲人去告訴的也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来見宝玉也無言林黛玉也沒話問起来又沒為什庅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个人身上說為什庅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来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了宝玉去了方才平復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的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請賈府諸人宝玉

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已後悔無精
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黛玉
不過前日中了些暑熱之氣本無甚大病听見他不
去心裡想道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兒反不往他們
家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得
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万不該剪那玉
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才帶因
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二人都生了氣只說
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个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

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説我這老冤家是那世的
孽障偏生遇見了這麽兩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
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説的不是冤家不聚頭
幾時我閉了這眼斷了這口氣憑你兩个冤家鬧上
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不嚥這口氣
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宝林二人耳内原來
他二人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
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是参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
此句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泪下雖不曾會面然一个

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嘆却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襲人因勸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住日家裡的小廝們和他姨妹辨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听見了還是罵小子們蠢不能体貼女孩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庅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个再這庅仇人似的老太ㄟ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兒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庅也好那庅也好那宝玉听了不知依也不依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一片哭歎總因情重金玉無言何可為証

第三十回

指扇敲雙玉是寫寶釵金蟬脫殼銀釵畫薔字是寫痴女夢中說夢脚踢襲人是斷無是理竟有是事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齡官劃薔癡及局外

話説林黛玉自與寶玉角口後也自後悔但又無計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〻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燥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到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燥了紫鵑笑道好〻的為什麼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

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
兒常要歪派他總這庅樣林黛玉正欲荅話只聽院
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宝玉的聲音想必是
来賠不是来了林黛玉聽了道不許開門紫鵑道姑
娘又不是了這庅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
使得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
他進来一面笑着說道我只道寳二爺再不上我們
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来了宝玉笑道你們把極小
的事到說大了好〻的為什庅不来我便死了魂也

要一日来一百遍妹〻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
了只是心裡氣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麽氣
一面說着一面進来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林
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来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
滚下淚来寶玉笑着走近床来道妹〻身上可大好
了林黛玉只顧拭淚並不荅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
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来
叫傍人看着到像是偺們又拌了嘴似的若等他們
来勸偺們那時豈不偺們到覺生分了不知這會子

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庅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〻叫了幾萬般林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他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哭道你也不用哄我從今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也全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林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林黛玉道我死了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林黛玉一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

么你家到有幾个親姐〻親妹〻呢明兒都死了你
幾个身子去作和尚明兒我到把這話告訴人去評
評宝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臉上
紅脹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黛玉兩
眼直瞪〻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說不出話来
見宝玉鱉的臉上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
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
了兩个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
淚宝玉心裡原有無限的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

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来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淚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来便用衫袖去擦林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来向宝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宝玉見他摔了帕来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黛玉一隻手咲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林黛玉

將手一摔道誰全你拉〻扯〻的一天大似一天的
還這庅延皮賴臉的連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沒說
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兩个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
看時只見鳳姐兒跳了進來說道老太〻在那裡抱
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〻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
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〻罵我說
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个有
什庅可辨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
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庅又成了烏眼鷄

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黛玉就走林黛玉回頭叫丫環們一个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作什庅有我伏侍你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說和誰知兩个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笑對說到像黃鷹抓住了鷂子的脚兩个都扣了環那裡還要人去說和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此時寶釵

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問寶釵笑道大哥〻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礼送連个頭也不得磕去大哥〻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明日惱了姐〻替我分辨〻寶釵笑道這也多礼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日〻一處要存這个心到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〻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〻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的狠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

寶玉聽說便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閑笑道
怪不得他們拿姐〻比楊妃原也体豊怯熱寶釵聽
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思
臉紅起來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像楊妃只是
沒一个好哥〻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
說着可巧小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
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了我罷寶釵指他
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你和素日嘻皮
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該問他們去說的靛兒跑

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説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方纔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仝別人搭閃去了林黛玉听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才要搭言也趂勢取个笑不想靛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笑道寶姐〻你听了兩齣什麽戲寶釵因見林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寶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意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〻通今博古色〻都知道怎麽

連這一齣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子
話這叫負荊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
們通今博古才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麼是負
荊請罪一句話未說了寶玉林黛玉二人心裡有病
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於這些工雖不通但
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問人道你們
大暑天誰還吃生姜呢眾人不解意便說道沒有吃
生姜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詫異道既沒人吃生姜
怎麼這麼辣〻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

過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寶釵鳳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了心自己沒趣又見林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林黛玉多心說不得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目今盛暑之際又值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

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裡出去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个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个丫頭子手裡拿着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凉塌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捶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他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麽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

見了他就有些戀〻不捨的悄〻的探頭瞧〻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〻的笑道我明日和太〻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〻醒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麽金簪子吊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話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訴了你个巧宗兒你往那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

玉咲道凴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打了个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々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般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听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听見說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々要打罵只管罰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々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

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宝玉見王夫人醒来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来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静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聽有人哽咽之聲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

正是花葉茂盛之際寶玉便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寶玉心中想道難到這也是个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奇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女到像是那十二个學戲的女孩子之内一个却辨不出他是生旦净丑那一个角色來寶玉

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次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釵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个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裊裊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的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着他方

才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个什麽字寫成一想原来就是薔薇花的薔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了故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麽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劃呢畫来畫去還是个薔字再看還是个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个薔已經畫了有幾千个外面不覺的也看癡了兩个眼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

有什麽說不出的大心事纔這麽个形景外面既是這个形景心裡不知怎麽熬煎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擱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心内想着恰逢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刷刷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着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个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听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

个人叫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上俊秀
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隐住剛露着半邊臉
那女孩子只當是个丫頭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
謝姐姐提醒了我难到姐姐在外頭有什庅遮雨的
一句話提醒了宝玉噯喲一聲纔覺得渾身冰凉低頭一看
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説聲不好了只得一氣跑回怡
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罣着那女孩子没處避雨原
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學
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人女

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在大家把溝
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
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
人等都在遊廊下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以手扣門
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響
裡面方聽見了估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
咲道誰這會子叫門誰又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
是寶姑娘的聲音情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
麽来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不可

開呌他淋着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的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咲的彎腰拍手道你怎麼大雨裡跑什麼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便抬脚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

道愛喲是你來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麽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麽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就偏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

別人來賈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了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些小丫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他們也沒个怕惧兒你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纔剛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下疼的狠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到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

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睡不穩忽夜間聽見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開眼見了寶玉到唬了一跳道作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裡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

愛衆不常多情不壽風月情懷醉人如酒

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情情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着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樣呢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黎洞丸來襲人拉了

他的手笑道這一鬧不大緊鬧的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大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麼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内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至確問王

濟仁問其原故是傷損便說了个九藥的名子怎庅
服怎庅敷寶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
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
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端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
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
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
的越發不理他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
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悅形容也就懶懶的鳳
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事

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

沒趣只到筵散花謝之時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
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到不
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
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
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来
怎麽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事難道也是這麽顧前
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
給人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
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

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發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自然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赶過來向寶玉道好〻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〻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為你

伏侍的好昨日纔挨過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
兒還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
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黄了臉少
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〻你出去逛〻
原是我們不是晴雯听他說我們兩个字自然是他
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因冷笑幾聲道我倒不
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的
鬼〻祟〻幹的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
們来了明公正道的連个姑娘還沒挣上去呢也不

過我和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脹
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你
們氣不忿我明兒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
說道他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
又是有担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麼
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呢
襲人听了說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還是和二
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當着二
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總也

不過是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槍帶棒的終久是个什麽主意我就不多說讓你說去就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便含淚說道我為什麽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个兒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

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
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也不怕臊
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他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
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
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
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
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
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人又奇了你
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

干淨說一句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
痕秋紋麝月等眾丫環見他們吵鬧都鴉雀無聞的
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
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嘆了一聲在
床上坐下叫眾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
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
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邊哭
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
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吃

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
不告訴我我問他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
肩咲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个拌了嘴
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
鬧什麽我們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
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寶玉道你何苦來替
他招罵名兒饒這麽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的住你
来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
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

人不知怎広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寔些罷何苦還説這些話林黛玉將兩个指頭一伸抿嘴笑道作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兒寶玉听了知道是他前日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來説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自已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

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
身起来説何苦来又招我寶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
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
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説
那兩句你就説上那些話你説我也罷了襲人好意
来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
的拉拉扯扯作什庅叫人来看見作什庅我這身子
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我為什
庅睡着呢問的晴雯没了話嗤的又笑了説道你不

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来寶玉笑道我總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偺們两個洗晴雯揺手咲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時辰也不知道作什庅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来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庅洗了叫人笑了幾天我也没那工夫收什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兒也凉快那會子洗了可也不用洗了我

倒𠊓一盆水來你洗〻臉通〻頭纔剛他來送了好
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
寶玉笑道既這麽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〻手拿來
菓子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
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更了不
得呢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
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
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
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

听那般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
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
麽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听
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聲撕了
兩半接着嗤嗤又听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响的好
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
罷寶玉赶上来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
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了幾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道
這是怎麽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開扇

子匣子你揀去什麽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麽說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孽他也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来小丫頭佳蕙過来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

見史湘雲帶領許多丫環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姐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你穿上這些作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嬸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一傍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這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

猛一躺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个墜子他站在那倚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来仔細頭工掛的那燈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来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倒是扮上小子更好看了林黛玉道遠箕什庅惟有(兩)年正月裡接了他来住了沒兩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来老太太的一件新匕的大紅猩猩毡斗篷放在那裡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工和了頭

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在滿跟前美了
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寶釵咲向那
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們淘氣不淘氣了周
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
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咭咭咻咻笑一陣說一陣也
不知那裡来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
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就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
着賈母因問今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娘笑
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来可不住兩天史

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麽寶釵笑道他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个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麽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麽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ヒ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麽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ヒ好寶玉道多謝你記念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

說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疙瘩寶玉道甚広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送来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个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広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工次送来的那絳紋石戒指一包四个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个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就帶了来豈不省事今兒巴巴的自己帶了来我當又是什広新奇東西原来還是他真真你是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才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

們送東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說話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東西這得我先告訴来人這是那一个了頭的那是那一个了頭的那使来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了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過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来可怎麼說了頭們的名字呢橫豎還是我来給他們帶来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个鴛鴦姐姐一个金釧兒姐姐一

个平兒姐姐一个這倒是四个人的難道小子們也
記得這麼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
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
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
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
寶玉聽見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
由不得也笑了寶釵見寶玉呆了忙起身走開找了
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
瞧你的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姐們去曠曠

湘雲答應了將三個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觀園来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来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麽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个還不如偺們的翠縷道他們

那邊有顆柘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
也難為他長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
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
人一樣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来的人湘
雲听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
說這叫人怎麽好荅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
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就是
一生出来人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樣翠縷道
這麽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

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庅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庅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庅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庅樣兒不過是個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陽地是陰水是陰火是陽日就陽月就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的管着

月亮什庅太陰星就是這个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〻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倒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庅沒有呢比如那一个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听了點頭笑道原来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庅是陽怎庅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因想不起個

什庅来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縧工繫的金麒麟便
提起来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
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怎庅没有呢翠
縷道這是公的倒底是母的呢湘雲道這連我也不
知道翠縷道這也罷了怎庅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
到没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好
生走罷越說越說出好的来了翠縷笑道這有什庅
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笑道你
知道什庅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着湘雲拿

手帕子握着嘴呵呵大笑起来翠縷道說是了就笑
的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
奴才為陰我連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
很懂得一面說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
是誰吊的首飾金晃晃在那裡翠縷聽了忙赶上拾
在手裡攥着笑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說着先拿史湘
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
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来的好奇
怪我從来在這裡沒見有人有這个湘雲道拿来我

悄悄翠縷將手一撒笑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来了笑問道你兩个在這日頭低下作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来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来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向別情景況一時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来我得了一件好東西耑等你呢

說着一面在身上摸掏掏了半天呵呀了一聲便問
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来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
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
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
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
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了麒麟了寶玉道前兒
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
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
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

喜非常因說道不知此喜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謂艸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第三十二回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懷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錄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盡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盡麼
解到多情情盡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欲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裡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咲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與史湘雲吃了一面咲道大姑娘聽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偺們在西邊煖閣

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麽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麽好後来我們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麽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這个美那个（大家風範情景逼真）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来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麽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哭我要這様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麽大熱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瞧你不信你問問

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未了
忙的襲人和寶玉都勸道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
広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
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
心中畫中多少情致
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
兒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个就試出你
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
誰給你們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笑道我只
當林姐姐給你的原來是寶釵姐姐給了你我天天

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个娘養的我但凡有這么个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〻不用題這話史湘雲道題這个便恐压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〻所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〻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个人是誰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〻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

感知己之一歎

千古

同慨

难

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麽了（襲妻情形如畫）襲人道且
別說話正有一件事還要求呢史湘雲便問什麽事
襲人道有一隻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
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笑道這又奇
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麽針線工的裁
剪工的怎麽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
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
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做的（我們這屋裡昔字精神活跳）史
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子因笑道既這麽說我

就替你做了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个什庅就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倒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倒也不知道（反襯會起畫活之至）史湘雲笑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

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个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个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个瞧給那个看的不知怎麽又惹惱了林姑娘便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看人做去我總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麽[描神]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麽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呢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煩他做舊年好一

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
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
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
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
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原本烟俗）要見我史湘
雲一面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總
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
我去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驚他人
的好處他總只要會你寶玉道罷了罷了我也不敢稱雅

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我也不知寶玉是雅是俗指誰同）
（類一擬）笑道還是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
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
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
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
裡攪些什么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
坐我這裡仔細臟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此際不同湘雲）
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一語湘雲也是難出一聲）
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

来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
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
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麽樣哭的怎麽樣呢
提起這些話来真真寶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赳了一
襲人善解愁
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道後来還
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誰知這一个反
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
花愛木清明
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来說過這些混賬話
水情花色斷浮萍雖同流要惠然能從
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

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要赶来說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夗央或有鳳凰或玉环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因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来正听見史湘雲說經濟事實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和

他生分了林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劳怯之症你我雖

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倒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服出来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来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麽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

（普天下才子佳人英雄俠士都來哭我雖愚濁也願同叙一哭）

（閑心性致）

道你又要死了作什麼這麼（嬌羞態）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玉道你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甚麼金又甚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赶上来問道你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痴情態）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連我今日看之也不懂是何等文章）

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説道我有什麽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説説怎麽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第二層）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真愛真愛真情真情中每每生出此苦）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

心病来

一日林黛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

何菩神佛開慧眼照見

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

衆生業障為現此錦繡文章說此上乘功德法

心要說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

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從(知)那一句上說

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个怔了半天林黛玉只

下筆時用一走文之大

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滚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

力盡責不着也

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

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

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

才曰

了寶玉站着只當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来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来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来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来說道你也不帶扇子去虧我看見趕了送来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来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来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

三十二回

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這話唬得魄銷魂散只呌
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
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来方知襲人送扇
子来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
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黛玉
而起如此看来將来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
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来心下暗度如何
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那邊走来
笑道大毒日頭地下你出什麽神呢這襲人見問忙

笑道那邊兩个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
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纔
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
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去罷襲人道老爺叫
他出去寶釵听了忙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
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
偏是這
襲人笑道不是這麼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个
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涼快還跑些什麼
襲人笑道倒是你說的是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

你們家做什庅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寳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来往便笑道你這庅个明白人怎庅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再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来那雲丫頭在家裡竟一點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庅這幾次他来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

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来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說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能着使罷要勻淨的等明兒來住着時再好生打罷如今聽了姑娘這話想来我們煩他他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麽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的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告

（真是知己不因湘雲）

許我在家裡做活做倒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个半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多情的害）要家裡這些（有這樣半心左性之癖）活計工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會叫人做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的信他他纔是認得出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累去（痴心的情思）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一个

老婆子忙忙走来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的投井死了襲人听說唬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个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下井裡打水見一个尸首趕着叫人打撈起来誰知是他他們家還只管乱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听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泪来寶釵听見這話忙

又一哭法

向王夫人處来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
来至王夫人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
間房内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傍坐又一哭法
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来寶釵道從園裡来王夫
人道你從園中来可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着見世人多是見事欲瞞人偏不意中擠要着
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閑人露理之所無而事則多有何也
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
說道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
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

下攆了他下出去只說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
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
道姨娘是慈善人故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
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頑
失了腳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
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
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善勸人大見解惜乎不知其情）
（惟精表玉之言不中奈何）
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不安寶釵
嘆道姨娘也不必勞神念念于茲若十分過不去不

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
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
你妹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
說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給你林妹妹作
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有心
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
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這麼樣我現叫
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
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

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泪来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个人来跟寶釵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邊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寶

（畫龍現影去可愛煞人）

釵来了却掩了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

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便將
他母親叫來拿了去了再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世上無情空大地人間少愛景何窮其中世界其中了合笑同歸造化功

襲人湘雲黛玉寶釵等之愛之哭各具一心各具一見而寶玉黛玉之痴情痴性行文如繪真是現身說法豈三家村老學究之可能夢見者不禁焚香再拜

第三十三回

富貴公子侯王應襲容易在紅粉場中作罪風
流情性詩賦文詞偏只為鶯花路間留滯笑嘻
嘻哭啼啼總是一般情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肫肫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金釧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寶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

往裡走可巧兒撞了個滿懷只听那人喝一聲站住
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
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
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麼方纔雨村來了要見
你叫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
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
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
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
真有此情真有此理
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

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
听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
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
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
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
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
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
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
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

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
亦感謝不盡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笑起
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
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
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裡有一個做小
旦的琪官 一向好好在府裡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
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
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
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

以擺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對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斷斷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來寶玉也不知是何緣故忙趕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

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漢巾子怎麽到了公子腰裡定玉

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
他如何得知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
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
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
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
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
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
寶玉其人愛之有餘豈可徒者用
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
此等文章逼之能不使人肝膽憤懣以成下文之嚴酷
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

耶
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出那長史官一面回頭命寶
王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
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一陣乱跑賈政喝命小
厮快打快打賈環見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
站住賈政便問道你跑什麽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
管你不知往那裡逛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
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
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
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的寔在可怕

所以才趕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
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
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
人操克奪之權致使出這殄殺生的禍患若外人
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興來小廝
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
襟貼膝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
別人如畫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裡便
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小廝們

明白都往西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文有不得不盡情苦打之勢）那金釧兒便（再遍下）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過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一激再激寔文寔事）罪眾門客僕從未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寶玉

了一個個都是咬指咬舌連忙退去那賈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為天下父母哭）一疊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索子綑上把各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往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裡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干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去捎信偏生沒個人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姆姆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

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偏生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見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人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的（明也歎小廝說出要緊的）（說真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寶玉急的跺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了結俱盡語）

語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輕了一腳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着牙狠命蓋了三四十下衆們客見打的不像了忙上前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弒君弒父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極了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

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赶往書房中來慌的衆（為天下慈母一哭）門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厮忙鬆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父母之心昊天罔極賈政王夫人易地則皆然）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

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索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死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倒底在陰司裡得個依靠（使人讀之声哭咽而淚雨下 未喪母者來細玩 既喪母者來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

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
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
住解開汗巾一看由腿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
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來苦命的兒吖因哭出命
苦兒來忽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
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
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
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宮裁禁（慈母如畫）
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更似滾瓜一般

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環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見窗外顫巍巍（老人家形狀活現）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大家規模一絲不亂）厲聲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

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
如何禁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
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偏是有理）
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如兒得兒又字問累生情寬無牽滯）
親是怎庅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滚下淚來賈政又
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
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
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
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

便命人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回去賈政苦苦叩求認罪賈母一

面說話一面又記罣寶玉怕進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環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能事者自不凡鳳姐便罵道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打的這麼個樣兒還要攙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听說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送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看寶玉果然

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
死了留將珠兒兒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
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
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天下作父兄者教子物聽亦當一番意）賈政聽了也就灰
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
含淚道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道之有法）
還要跟着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
去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也都在這
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

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各自一番作用）自己榡不下手去便越性（各自有）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不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得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習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

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内去衆人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内自己床上睡好人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持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牽連不斷以恩娘有恩處一等無恩嚴父慈母一般愛子親優溺娘總是非活潑頭花柳誰解春光跳出樊籠一場笑話

第三十四回

兩條素帕一片真心三首新詩萬行珠淚襲卿高見動夫人薛家兄妹空爭氣自古道情是苦根苗慧性靈心的回頭須尺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

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庅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
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
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庅樣呢正說着只听了
環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
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
諸閨是閨心不是閨心
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
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
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
好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睁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

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同髮之一嘆）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疼（嘉卜含拼）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行雲流水語微）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

得遇知己當多生靜遠差也思度盡

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么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寶玉原來還不知道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illegible]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听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

的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

時說出宝兄弟來也不足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姑孃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宝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心頭口頭不覺表露）你何曾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就說什麼的人襲人說出薛蟠來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已說放恣了恐宝釵沒意思听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听宝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自己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話時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着罷方

絨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
便走出門去襲人趕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
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
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不
必驚動老太太太太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
然彼時不怎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說着一
向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
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
去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

（旁註：打、等、閒、心；的、嗔、真心；要緊）

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個丫環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眾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泣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

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
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宝玉還欲看時怎奈
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就倒下
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雖說太陽落下去
那地上餘熱未散走兩趟又要受了暑我雖然捱了
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只裝出來哄他們好在
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
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
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

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 心血淋
消減成此數字
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了一聲道你放心別
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況已是
話款過夜來了新斷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
鳳奶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
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麽怕
不避嫌疑不惜声
起他來林黛玉急的跺腳悄情的說道你瞧瞧我的
名破格齊是識為可嘆着實可憐
眼睛又該他去咲開心呢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
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

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襲人看薛姨娘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嬸們來遲了一步二爺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曰稱太太叫一個
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
告訴晴雯麝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
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
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
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了他來
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
穩了那四五個了頭如今也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
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

不明白倒就悮了王夫人道也是話說的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倘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結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

子和了些吃了半碗又嬾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
嗳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香露
來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胡遭塌了就沒給既是他
嬾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
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
雲來把前兒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
瓶來罷多了也白遭塌等不殼再要再來取也是一
樣彩雲聽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子來付與襲
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

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
清露襲人笑道好金貴東西這麽個小瓶兒能有多
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
生替他收着別遭塌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
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
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
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麽話你可聽見這
個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嚷出來叫人
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為二爺霸

看

估着戲子人家來知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揉
嗔說道也為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衆人道別的原故
竟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太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
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人撿住王夫人道你只
管混衆人哄道太太别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
有什麽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衆人道我們二爺也須
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
（能了事也）
麽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
（襲卿之心所謂悮人可卿仰和然則也今君此能）
由不得趕着衆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

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不痛哭况述以成此語
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
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快五十歲
的人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的單弱況且老太太
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個好歹或是老太
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壞了所以就縱壞他
我常常掰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
陣彼時他好過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更勝之
句句強之言真体貼盡溺愛之語
了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淚來

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罣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打進一層非有前項如許講究是一層即為）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內有因忙

問〔唐突了〕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因听見衆人背
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
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
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
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别叫别
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没甚麼别的說我只想
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变個法兒以後竟還叫二
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
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

人怕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姨妹雖說是姨妹們倒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說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作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人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

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麽避
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
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
叫人啍出一聲不字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
袭卿愛人以德竟至如此字字逼
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
不不竟令人敬讀看官自省切可謂君戒之
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
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
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
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

人惟有㜎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內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兒這一翻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的兒看偏會）名聲休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如此說）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日既說了這樣的話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

来正作宝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命調来嚐試果然絶妙非常內心下記罣着黛玉满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麼去呢到底說一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没有什麼可說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宝玉想了一想便

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咲道也罷就說我
吽你送這箇給他去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
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宝玉
咲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
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
晾的手帕見妙文
凡的是手帕
進來忙拍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魆黑並
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
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
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

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
別人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
家常舊的林黛玉听見越發着悶着實細心搜求思
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听了只
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裡林黛玉
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癡馳蕩寶玉這番
苦心能領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意不知將
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手帕子
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令人

私相傳遞於我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嘆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炙起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走筆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卻為誰
尺幅鮫綃勞解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糢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由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宝釵

方囘來原來宝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唆調了人來告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一半據實竟認准是他說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囘來見過母親只見宝釵在這里說了幾句閑話因問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庅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

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
嘗鬧什麽薛姨媽道你還粧憨呢人人都知道是你
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
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
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
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
是你說的也罷事情已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
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閙少管別
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鬧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

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
惑若是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就先疑惑薛蟠本是
個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
又見那宝釵勸他不要曠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
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亂跳賭身發誓的分辯
人罵衆人誰這樣贓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纔
罷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献勤兒拿我來作幌子
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
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爹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

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人哥哥治的好好的
叫了去罵了一頓令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
不怕越性進去把你打死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
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的薛姨媽
一把拉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
薛蟠急的眼以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
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
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耐些
兒罷媽急的這個樣兒不說來勸媽你還反鬧的這

樣別說是媽便是傍人來勸你也為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這會子人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別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過十來次的他並未和我說過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

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
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個寶玉鬧的天翻
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到
說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有理難以駁正比母
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
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
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
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
你留心了見寶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

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住薛姨媽哭道媽媽你所哥哥說的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怕們倘蟠不道要補足對釵告衷人前須之言）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的亂戰一面又勸寶釵道你素知那孽障說話没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别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亂整整便出来瞧母親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寶釵因說家（回）去

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自己眼裡冷淡偏見以此笑人世間人多犯此症姐姐也自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能成曠世稀有之事業寶玉意中諸多觸礙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凡人作臣作子出入家廷廊廟能推此心此志何患忠孝之不事業之不立耶

第三十五回

情因相愛反相傷何事人多不揣量黛玉徘徊

還自苦蓮羹甘受使兒枉

卷四 三十五回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看看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纔是

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嬛媳婦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

令（門中相憐之情令人羨慕之至）雖然是五月裡天氣熱倒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
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
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
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
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
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二句來因暗
暗的嘆道雙文雙文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
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
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於

傻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来了嘎的一聲撲了下来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吁雪雁快掀簾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来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

（受成的句字列今日听了竟作一場笑話）

底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
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
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
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
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
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
道你大清早起跑來作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
好不好昨兒我去了知道他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
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

媽見他一哭自已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听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些什麼連自已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

兩個你是爽看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
听說忙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裡說起來的這樣我
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
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听你妹妹的歪
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
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
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說生兄妹形景逼真思切）吃酒閑逛如何寶釵
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個恒心那
龍也會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听

三十五回

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来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孝順媽多疼妹妹反教娘生氣妹妹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談眼睛裡（又是一樣）禁不起也滾下（哭法不是是情之所生）淚来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来寶釵強笑道你閙夠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来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何曾招媽哭来罷罷且丟下這個别提了叫香菱来倒茶妹妹吃寶釵道

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門就過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炸去了寶釵道黄燈燈又炸他作什麽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要什麽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
一寫骨肉悔過之
情一寫本等貞靜之女
還沒未穿遍了又作什麽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了鬟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

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姐我禁不起薛姨娘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蓮蓬兒的湯還好鳳姐在傍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人做去鳳姐笑道老祖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

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回
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听
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
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個
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
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花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
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都想絶了吃

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麽用的鳳姐兒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姨媽那裡曉得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麽麪印出来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麽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裡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湯来王夫人道要些做什麽鳳姐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兒寳兄弟提起来了

單作給他吃老太太嫉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
不如偕勢兒弄些大家吃扎頻着連我也上個俊兒
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
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
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
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來領銀子婦人
答應着去了寳釵一傍笑道我來了這麽幾年留神
看起來鳳了頭憑他怎庅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
母听說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庅當日我

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
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
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
顯好鳳姐兒嘴乖怎麼怨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
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說話的又有不
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
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
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只
會說話可疼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

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
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
及寶丫頭薛姨媽聽說笑道這話老太太是說偏了
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
頭好這倒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玉
的不想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寶釵一
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
吃飯賈母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
囑咐了一回方扶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

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麽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姨媽倒别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不然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没説了連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襲人笑道你站了半日可乏了一面説一面拉他身傍坐下襲人笑道可是

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裡你和他說煩他們鶯兒
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
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
絡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麽不得閒兒
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
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叫
他來替你兄弟作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着的丫
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他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
都笑道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有什麽使喚的去處

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自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衆婆娘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李宮裁奉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

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 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
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飯在
這裡放添了東西來鳳姐答應出去便命人往賈母
那邊去告訴那邊的婆娘快往外傳了齐了頭們快
都趕過來王夫人又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見
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
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眾人也不着
意了少頃飯至眾人調放了桌子鳳姐用手巾裹着
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了

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了四張上面兩張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家庭之間亦復）（如此）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寶玉釧兒在那邊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同着玉

釧兒出来鶯兒道這麽遠怪熱的怎麽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来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大家風範）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足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来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兩個来的怎麽碰巧一齊来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来玉釧便向一椅子坐了鶯兒不敢坐下（兩人不一樣寫真是各進其文於後）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来鶯兒還不敢坐（寶釵之婢自應與衆不同）寶玉見鶯兒来了却

倒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能事者）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何等幽度）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

是這樣光景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
下氣模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兒使盡方法（旁注：金釧兒如若有知 敢何等感激）
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
雖不悅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麼謗（旁注：我看到此處）
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旁注：也看是不過意）
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湯拿了來我嚐
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
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過
來嚐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

管就慌時候你豈不餓壞了要你要懶帶待動我少不
了忍着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挣起來禁
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說道
淌下罷那世裡造了業的這會子現世現報教我那
（偏于此間寫此不情之態以表白多情之苦）
一個眼睛看的上一面說一面嚇的一聲又笑了端
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
罷見了老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又
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
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

意說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說方解過意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

（寫盡多情人無限委屈柔腸）

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的了頭們方進来時忽有人来回話傳二爺家的兩個媽媽来請安来見二爺寶玉听說便知是通判傳試家的媽媽来了那傳試

原是賈政的門生年来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賈政
也着實看待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来
走動寶玉素習厭惡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
這兩個婆子過来其中原来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
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瓊閨秀玉
常聞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睹然遐思遙愛之心十
分誠敬不命他們進来恐薄了傅秋芳痴想因此連
忙命讓進来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
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妹要與豪門貴

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耽悮到如今目今傳秋
（衆心本不定則諸幻叢生諸魔蜂起則没〻乎流于默）
（情結此寶玉之多情而不情之案凡我同人其留意）
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
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母親密也
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
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来只剛問道好説了沒二
句話那玉釧見生人来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
着湯只顧听説寶玉又只顧合婆子説話一面吃飯
一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
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

[illegible]回 三十五回

下回

嚇着唬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了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却只管問（多情人每于苦惱時不自覺反說彼家苦惱愛之至情之深之故也）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痛不痛玉釧兒合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聽說方覺自己燙了手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合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外像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

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燙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
不是個獃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听見他談
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
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快避雨去罷你說
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
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合魚說話見
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
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
東西起來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

如人飲水冷煖

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
自知其中深意味莫能猜告君
辭別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寶玉之為人非此一論亦描寫不盡寶玉之不肯非此一鄙亦形容不到試問作者是醜寶玉乎是讚寶玉乎試問觀者是喜寶玉乎是嫌寶玉乎如今
且說襲人見人去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
絡子寶玉笑着向鶯兒道才只顧說話忘了你煩你
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
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
個羅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
富家子弟每多有如是語只不自覺耳
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閑着也沒事替我打了罷

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且揀要緊的打
兩個罷鶯兒道什麼顏色的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
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顏色寶
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也
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
樣呢寶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燈
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
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就
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

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
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
人情物理一絲不亂
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緊快吃了
來罷襲人等聽說方去了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
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
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寶玉道
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姓倒對了
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
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

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是有心是無心）主子奴才兩個呢鶯兒笑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禁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里好姐姐細細告訴我听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他去（閨房閑話看定[illegible]韵）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听外頭說道怎麽這樣靜悄悄的

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庅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庅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庅顏色才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了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寶玉听說喜之不盡一疊聲

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
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
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
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還不叫人過
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就吃去這有
什麼猜疑的襲人笑道從來沒有的事叫我不好意
思的寶釵抿嘴一笑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宝生之慧但深心）
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听了話內有因
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

日王夫人的意來便不再提將菓與寶玉看了說洗
了手來拿線說罷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
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
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見邢夫人
那邊遣了兩個丫嬛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
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
着實記掛着呢寶玉忙答道若走得了必請太太的
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
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才將那菓子拿一半送與

林姑娘去秋紋答應去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卷四 三十五回

總評

此回是以情說法警醒世人黛玉因情凝思默度忘其有身忘其有病而寶玉千磨萬折肉情忘其尊卑忘其痛苦並忘其性情愛河之深無底何可泛濫一溺其中非死不止且泛愛者不專新舊叠增豈能盡了其多情之心不能不流于無情之地究其立意倏忽千里而曾不覺誠可悲夫

第三十六回

造物何嘗作主張任人稟受福修長劃舊亦自
非容易解得民忠子也良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来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来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来傳說就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

夫人 一

命李嬷嬷襲人等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
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
賀吊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
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
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
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每甘心
為諸了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寶釵輩
常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
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

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鬚眉濁物
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
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
（寶玉何等心思作者何等）
（意見此文何等筆墨）
別的書焚了眾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
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
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閑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
（為當漢人議）
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
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
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

卷 三十六回　二

兒道這幾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
我貼近平兒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
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了頭如今太太房
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
是一個月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
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
是你提醒了我看這些人也太不識足錢也賺彀了
苦事情又侵不着弄個了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罷了
又還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

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
橫豎我有主意（雖見爲論而其心思則不可聞矣任事者戒之）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遲延
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趁空方回王夫人
這日午刻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
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空便回王夫人道
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
或看準了那個了頭好就吩咐下月好放給月錢的
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
個五個的作什麼殼使的也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

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
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
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罷這個分例
只管關了来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
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
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不為過餘了鳳姐答應
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来磕頭
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
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

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
給他們鳳姐兒聞的忙忙道怎麽不按數給王夫人
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
麽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
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丫頭
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
吊錢這也報怨不着我我倒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
又扣着難道教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
兒怎麽來怎麽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

仍舊添上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
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
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
能事能言
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
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
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沒
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
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
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

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兒弟屋裡也添上一個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呢薛姨媽笑道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姨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

才要咲忙人忍住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了頭送去給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寫真慈母苦心）來給襲人以後凡事有趙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也從我的分例上匀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又咲推薛姨媽道姨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

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定在難得王夫人
含淚說道你門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
愈見親熱故後文連呼二聲我的兒子）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四字
愈令人讀閒加我的二字看是明頭襲人是彼的然波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寶玉罪
有爲重矣作肯有多少眼閒罵此一句襯者又不知有多少眼閒也）寶玉果然是有造
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
了（真好文字寫得出者）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
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
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了頭總有

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全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苦心作子弟的讀此等文章能不墮淚）再說罷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廊簷上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見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能事得意之人如画）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蹅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

倒要幹幾樣刻毒事了你們報怨給太太听我也不
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
别作他娘的春夢明兒一果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
如今（自己）裁了了頭的錢就報怨了偺門也不想一想是（的真活現）
奴幾也配使两三個了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
「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
畢西瓜又說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
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樹去黛玉回說
就要洗澡便各自散去寶釵獨自行来順路進了怡

入

紅院意欲尋寶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那裡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

剛情閒果隨便拈來便是推丈推話

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了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窄小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兒央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

所以將將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
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
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
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
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
隨便寫來有神有理生出下文多少故事
笑道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
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
坐在襲人方才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由
不的拿起針来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

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窓外隔着紗窓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傍邊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景况只當有什麽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原好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

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洗衣裳想必去了偺門（觸之眼偏生碍）那裡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多心偏是痴和寫魔通事起何日是完時）他去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偏偏聞此证）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了是驚語之歎是歎語之意不安之故惜惜）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有醒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他們可曾進來寶釵道沒見那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

說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了嬛來寶玉這邊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見賈母倒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合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之不盡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

（花襲人靜時不減長生殿風味何等告法有）

（寶玉聽法人生不遇此等景況寬辜負此一生）

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何係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

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

我（咣字妙你果係明決男子何得女子咣哉）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

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以

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

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

竟去了叫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也不好意思襲人（自古及今大凡夫夫类）

笑道有什麼沒好意思難道作了强盜賊我也跟着（推大家猜想住李子文英真妹不過一死嗚呼哀哉）

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

口氣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听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听見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

夫死名死節竟如何不死的好必定有命君他方諫
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
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
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
得已他才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
少畧他自已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
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窩在心裡若朝廷
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
一湧即時拚命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

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機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的時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鵶雀不到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

固閑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眾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另有風味）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陪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

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
花下劃薔字的那一個人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
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
（非齡官不能如此作勢非宝玉不能如此忍其文冷中濃其意密而緻有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意）
寶官等不解何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遂出來
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
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去寶官道
才出去了一定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
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
裡提著個雀兒籠子上面扎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

與頭頭往裡走我齡官兒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
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臺賈薔笑道是個玉
頂金豆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
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
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
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
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
的無個開心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
那個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

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冷笑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是弄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听了不覺的慌起來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此一番文章從畫薔而來薔之畫爲不謬矣）罷罷放了生免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

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
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
來太太叫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取笑偏生我
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又哭起來賈薔忙
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兩劑
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
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
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
點明
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劃

薔深意自已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這樣悟了方是真悟）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答自此深

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暗暗傷心不知將來葬我洒洞者為誰此皆寶玉心中所懷者不可十分妄擬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来也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去說明兒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来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

得大老爺這裡又住得近又是親戚你不走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請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来豈不好看寶玉未説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走走寶玉不解忙問道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説了出来寶玉听了忙説不該我怎麼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説明日必去正説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走来辭説家裡打發人来接他寶玉黛玉听説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林

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赶来愈覺縫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嚴父可知前去為你們死也情愿不叙倒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来要知端的且听下

回分解

之了三十六回

總評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慎哉慎哉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海棠名詩社林史傲秋閨　總有才八斗不如富貴兒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點了學差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祠及賈母起身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值無聊之際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付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又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

今日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
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恐
就卧時漏巳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
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後又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瘝痌惠愛之深耶
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
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

帳務結一二同志背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銀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于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妹則掃花以待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拏

看一個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迸上去口内說道芸
哥兒請安在後門口等着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
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
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
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直欲嘖飯真好新鮮之字）並認得許
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
方法只奚得兩盆大人若視男如親男一般（告千古未有之）

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令人噴飯便留下賞玩同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房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都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將諸艷請來首却多少閒文不然必云如何請如何來則必至齊犯寶玉終成重復之文衆人見他進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探

春笑道我不笑俗偶然起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笑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必得如此方是妙文）寶玉道這是一件正緊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來大家平章（正緊大事已妙且為平章更妙）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個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寶釵自有主見）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壇前日春天

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亂說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得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只是一篇文字分敘單傳之法）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様改了才不俗（黛玉可人也）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未起詩社先起別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最妙）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瘺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到好探春笑道有了

三十七回

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衆人都道別致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頓脯子吃酒衆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鹿脯來衆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也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黃女英洒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聽說都

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看伊一讓便出一咲號來勾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

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麼迎春

惜春故不能答言然不便撇之不序故捧他二人問近日諸裊宴集之時坐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捷談

偏好問亦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子不知你

們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呢寶玉道我呢你們

也替我想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

恰當的狠果真恰當刑客的盡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

花王就好又點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與後文先伏一線行文妙絕寶玉笑道小

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敖顏如闡）探春道你的號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只挨次一個一個乱起便不成文）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三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作詩白起個號作什麼（假斯文）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才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

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是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才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若是

要推我作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須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韵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韵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是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也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

又叫你們三個來會起我來了寶玉道旣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方才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才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之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情願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便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興

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來（真正好題）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詩賦也不過都是寄性寫情耳若都是看見了才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話）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

詩來隨手一揮這首詩竟是一手七言律遞與衆人
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
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
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叶頭一個韻定
要這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
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拏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
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作呢
說着侍書便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一時便都悄然各自思索
起來黛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了丫環們嘲笑

看他單寫黛玉迎春又命了環炷了一技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盡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香好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道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下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麼黛玉也

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罵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罵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並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看探春的稿上寫是

咏白海棠 限門盆魂痕昏字韵

斜陽寒草帶重門　苔翠盈鋪雨後盆
玉是精神難比潔　雪為肌骨易銷魂
芳心一點嬌無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謂鴻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寶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爲先才技爲末

自攜手甕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階影

冰雪招來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偶

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幾人識

愁多焉得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寶二人

欲償白帝憑清潔看他諷刺林妹到自已身上是何事身分

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門　七節攢成雪滿盆
初浴太真冰作影　捧心西子玉為魂
曉風不散愁千點　宿雨還添淚一痕
獨倚畫欄如有意　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
有身分因又推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
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哭煞令人閨之有別致

碾冰為土玉為盆料定他與別人不同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默默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眾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
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
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
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似有不服之心又
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
論不與你們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
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
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
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

只是到了初二十六日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呼個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得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略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不着意與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入妙襲人看他如何終此詩社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

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是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寶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巳走到自巳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人拿了三百錢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擡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収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麽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

笑道我有什麽差使今日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
爺家與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上的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
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
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緣頭却索
出觀者不理會下知是何碟何物今人此思索却見隔子上碟槽空着妙極細極
因此處係依古董式樣成槽子故無此件此僭隨空皆〻却前文此掘句不能解矣因回頭見
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指襲人問道這一
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我

看你卻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家伙多多的拿几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自然好看原該如此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隔子儘上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想起瓶來我又想起笑話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裡的才開的新

冬月 三十七回　十三

鮮花不敢自己先玩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平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那幾百錢給我又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事小難得這個

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也誇寶玉又是這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服就賞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豎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才給

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氣秋紋忙問給這屋裡誰的我因前日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喜歡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

不犯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
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
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寔在不知道我
陪了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
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
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以趙
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東西又該使黑心弄
壞了才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

晴雯聽說便擲下針指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裏今日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裏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

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個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秋送也事生文）隨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菓又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新粟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我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

冬日 三十七回

好姑娘留下頑罷這絹色兒裡是姑娘上回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着些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甚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裡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去有小子和車等着你宋媽去後不在話下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

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人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媽已經回來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

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的寶玉聽了立身便
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日又晚了
明日一早再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
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
才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
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且別給他看先說
與他韵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
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

我還要罰你們的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
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
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他
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
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録出可見
是好文字不曾怎麽有了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首
已將形容盡矣二首不知從何處提筆好歹我却不知道不過應命而已
說着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
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

重了我們一面說一面看詩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神仙昨日降都門落想便新奇

種得藍田玉一盆押得穩

自是孀娥偏耐冷不脫自己將來形景

非關倩女亦離魂

秋陰捧出何方雪壓倒羣英在此一句

雨積添來隔宿痕

却喜詩人吟不倦

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妙

皆道好詩好詩人作下看寫道

蘅芷階通蘿薜門　也宜墻角也宜盆好便

花因喜潔難尋偶　人為悲秋易斷魂

玉燭滴乾風裡淚　晶簾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訴　無奈虛廊夜已昏

二首真可壓卷是奇性之文態

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壓卷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了我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笑道

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如何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却與此刻方點寶釵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勾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嬸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勾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

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躇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蟹前日送了几斤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几簍極肥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裡取出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

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千萬別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教他們辦去的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到多心待我了憑他怎麽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不把姐姐當作親姐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叫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

太姨娘貴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日已請
下人了（必得如此 可寧歎也）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
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
人詩中那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韵脚若
題過於新巧韵過於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
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過於求生頭一件只要立
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麽
還是紡績針指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於身
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

是巳

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
菊花詩如何寳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做的太
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寳釵想了一
想說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
目來都是兩個字一個虚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
花虚字便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没
作過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
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
先想一個我聽聽寳釵想了一想笑道菊夢就好湘

寶笑道果然好我也有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個也夾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越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說來看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个又說道既這樣越性編出他

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便妙竟弄成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之憶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菊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第十第十一末卷

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的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咱們別學那小家氣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束几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墻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

句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illegible][illegible]後醒看又作對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倒也罷了二人商議要貼方才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薛家女子何貞俠總因富貴不須誇發言行事何其落居心用意不狂奢世人若肯平心度便解雲釵兩不暇

第三十八回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韵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與利除弊之文也此回終故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復札總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纔起社後用不接不離閑人數語數折仍歸社中巧話之筆如此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家裏直反擾他的一發可笑）至午後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必如此問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如此連方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棵桂花開的又好河裡

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如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窓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挽着賈母口裡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這樣咯吱咯查的如見其勢如臨其上非走過者形容不出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杯各色茶具加邊有兩

三個了頭們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几個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歡喜道這茶想的倒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致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妙極此處忽又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

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
時也只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
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
上來倒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
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残疾了衆人都怕經了
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
等人說便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
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氣就不小神差鬼使
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

一個窩兒因為萬壽萬福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賈母語閒閒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

這樣兒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近之暴發專講禮法竟不知禮法此以無禮而禮井井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誤也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搭桌子要杯箸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不過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分付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裏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

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剝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菉豆麵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桌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

去坐兒央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們
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
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
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兒央等正吃
的高興見他來了兒央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作
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兒央小蹄子
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
斟一鍾酒來我喝呢兒央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
鳳姐唇邊鳳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

上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兒央笑道好沒臉的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兒央道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趕來就要抹鳳姐兒笑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兒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

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攬酸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
黃的螃蠏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蠏照著琥珀臉
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
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
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唬了一
跳噯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
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
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
陀佛這是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連聲問見了什

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兒央等忙高聲笑回道
二奶奶來搶螃蠏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
螃蠏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
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
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兒央等笑着答應了高
聲又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
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獨
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
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

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回賈母說這裡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曬曬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樣說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分付湘雲別讓你寶哥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付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吃了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

杯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限韵的原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的林黛玉

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墩倚欄坐着拿了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花擲向水面引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如畫家有三聚五踈踈密密真是一幅百美圖）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會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已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

又剥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
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非爲壺爲黛玉正揀了一個小小的
海棠凍石蕉葉杯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天性也丫環看見知
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
我自己斟才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
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
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
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傷哉作者猶記矮䫲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已二十
年矣傷哉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

另拿一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個蘅字（妙極韵極）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寶釵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寫一個瀟字（這兩個妙題料定黛玉必書豈讓他人作去）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寫上一個絳字探春走來看看道竟無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

採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寫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幾個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者愛起一別號可笑可笑寶釵笑道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倒底是舊主人家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寫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

一幷寫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寫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離舊圃秋無跡　瘦積清霜夢自知
念念心隨歸雁遠　寥寥坐聽晚砧痴
誰憐我為黃花病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　酒杯茶盞莫淹留

霜前月下誰家種　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得　冷吟不盡興悠悠
黃花若解憐詩客　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　籬畔庭前處處栽
昨夜不期經雨活　今朝猶喜帶霜開
冷吟秋色詩千首　醉酹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護惜　好知井徑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
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　遶籬欹石自沉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　口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　片言誰解訴愁心
一從陶令評章後　千古高風說(直)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　豈是丹青費較量
聚葉潑成千點墨　攢花染出幾痕霜
淡濃神會風前影　跳脫秋生腕底香

莫認東籬閑採掇　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識秋情衆莫知　喃喃負手叩東籬
孤標傲世偕誰隱　一樣開花為底遲
圃露庭霜何寂寞　鴻歸蛩病可想思
休言舉世無談者　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　折來休認鏡中妝
長安公子因花癖　彭澤先生是酒狂

短袂冷沾三逕露　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時人眼　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　潛度偷移三徑中
窗隔疏燈描遠近　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　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　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　和雲伴月不分明

三十八回

登仙非慕莊生蝶　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依隨雁斷　驚迴故故惱蛩鳴
醒時幽怨同誰訴　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　宴賞才過小雪時
蒂有餘香金淡泊　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葉蛩聲病　萬里寒雲雁陣遲
明歲秋風知有會　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道等我從

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
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
新恍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
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
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倒底傷于纖巧些李紈道巧
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
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轉至拋書人對一
枝秋已經妙極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又回來想
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道固是說你的口

齒噙香一句也數過探春又道倒底要算蘅蕪君秋無跡夢句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中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為底遲真個把個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離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

膝吟短髩萬中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寶玉不及又道明日閒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桌子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總寫寶玉不及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於詩後又寫詩豈人世想的到的奇極怪極衆人看道

食螯

持螯更喜桂陰涼　潑醋擂薑興欲狂

饕餮王孫應有酒　横行公子却無腸
臍間積冷才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為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可有這一說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　堆盤色相喜先嘗
螯封嫩玉雙雙滿　殼凸紅脂塊塊香

多肉更憐卿八足　助情誰勸我千觴不脫自己身分
對斯佳品酬佳節　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
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詩很好，比方才
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接着笑道：我
又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來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
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　長安涎口盼重陽
眼前道路無經緯　皮裏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
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敲醒還用菊　性妨積冷定須薑
於今落釜成何益　月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是食螃蟹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
才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
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請看此回中閨中兒女能作此等豪情韻事且筆下各能句盡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錦繡口無處發濟其用意之深獎勸之勤讀此文者亦不得輕忽戒之也

第三十九回

只爲貧寒不揀行當家攛入且進迎豈知看意

無名利便是三寸最上乘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開河　痴情子偏尋根究底

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為頭裡沒有好生吃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眾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笑道偏要你坐說着便拉他在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

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叫奶奶和姑娘們别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是方才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說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

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管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是鑰匙李氏道什麼要緊體己東西怕人偷了去把鑰匙自已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他有個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不要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

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沒事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譬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著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作日還說呢他比

我們送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的
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
可不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
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
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外頭出去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
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
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
什麽田地鳳了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
舉千斤鳥他不是這了頭就得這麽周到了平兒笑

道先時賠了四個了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趂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守得住我倒有個膀臂說著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倒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拾杯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裡坐

坐便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
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
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你
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到還短錢使
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這幾年拿着這一項銀子
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
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
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難道你
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商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風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了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又不同何綜錯巧妙

得福得理罷卯妙妙々劉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
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
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
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
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奶姑娘
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
個野意了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
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
頭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

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巳喝了兩杯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了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殻平兒道那裡殻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姥道

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穀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寫平兒到伶俐如此）劉姥姥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人往窓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閑窓時細緻之甚也）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

三十九回

家的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沉東西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去罷這可不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緣分了說着催劉姥姥還不來前去劉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

怕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個狂
三作四的那些人想是你快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
說着同周瑞家的隨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二門
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
個又跑上來趕平兒叫姑娘（想是一個姑娘非下稱上之姑娘也按北俗以姑母曰姑姑南俗曰姑娘此定是姑姑姑娘之稱存凡大家有小兒稱少主亦曰姑姑姑娘者按此書中不家說話語氣及動用詞照飲食諸詞皆東西南北互相為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換而用者無疑矣）
平兒又問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
我媽病了等着我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

平兒道你們到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答應起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了來奶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罷交代過襲人的話肯他比臥姐又甚一脅來就之語不潔也不知何臥何福什此一人加小斷歡天喜地答應去

入

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
在賈母前承奉（連賈母一併算入姐妹眾中了妙極）劉姥姥進去只見
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
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個紗羅裡
的美人一般的一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着正
說笑（許文都在劉姥姥眼中以為阿鳳至尊至貴凡天下人都該站侍阿鳳獨來纔是如何今見阿鳳獨站着哉正極妙文字）貞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
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不知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家人曰老太太阿鳳曰老祖宗俗曰老菩薩姥姥曰老壽星卻似鼓入思占門皆實外難得如此則各盡其妙）

三十九回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讓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來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神妙之極〕劉姥姥忙立身答道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健壯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了劉姥姥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

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了好些瓜菜來叫他快收拾去我正想個地裡現摘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

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呢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着親別要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看親戚一淌鳳姐兒見賈母歡喜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塲院大空塲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合他取笑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擱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

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老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鴛鴦身分寫出來了）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

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来説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听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説的書還好听些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却生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没了話也編出些話来講因説道我們村庄上種菜種地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

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
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
必定是有人拿柴草來了我爬着窗兒裡一瞧却不
是我們村庄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
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姥笑道
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村什麼人
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
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劉姥姥口氣如此
才說道這裡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有說不相干的

別嚇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環回說南
院馬棚裡走了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
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
見東南上火光猶亮嚇的口内念佛忙命人去火神
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
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等着火光熄了
方領衆人進來一段爲後回作引寶玉且忙着問劉姥姥那
女孩兒大雪地裡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
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

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听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姑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一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後來果然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的雪團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

夕話正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請老太太賞菊花如何寶玉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

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寳釵等都笑了寳玉看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寳玉到底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麽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寳玉道不拘什麽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老爺沒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寳可惜這若玉

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听了跌足嘆息又問後来怎庅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閑曠我才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相議要打了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

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作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粧嚴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道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爲真回至房中盤筭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

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着明日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来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回来寶玉忙問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才有一個破廟寶玉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到是朝南開的也是稀破的我

我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
看泥胎唬的我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
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
裡有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
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
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
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
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
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

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賞你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來說老太太的房裡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第一寫勢利之好財第二寫窮苦趨勢之求財且文章不得雷同先既有杜詩而今不得不用套坡公聽鬼之遺事以振其餘瀾即此以點染寶玉之痴其文真如環轉無端俛可稽

第四十回

兩宴不覺已深秋惜春只如盡春游可憐富貴

誰能保只有恩情得到頭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眾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議道我有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放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很是

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先起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八月盡的光景）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姥姥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𡙇使不

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厮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令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來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至裏面只見烏壓

壓的推着些閣屏桌椅大小盤花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一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才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般下來預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斯傳令駕舡的娘們到艞塢裡撐出兩支船來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才擷了菊花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

盤子來裡面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老人家說着將一盤子花橫三竪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日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日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間來至沁芳

亭子上丫環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住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眞地方誰知我今日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

他就會畫等明日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听了喜
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
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幹别是個神仙
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了一回便要領着劉姥姥都見
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
上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
姥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上地琥珀拉
他說道姥姥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
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

那綉鞋別沾髒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地下果然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起来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来只站着笑說話時劉姥姥已爬了起来自己也笑了說道才說嘴就打嘴了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一搥劉姥姥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還了得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搥起来還了得呢說話時已至門前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進来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盖碗茶来捧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

了林黛玉听說便命個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才開樓拿几子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

第四十回

偺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才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日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笑說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窓的紗呢明日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

道昨日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的樣顏色又鮮明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出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紗還不認得呢明日還說嘴薛姨媽等都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听鳳姐也咲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

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紫名字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兒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屉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彩紗如今上用的府紗

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了頭不知道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不過是糊窗屉後來我們拿這個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兒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賛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作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

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說這也
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這個
鳳姐兒道這個簿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的竟連這
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
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個帳
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了頭們穿
白收着霉爛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
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劉姥姥念佛道
人人說大家子住大房子昨日見老太太正房配上

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
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人
不上房晒東西預備個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
定是爲開頂櫃收放東西非離了梯子怎麼得上去
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匣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
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作什麼我越看越
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我都帶去瞧瞧
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遠的望見池中一群人在
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咱們就坐一面

第四十回

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漵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偺們今日也

得了一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解鳳
姐兒却知是說的劉姥姥了也笑說道咱們今日就
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
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
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恨(很)不與你相干有我
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有了
頭端過兩盤茶来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
手巾裡面包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人數位按席擺下
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来讓劉親家

近我這邊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管寫薛姨媽到來只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姥傍着賈母一桌賈母平日吃飯皆有小了環在傍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等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麈尾

来拂看了丫環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讓他
夗央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劉姥姥說道别忘了劉姥
姥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
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夗央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
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姥見了
說道這叉爬子比俺那裡鐵掀還沉那裡強的過他
說的衆人都笑起来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
站在當地一個丫環上来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
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兒偏揀了一

碗鴿子蛋放在劉老、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豬不抬頭自己却鼓着腮不言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噯喲寶玉早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摟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撐不住口裡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

奶姆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站的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
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姊妹
換衣裳的獨有鳳姐兒央二人撐着還只管讓劉姥
姥劉姥姥拿起筯來只覺不聽使便又說道這裡的鷄
子也俊下的這蛋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個衆人
方住了笑听見這話又笑起賈母咲的眼泪出來琥
珀在後捶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
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誇鷄蛋小巧要肏
攮一個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那冷

了就不好吃了劉姥姥便伸筯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的來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筯子要親自去撿早有地下的人撿了起來了劉姥姥嘆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了响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指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送牙筯本是鳳姐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

様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筯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順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劉姥姥道這個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礵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又吃的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嬷嬷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閑話這裡収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劉姥姥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嘆道別的罷了我只愛

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才剛不過大家取笑兒一言未了鴛央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咱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央便駡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劉姥姥忙道才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着鴛鴦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得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

了婆子們添上碗快來三人吃完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倒夗央便問今日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夗央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夗央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夗央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夗央道這就罷

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兒央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兒央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兒央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松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窯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牆

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的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
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觀窑的
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
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旁邊掛着小錘那板兒
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了丫鬟們忙攔住他他
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
的東西又見設着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

草虫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的夯子沒干淨的亂鬧到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道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到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門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

習他們也狂一狂咱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叫人出去叫來人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下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的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寬濶又聽的近眾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着怕髒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吃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姨媽太太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

第四十回

可惡回來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聲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支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内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恍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

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嬤嬤散眾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天天逛那裏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咱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漵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

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叫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寔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笑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

董來人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

若根愛素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什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閒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什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什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自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

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日再
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便使得只別忘了說
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徑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
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
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
着錦裀絨毯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
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
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

攢盒一個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取所喜食物上面二
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兩椅兩几是王夫人的
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
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
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
紈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厨之外攢
盒式樣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
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
杯今日也行一令才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

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日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到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盃鳳姐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便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所了這話

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站着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杯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便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卻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了

我罷兜央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了口兜鴦
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兜從老太太起順領說下去至
劉姥姥正比如我說一付兜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
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這一
付兜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一句都
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出
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
青天衆人道好兜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
橋梅花香徹骨兜央道剩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

輪紅日出雲霄夗央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
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采賈母飲了一盃
夗央又道有了一付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
花朶朶風前舞夗央道還是大長五薛姨媽道十月
梅花嶺上香夗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
女牛郎會七夕夗央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
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夗央又道
有了一付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
坤夗央道右邊長么兩邊明湘雲道閒花落地听無

聲夗央道中間還得幺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
栽夗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卻被鳥啣出
說完飲了一盃夗央道有了一付左邊是長三寶釵
道双双燕子語梁間夗央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
荇牽風翠帶長夗央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
山半落青天外夗央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
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央道左邊一個天黛玉
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
怕罰也不理論夗央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

意也沒有紅娘報他央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
双瞻玉座飲朝儀他央道湊成豎子好探花黛玉道
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邊四五
成花九迎春道挑花帶兩濃衆人道該罰錯了韻而
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鴛鴦
都要听劉姥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
夫人他鴛鴦代說了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
庄家人閙了也常會几個人弄這個但不知說的這
庅好听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

你只管說不相干兒央笑道左邊四二是個人劉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笑兒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道大火燒了毛毛虫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道右邊幺四真好看劉姥姥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大笑起來只听外面亂讓且

听下回分解

總評

爲貧賤輩低首豪門凌辱不計誠可悲夫此故作者以警貧賤而富室貴家亦當於其間着意

第四十一回

任呼牛馬從來樂隨分清高方可安自古世情難

意擬淡裝濃抹有千般 文松軒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話說劉姥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来於是吃過門盃又逗笑道實告訴罷我的手腳子粗笨又喝醉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杯取个来便失手掉了地下也打不了衆人聽了又笑將起来鳳姐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然要木頭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件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

一套方使得劉姥姥聽了心下敁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然竟有我時常村庄上縉紳大家子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到都見過從來沒見有木頭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使的木碗子不過誆我多吃兩碗別管他横豎這酒容水似的多喝點子也不怕想畢便說取了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取去豐兒聽了答應着說要去鴛鴦笑道我知道這十個杯還小些況且你纔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子的來到下好看不如把我們那里的黃楊

木根整摳的那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咲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姥姥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的那大的足有小盆子大第十個極小的還有手裡盃子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圖記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麼這麼些個鳳姐咲道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麼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你既要使好容易尋了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的劉媽媽唬的忙道這

老三
枚是刻苦惱

可不敢好姑奶奶竟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
都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都道不可多吃了
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彌陀佛我還使小盃
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吃罷鴛鴦等
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姥姥兩手捧着喝
干賈母道慢些吃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佈个
菜賈母咲道你把茄胙揀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揀
些茄胙送入劉姥姥口中因咲道你們天天吃茄子
也嚐嚐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下可口劉姥姥咲道

別哄我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粮
食只種茄子罷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
你劉姥姥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
奶你再餵我些讓我細嚼嚼鳳姐果又揀了些放入
口內劉姥姥因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茄子香只是
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什麽方法弄的我也弄着
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四五月裡的新茄包兒
摘下來把皮和穰子去盡只要淨肉切成頭髮細的
絲兒曬乾了拿一隻肥母鷄靠出老湯來把這茄子

絲上蒸籠蒸的熟易入了味再拿出來晒
蒸九晒必定晒脆了盛在磁罐子裡封嚴
拿出一碟子來用炒的鷄爪子一拌就是
聽了搖頭吐舌道我的佛祖到得十几隻
他怪道好吃一面說咲一面慢慢的吃完了
細玩那杯鳳姐咲道還不足興再吃一杯
壯道了不得了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
怎樣作來着鴛鴦咲道酒也吃完了這到
木的到姥姥咲道恐不得姑娘不認得的

壺來讓你姨媽坐下大家樂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着實有趣說着拿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兩個多吃一杯你林妹妹雖不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已經干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干了當下劉姥姥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瞧劉陳姥姥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舜樂一奏百獸率舞如筆寫來趣佳今纔一牛耳衆人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出席笑

道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
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
帶着劉姥姥散悶遂携了劉姥姥至山前樹下盤桓
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庅樹這是什庅花是什庅
石劉姥姥一一的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的不
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到了你們這
裡他也变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怎庅雀兒
变俊了會說話劉姥姥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
紅嘴的鸚哥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老鴰子怎庅又

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
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
也就不餓了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兒隨便吃些
罷了丫頭聽說走去抬了兩張高几來又端了兩個
小捧盒來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
蒸食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鵝油卷那盒
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
母因問是什麼餡子婆子們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
皺眉說道這會子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

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吃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個卷兒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了頭了劉姥姥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因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咲道我們鄉里最巧的姐兒們拿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麽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

世上竟有這樣人

是不得的衆人都咲了賈母笑道等你家去時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兒吃這個罷別人揀各人愛吃的吃了一兩點兒就罷了劉姥姥原不曾吃過這

些東西且制作的小巧不顯壘堆的他和板兒每樣
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人攢了兩盤
子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吃忽見奶子抱了大姐
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回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
子頑的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丫頭們哄
他取去大姐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
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因頑
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見
這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

不要那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畢之帶了劉姥姥至櫳翠菴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至院中只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的修理比他處的越發好看了一面說一面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在這裡坐坐罷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是了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來寶玉留神看他怎麽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里面放一個

成窯五彩泥金小蓋鍾奉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
安茶妙玉笑道知道這是老君眉
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
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笑着遞與劉姥姥說你
嚐嚐這個茶劉姥姥接來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
只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
衆人都是一色的瓜皮青描金的官窰新磁蓋碗到
了茶來那妙玉便把寶釵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
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

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
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搧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
寶玉便走了進来咲道偏你們吃梯己茶呢二人都
咲道你又趕了来作什麼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
要去取盃只見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盞来妙玉忙將
那成窰杯命道婆不用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
意知為劉姥姥吃了他嫌骯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
出兩隻杯来一個旁邊有耳杯上鐫着瓟斝三個
隸字後有一行心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

五年四月眉山蘇軾的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
斟了一斝進於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
垂珠篆字鐫著杏犀盞妙玉斟了一盞與黛玉仍將
前番自己常常吃茶的那隻綠玉斗斟與寶玉寶玉
咲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珎我
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
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個俗器來呢寶玉咲道
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把這金玉珠寶一槩貶爲俗
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

十八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的湘妃竹根的一個大海来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遭塌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你吃這一海便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的吃了果覺清香無比賞讚不已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

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

黛玉因問道這水也是舊年的雨水麼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来這是五

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

抱十層一層疊起竟

了那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

能以他人作畫之天王下嘆中矣

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

怎麼嚐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火[illegible]氣不盡如何吃

的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敢多話亦不敢多坐吃過

茶便約寶釵走了出来寶玉也隨出来和妙玉陪笑

卷之四十一回 一

道那茶杯雖然髒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
給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
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杯子
更奇妙上我也已過此等人
是我沒吃過的若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只是我可
不親自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我只交給你快拿
人器也形不喜
了去罷寶玉咲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授受
此等語
去越發連你都髒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
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
幾個小么兒來河內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咲

道這正好了只是你囑付他們抬了水来只擱在山偏十
門外頭墻根下别進門来寶玉道自然說着便袖了與可寫處深入一層
那杯出来便遞與賈母房中的一個小丫頭子拿着
說明日劉姥姥家去時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
已經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
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
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
稻香村来歇息鳳姐命人將竹椅小轎抬来賈母坐
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環婆子圍隨去

了不在話下這里薛姨媽也就辭了出去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衆丫環婆子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搥着腿吩咐人説老太太那邊醒了你們就来叫我説着也歪着睡着了于是衆人方散出来寶玉湘雲等看着丫環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熱鬧（又另是一番氣象）一時又見鴛鴦来了要帶着劉姥姥各處去瞧衆人

也都跟着取咲一時来至占龍別墅的牌坊底下劉姥姥道噯喲這里還有個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咲湾腰劉姥姥道咲什麽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里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這廟的名字衆人咲道你認得這是什麽廟劉姥姥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個字衆人咲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咲時劉姥姥覺的腹内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中衣衆人又是咲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

命入帶了他到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姥姥因喝了些酒他的脚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又吃了許多油膩飲食因發渴多喝了幾杯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禁且又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眼花頭眩辨不出路逕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台房樹都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姥姥心中

自忖這裡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去
了來到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忽有一帶水
池只有五六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清的水流往那（寫劉姥姥醉中）
邊去了上面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姥姥便渡過（寫姥姥中意）
石來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一
房門於是進了房門只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
笑迎了出來劉姥姥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要
我碰頭碰到這裡來說了只見那女孩兒不答應劉姥
姥便趕上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

頭碰的生疼細點點一面用手去摸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噗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緑撒花軟簾劉姥姥掀簾進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炉皆貼在墻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踏的磚皆是碧緑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門纔要出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進來劉姥姥詫異忙問道親家母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你找我來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

只見他親家只是咲不荅言劉姥姥咲道你好沒見世面這園子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帶了一頭他親家也不荅應便忽然想起常聽見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呢罷想畢用手一摸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去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姥姥又驚又喜便邁步出去忽見有

一付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歪身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已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外面的衆人等他不見板兒見沒了他老娘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吊在茅廁坑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婆子去了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度其道路定是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小丫頭子們若是不進花

障子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
叫他遶會子呢我且瞧瞧去一面想着一面回來進了怡
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看屋子的小丫頭已偷空
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
聲如雷忙進來只聞得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
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慌的忙赶上來將
他推醒那劉姥姥驚醒睜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來
道姑娘我時錯了並沒弄贜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
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忙將當地大鼎

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舊罩上項悄悄的咲道

忘方是襲人的本事

不相干有我呢你只記是你醉了在外頭山子石上

至此不得不寫再寫之又斷斷矣　亦是恰好便住

打了個肫兒你隨我出來劉姥姥答應跟了襲

人出至小了頭們房中命他坐了又與他兩碗茶吃

劉姥姥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位小姐的綉房

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一樣襲人咲道這個是

寶二爺的卧室劉姥姥唬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

前頭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

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下回分解

總評

劉姥姥之憨從科妙玉尼之怪圖名寶玉之奇黛玉之妖亦自歛跡是何等爲工能付他人之天王作我衛護之謎神交技至此可爲至矣

第四十二回

誰謂詩書解誤人豪華何尚失天真見得古人原

立意不正心自總莫論

卷八之四十二回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賈母一時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身上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等去吃飯他姊妹們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姥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說明兒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

各房裡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的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說不好過呢我們大姐兒也着了涼在那裡發熱呢劉姥姥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人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回來了因為你在這裡要叫你瞧瞧一個園子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找我我去了太

是花神一面說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咲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人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庅原故劉姥姥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太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奶到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

太逼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起熱來
劉姥姥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小人家
兒不得我們的孩子們會走了就跟園子裡跑去一
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又淨
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
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
來叫彩明念彩明翻了一會念道八月廿五日病者東
南方得之遇見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
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

貧苦些你這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還壓的住他劉
姥姥聽説便想了一想咲道不知他幾時生日鳳姐道
正是呢生的日子不大好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姥
姥忙咲道這個正好就叫他作巧哥兒罷這叫作以
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這名字（作讖語以影）
他必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射後文）
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却從這巧
字上來鳳姐聽了自然歡喜忙道謝又咲道你只保
佑他應了你這話就好了説着叫平兒來吩咐道

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姥姥忙說不敢多破費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着走（世俗常態畫兒）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鳳姐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不好也罷帶了家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看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姥姥過這邊來瞧瞧劉姥姥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又說道這是你昨兒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

實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兩個繭紬作襖兒作裙
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作件衣服穿這
是一盒子各樣的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你
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
條口袋是你前兒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
了兩斗玉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
裡的各樣的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都是我們奶
奶給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兩銀子
是太太給的叫你們拿去或者作個小本買賣或是

司

置几畝地以後再別求親告友的說着又悄悄的咲道這两件襖兒和這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受丟了平兒說一樣劉姥姥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几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說那裡話來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也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咲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就

心收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灰條菜乾子和豇豆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筭了別的一槩不要別枉費心劉姥姥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什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了車來裝上不用你費心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方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命人出去傳請大夫一

卷之四十二回

之

時婆子回說大夫來了老嬷嬷請賈母進帳子
去放下帳子來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
物來還怕他咲活不成不用放來子就對面消花罷
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illegible]書便命
人出去請大夫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
王太醫領進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邊傳跟着賈
珍到了階磯上早有兩個婆子走在兩邊打起簾子
邁步進去人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
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

頭髮小了頭都拿着唾吊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
嬷嬷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
紅着綠戴寶簪珠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上來請
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
稱呼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道姓王
賈母咲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効好脉息王
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回說那是晚生的家叔祖賈
母聽了笑道原來也是世交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
手放在書上王太醫忙屈一膝坐在榻上歪着頭胗了半日

又胗那支手畢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咲道勞動了珍兒讓出去書房裡坐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出至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不過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呢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了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出來咲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來就奶子懷裡用左手托着大

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會脉又摸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了姐兒又要罵我了只是要清清凈凈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几丸丸藥来臨睡時用姜湯研開吃下去就好了說畢告辭賈珎等送出回來拿了藥方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寶釵姊妹們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畧坐了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姥見無事方上來向賈母告辭賈母說閑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你姥姥出

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了劉姥姥十分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兩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作的收着也是白（寫富貴節禮一筆作五）收着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筆用妙文）昨兒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回去或是自己家裡穿或是送人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麫菓子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要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清心丸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兒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

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定如意的錁子来給他悄悄哄道荷包你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姥姥已經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聲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逼真便哄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你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成窰鍾子來遞與劉姥姥姥道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姥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了来的令兒這樣的造化說着便接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

澡換的那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還有几件也送你
罷劉姥姥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了兩件出來與
他包好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
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
回來我替你說罷閑了可再來又命一個老婆子吩
咐他二門上叫個小子來帮着他拿出去婆子答應
了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那邊一併拿了東西雇了
車命小廝搬了出去裝上一直送劉姥姥上車去了
不提且說寶玉每吃過飯又往賈母處問過安回園

中至分路各歸之時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
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院中進
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顰兒你跪(嚴整)下我要審你黛玉
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這寶丫頭瘋了審我什么
寶釵冷笑道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好個千金小
姐滿嘴裡說的都是些什么你寔說便罷黛玉不解只
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何曾說
什么來你不過拿我的錯兒罷了你到說出來我聽
寶釵笑道你還癡憨兒呢昨兒行酒令兒你說的是什

何苦愛惜

疼我竟不知是那兒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了昨
日失於檢點把牡丹亭西厢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
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

真能受教尊重之態妖如之情令人愛煞

口說的你教給我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
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
别說與别人知道我已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臉
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追問了因拉他坐下吃茶

若搬下文自己何由而知筆下一絲不漏雍容中補足

欵欵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

得小釋有分釋兒不符反問

小兒七八歲勻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筭是個讀書人

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

藏書家當曲意

詞諸如這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背着我們看我們也却偷着背了他們睄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纔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也非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

作者一片苦心代佛說法代聖講道看書者

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能有几個這樣

不可輕忽

讀了書到更壞了這是讀書悞了他可惜他到把書
遭榻了所以到是耕種買賣到沒什麼大害處你我
只該作些針線之事總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
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看也罷了最怕是見了這
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究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
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

結得妙

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事呢三姑娘
二姑娘四姑娘史大姑娘寶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
寶釵道又有什麼事黛玉道咱們到那裡就知道了

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然衆人都在那里李紈見了他兩個先笑道社纔起就有脫滑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画什庅園子圖呢惹的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姥姥一句話黛玉忙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那一門子的姥姥直叫他個母蝗虫就是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惟有顰兒這

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兒把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觸目驚心清自可思）把昨日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眾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李宮裁道我請你們來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舖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眾人知道他是取笑惜春便都笑問他

只畫這園子的昕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了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圖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草虫了或者羽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的母蝗不畫上豈不缺典眾人聽了又大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個名字就叫作攜

說還要怎樣黛玉也自己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樣
兒慢慢的画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聽了都拍手
笑個不住寳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
画他不可画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日那些笑話
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几句
話雖淡淡的回想却有滋味我到笑的動不得了惜
春道都是寳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
又拿我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
畫園子呢還是連我們衆人都画上呢惜春道原說

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咲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愈出愈奇）
聲响不知什麽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史湘雲伏在
椅子背上咲的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
背子大咲起来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勁向東一歪
連人帯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
人一見越發咲個不住寶玉忙趕上去扶了起来方
漸漸的止了咲般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何等妙文心思慮[illegible][illegible]）
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
略鬆忙開了李紈的妝奩拿出抿子来對鏡抿了兩

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猶看學魏道這是你帶着我
們作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人頑大笑的學紈
咲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咲了到賴
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受不得也沒法的我只保佑着
你明兒得個利害婆婆再得几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
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罷這丢刁不刁了黛玉早紅（叙寫嬌癡處見情趣）
了臉拉着寶釵說咱們教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
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罷了頭雖會畫不過是几
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有几副丘壑

的如何成得這園子都是像画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既照樣兒往紙上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想紙上的地步遠近該多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副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用界劃的一點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歪了門窗也斜了階矶也離了縫甚至于棹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

卷五 四十二回　下句

三件安插之物也要有隸蜜有畫依衣帽裙帶手指
足步最是要緊的下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腳
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
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寶
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玉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
悞了事了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好叫寶兄
弟拿出去問問那几個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
聽了先喜的說這極好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
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

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要問去也等着商議
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
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
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
墨禁的皴搜拿了畫這又不托色又難滃染畫也不
好紙也可惜我教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
一張細緻圖樣雖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
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丫頭
要塊重絹叫相公給礬了叫他照這圖樣删補着

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籠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氈子好畫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從新再治纔好惜春道我何從有這些畫器不過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再有不過是兩枝着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不該早說這些東西我却也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

些也只可問着画扇子若画這大副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来靜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枝二號排筆四枝三號排筆四枝大染四枝中染四枝小染四枝大南蟹爪十枝鬚眉十枝大着色廿枝小着色廿枝開面十枝柳條廿枝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蛤

粉四匣胭脂十張大赤飛金二百張青金二百張魚
子金二百張廣匀膠四兩淨礬二兩礬綿的膠礬在
外別管他們只把綿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
咱們淘澄着又頑〻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
再要頂細的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枝大小乳
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碟子三
十個風爐兩個大小沙鍋四個新磁缸二個新水桶
四隻長一尺白布口袋四條浮炭廿斤柳木炭一斤
三屜木箱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四兩醬半斤鮮玉

忙道鉄鍋一口鉄鏟一個寶釵道作什庅黛玉笑道你要生薑合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口鍋来好炒顏色吃衆人都笑起来宝釵笑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火就炸的衆人都笑起原来如此黛玉又看了一面單子笑着合探春悄〻的說道咱們畫〻兒又要這樣水缸箱子来了想必他糊塗了他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出来了探春嗳了一声笑了個不住說道寶姐〻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〻他說你的是什庅話宝釵道不

用鬧狗嘴裡還有象牙一面說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摟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蠲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作姐姐的教訓我姐々不饒我我還求誰去衆人不知話内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宝釵原要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厮鬧了便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々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宝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連

我也怪痛你的了過来我替你把頭髮攏一攏黛
玉果然轉過身来宝釵用手替他攏上去宝玉在傍
看着只覺更好看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攏上鬟去也
又一点你着可你無漏子
該留着叫他替他攏去正在胡想只見宝釵說道寫
究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沒有的去
買了来我帮着你們配宝玉收了單子大家閑話了
一回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請安賈母原無大病不
過是勞乏了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
疏散了疏散至晚也就好了不如次日又有何事下

總評

摸寫富貴至于家人女子無不粧顏論詩書講画法皆盡其妙而其中隐語驚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誠佛菩薩之用心讀者不可因其淺近而渺忽之

第四十三回

了與不了在心頭迷却原來難自由如有如無誰
解得相生相滅第傳流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並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一劑藥也就好了便放了心因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去的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請王夫人便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問這會子又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送來的野雞崽子湯我嚐了嚐到有味又吃了兩塊肉心裏很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

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老太
太素日疼他賈母點頭嘆道我為他想着若是還有生
的炸兩塊鹹、浸々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
對吃稀粥鳳姐聽了忙答應命人往廚房傳話這裡
賈母又向王夫人嘆道我打發人請你不為別的初
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就想着給他作
生日偏到跟前就有大事混過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
又沒事大家好生樂一樂王夫人嘆道我也這麼想
着呢就是老太々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嘆道

我想往年不拘誰的生日都是各〻送各自的禮這個
也俗了也〻很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
生分又可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〻怎麽想着好就
是怎麽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咱們也學那小家子
大家湊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頑王
夫人笑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麽樣湊法賈母聽說益
發高興起來忙命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
姑王熙鳳娘們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有頭
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

長五 四十一回 二

高興也都高興起來忙〻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没頓飯時的工夫老的少的上上下下的烏壓〻擠了一地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宝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杭上宝玉坐在賈母懷前地下滿〻的站了一地賈母命拿几個小杌子来給頼大家的等几個有体面年高的妳〻們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主子還有体面所以如今尤氏鳳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頼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

告了罷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咲着把方纔的一夕
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合這趣兒再也有和
鳳姐好的情愿這樣也有畏懼鳳姐的巴不得来奉承
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
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两銀子薛姨媽咲道我隨着
老太〻也是二十两邢王二夫人咲道我們不敢和
老太〻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罷了尤氏李
紈也咲道我們自然也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罷賈母
忙向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

我替你出了羅鳳姐呀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
算賬再攬事老太〻身上有兩分子這會子又替大
嫂子出十二兩說着高興過會子又心疼了過
後兒又說是為鳳丫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
出三四倍來暗裡補上我還在夢呢說的衆人都笑
了賈母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這會
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饒不出驚動這
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
到了那日多吃些東西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

都說狠是賈母方纔了鳳姐又咲道我還有句話
我想老祖宗自已二十兩又有林妹：和宝兄弟的
兩分子姨娘二十兩又有宝妹：的一分子這也公
道只是二位太：每位十六兩自已又少又不替
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忙
咲道到是我的鳳了頭向着我說的狠是要不是你
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咲道老祖宗只把他姐
兒兩個交給二位太：一位点一個派多派少每位
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

的母親因又問道少奶
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
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几個
他們的多你們和他們一
忙答應是賈母又道姑娘
一個月的例就是了又回
個人商議、、湊了來賀
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几
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

生日還入在裡頭平兒咲道我那個私自另外有了
這是官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咲道這纔是好孩子
鳳姐又咲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〻他們出
不出也問一聲兒盡到他們是禮不然他們只當小
看了他們了賈母聽了忙說可是呢怎庅倒忘了他
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了頭問〻去說着早
有一個了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
母喜道拿筆硯來筭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
道我把你這沒厭足的小蹄子這庅些婆〻嬸子來湊

銀子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作
作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你離了這裡
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
如拘了來咱們樂說着早已合算了共湊了一百五
十兩有零賈母道一日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
客酒席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番戲不用錢
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了頭說那一班就傳那一班
鳳姐道咱們家的班子都聽俗了到是花幾個錢叫
一班來听听賈母道這件事我都交給珎哥媳婦了索

性叫鳳丫頭別操心受用一日纔是尤氏答應着又
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〻的散出去尤氏等
送邢夫人王夫人散去便往鳳姐房中來商議怎
麼辦法的話鳳姐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〻的
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
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來原來單為這個出了
錢不算還叫我來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
臊誰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
就回老太〻去再派別人辦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

他興的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
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話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
國府來尤氏方換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
頭們回說是林大娘尤氏便命叫他進來丫頭們走
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
面忙着梳頭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
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
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鬟們回說
那府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

道小蹄子們尚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日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說要學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住了到了你們嘴裡就當正經的話（世家風調）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環答應着忙接了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的和姑娘們的還有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伏線）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已梳洗了命人

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笑道都齊了鳳姐笑道都齊了快拿了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弄鬼呢怎麽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麽些還不殼麽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殼了我再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作人今兒又和我搆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

是丫卯是卯的你也別般怨尤〻咲道你一般也也
倘不看你素日孝敬我〻纔是不依你呢說着把平
兒一分子拿了出來說到平兒來把你這分子収起
去等不殺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因說道奶〻先
使着若剩下了再賞我也是一樣尤〻咲道只許你
主子作弊不許我作情平兒只得収了尤〻又道我看
着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
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一面又往賈母處請
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

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可以討賈母的喜歡（描看世情可）
計議妥當尤氏臨走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
說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
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一分也
（另是十字作用）
他見鳳姐不在跟前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
还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
鳳了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听說方千
謝的收了于是尤氏一逕出來坐車回家不在
且說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

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的並說書的男
女先兒全有因而都打点取樂頑耍李紈又向眾人
道今日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宝玉也不來想必他
只圖熱鬧把清雅就忘了說着便命丫環去瞧作什
麼快請了來丫環去了半天回來說花大姐〻說今
日一早就出門去了眾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
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
翠墨回來說可不是真出了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
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事再

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只
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
（閨行夫[?]下了平下一尽業川文語並奇好奇熟人）
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
高興兩府裡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到走了第二件
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
人笑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
北靜王府裡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
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
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果然如此也該去

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咱們只管作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退人回明賈母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內有件私事于頭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要出門備下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人只你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裏去了倘或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裏留下了横竪就來茗烟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子裏後門等着天亮

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趲下去了茗烟也只得跨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茗烟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去處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々的地方総好說着索性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茗烟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々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茗烟道這裡可有賣香的茗烟道香到

有不知要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
降三樣香茗烟咲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茗烟
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作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小
荷包裡有碎香何不用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回手
從衣襟下掏出一個荷包來摸了摸竟有兩星兒沉
素香心內歡喜道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
到比買的好些于是又問炉炭茗烟道這可罷了荒
郊野外那裡有個既用這些東西何不早說帶了
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

様沒命的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别的東西如今我們索性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茗烟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咱們家去咱們這一去到那裡借香炉使〻他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别說是咱們家的香火就是平常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當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何

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了真比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來並無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卻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到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來了事出意外就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門

[illegible] 四十三回

十二

好命老道來梅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卻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卻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使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道一概不用單用個香爐便命茗烟出至園後要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來茗烟道那井口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台上將爐放下茗烟站過一邊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便命收了去茗烟答

應着且不狀忙跪下磕了几個頭口裡祝道我茗烟
跟隨二爺這几年二爺的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
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〻也不敢問只是這受
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
上無雙的極聰明極精雅的位姐〻妹〻了二爺的
心事不能出口等我待祝你若芳魂有感香魂多情
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二爺未
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
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

礶幾個頭纔爬起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咲了
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咲話茗烟起來收過香
爐和寶玉走着說道我已經和姑子說了二爺沒還
用飯叫他隨便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
道今兒咱們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
躲了出来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進到了禮
了若不吃些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
隨便素的吃些何妨茗烟道這樣甚呢還有一說咱
們出来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人不放心就晚了

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換
是頭一件老太〻和太〻也放了心第二件禮也進
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爺
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二爺若爲這個不
顧老太〻太〻豈〻心就是方撥那受恭的陰理也不
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
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來回去你們攆不是
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勒我我纔出來不過爲盡個禮
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天不進城這一完了心愿

趕著去大家散心豈不兩儘其道若烟道這更好了
說著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些素菜宝
玉胡亂吃了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
茗烟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無大騎
手揺緊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
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裡只有幾個
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說阿彌
陀佛可來了把花姑娘急瘋了上頭正坐席呢二爺
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服脫了自去尋了華服

換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婆子們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寶玉聽說一徑往花廳上來耳內早已隱隱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他來便收淚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回來都要急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不荅只管擦淚寶玉忙進廳內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寶玉與鳳姐行禮賈母王夫人都說他不知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你子

卷五　　十五

回家必告訴他打你跟着又罵跟的人偏都依他的
話要往那裡去就去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的底
那去了可吃了什麼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應說
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死了給他道惱去他哭的
那樣不好撇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
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
寶玉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眾人又勸道老太
太也不必多慮了他已經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回
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了恨今見他來了喜且有餘

那裡還很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怕反百般哄他襲人不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嘆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總評
描金蓮當家常樂素服焚香無限情
窩辦事不獨熙鳳多情不減亡人情之所鍾
必演若莊此所謂情之者也

第四十四回

雲雨誰家院飄來花自奇帶々熱々鬧芳菲枝々

因風滴玉露正春時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寳玉和姊妹們一處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薛寳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去作什麽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也盡情了寳釵不答寳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来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痛樂一日本来自己懶待坐席

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的
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便吃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
席面賞給那沒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差聽差的
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隨意吃喝不
必拘禮王邢二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
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
坐在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為他一年到頭辛
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說他坐不慣首席坐上去橫
不是豎不是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讓

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听說忙也進來咲道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几鍾了賈母咲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々再不吃我當真就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抬盞来斟酒咲道一年到底難爲你孝順老太々和太々我今兒沒什麽疼你的親自斟盃酒你乖々兒的在我手裡喝一口鳳姐咲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咲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

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趁着這個勢儘力灌丧兩鍾
罷鳳姐兒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来
敬酒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〻見賈母
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来凑趣兒領着些嬷〻們也
来敬酒鳳姐也難推脱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
来敬酒鳳姐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〻們饒了我
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
了就是我們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呢往常到有
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拿起主子款兒来了我

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
兒忙趕上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拿酒來
滿滿的斟了一杯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
席鳳姐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似往上撞要
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
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瞅人不防便
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
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
了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

姐便疑心忙叫站住那了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平兒也叫只得回來鳳姐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了頭也進來把隔扇関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台磯上叫那了頭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上門的小厮來拿繩子鞭子把這眼睛裡沒主子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了頭已經唬得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磕頭求饒鳳姐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〻矩〻站住怎麼倒往前跑那小了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〻來我又記掛着房裡沒人

所以跑了鳳姐道房裡既無人誰叫你來的你便沒見我〻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道奶〻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先還強嘴後來听見鳳姐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〻這裡瞧着奶〻的若是散了先叫

我送信兒去不承望奶々這會子就來了鳳姐見
話中有文章必有別的緣故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
作什麼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快告訴我從此以後疼
你々若不說立時拿刀子來割你的嘴說着回手向
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
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々可別說我說
的平兒一傍勸一回推他快說那丫頭便說道二爺
也是纔來房裡的睡了一會醒來打發人來瞧々奶
奶說纔坐席還得好一會纔來呢二爺就開了箱子

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那鮑
二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咱們屋裡來
了二爺又叫我來悄着奶々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
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
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一見了
鳳姐縮頭就要跑鳳姐提着名子喝叫站住那丫頭伶
俐見躲不過了索性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
去呢可巧奶々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
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

鳳姐啐道你早作什麽来着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来推干凈兒説着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攝脚的走至窗前往裡聽時只聽裏面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麽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許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麽就該犯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乱戰又听他兩個都讚平兒便疑平

兒素日背地裡白然也有埋的話了那酒越發湧上
來也並不村奪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一腳踢開
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住鮑二家的撕了一頓又怕
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住罵道好淫婦你偷主子
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八
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哄我說着又把平兒
打了几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的干哭罵道
你們作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作什麽說
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了多酒進

卷之四十四回

八

來高了興未曾作的机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
意人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
鮑二家的他自己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
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淫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怕
打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道裡說話為什麼拉我呢
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趕上來打着平兒
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去找刀子要尋
死外面衆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
要尋死去便自己一頭撞在賈璉懷內叫道你們一條

蘇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到都喊起我來了你也勸死
我罷賈璉氣的在墻上拔下一把劍來說道不要尋死我也
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净正鬧的不開交
只見尤氏等一群人來了說着[這]是怎麽說總好ヒ的
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
來故意要殺鳳姐鳳姐見有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
般撥了丢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
散出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内只說老祖
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

卷二 四十四回

問怎么了鳳姐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
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
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商議
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
正我原氣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
為甚么要害我他燥了就要殺我賈母等聽了都信
以為真說也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
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來後面許多人跟着因賈母素
日疼他們所以連母親嬸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邢夫

人見了氣的忙攔住道罵這下流種子你越發反了老太太還在這裡呢賈璉乜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只管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乱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兒賈母笑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似

的那裡保得住不這麼樣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等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别過去燥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習我到看他好怎麼暗地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々鳳丫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不好对打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是的呢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到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這麼着可憐見的白受

他主子的氣因叫了琥珀來你出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
話我知道他受了委屈明兒我叫鳳姐兒來替他
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
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咽難
抬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今日丫頭何等待你
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到
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吃醉了你只管這
會子委屈素日你的好處豈不都是假的了正說着
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

光方纔漸々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々了一會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你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々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待你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了平兒道二奶々到沒說的只是那個淫婦他又偏拿我湊趣兒我們糊塗爺到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淚寶玉忙勸道好姐々別傷心

我替他們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麽相
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是一樣他們得罪了
人我替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
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〻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
些燒酒噴〻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
便吩咐小丫頭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習
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
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
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見他這般心中

贊歎
也暗々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々想的週到又見襲
人特々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來與
他換便連忙脫下自己的衣服忙去洗了臉寶玉一
傍笑勸道姐々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到像是和鳳
姐々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
太又打發人來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
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前將一個宣窯磁盒揭開
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
又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兌

上香汁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青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似別的粉青重澀滯隨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的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這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裡用一點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裡剩的就夠打頰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

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枝並蒂秋蕙用竹剪擷了下来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丫頭来喚他方怔怔的去了寶玉因自来從未在平兒跟前盡過心且平兒人是個極聰明的人極清俊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的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来竟得在平兒跟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

白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
竟能週全妥貼今日還遭塗毒想來此人薄命似黛
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淚下因
見襲人等不在房中儘力落了几點痛淚復起身又見方
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
他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漬又在面盆中洗了晾
上又喜又悲悶了一會也往稻香村來說了一回閑
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只
跟着賈母賈璉晚間歸房見滿屋內冷清々的又不好去叫只

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意思後
悔不来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来
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来賈璉只得忍愧前来在賈
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陪笑説昨兒
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了今兒来領罪賈母
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黄湯不説安分守已的挺尸去
到打起老婆来了鳯丫頭成日家嘴霸王似的一個
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
子可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

是賈母人道那咧了頭和平兒還不是美人似的還
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
為這淫婦打老婆打屋裡的人你還是大家子的公
子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
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
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
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
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的臉兒比往常更覺可
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了老

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是最有理的再不會沖撞人他日後要得罪了你我自然要作主叫你降伏他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向鳳姐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饒過我罷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了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平兒來命賈璉鳳姐兩個安慰他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聽賈母一說便赶上来說道姑娘昨兒受了委屈了都

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起我賠了不
是不箕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也作下揖去
賈母咲了鳳姐也咲了賈母人命鳳姐兒来安慰他
平兒忙走上来給鳳姐磕頭說奶ㄷ的千秋我惹了
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
不念素日之情浮燥起来為聽了傍人的話無故給
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
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兒道我伏待了奶奶這庅几
年也沒有彈我一指頭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ㄷ

都是那淫婦治的顧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哭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事即刻回我〻不當是叫拿掃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人人王夫人磕了頭老嫲〻答應了送他三人回至房中鳳姐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門王人淫夜人那淫婦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一個淫婦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過這日子說着人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

是我跪了一跪又陪不是你也爭足了光這會子還
叨叨難道還叫我給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強也不
是好事說的鳳姐無言可對嗤的一聲咲了賈璉也
咲道又好了真正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
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都吃了一驚
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是了有什麼大驚小怪
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
婦吊死了他娘家親戚要告呢鳳姐咲道這到好了我
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他

們一回又威赫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吊錢也就依了鳳姐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他只管叫他去告也不許勸他也不用攔赫他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到問他個以屍訛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難因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去等着賈璉道等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商議命人去作好作歹許了二百兩銀子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幾名來幫着辦喪事那些人

見了如此越要實踐亦下求解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梯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內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灌醉了你別憤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正說着只聽人回說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總評

、富貴少年多好色那如寶玉會風流閻王夜叉

誰曾說死到臨頭身不由

第四十五回

富貴榮華春暖夢破黃梁愁晚金玉作樓臺也是戲場

粧點莫綫莫綫遺却靈光不遠

長[illegible]四十五回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正然安慰平兒忽見衆人進來忙讓了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笑道今兒來的這麽齊全到像誰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妹妹的還是着老太太的話一件是我們的事鳳姐笑道有什麽事這樣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一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為畫園子的

圓兒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說只怕後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我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無有叫人買去鳳姐笑道我又不會作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作也不要你作詩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們別哄我了我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一個進錢的銅商你們算什麼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們月錢不彀花了想出這個法子來拘了我去好和我要

錢可是這個主意一夕詩泥的衆人都笑起來了李紈笑道真〻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把姑娘們原交給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的他們不好你要勸這會子他們起詩社能用几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〻太〻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两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〻太〻還是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個小子足的添了十两和老太〻太〻平等又給你園子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又是上〻分兒

[illegible]四十五回

你娘兒主子奴才共總沒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
官中的一年通共筭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
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銀子來賠他們頑頑能几年的
限他們各人出了閣难到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
怕花錢調唆他們來鬧我々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
乾我還通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
一句話他就瘋了似的說了兩車無賴的泥腿市
俗家常打算盤分金撥兩的話來這東西虧他托生
在詩書大宦名門之家作小姐出身出了嫁又是

這樣他還是這庅着若生在貧寒之家小門小戶的
作個小子還不知怎庅下着貧嘴惡舌的呢天下人
都被你筭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的出手
来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
給平兒打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
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沒来
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兒還招我来了給平兒拾鞋也
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子纔是說的衆人都
笑了鳳姐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来找我的這臉

卷之四十五回

子竟是為給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庅一位伏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過來我當着大奶奶姑娘們給你賠個不是担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笑起來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定要給你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然如此奶奶們取笑我禁不起李紈道什庅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了樓房找東西去鳳姐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回園子裡去我纔要把這米賬和他們算一算那

還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淌還有年下你們添補的衣服還沒打點給他們做去李紈笑道這些事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著去省得這些姑娘們小姐們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為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養身子檢點著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反到逼我的命了況且誤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姊妹們若誤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

管閒事連一句現成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豈敢帶累你呢李紈笑道你們聽〻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你到底管不管鳳姐笑道這是什麽話我要不入社花几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〻的作會社東道過後几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作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你們還攆出我來也使得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又道

道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的這些東西都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麼照着你們的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在太太跟前還在珍大爺那裡呢說給你們別磞釘子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咱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着眾人就要走鳳姐道這些事再無兩個人都是寶玉作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

道正是為寶玉來反忘了頭一社就是他悞了我們
臉軟你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
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的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
纔好眾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
個小丫頭扶了賴嬷嬷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
讓大娘坐又都給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
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恩典我們這
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
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

大妐〻笑道我那裡管他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〻兒你別說你是官兒了就橫行覇道起來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的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認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〻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麼個東西來從小兒三災八

雞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麼個銀人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嬭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的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的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州縣官兒雖小事情卻大為那一州的州官就是那一方的父兄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地不容你李紈鳳姐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几年還進來了几次這有好几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

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〻〻〻磕頭來在老太
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服色到發的威武了比
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到愁起這
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親呢你只管受用你的就完了
閑了坐个轎子進來和老太〻鬥一天牌說一天話兒
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
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說着只見平兒斟上
茶來賴大媳〻忙跑起來接了笑道姑娘不管叫那
個孩子倒來罷了又折受我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

道奶〻不知道這些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麽樣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乱子来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的名聲也不好了恨的我没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来罵一頓幾好些因又指着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麽管你一管老太〻還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〻的打誰没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麽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没像你這札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

打還有東府裡的珍哥兒他爺〻那纔是火上澆油
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
看著耳朵裡聽著那珎大爺管兒子到像當日老祖
宗的規矩只是管的到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
一管自己怎麼怨的這些兄弟姪兒不怕他你心裡
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說心裡不知
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
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
接婆〻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到是

第四十五回

打聽打聽奶々姑娘們賞臉不賞臉嬤々聽了笑道
可是我也糊塗了正經話且不說且說這些陳谷子爛芝麻
的混搗因為我的八字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
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酒請這個也不是請那
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
樣榮耀就倘了家我也是應該的因此吩咐他老子
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几席酒
一臺戲請太々們奶々姑娘們去散一日闊外頭大
廳上一臺戲擺几席酒請老爺們爺們爭爭光彩

二日再請親友們第三日再把我們的宣兩府裡
的伴兒們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著主子的洪
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
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
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
了鳳姐笑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
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
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要賞賞我們
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
長云四十五回

也說去可筭我這臉還好說畢又討寃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〻周瑞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了鳳姐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〻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〻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說在外

頭張羅他到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
來了他纔帶着小么們往裡抬小么兒們到好他拿
的一盒子到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首人去了打發
彩明去說他〻到罵了彩明好一頓這樣無法無天
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作什麽賴嬷〻笑道我當什
麽事情原來為這個奶〻聽我說他有了不是打他
罵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
咱們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〻的陪房奶〻只顧
攆了他太〻不好看依我說奶〻教導他幾板子以

戒下次仍留着總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聽說
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
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磕頭起來又要
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
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
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
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單子
與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
了稿子拿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裡帮忙探春

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日間作及至賈母處王夫人處省候二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閑話休題園中姊妹也要度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閑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時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些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姊

妹們來說些閒話排遣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疎忽都不苛責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裏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明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年年鬧一春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不成個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只道我這病是不能好的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日子我是怎麼個

形景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血氣也是不好的事黛玉嘆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彊強的今年比往年反覺更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然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

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一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人說我那些好話我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悮到如今細〻筭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了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要是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悮了若不是

從前日看出你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這個病也沒什麽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麽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的人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寶玉和鳳丫頭兩個他們尚虎視耽耽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又不是他們這裡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

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人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艸一紙皆是和他們家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分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

家總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的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得的替你解一解我雖有个哥〻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〻說了只怕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几兩來每日吩咐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

的黛玉忙笑道東西事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口裡的只愁我在你跟前失于應候罷了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你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漸〻淅瀝〻下起雨來秋霖脉〻陰晴不定那天漸〻的黃昏且陰的沉重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凄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

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窓風雨夕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艸黃　耿々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窓愁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窓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得眠　自向秋屏移淚燭
淚燭搖々爇短檠　牽情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窓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卷五　四十五回　下云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洒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完只見寶玉頭上帶着大斗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了說那裡來的一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了吃了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笠脫簑忙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住燈光向黛玉臉上照一照覷着眼細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

好了黛玉看寶玉裡面只穿着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綠綢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不怕雨這襪子倒也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才穿了來脫在廊簷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

来送你別的都擷了雖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這項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時男婦都帶的我送你一項冬天帶黛玉笑道我不要他帶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又說了出来方想起話来忖度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滿面飛紅便伏在桌上嗽個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詩起来看了一遍不禁叫好黛玉聽了忙起来奪在手内向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經背熟了燒了也無礙黛玉道我也好些多謝你一天

来几次賭我下雨罷来這會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
你且請回去明日再来寳玉聽說回手向懷中掏出
個核桃大小的一個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
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擾的你
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帶笠出去了又番身進来問
道你想什麽吃你告訴我〻明兒一早回老太〻豈
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起
来明兒早起告訴你〻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
人跟着没有〻兩個婆子答應道有人在外面拿着

傘点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球燈拿了下來命點上一支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照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打了也有限的怎麼又忽然變

出送付與寶珠的那亂來了寶玉聽說連忙接了過
去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提着明燈籠後頭還有兩
個小丫頭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
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頭一逕去了就有蘅蕪院
的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上等燕
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
強姑娘說了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
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
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快

夜又長了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
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了光了橫豎每夜各處有
几个上夜的人誤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
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
就該上場了黛玉聽說笑道難為你誤了你發財冒
雨送來命人給他几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婆子
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錢吃說着磕了個頭到外面接
了錢打着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
侍黛玉睡了黛玉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羡他有

毋有兄一而又想寶玉與我又素相[淅]和睺終有嫌疑
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漸瀝清寒透幕不
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睡了暫且無
語且聽下回分解

長 之四十五回

總評
請有賴大則知賈家奴婢深分而本主意不以為過分習慣自然故是有之見者當自度是否可也

第四十六回

畏脚與纏頭欲覓終身伴倘影自為憐靜住深々院　好事不掛心惡語將人慢拚死守香閨遠郤楊花片

長久四十六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着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了帶子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的人都遣出去悄向鳳姐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作房裡的人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的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

法子鳳姐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〻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裡肯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〻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麽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沒的耽悞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〻聽這話很喜歡老爺呢這會子迴避還迴避不及反到拿草棍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太〻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如今老爺上了年紀行事不妥

太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作這些事無碍如今兄
弟兒子姪兒孫子一大群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
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五妾的也多偏咱們
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
這麼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大兒子要了作房裡的
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
派上我一篇不是也沒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
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了先
和我惱了鳳姐知道邢夫人稟性愚拙只知承順賈

赦以自保次則貪婪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務一經他手便剋嗇異常以為賈赦浪費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說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也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得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得我竟是個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

的那樣恨不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就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〻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〻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〻發笑等太〻過去了我搭訕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〻好和老太〻說的給更好不給也沒防碍衆人也不得知道剛夫人見他這般說復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〻要若老太〻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〻的

和鴛鴦說他雖害燥我細々告訴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々說老太々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要去難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笑道到底是太々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的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這半個主子不作到願意作奴才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暗想鴛鴦素習是個

可憐的雖如此說他不嚴他就不應意我先過去了太
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
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
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
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
也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方纔臨來舅
母那邊送了籠子鵪鶉來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
太太的晚飯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
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了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

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到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
來換衣服鳳姐忙着扶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
來鳳姐又說道太々過老太々那裡去我若跟了去
老太々若問起我來過去作什麽的到不好不如太
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
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閑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
人房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
鴛鴦正坐着作針線見了邢夫人忙站起來邢夫人
笑道作什麽呢我瞧々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

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指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綾襖青緞蔥背心下面水紅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面烏油頭髮高々的鼻子兩顋腮上微々幾點雀斑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到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岔意因笑問道太々這回子不早不晚的過來作什麼邢夫人使了個眼色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了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

[illegible][illegible] 四十六回 [illegible]

邢夫人又道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無個可靠的
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人牙子家出來的不
干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兩日又會鬼
祟〻的因此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子兒的女兒收
了又沒有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
這個好些沒有那個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這些
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尖兒模樣兒行事作人溫柔
可靠一槩齊全意思要和老太〻討了你去收
在屋裡比不得外頭新買的你這一收上去了進門

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體面人尊貴你又是個要強
的人俗語說的金子終得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
看重了你如今〻一來你可遂了素日的心高志大
的願了也堵〻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
太〻去就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
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
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
邢夫人見他這樣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
果然真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〻

[illegible]四十六回

不作到愿作了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個還是奴才你跟了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一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作去錯過了這個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了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庅個響快人怎庅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庅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々管包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言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

說話怕燥你等他們問你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
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
房中來鳳姐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
訴了平兒平兒搖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妥平常
我們背着人說起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
說着瞧罷鳳姐道太太叫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可
若不依白討個燥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
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麼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
別去瞧瞧去估量着去了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

婆子們便道遙自在的往園子来這裡鴛鴦見那夫人去必在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有人来問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々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没吃早飯往園子裡面曠々去就来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裡来各處遊玩不想正遇着平兒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来了夗央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来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聽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索性把方纔鳳姐過去回

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與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和紫鵑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兒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个人從小兒什麽話兒不說什麽事兒不作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裡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太老爺要我作小老婆就是大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

我也不能去平兒笑着方欲答言只聽山石背後哈
哈的笑道好个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
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背後找尋不是別
个却是襲人笑着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聽
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聽襲
人道真〻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个大老爺也太好
色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
願意我教給你个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鴛鴦道什
麼法子你說來我聽〻平兒笑道你向老太〻說就

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央啐
道什広東西兒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広混
說的誰知應在今日了襲人笑道他們兩个都不愿
意你向老太〻說叫老太〻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
玉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央又是氣又是燥人
是急因罵道兩个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难的
事拿着你們當作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
你們到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
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

乙

意你們且杈着些兒別特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ゝ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个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広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淂干休太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是老太ゝ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広樣將来难道你跟老太ゝ一倍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到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ゝ歸西

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个娘死了他先放
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庅个光景那時
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难我剪了頭髮當姑子去不然
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樣樂得干净呢平
兒笑道真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
鴛央道事到如此燥一會了怎庅樣你們不信慢々
的看着就是了大太々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
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邊看房子沒上
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々嫂子在這裡可

惜你是這裡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个人是單身在這
裡的鴛鴦道家生女兒便怎麽樣牛不喝水也難强按頭我不
願意難道叫了我的老子娘來就愿意了不成正說
着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當時找不找你
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个娼婦耑管
是个九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个不奉承去的
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找到姑
娘跑了這裡來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句話平兒
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

娘說句話平兒襲人都粧不知道笑道什麼事這樣
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猜了這打呢猜了這个再去
鴛央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了我來到
那裡我告訴你横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大太太
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
快來罷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喜事鴛鴦聽說
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使勁啐了一口指着罵
道你快夾着那油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
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話什麼喜事狀元

痘兒護的槃兒又滿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横行霸道自己就對了自己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勸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着牽三掛四的俗語說當着矮人别說短話姑娘罵我〻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没有惹着

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
平兒忙道你別這麼說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到別
牽三掛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封了我們姨娘
了況且我們兩个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
裡伏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
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了我罵了他他燥了沒
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个幸虧你們兩个明白
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个空見来
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勸

了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問向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作什麼的我們就沒有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找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兒說是來家來了我疑惑怎麼沒有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屋裡找去又遇見他們屋裡的人說也沒去我心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个眼睛沒看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个眼睛沒見你

你們六个眼睛竟沒有見二人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那个正是寶玉走來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寶玉笑道我從四妹〻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見你回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我好笑原要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〻躲〻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們兩个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了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

笑道咱們再找一找去只怕還找出兩个人来也未
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没了鴛央已知話俱被寶玉
聽了去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笑推他道這石頭
上冷咱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央来又
忙讓平兒来家吃茶平兒襲人都勸鴛央走鴛央方
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紅院来寶玉將方纔的話俱
已聽見此時自然心中不悅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
他三人在外間說笑且說邢夫人因問鳳姐鴛央的
父母鳳姐回說他爹的名子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

京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々金文翔現在是老太
太那邊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々那邊漿洗上的
頭兒邢夫人聽了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
細々說與他金文翔媳婦自是歡喜興々頭頭去找
鴛央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央搶白了一頓又被
襲人平兒說了几句着惱回来便對邢夫人說不中
用他倒罵了我一頓因鳳姐在旁不敢提平兒只說
襲人也帮着他搶白我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
不得主子的太々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

也沒有這樣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麽大造化邢夫人聽了因說道又與襲人什麽相干他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文翔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忙道你不會拿嘴把子打他回〻我一出了門他就曠去了我回家來連个影兒也摸不着他的他必定也帮着說什麽來金文翔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〻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着鳳姐便命人去快打了他來告訴他我來家了太〻也在這裡呢請他來帮个忙兒豐兒忙上來回

説林姑娘打發人來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
子奶ヒ一進門來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説告訴你
奶ヒ我煩他有事呢鳳姐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説天
天煩他有什麽事那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
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説道南京
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
璉回道上次南京的信來説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
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去不知如今是活是死便
是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又是个聾子貴

赦聽了唱了一聲又罵下流囚攮的偏你這庅知道
還不離了這裡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文翔賈
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
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来了小么兒們自帶到二門
口去隔了五六頓飯食總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
打聽隔了一回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總過来至晚間
鳳姐兒告訴他方總明白鴛央一夜没睡至次日他
哥ヒ進来回賈母說接他家去驕こ賈母允了命他
出去鴛央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强出來

他哥〻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聽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作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沒法少不得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因說道我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是嫌我老了大約他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還敢收他此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〻疼他將來自然往外聘想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誰家也難出我的手中除非

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了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不與你相干若問他〻再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說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〻他哥嫂聽了只當他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

了他上来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寶釵等姊妹並外頭几个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之喜不盡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在園子裡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ゝ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總大老爺索性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邊上這一倍子也跳不出他的手中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横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倍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

王皇帝橫竪不嫁人就是老太〻逼着〻逼着我〻
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
太之先若沒造化該討吃的命服侍老太太歸了西
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〻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
頭髮當姑子去若說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日後
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膝子從膝子裡頭
長疔爛了出來爛化成醬膿來他一進來時便袖
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右手就
鉸衆婆娘了頭忙上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

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鋑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
賈母聽了氣的渾身亂战口内只說我通共剩了這
庅一个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回見王大夫在
傍邊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呢外頭孝敬
暗地裡盤算我王夫人忙站起不敢還一言薛姨媽
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央
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是有心的人想王夫
人雖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是
不好勸的寶釵也不便為姨媽辯李紈鳳姐寶玉一

槃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又
小因此在窓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
這事于太々什庅相干老太々想一想也有大伯子
要收屋裡人小嬸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話
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々別笑話
我你這個姐々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々一味
怕老爺婆々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了
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々偏心多疼小兒子媳
婦也是有的賈母道我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

了你娘你怎庅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
道我偏着我娘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
娘在這裡不認郤推給誰去我到要認是我的不是
老太々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
下你說太々別委屈了老太々有年紀了看着寶玉
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
起他來道起來起來使不得終不成你替老太々給我賠
不是不成寶玉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了頭也不
提我鳳姐笑道我到不派老太々的不是老太々到

尋上我來了賈母聽了與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到聽
聽這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〻會調理人調理的水
葱似的怎麽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
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到是
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〻的不是賈母
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笑道等我
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個男人再要罷賈母笑道你
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〻還要
不要了鳳姐道璉兒不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胡了

的捲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忽見了環
囘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來要知端底下囘
分解

總評

鴛央女從熱鬧中別具一付腸胃。不輕許人一事是宦途中藥石仙方

第四十七回

不是同人且莫浪作知心語似假如真事事應難許

看緊溫存白雪陽和曲難堪北船上要離未鮮奸俠

起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來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几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方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也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知回房去生氣薛姨娘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

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呢你到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慧也太過了你們如令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勸兩句都使不得還由着你老爺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几次都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麽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的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你也殺去如令你也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寔又生的多病多痛的上上下下那件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婦雖然帮着他還是天天丢下爬兒笑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令都自己減了他們兩个就有一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

那孩子還細心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
去的他就要了來了該添什麽的他就瞅空兒告訴他們
添了兒央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
不忽畧一點半點我如今反到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
盤筭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裡屋裡有的没的剩了他一個
年紀還大些我凡百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二則他
還投主子們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〻要衣
裳去又和那位奶〻要銀子去所以這几年一應事情他
都料理從裡你小嬸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中大〻小〻致有

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連你小嬸和你媳婦也都省心
我有這庅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
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弄個什庅人
來我使你們就弄個那庅大一個真珠人來不會說話也
是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庅人我
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若只要這個丫頭
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進了孝的
一樣你來的也巧你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
姨太太和姑娘們來總高興說個話兒怎庅又都散了了

頭們忙答應着去了衆人忙趕着又来只有薛姨娘向那丫環說道我纔来了又作什麽去你就說我睡了覺那丫環道好親〻的姨太〻姨祖宗我們老太〻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没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嫌乏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麽不過罵几句完了說着只得和這丫頭走来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咱們鬥牌罷姨太〻的牌也生咱們一處坐着別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〻替我看着些就是咱們娘兒四個鬥呢還是再添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

只四個人鳳姐道再添一個个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
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也花了咱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瞧着
些兒鳳姐兒嘆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筭
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几個錢
怎麼又想筭命鳳姐道我正要筭筭今兒該輸多少錢呢我還
想贏你瞧瞧這場子上下左右都埋伏下了還有我贏錢的
分兒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
在賈母薛下手鴛鴦之下是鳳姐鋪下紅毡子洗牌告
么五人起牌鬬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牌已十嚴只等

一張二餅便遞了個眼色與鳳姐兒鳳姐正應該發牌便故意躊躇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的手裡拿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真個不下來薛姨媽道我手裡會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察牌的薛姨媽道你只管察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到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兒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了鳳姐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可埋怨誰呢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該

打着你那嘴閙着自己終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器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可不是這樣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在太〻愛錢呢鳳姐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又把錢穿上了向鴛鴦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單為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二奶〻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交運了便命小丫頭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

母傍邊鳳姐忙笑道當我罷我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丫頭小器不過是頑兒罷了鳳姐聽說便站起來拉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一个木箱子便笑道姨媽瞧ゝ那个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个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的氣也平了又有正事經情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个不住偏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ゝ的那一處罷一齊兒叫進去

卷之四十七回

之

到省事不用作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脾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呢站了這半天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趣兒纔略好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的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不去罷合家子連二太太寶玉都有了不

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
不成況且與我人無干二則老爺又親自吩咐我請太太
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
个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
過来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
見邢夫人跕着鳳姐眼尖先就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
他進来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到了
一杯茶来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
伶俐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到像个小子一伸頭鳳姐忙起身

說我也恍惚看見一个人影兒等我瞧瞧去一面說一面起
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出門不出
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作鬼作神
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呢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
去問問賈母道那里就忙到這一時了等他家去你問多少問
不的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作耳報神
的也不知是來作探子的鬼鬼祟祟到嚇了我一跳什麼
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
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着治他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

兒央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賈母笑道可是我那裡記得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言語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說着你不聽到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搬在我和太太身上了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雷打的

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句說了几句你就抱怨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几日生氣仔細他擅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吽我来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来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几句賈赦無法又含愧自此要告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覔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个十七歲的女孩子来名喚嫣紅收在屋内不在話下這裡閙了半日啤吃晚飯纔罷比一二日閒無話展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

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家花
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
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有好几處驚人駭目的外面
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几个近族的很遠的也就沒
來賈赦也沒來賴大家內也請了几个現任的官長並几
个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
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
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了他是風月子弟正要與他
相交恨沒有个引進這日可巧遇見無可不可且賈珍也

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臉就求他串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坐在一處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要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死也不放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吩咐我纔一進門雖然見了只是人多不

好說話吽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吽他出来你兩个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厮們到裡頭找一个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玉爺来那小厮去了沒一盞茶時見寶玉出来了賴尚荣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罷我張羅人去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几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沒有柳湘蓮道怎么不去前日我們几个人放鷹去了沒坟上不遠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動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

照了照果然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丟了几百錢第三日出去僱了兩个人收拾好了寶玉道怪道上月我們大觀園池子裡結了蓮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出去到他坟上供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沒有他說不但沒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過是這几个朋友新築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点兒作不得主行動有人知道不是這个攔就是那个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能由我使湘蓮道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呢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由我已經打点下

上坟的花消了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没有積聚的縱有几个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个要發茗烟找你去你人不大在家知道你天〻萍踪浪跡没个一定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个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〻外頭逛个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你不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

卷二五四十七回

再坐着未免有些不如我迴避了到好寶玉想了一想説道既是這樣到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别悄悄的走了説着便滴下泪来柳湘蓮道自然要辭的你只别和人説就是了説着便站起来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説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乱讓乱叫誰放走了小柳兒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来如得了珍寶一般忙趔趄着走上来一把拉住笑道我

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好兄弟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坐你就是疼我了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你只別忙有你這个哥你要做官要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忽心生一計便拉他到別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他如此說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到下處咱們提另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个絕色

卷四十七

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帶了去那裡有人伏侍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呢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笑道有了你我還要家作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於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

回那薛蟠雖然只拿眼看湘蓮心裡越想越樂左一壺右
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覺酒已八九分了
湘蓮便起身來瞅人不防去了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
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直上馬出城橋上等候薛蟠
没頓飯時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赶来
張着口瞪着眼頭似潑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
蓮馬前過去只顧望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反踢過去了
湘蓮又是笑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跟来薛蟠往前看時
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頭見了湘

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爾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忙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緊緊的跟隨湘蓮見前面人跡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咱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心告訴人去的就應誓了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了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噹的一聲頸後好似鐵錘砸下來一般只覺得一陣黑滿金星眼亂迸身不由己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他是個怯

家子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掙挫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兩點仍舊跌倒口裏說道原是兩家情願你不依只好說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認認大爺是誰你不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說着便取了馬鞭子過來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醒了大半覺得疼痛難禁有哎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

來朝葦中濘泥處拉了几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有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着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喲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這

水喝兩口薛蟠一面綿罵道這水髒的狠怎広喝的下去
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
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咕的一聲把方纔吃的
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髒東西你快吃淨了饒你薛
蟠聽了吐頭不迭說好又積点陰功饒我這罷个至死不
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到熏壞了我說着丟下薛蟠便
牽馬認鐙騎上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
悔自已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掙起來無奈遍身疼痛難
禁誰知賈珍等在席上忽不見了他兩个便各處尋找不

見有人說恍惚出門北去了薛蟠的小厮們素日是懼怕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們尋踪問跡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一帶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樹上衆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滚的似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了九分忙下馬命人攙了出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兒調到葦子坑裡來了必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想要你招

對馬去你就砌在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攢
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趕到關廂裏僱了一乘
小轎來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赴席
去薛蟠百般央告又命他不要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
他各自回家去了賈蓉仍往賴家來回復賈珍並說方纔
形景賈珍也知被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
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室將養推病不見人且
說賈母等回來各自回房時薛姨媽和寶釵見香菱哭的
眼睛腫了問其原故忙趕來瞧薛蟠時見臉上身上雖

[illegible][illegible]四十七回　十三

有瘡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
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
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
反臉那是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板也是有
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
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々養好了出的去時那
璉二哥這干人也未必白去開了手自然備個
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
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到顯的媽偏心溺愛縱

招非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又不聽人勸、、天縱似、、天吃過二三个虧他到罷了薛蟠在炕上痛罵柳湘蓮又命小厮們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住小厮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害怕逃走了薛蟠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自鬭牌一節寫賈家長上之尊重卑幼之侍奉寫薛蟠之獃湘蓮之豪薛母寶釵之含蓄無不逼真

第四十八回

心地聰明性伶靈慧同雅品讀詩經姣柔倍覺可憐

形　皓齒朱唇真娘娘痴情專意更娉娉宜人解語

小星星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柳湘蓮逃走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痛疼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筭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个張德輝年過六十自幼在薛家當鋪內攬總家內也有三二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来當鋪內照管照管趕端陽節前我順路販些紙劄香扇来

長之四十八回

賣除去閑税花消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載又没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長了這么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作買賣究竟戥子算盤没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錢和張德輝曠一年来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〻羞去二則曠〻山水也是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了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

是未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着我我還放心些
況且用不着作你買賣也不等這几百銀子来用你在家
裡安分守己的就強似這几百銀子了薛蟠主意已定那
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事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
學如今我發恨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
事學習着作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麽樣呢我又不是
个了頭把我閑在家裡何日是个了況且那張德輝又是
年高有德的咱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去怎麽得有外錯
我就一時半刻有不好的去處自然他說我勸我就是東

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向朕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到不
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已打点了一走明年
發了財回來那時纔知道我呢說畢睹氣睡覺去了薛姨
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
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裡說的好聽到了外頭
舊病復犯越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
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
半盡人力一半聽天命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
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

个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就打發他去試一試只打
諒丢了八百一千銀子橫豎有夥計們幫着呢也未必好
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去出了門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
了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
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
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說道到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
他學些乖來也值了商議已定一宿無語至次日薛姨媽
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
後廊下隔着窗子向裡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薛蟠

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門日子大世兄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老年的嬤嬤連日打点行裝派下薛蟠之乳老父倉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奴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人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人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大青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備薛姨媽寶釵等連日勸戒之言自不必細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

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未免亦又餞行之說也不必細
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
女兩个四隻淚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家
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个老嬤嬤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
去外面只剩下一个男人因此薛姨媽即到書房中將一
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那兩个
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
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
些人作伴不如叫香菱姐之和我作伴兒去我們園子裡

卷之四十八回

又空夜長了我每夜作活越多一个人豈不越好薛姨媽
笑道正是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向你哥
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个人不彀伏侍的
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
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到是慢慢的打聽着有知來
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
奩命一個老嬷嬷並臻兒送至蘅蕪院去然後寶釵和香
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笑向寶釵說道我原要和奶奶說的
大爺去了我和姑娘作伴兒去我又恐怕奶奶多心說我

貪着園內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
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
一趟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這机會索性住上
一年我也多個作伴的你也遂了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
着這個工夫你敎給我作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
蜀呢我勸你今兒頭一天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
起各處各人你都稍稍的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
們說搬進來園若有提起因由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
進來作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子再到各姑娘房裡來

走香菱答應着總要走時只見平兒忙々走來香菱忙問
了好平兒只得免强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
兒把他帶了來作伴兒正要打發人去回你奶々一報知
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話我竟沒話答應了寶釵
這纔是正理店房也有個主人廟裡也有個住持雖不
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兒便是園子裡坐更上夜的人知
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
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笑道你來
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隣舍去寶釵笑道我正要叫他去

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家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〻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也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的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〻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麼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襍種

說了户不到十年上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老爺不知
在那个地方看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来看家裡所有収着
的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
一个不知死的寃家混號兒世人都叫他作石獃子窮的
連飯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
出大門来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个人說之再三
他把二爺請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畧瞧了一瞧據
二爺說原是不能再有的了全用湘妃棕竹麋鹿玉竹作的
上面是古人寫畫的真跡回来告訴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

少銀子給他多少銀子倆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天天罵二爺已經許他五百兩了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說所欠官銀訛他拖欠官銀子拿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拿着扇子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說為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為老爺

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了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還有几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来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混了就站着不知拿什麼混打了一頓腿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那裡有種丸藥治棒瘡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家去給他敷上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子来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道是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己便往瀟湘館中来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

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了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畧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膩煩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副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竟

第四十八回

香菱

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的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有一對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个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的

全集你且把的他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个人的詩作了底子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詩一看你又是這樣一个極聰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老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把就這詩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兒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

卷之四十八回

乙

春王

大

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顧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樣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詩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都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我到領畧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香菱笑道據我看来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

的有似無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黛玉笑道這話有此意思了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見塞上一首內一聯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到像似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个字換這兩个字竟找不出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字方總形容的盡

卷五四十回

念在嘴裡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欖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難為他怎麽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灣住船岸上没有人有几棵樹遠遠几家人家作晚飯那个烟景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也來了也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用多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

會了前人的来呢我給你這一句瞧ヒ更比那个淡而現
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
曖ヒ遠人村　依ヒ墟里烟
翻了出来遞與香菱ヒ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来上字
是依ヒ兩字化出来的寳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
越發倒學襍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
補一個東道来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們
我不羨慕這個纔學着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
頑雖道我們是真作詩呢若說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這
卷之四十八回

園子把人的牙還笑倒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誰不真心嘆服他們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的鸚哥兒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們筆墨也不該傳出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的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有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詩來又

與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等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竟未謅成你就作他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几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了詩回來又苦思一回作了兩句詩又捨不得杜律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筭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作了一首先與寶釵看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作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麽說香

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來與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挂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看了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故他縛住了把這首丟開再作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作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索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土來往的人都詫異

李紈探春寶玉寶釵等聽得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要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天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了一回來獃了半日作了一首詩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作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性情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彀像他這樣苦心就好了學什麼不成的寶

第四十八回

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去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呢衆人因問黛玉作的如何黛玉道這也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作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玉看了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到還
使得你看句句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上起再
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為這首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
了興不肯丟開手便仍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
自己走至堦前竹下閒步挖心搜膽耳不傍聽目不他視
一時探春隔窗笑說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的答應
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
寶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
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

拉他往四妹妹房裡去引他睄睄西兒叫他也醒一醒纔
好說着真個出來拉他過稻香村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之
憐在床上歪着睡午覺西繪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
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香菱見西兒上
有幾個美人因指着笑道這個是我們姑娘那個是林姑
娘探春笑道既會作詩的都西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
笑了一回各自散後香菱滿心還是想思至晚間對燈出
了一回神至三更後上床卧下兩眼鰥鰥直到五更方纔
朦朧睡去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

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成了沒有這會子立了且別
叫他正想着只聽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
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
他問他得了什麽了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還
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拉他來梳洗了會同姊妹們往賈
母處來香菱苦志學詩精神成聚日間不能作出忽於夢
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錄出來自己並不知好歹便
拿了又找黛玉來剛至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姊妹方從
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詩說夢話

衆人正笑着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一扇之微而害人如此其毒藏之者故自無味搆求者更覺可笑多少没天理處全不自覺可見好愛之端斷不可生求古董於古玖爭盆景而蕩產勢所以至可不慎諸

第四十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佳景　割腥啖膻閨閣野趣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然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心了。

學方是才人

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鷄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箇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
俗語說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要請你
（歎了口面方是才人盡心香愛可愛）
了香菱聽了心中不信料着他們是哄自己的話還
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子
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
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們到
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們都笑道奶
奶的兩位妹妹都來了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
兄弟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我這會

子請姨太太去吃奶奶合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合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也笑道我們嬸子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如何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來至王夫人上房內只見烏壓壓的一地人原來邢夫人之兄嫂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打邦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正遇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同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

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他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
（之琴許配梅門於叔中內先遲一單後多）
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發嫁
（不寫寔此等大欵識者着〻）
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
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
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
（爆花二語何等此俟何等已指有趣看信下語）
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在今日一面叙些家
（判判而下休笑）
常一面收看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自不
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叙離別
（傍玉先喜後悲下悲非悲下又非悲作）
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眾人皆有親眷

獨自己孤单無個親眷不免又去垂泪寶玉深知其
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
院中向襲人麝月晴文等道你們還不快看人去誰
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
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到像寶姐姐同胞兄弟似的更
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絶色的人物如今
你們睄睄去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
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
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

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自笑自嘆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吹〻的笑向襲人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的一個姪女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的兩個妹妹到像一把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道咱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你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

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
不曾探春道我縂都問了他們雖是自謙看其光景
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
了襲人笑道說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
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話據我看怎麼樣連他姐姐
並所有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
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好去的了我到要瞧瞧去
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已經逼着
太太認了乾女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竟定了
[illegible] 四十九回

寶玉喜的忙問道果然的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到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纔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来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上七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自然心裡沒有詩興況且湘雲又沒來顰兒纔好了人人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丫頭來了這幾個

新的也熟了纔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合寶姐姐心也閒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社豈不好咱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里去聽聽寶姐姐的妹妹不算他一定是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家住咱們央告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下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歡喜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歡喜一會（觀寶玉倒底是你數語胸中既是一團活潑潑天機）子卻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兒妹二人一齊往賈母處來且說賈母見了薛寶琴甚是歡喜便命王夫人認

長主 四十九回

作干女兒因此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命住晚上跟
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賈母
便合邢夫人說你侄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子裡住
錢天逛逛再家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
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鳳姐籌
（鳳姐一番籌算得邢夫人自己無干雖每每如此我愛之我恩之）
莫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
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之事
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
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

姐亦照迎春分例一樣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冷眼敁
（先叙岫烟次叙李綺人叙李紋李綺亦何精緻）
敠岫烟的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並他父母一樣
（可玩）
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反憐他家貧命
苦比別的姊姐妹們多疼他些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
賈母合王夫人因素習李紈賢惠且輕年守節令人
敬伏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
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一不從只得帶着李紋
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這里安插既定誰知保齡侯
（史鼐未必左遷但欲湘雲赴社故作此一折耳莫）
史鼐又遷委了外任大員不日又帶了家眷去上任

賈母因拾不得湘雲他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梭他混是）
鳳姐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定要合寶
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熱鬧（拾是大手筆）（此時大觀園數行段）
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
雲李紋李綺寶琴岫烟再添上鳳姐合寶玉一共十
三個人敘年更除李紈年紀最長這十二個皆不過
是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
或有這兩個同月同日或有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
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

誰長誰幼並連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娘丫環也不能細細分別不過是姊妹弟兄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起來便沒晝沒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作詩當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偏又添了你這麼一個話口袋滿嘴裡

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放著現成的兩個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麼湘雲聽了忙笑問道現在是那兩個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笑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二人聽了都大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道是那裡的寶琴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出來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又道那裡是孔

雀毛織的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可見是老太
太疼你了這樣疼寶玉也沒見給他穿寶釵道真俗語
說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我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
了又有老太太這麽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
前就在園中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
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合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
太太不在屋裡你可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
要害咱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
釵道說你沒心卻又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

庚五 四十九回

我們這琴兒就有些像你你天天說要我作親姐姐我今兒竟叫你認他作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半日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就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寔在不配正說着只看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說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着就由他怎麼着要什麽東西只管要去別多心寶釵忙站起身來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段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委屈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都

進來了寶釵猶是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真心惱的再無别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寶玉寶釵湘雲笑道不是他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又指着黛玉湘雲便不則聲寶釵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合他的妹妹一樣他比我還更喜歡呢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寶玉素習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然尚不知近日黛玉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

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便心中闊闊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別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趕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與是親姊妹一班那寶琴年輕心熱本性聰明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諸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合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他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

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姐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黛玉回房歇着寶玉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也曾惱過這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幾時三個[illegible]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黛玉

長工 四十九回

寶玉

聽了禁不住也笑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我反落了單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告訴了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

發瘦了你還不保養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
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
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似的心
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
裡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
丫頭子送了猩猩毡的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
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
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
往稻香村來黛玉換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

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皮裡鶴氅束一條青金閃綠雙
環四合如意縧頭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
只見眾姊妹已都在那邊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毡與
羽毛緞的斗篷獨李宮裁穿一件青哆囉呢對襟褂
子薛寶釵是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
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裳並無避雪之衣
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一件貂鼠腦袋面
子大毛黑灰鼠裡子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鵝
黃片金裡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大貂鼠的風領圍着

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也拏着雪褂子故意粧出一個小騷達子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着一件半舊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彩綉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孩兒更俏麗些湘雲笑道快

商議作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
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了可巧又遇
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
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
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眾人道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
李紈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廣好我已經打發人
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爐作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
況是咱們小頑兒不必驚動人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
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來指著香菱

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人不算咱們裡頭二丫頭
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
來我包總五六兩銀子也盡夠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
又要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自己定了等到了
明日臨期橫竪知道就罷大家又商議了一回方往
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
罣着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
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
躊躇起來報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

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
一夜大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棉扯絮
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人來盥漱已畢只
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鷹
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蓑戴了金藤笠登上沙棠
屐忙忙的往蘆雪庵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
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卻如裝在玻璃盆內一
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
一陣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

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住了脚細細的賞玩一回方欲走時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原來是李紈打發了去請鳳姐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庵只見丫環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庵蓋在臨水傍山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窓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蘆渡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環婆子見他披簑帶笠走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個漁翁如今

早上

果然金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只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着大紅猩猩毡斗篷帶着觀音兜扶着一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一把青綢油傘寶玉知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屋裡梳頭更衣一時眾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來頭一樣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

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罷衆
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
野雞瓜子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
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着鹿肉與他晚上
吃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明日方罷了史湘雲悄便和會寶玉計
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中
弄着又頑又吃寶玉聽了把來街小聲兒便真和鳳
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中去一時大家散後進
園齊往蘆雪庵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

以上四十九回

下缺

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定要生出多少事故來這會子一定算記那塊鹿肉呢正說着只見李嬸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合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怎麼兩個在那裡商議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是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了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

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要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說着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𦉪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可不許哭說着同探春過去了鳳姐打發平兒來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不能常空今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

卷五 四十九回

卜、

慣了不以為異寶琴及李嬸等深為罕事探春與李
紈笑道你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
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來齊了你們還沒吃
數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了這個方愛吃酒吃了
酒方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
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
你來嚐嚐寶琴笑說怪髒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吃
的甚有味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
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

鳳姐打發了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大姑娘拉着我
呢你先去罷小丫頭聽說去了一時只見鳳姐也披
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
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群花子
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
了我為蘆雪庵一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
士自風流你們都清高最可厭我們這會子腥羶大
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綉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作
不好了把那鹿肉掏了出來就把這雪壓蘆葦揌上

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洗漱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
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衆人
都詫異鳳姐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不
用我作詩去不出三日管就見了說着又問你們今
兒作什麽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
作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到忘
了如今趕着作幾個好的預備正月裡頑說着一齊
來至地炕屋裡只見杯盤菓菜俱已齊備墻上已貼
出詩題來寶釵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

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人會作詩我只起三句罷後誰先得了誰先聯齊欽道到底分別個次序才好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此文線索在斗篷寶琴翠羽斗篷賈母所賜言其親也寶玉紅腥腥毡斗篷為後雪披一襯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宮裁斗篷是哆囉呢昭其質也寶釵斗篷是蓮青斗紋錦致其文也賈母是人斗篷尊之詞也鳳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雲有斗篷不穿着其異樣行動也岫烟無斗篷敘其窮也只一斗篷寫得前後照耀生色

長至 四十九回

卜乙

一片含梅咀雪文字偏從雉肉鹿肉鵪鶉肉上以渲染之點成異株筆墨較之雪吟雪賦諸作更覺幽秀

第五十四

此回着重在寶琴卻出色寫湘雲寫湘雲聯句極敏捷聰慧而寶琴之聯句不少於湘雲可知出色寫湘雲正所以出色寫寶琴出色寫寶琴者全為與寶玉提親作引也金針暗渡不可不知

第五十四

蘆雪庵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眾人拈鬮為次序第一却是李紈鳳姐道既是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眾人都笑說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可別笑話我只有一句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眾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經事去罷鳳姐笑道

老五　一

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晚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衆人聽了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合李嬸平兒又吃了兩杯酒各自去了這裡李紈寫上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苕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之五十四

凍浦不聞潮　易掛疏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黏壁上椒　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

只見湘雲站起來道

龍鬪陣雲銷　　　　野岸回孤棹

寶琴也站起來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

眉挺身的說道

[illegible]五十四

如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林怕動搖　崎嶇輕趑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謠　帶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耽擱了我只聽得

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　花缘經冷結

寶釵與衆人又忙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聯道

空山惜老鴞　堦墀隨上下

長五　五十四　句

湘雲忙去下茶杯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聯道

瑞釋九重焦　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接着便道

寂寞封臺榭

湘雲也忙聯道

清貧懷箪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氷漸沸

湘雲見了自為又該自己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長江 五十四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彎了腰，忙念了一句，卻聽不真。眾人問倒底說的是什麼。湘雲喊道

石樓閑睡鶴

黛玉笑的握著胸口，也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貓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着稱好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武溟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晴凝翡翠翹

黛玉人忙道

無風仍脉脉

寶琴也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顧不得

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

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根謅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過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哥哥的韻全用完了我纔伏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了眾人大笑到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分了便命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歎了歎了雖無作完了韻若生扭用了到不
好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
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遂
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
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你的
又說韻險了又整悞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罰你
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
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眾人都
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為答應着便要走

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的很你且吃一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杯酒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酒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生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說是一面命丫環將一個美人聳肩瓶拏來貯了水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詠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忙道今兒斷乎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寶玉他說不會

聯句如今就叫他自作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可不毅若莫若揀那聯韻得少的人作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二位屈才又且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個人也搶了許多了我們一概都不作只讓他三個作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作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作紅字李大妹妹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依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叫他作衆人問

是何題湘雲道命他就作詩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寳玉笑嘻嘻背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中衆人都笑稱謝寳玉笑道你們賞玩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又遞過一杯煖酒來衆丫鬟上來接了簑笠彈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朱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吃去湘雲且告訴寳玉方纔的

詩題人消寶玉快作寶玉逼好姐姐妹妹讓我自己用剪罷一兩說一句大家看梅花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薛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咏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沖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

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綠萼添粧融寶炬縞仙扶
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得梅字　李綺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艷先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
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
池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咏紅梅花得花字　薛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閑庭曲檻無
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

泛絳河槎前生定是瑤臺種無複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稱賞一回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寶玉
見他年紀最小才更敏捷深為奇異黛玉湘雲二人
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各好
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
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道有倒有了纔一看見
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一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
枝銅火箸擊着手爐說道我擊鼓了若鼓絕不成又
要罰了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

念我寫湘雲便學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
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的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
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又搖頭說巧湊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寶玉

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大家纔評論只見幾個丫環跑進來回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麽這樣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着大斗篷帶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青紬傘衆人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

地裡我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來踏雪衆
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下轎一面答應着賈母
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來着了
說着李紈早命人拏了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
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
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骨牌忽然想起你們
來了我也來湊過趣兒李紈早又捧過香爐來探春
另拏一副杯箸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
飲了一口便問那個盤子裡是什麽東西衆人忙捧

了過来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到罷了撕一兩點
腿子来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来撕賈母又
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
下就如同我沒来的一樣纔是不然我就去了眾人
聽了方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去了賈母因
問作何事来着眾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作詩的不
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眾人答應了說笑了
一回賈母便說這裡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受了潮
濕因說你四妹妹那裡煖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

盡兒趕年可有了衆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
怕明年端陽有了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彼比蓋園子
還費工夫說着仍坐了竹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
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門門樓之上裡
外皆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
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的度月兩字來至當中向南
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裡遊廊過
去便是惜春的卧房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個字早有
幾個人打起腥紅毡簾已覺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

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畫兒畫的在那裡惜春笑回道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不好看故此收起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脫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披着紫絨褟褂笑孜孜的來了只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的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自是喜悅便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直找了我來論理孝敬不在這上頭鳳姐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

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小丫頭子們他們人不肯説咋我到園子裡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火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着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來回老祖宗債主已去不用躲了已預備下希嫩的野雞請吃晚飯去再遲一會子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將過轎子來賈母笑着扶了鳳姐仍上

長王 五十四

上句

竹轎帶着眾人說笑着出了夾道的東門一看四面
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遙等
身後一個丫環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
了兩個人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
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着他的這個人品又
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
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
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
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披大紅腥

話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眾人道姑娘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人到了櫳翠庵妙玉每人送了你們一枝梅花已經打發人送去了眾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闈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到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

們姊妹們去瞧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兒晚上我原想着今兒要合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聽得女兒說老太太心下不大爽快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早知如此我正該請的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場雪往後下雪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笑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先秤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下雪我就預備下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

道既這麼説姨太太就給他五十两銀子収着我合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裡不快就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合鳳姐到得了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正合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説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説呢還有臉先要五十两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拿出五十

兩來就合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臉來拏我作法子說出這些話來如今我也不合姨媽要銀子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要與寶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

告訴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
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着他四山五岳都走遍
了他父親是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
省𨅝（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𨅝（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
到走了五六停了那裡（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兒
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
痰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嗐聲不止說偏不巧我正要
作個媒呢人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給誰說媒
鳳姐笑道老祖宗別管我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却

長五　五十四　十七

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家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之意聽見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閑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親囑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合了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日老太太只叫作燈謎兒回了家合綺兒紋兒睡不着

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也兩個每人也編了一個衆
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作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
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
是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的意思
再猜李紈笑道再猜黛玉笑道哦是了是雖善無徵
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
湘雲又忙道這一定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
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
名探春看着他笑問道可是仙濤李紈道是又道綺

兒的是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都說這個意思却
深黛玉道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
螢子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狠螢可不是草化的衆
人會意都笑了說妙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
的意不如作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
人都道也要作些淺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道
我編了一枝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着
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
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

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着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這正是這個了眾人道前頭却好末後一句怎麼解湘雲道那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把去的眾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過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兒姨媽說琴妹妹見的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正用着你的詩又好何不編幾個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打一物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提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是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雷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過來笑道我從小兒所走的地方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的古跡作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卻懷往事又暗隱借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眾人聽了都說這到巧何不寫出來大家看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詩詞之峭麗燈謎之隱秀不待言須看他極整齊極參差愈忙迫愈安閒一波一折路轉峰迴一落一起山斷雲連各人局度各人情性都現至李紈主壇而起句却在鳳姐李紈主壇而結句却在最少之李綺另是一樣弄奇最愛他中幅惜春作畫一段似與本文無涉而前後文之景色人物莫不筋動脈搖而前後文之起伏照應莫不穿插映帶文字之奇難以言狀

長五五十回

二下一

第五十一回

文有一語寫出大景者如園中不見一女子句儼然大家規模疑是姑娘一語又儼然庸醫口角新醫行徑任筆大如椽

卷之五十一回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眾人聞得寶琴將素習所經過各省內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詩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塵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鑄金鏞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汝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過　隨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水弦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噪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六

寂寞脂痕積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

二

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
另作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
瑟矯揉造作了這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
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
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道這
說的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
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
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我們上京的時節
單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的事業

[illegible][illegible]五十一回

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坟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坟多自古來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皆有註批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况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會皆不是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

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進
來說他母親病了想他女兒他求恩典接襲人家去
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塲豈有不許他
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鳳姐命他酌量去
辦理鳳姐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
襲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
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
去外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
坐要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

去鳳姐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他說我的話
叫他穿帶幾件顏色好衣服好簪環大大的包一包袱
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
叫他先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
人穿帶了來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與
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帶着幾枝金釵珠釧到華麗
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子葱綠盤金
彩繡錦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皮褂鳳姐笑道三件
衣裳都是太太賞的到是好的但只這褂子太素了

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笑道我到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等年下太太給你作的時節我再作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笑道太太那裡想

的到這些究竟這人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人
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
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煳）了
的捲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到把人丟出個
花子來了眾人聽了都嘆道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
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
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
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
紅綢裏的夾包袱裏面只包着兩件半舊棉襖與皮

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那一個玉色紬裡的哆羅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毡的一件是大紅半舊羽紗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紗羽紗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齊整就只他穿着那件舊毡斗蓬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

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彀再添上你幫着更
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
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為事不顧下
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
的也就是也罷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付襲人道你
媽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
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别使他們的
鋪蓋和梳頭的傢伙人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
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囑咐了周瑞家的

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迴避
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房子說着跟了襲人出去
了吩咐小厮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
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
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大丫頭
們那兩個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
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着去
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
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

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病已挺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衩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咲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

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
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
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
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
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都完了
晴雯笑道終久暖和不成的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
沒拿來呢麝月道這為難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
婆咱們那熏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
可不用寶玉笑道這麼說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

卷六 五十一回

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往那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叫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個哈氣咲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作什麼寶玉

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紬小棉袄兒寳玉
道披了我的袄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
把寳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袄披上下去
向盆内洗ゝ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寳玉
嗽了口然後纔向茶隔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灂了
一灂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寳玉吃了自己也
嗽了一嗽口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
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
晚上你别動我明兒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

者才

才

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咲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咲道外頭有個鬼等着你呢寳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寳玉笑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去將出房門忽然一陣微

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
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
要唬麝月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去了晴
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這麼蝎蝎
螫螫老婆（樣男有相）漢像的寶玉笑道到不為唬壞了他頭
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
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反到說襲人纔去了
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
掖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

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冷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道進來說道嚇了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鷄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看真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不見一定是要嚇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這裡渥呢我若不嚷的快

可是到那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舊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道可不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要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站站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銅罩揭開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素香來放在火盆內仍舊罩上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

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
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
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姣嫩起
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中隔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
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
兒再說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咱們別說話了看
又惹他們說話說着大家喫了一會方睡了至次
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
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

裡縱好倒底冷些不如在這裡你就在裡間屋裡淌
着我叫人請了大夫來悄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
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
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麽說呢寶玉聽了
有理便喚了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同大奶奶去
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怎麽大病襲人又不在
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裡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
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罷了老嬤嬤去了
半日回來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吃兩劑藥好了便罷

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寶玉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過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了一句你素習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

頭都廻避了有三四個老嬷嬷放下煖閣上的大紅
繡幔晴雯從幔帳中單伸出手去那太醫見這隻手
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
紅的痕跡便忙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嬷嬷忙拿了手
帕一塊掩了那太醫方診了脉起身到外間向嬷嬷
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
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
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疎
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

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環迴避那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厮們班房內坐了開了方子老嬷嬷們道老爺且别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嬷嬷悄悄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們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病人是他屋裡的丫頭倒是個

大姐那裡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
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
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黄
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
的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枳實麻黄如何禁
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老
嬷嬷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
請王太醫去到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
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

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曾給銀錢不過每年節一趟送禮那是一定的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少了不好看寶玉聽了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櫃子上一隔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隔卻有幾串錢于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

把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來問寶玉那
是一兩的星兒寶玉咲道你倒問我有趣你倒成了是
纔來的了麝月也咲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
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算這些作什麼
月聽了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咲道這一塊
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叫那窮小子笑話不
說咱們不認得戥子到說咱們小氣似的那婆子站
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挾了半個這一塊至
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挾剪姑娘收了這個再

看方

揀一塊小些的羅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唉道誰又找
去多些你拿了去罷寶玉道你只快請了王大夫來
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烟果請了
王太醫來先診了脉後說病症與前相仿只是方子
上果無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分
兩比先也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
雖然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
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
虎狼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墳圈子裡長的

幾十年的大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繚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的起麼月等咲道野墳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麼大笨樹葉子只一點子沒一絲風他也是亂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寶玉咲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吊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

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
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草香都雅神仙採藥燒藥再
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是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
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却好全了一面
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遣老
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
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
天又短了又冷不如以後就叫人嫂子帶着姑娘們
在園子裡吃飯等天和暖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

夫人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裡後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姊妹們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個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冷風朔氣的

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何況衆位姑娘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人事太多如今又添出這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報怨未免想着我只疼這些小孫子小孫女兒就不顧你們這當家的人了你既這麼說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便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姐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兒你們都在這

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像他這樣想的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尤氏等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就是在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嘆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了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世人都信得獨老祖宗不當信不當說老祖宗只有聰明伶俐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

呢我活一千二百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
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下咱們兩個老妖精似
的有什麽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回所從猜謎著筆便與前回末犯重且又是一幅即景聯詩圖矣成何趣味就燈謎中生一番議論別有清思迥非凡艷

鬧起燈謎接入襲人一節不犯襲人一面寫照作者大有苦心蓋襲人不盛飾則非大家威儀如盛飾人豈有其母臨危而盛飾者乎在在如一面於衣服車馬僕從房屋鋪蓋等物一一點檢色色親囑既將掌家人體統而襲人之俊俏

風神畢現

文有數千言寫一瑣事者如一吃茶偏能於未吃以前既吃以後細細描寫如一兌銀偏能於開櫃時生無數波折平銀時生無數波折心細如髮

第五十二回

寫黛玉弱症的是弱症寫晴雯時症的是時症

寫湘雲性快的是快性寫晴雯性傲的是傲性

彼何人斯而有肯物手段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話說眾人各自散後寶釵姊妹等同賈母吃畢飯寶玉因記掛着晴雯便先回園子裡來到了房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卧於炕上臉面燒得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發燒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該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

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
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
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
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巧取和的
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又與他何干况且你們素日又
好斷不肯為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
是疑他為什麼忽然又瞧起我來寶玉咲道等我
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麼回來
告訴你說着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只聞麝

月情聞道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
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門即刻就傳
給園子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查訪我們只疑心跟
邢姑娘的人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
起來也是有的再不料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
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媽去了拿了這支鐲
子說是小丫頭子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
奶奶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
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

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上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別和一個人說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也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的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映著日頭還在那裡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以

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
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蹄
子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皮子淺平兒道究竟
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說的這蝦鬚鐲到是
這顆珠子還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
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
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
聽了又喜又氣喜的是平兒能體貼自己氣的是墜
兒小竊再嘆墜兒那樣一個伶俐人作出這樣醜事

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語一長一短告訴了晴
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人如今病着聽了這話越
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
眉倒豎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勸道你這一
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領他
這個情過後再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
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只保養
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和藥夜間雖
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

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些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平安散給他嗅些痛作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有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秘製平安散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快嗅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樣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腦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

涕等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紙來早有一個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覺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索性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你和二姐姐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截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頭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

上晴雯自拿着靶兒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又向寶玉道方才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剛到了院門忽見寶琴的小丫頭名小螺者從那邊過來寶玉忙赶上問道那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

步也便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那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熏籠上敘家常呢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作針黹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可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來遲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和這椅子上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子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點着宣石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香昨日未

見黛玉因說道這是你家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臘梅兩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蕉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怕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卻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杯子不離火我竟是藥養着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裡一股藥氣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也到清淨了沒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

五十二回

令兒也有病人吃藥呢你怎麽知道了黛玉笑道這
話奇了我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
來聽說古記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咱
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
了笑道罷罷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罰一回沒得
怪羞的說着便把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
又奚落我作什麽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
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
人四首詩四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

韻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
琴笑道這一說可知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
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
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
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
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兒上的
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
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着金絲織的
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

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個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瞧瞧寶琴咲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取來寶玉聽了大失所見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咲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了來的這會子人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了頭微

咲不語寶釵笑道偏這個顰兒慣說這些白話把你這伶俐的黛玉笑道若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也罷了寶釵咲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方答應說記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作的好詩請你這詩瘋

子睄去再把我們那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聽史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果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忙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叙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强一語
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人告訴說二爺明
日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好不能親
自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是因問寶釵寶琴可去寶
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
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落後黛玉便又叫住
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
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
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

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咲道明日再說罷一面下了堦磯低頭正要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的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遍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只咳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湊近身來悄悄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了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兩天好黛玉便知他是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黛玉忙賠笑讓坐說難

為姨娘想着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
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
時見了王夫人夫人又囑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
吃了藥此夜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閣來自己便
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暖閣前麝月便在薰
籠上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時晴雯便叫醒麝月
道你該醒醒了只是睡不夠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
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咱們叫
起他來穿好衣服抬過薰籠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嬷

姑們已經說過不叫你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
叫他們看見咱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
也是這麼說呢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來披
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們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
檀雲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
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毡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
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上一碗建蓮紅棗湯
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
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

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
來寶玉見賈母面向裡還未起來呢賈母見寶玉
身上穿着荔色哆囉呢的天馬箭袖袍大紅猩猩毡盤
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子賈母道下雪呢麼
寶玉道天陰着呢還沒有下雪賈母便命鴛鴦來把
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了走
去果然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
又不似寶琴所披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作雀
金裘這是哦囉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把

那件野鴨子頭的給了你小妹妹了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决絕之後他總不和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去了寶玉只得來到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便回至賈母房中回說太太看了只說

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着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
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作這個也
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
寶玉答應了幾個是老嬤嬤們跟至廳上只見寶玉
的奶兄李貴王榮張若錦趙品華錢啟周瑞六個人
帶着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子背着衣包抱着
坐褥攏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
老嬤嬤又吩咐了他六個人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
幾個是忙捧鞭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

帶攏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品
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
哥咱們打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
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天天鎖着的
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
的錢啟李貴等都咲道爺說得是要托懶不下來倘
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也要勸爺兩句有
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不教爺禮了周瑞
錢啟便一直引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

進來寶玉忙攏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攜他的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一個小廝帶着二三十個拿帚掃簸箕的人進來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那為首的小廝打蹅兒請了個安寶玉不識名姓只微笑點了點頭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了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門外又有李貴等六個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了角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傍圍住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

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墙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鑽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篆兒忙進來問姑娘作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絕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

來呢這咬又救月錢了又散菜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
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前湊晴雯
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取出一
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作什麼拈
不得針拿不得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手爪子
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亂了墜兒疼的亂哭亂喊
麝月忙拉開墜兒按晴雯睡下笑道你纔出了汗又
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閙什麼晴
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吩咐了我

長卜 五十二回

叫我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背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叫他家的人來領了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遲也是去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他的東西

他母親又來見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
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
兒晴雯道你這話只等寶玉回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
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
娘們的調停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
如方纔說話雖是背地裡姑娘就叫他名字在姑娘
就使得在我們就成野人了晴雯聽說益發急紅了
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
去說我撒野也攆我出去麝月忙道嫂子你只會帶

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理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道理別說姨子你就是賴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叫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把把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的挑糞的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日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他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字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

玉念二百遍倆娘：又求拖這個來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係也不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體面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鬼混怪不得不知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每一會子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家裡上千的人你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

第五十二回

十六

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堵氣帶了隆兒
姑姑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
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
便有謝禮他們也不稀罕不過磕個頭盡個
說走就走隆兒聽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
兩個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採他那媳婦
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鬧了風
反覺更不好了翻騰至掌燈剛要靜了些只
回來進門就嗐聲跺脚麝月忙問原故寶玉

老太太喜歡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妨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一個燒眼因說這必定是香爐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赶着叫人悄悄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交與一個老嬤嬤送出去說赶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答應去了半日仍舊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人能幹裁縫繡匠並作女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

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
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
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
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這會子
又着急寶玉笑道這話倒說的是說着便遞與晴雯
又移燈來細瞧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織的如
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
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屋裡
除了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

寶玉忙道這如得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作的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上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撐不住待要不作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根比一比咲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裡又找哦囉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打開用茶鍾口大小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

卷之五十二回 十八

用針紉了兩條線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然後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織補兩針又相看看織補兩針又端詳端詳端詳無奈頭暈眼黑氣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再補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蓬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命拿個拐枕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把眼睛摳摟了怎麽處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

已敲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
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寶玉忙要
瞧晴雯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
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
噯喲了一聲便身不由自主倒下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除夕祭宗祠一題極博大元宵開夜宴一題極富麗擬此二題於一回中早令人驚心動魄不知措手矣乃作者偏就寶琴眼中款款敘來首敘院宇匾對次敘抱廈匾對後敘正堂匾對字字古艷繼以外敘以內是男女分敘宗祠以外儀門以內是主僕分敘是獻爵獻帛傳其人與昭穆雍穆捷譯是一篇絕大典制文字最為高妙是神來翔不可切一句最苦心是用寶琴為總束是寶琴入用寶琴為偏傍門衛說入體是

五十三回

貼入細噫文心至此脉絕血枯矣誰是知音者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金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着彼此歇下後一頓飯食時天已天亮了寶玉且不出門只叫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脉疑惑道昨兒已竟好了此今日的脉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到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

有益神養血之劑宝玉一面忙命人打藥煎去一面嘆道這
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
道好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癆病了宝玉無奈只
得去了至下半天推說身上不好就回来了晴雯此症雖重
幸虧他素習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習飲食清淡飢
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些傷風咳
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故于前日一病時淨餓了兩三日又
謹慎服藥調治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調養了几日便漸
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姊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亦

便寶玉自能變法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墜兒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了一遍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此時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之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嬸之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猶未大愈因此詩社之日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几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治辦年事王子騰又陞了九省都檢点賈雨村補授

了大司馬協理軍机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這边見離年已近便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眞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点送賈母這边的針線禮物正値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的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共總傾了二百二十个錁子說着遞了上去尤氏等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宝聯春的尤氏命人收起這个來

叫他把銀錁子快快交進來了丫環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
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季恩
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
咱們家雖不等這几兩銀子使多少是皇恩早關了來給
那边老太太看過辦了祖宗的供上領皇恩下則是托祖
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个体
面又是沾恩賜福的除咱們這樣一兩家之外那些世襲
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个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正皇
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

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手內捧着一个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才來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了又分在光祿寺去關了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了下來光祿寺的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寔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面有印乃是皇恩永錫四字那一边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又寫着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錫永遠春祭賞共賞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

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壹領記值年寺丞某人下
面一个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
賈蓉捧着銀子跟了過榮府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
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布袋向宗祠大爐
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順便去問問你璉二嬸子正月裡請客
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
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犯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
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
一樣賈蓉忙答應了過去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

單子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又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一个小廝手裡拿着个稟帖并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个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說着賈蓉接過稟帖和賬目來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手向賈蓉手內看那紅帖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併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到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說別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罷了一面說一面展開單子看時

六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鹿子五十隻暹豬二十隻湯羊二十个龍豬二十个野豬二十个家臘豬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湯羊二十个風下羊二十个鱘鰉魚二十个各色雜魚二百个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各二百隻野雞野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干二十斤榛杏桃松仁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玉田胭脂米五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秔五十斛穕

夭、五十三回

之

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菓一車外賣糧食
粃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庄頭孝敬哥
兒姐兒一個篭活鹿四隻活黑兔四對白兔兒四對活錦雞
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便命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
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他起來說你還硬朗烏進
孝回道托爺的福還走的動賈珍道你兒子也大了該叫他
走走也罷了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
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的世面
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几年就可以放心了

賈珍道你今年走了几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的狠
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煖一化路上竟難
走的狠耽擱了几日走了一个月零兩天是因日子有限了怕
爺心焦可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麽今兒纔來我
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台來了烏進孝
忙前進了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
雨起接接連連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日九月裡一
場碗大的雹子方近打了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子並
牲口粮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

說說賈珍皺眉說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夠作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到有兩个報了旱潦你又這樣打擂台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里只一百多地誰知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裡八處庄地比爺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边都可已沒有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費些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屈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

以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几年添了許多花錢
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二
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裡
如今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有不賞的賈珍
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這話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
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
萬歲爺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裡縱有這心他也不能作
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這些彩緞古董頑意兒
縱賞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兩銀子彀一年的什麼

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几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
花園你筭筭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省
一回親只怕就淨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人老實
分明不知裡頭的事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
苦賈蓉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
鳳姑娘和鴛鴦悄悄的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
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你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
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多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
那一項的錢所以先設出這个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了我

心裡却有個算盤還不至如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賈珍又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下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來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的子侄喚來散與他們接着榮府裡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了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猻大裘命人在廳柱下石矶上太陽裡鋪了個大狼皮褥子坐下看各子侄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

作什麽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叫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那些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叔叔小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每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道士分例銀子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个來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內使錢辦事的麽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麽了比先到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廟裡

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
敢違拗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
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的這個
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駁水棍去纔
罷等過了年我和你璉二叔說換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
敢答言忽見人回說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
賈珍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答應去了這
裡賈珍看着眾人領完東西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
宿無話至次日更比往日忙都不必細說到了臘月二十九日

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新油了桃符板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照点的兩邊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穿朝服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先進宮朝賀行禮飲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前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府宗祠便細細留神打諒原來寧府西邊另有一個院子黑油漆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着一匾寫着是賈氏

宗祠四个大字係書衍聖公孔繼宗書兩边有一副長聯
寫道是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功名貫天百代仰烝
嘗之盛亦是衍聖公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道兩边皆是
蒼松翠柏月台上設着青綠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上
面懸一九龍金字匾寫道是星輝輔弼乃先皇御筆兩邊
一付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鬧龍填青匾寫道是慎終追
遠四字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卷六　五十三回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边香爐輝煌皆係錦帳繡幙裡面雖列着些神主却因離遠看不真切只見賈府諸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献爵賈璉賈琮献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献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祠堂衆人又圍隨着賈母至正堂上影前只見錦幔高懸掛彩屏張香燭輝煌上面正居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還有几軸列祖遺影賈荇賈芷等從内儀門挨次站立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内是各女

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接了按次序傳至堦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所以獨他隨女眷在檻內每賈敬捧菜至傳至賈蓉賈蓉便傳與他妻子又傳與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至王夫人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茶傳完賈蓉方退出下堦歸入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傍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

方一齊跪下將五間正堂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
边丹墀內花園錦簇跪的無一空地此時鴉雀無聞只聽鏗
鏘叮噹金鈴玉佩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
時禮畢賈赦賈敬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等與賈母行禮尤
氏上房内早已襲地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鰍沿鎏
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紅綉毡設著大紅彩繡雲龍
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
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
的兩三个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

皮褥讓邢夫人王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
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个大銅脚爐
讓寶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自捧茶與賈母蓉妻
捧與衆姊妹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
捧與衆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吃畢茶邢夫人
等忙先起身來待賈母吃了茶與幾个老妯娌閑話了兩
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忙上去挽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
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了晚飯過
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挽着賈母笑道老

祖宗快走罷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怪的什麼似的那裡還擱的住我鬧況且每年我不吃你們也是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又吩咐尤氏好生派妥當人夜裡看着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直送出來至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閃過屏風後面小廝們帶領轎夫上來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只見這一條街上東邊合面設立着寧國府儀仗執事樂器西邊合面設立着榮國府的儀仗執事器樂來

往行人皆屛退不敢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
直開到底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便轉灣
向西至賈母這边廳上下轎衆人圍隨來至賈母正室之
中亦是錦裀綉屛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
草賈母歸了坐老嬷嬷們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
又起身只見兩个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拉着手笑了一回
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
賈敬賈赦等率領諸子姪進來行禮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
你們不行禮罷一面說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了禮左

右內房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婦小廝丫環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又散押歲的錢荷包金銀錁然後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吃畢賈母便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大明角燈兩溜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嘈雜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又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

秋飲宴畢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家受禮畢更換衣裳歇息所有賀節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樂或者同寶玉寶琴釵黛玉等趕圍棋抹骨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边廳上院内皆是戲酒親友來的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皆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鳳姐連日被人請去吃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般小戲滿掛各色佳燈帶領榮寧

二府各子姪孫男婦媳等家宴賈敬素不茹葷酒也不去請他于後日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仍出城去修養去這几日雖在家內亦是静室默處一概無聽無聞不在話下且說賈赦領衆了賈母之賜也便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彼此到不便也就隨他去了賈赦自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自然是笙歌聒耳錦綉盈眸其取便快樂另與這邊不同的這裡賈母在花廳之上共擺了十來席每一席旁边設一几几上設着爐瓶三色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寸寬二三寸高的盆內点着宣石佈滿青苔的

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內放着舊窰茶
盃並十錦小茶吊裡面泡着上等香茗這边几上又設着
一架紫檀透雕嵌着大紅透秀花卉並草字詩詞的瓔珞
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个姑蘇女子名喚慧娘因他亦
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于書畫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
耍並非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倣的是唐元各名
家的折枝花卉之式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而來非一味
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或詩
或歌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

連斷皆與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綉字跡板強可恨他原不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雖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稱為慧綉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做其針跡愚人獲利偏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再不能得一件的了所有之家亦不過一兩件而已有此物者皆惜若寶玩一般更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們因深惜慧綉之佳便說這綉字不能盡其妙這樣筆蹟說一綉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綉字隱去換了一个紋字所以如今都稱為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

也只有兩三件上年將兩件已進了上日下只剩這一副瓔
珞一共十六扇賈母愛之如珍如寶不入請客各色陳設之
内只留在自己這边高興擺酒時賞玩又有各色舊窰瓶
中都点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新鮮花草上面兩席
是李嬸薛姨媽賈母于東边設一席是透雕夔龍護屏矮
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上一頭又設一个極輕
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必有一
个眼鏡盒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自取眼
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向薛姨媽笑道恕我老了骨頭疼

容我放肆歪着胡話罷人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有一張高几却設着那架瓔珞花瓶爐香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桌設着酒盃匙箸將自己這一席設于榻旁命宝琴湘雲黛玉宝玉四人坐着每一饌一菓來先捧于賈母看了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他四人席上只算他四人是跟着賈母坐的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边一路便是宝釵李紋李綺迎春探惜等姐妹兩边大梁上掛着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燈每一席前

各竪一柄漆幹倒垂荷葉葉上有燭信插着彩燭這荷葉乃是鏨琺瑯的活計可以扭轉如今 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全向外照看戲分外真切窗隔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边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堆或摳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設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菱賈菖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過族中衆人奈他們或有年邁懶于熱鬧的或有家內無人不便來的或有疾病淹纏欲來竟不能來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貧的甚至于有

一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或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人雖多女客來者只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了男子只有賈芸賈芹賈薔賈菱四人現在鳳姐手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間小婁中數來也算是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家的帶了六个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桌上搭着一條紅毡毡上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串着兩个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指示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的跟前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賈母道放在

當地罷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彩繩抽去各散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上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因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的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道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得巧便說了一个賞字早有三四个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簸籮聽見叫賞走上去向桌上將堆着的散錢堆內每人便撮了一簸籮走

出戲台說道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着向台上便撒只聽豁啷啷滿台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厮們抬了大笸籮的錢來暗暗的預備在那裡聽見賈母一賞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不知怎生去且听

總評

敘元宵一宴却不敘酒何以清菜何以馨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於香茗古玩上渲染几榻坐次上鋪敘隱隱為下回張本有無限含蓄超邁獺祭者百倍

前半整飭後半疎落濃淡相間宗祠在寧府開宴在榮府分敘不犯手是作者胸有成竹處

第五十四回

積德於今到子孫都中旺族首吾門可憐立業英雄
輩遺脉誰知祖父恩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話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錢聽見賈母說賞他們也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台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暖壺遞過來賈璉捧在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至李嬸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杯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一杯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何必多禮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立賈珍等至賈母

槅前因槅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人捧酒那賈環弟兄等却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来見他二人跪下也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悄的推他咲道你這會子又帮跪作什庅呢有這樣的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宝玉咲道再等一會子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来方起来又與邢夫人王夫人斟過了酒賈珍咲道妹妹們怎庅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去

當下天未二鼓演戲的是八義中觀燈八齣正在閙熱之

問寶玉因下席來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那裡去外頭炮
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來燒了衣服寶玉道不往遠去
只出去就來賈母命人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來只有麝
月秋紋並幾个小丫頭隨着賈母因問襲人怎麼不見他
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子們出來王夫人忙
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為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
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
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
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忙過來笑回道今兒

晚上他便沒有那園子裏也須得他看着燈火花炮最是耽險的這裏唱戲園子裏的人誰不偷來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料照料況且這一散後寶玉回去睡覺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眾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樣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只看屋子散了又齊備我們這裏又不耽心又可以全他的禮豈不三處有益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來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的週道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死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笑道前日襲人親

自回老太太的忘麼就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說想起来了我的記性平常了眾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還記得這些事賈母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一場末後給了个魔王寶玉虧他魔了他這几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也就忘了鳳姐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鴛鴦的娘前兒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叫他兩个

一處作伴兒去又命人將些菓子菜饌点心之類與他兩个
人吃去琥珀嘆道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
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
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和管茶房的人偷空
兒飲酒鬪牌且說寶玉來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
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的進去唬他們一
跳于是大家躡足潛踪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
人對面都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二三个老嬤嬤打盹寶
玉只當他兩个都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

說道可知天下的事难定論理你单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个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到出了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回首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个淨淨的說一會話兒襲人正一个悶悶的幸而他來的好說着仍悄悄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都站住背過臉來

口內咲說蹲下來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个小丫頭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這裡宝玉剛轉過身來只見兩个媳婦兒迎面走來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裡呢你們大呼小叫仔細唬了他那媳婦們忙咲道我們不知道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著便已到跟前秋紋問手裡拿的是什麽媳婦們道是老太太賞金花二位姑娘吃的東西秋紋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宝玉咲道揭開盒子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个盒蓋

揭開兩个媳婦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看兩盒內都是席
上所有的上等菜品菜餚点了点頭邁步就走麝月秋
紋胡亂擲了盒蓋便跟上來宝玉咲道這兩个女人到和氣
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到說你們連日辛苦了却不是那矜
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好的也狠好那不知禮的是太不知禮
宝玉咲道你們是明白人耽代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
是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中那几个婆子雖是吃酒鬪牌
却不住出來打探今見宝玉來了也都跟上了來至花亭後
廊上只見那兩个小丫頭一个捧着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

又拿着漚子小壺在那裡久等秋紋忙先伸手向盆内試
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的這水小丫頭咲
道姑娘瞧瞧這个天啊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這
還冷了呢正說着可巧見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壺滚水走
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兒這
是給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了取去罷那裡會走大了腳秋
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把老太太的茶盂子倒了洗
手那婆子回頭道見是秋紋忙提起壺來就倒秋紋道彀了
你這麽大年紀也没有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

看的人就散要了盆子咲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
來宝玉洗了手那小丫頭拿小壺倒了些漚子在他手內宝
玉漚了秋紋麝月也趂熱水洗了一回洗漚手跟進宝玉來宝
玉便也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嬸薛姨媽斟起二人也咲
讓坐賈母便說他小呢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
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又讓着薛李二人薛
李二人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宝玉道連你姐姐妹妹一
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們乾了宝玉聽說答應着
擞次斟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宝玉唇邊

宝玉一氣飲乾黛玉說多謝宝玉又替他斟上一杯鳳姐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沒有喝冷酒鳳姐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于是宝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丫環們斟了然後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一巡隨坐了一會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後又獻上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又說那些小孩子們可怜見的也給他們些滚湯滚菜的吃些再唱又命將各色菓子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个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

子在那一边命他坐了將弦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何書好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的什麼新書那兩个女先兒回說到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道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个名子到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大概說說原故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作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回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

衆媳婦們忙上去推道他這是二奶奶的名字别混說賈
母咲道你說你說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道我們該死了
不知是奶奶的尊諱鳳姐咲道怕什麽你只管說罷重名重
姓的多呢女先兒又說道這一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
京赶考那日遇見了大雨走到一个庄上避雨誰知這庄
上也有个鄉紳姓李與王老爺乃是世交所以使留下這
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姑娘名喚
作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着鳳求鸞
不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

妻了女先兒咲道原来老祖宗聽過這一回書衆人都道
老太太什麽書沒聽過便沒聽過猜也猜着了賈母咲道
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才子佳人最沒趣兒
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
有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个小
姐必是愛加珍宝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
个絶代佳人只見了一个清俊的男子不管是親是友便
想起終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羞恥也沒了鬼不成鬼
賊不成賊那一点兒是佳人就是滿腹的文章作出這些

事來也莫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子滿腹文章去作賊難
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
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的小姐
都是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理便是告老回家自然這
樣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環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
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个丫環你們
白想〻那些都是管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衆人
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
這有个原故編這樣書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貴或是有求不

透心所以編了來污穢人家再有一等他自己看了這些書
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他知
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香
大家就是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比方也沒有
那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謅去（掉）了下把（腮子罷）的話所
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因此
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又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几句聽聽
他們一來就忙叫歇了李薛二人都咲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
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見的鳳姐因走上

卷之 五十四回

來斟酒便湊趣笑道罷了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罷
說罷這一回就叫作辨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
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
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二位親戚
吃一盃酒聽兩齣戲之後再從昨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
說一面笑話未曾說完眾人俱已笑倒兩个女先兒也笑
个不住都說奶奶好口鋼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
的地方兒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罷外頭有人比不得
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的只有一位珍大哥比我我們還是

論哥々妹々從小兒一處淘氣了這么大這几年因作了
親我今如立了多少的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的兄妹便以
伯叔論了那二十四孝上的有一樣斑衣獻彩他們不能來
獻彩引的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咲
了一咲多吃了一点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
咲話我不成賈母咲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慟々的笑一
場倒是虧他纔這一路話笑的我心裡通快了好些我再吃
一鍾酒吃着又命宝玉也敬你姐々一杯鳳姐笑道不用他
敬我討我老祖宗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半杯剩酒拿

起來吃了便將酒杯遞與丫環另將溫水浸的杯換了一个上來于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代換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个書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便說道好你們兩个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和弦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了環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穿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加

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裡面恐怕坐不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香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說着便都起身來衆媳婦們忙撤去殘席在裡面順炕併了三張大桌另又添換了菓饌擺好了賈母便說這却不要拘禮只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二位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

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忙答應了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要起來你快歇着去罷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說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答應了一个是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等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竟無一對双全的就忘了蓉兒了這可全了蓉兒就

合你媳婦坐在一處到也團圓了因有媳婦兒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高興又要吵起來且把那些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們聽說答應了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槩帶出去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个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个軟包因不及抬箱估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賈母皆垂手站着賈

母笑道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雅些好你瞧瞧薛
姨太太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
戲這些姑娘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
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
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个新樣兒
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隨看笙笛一概不用文官
笑道老祖宗說的是這也使的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
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个發脫口齒再聽一个喉
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薛姨媽喜的都笑道

梅來賈母哄道若到誰手裡住了吃一盃酒也要說一个
什麽纔好鳳姐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麽有什麽
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
如誰輸了誰說个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
說笑話最是他肚子裡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見如此說
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喜
歡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姊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
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擠了一屋子于是
戲完樂罷賈母命將些湯点菓菜與文官等吃去便命

响鼓那女先兒們皆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
如迸逗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急電之光梭其鼓聲慢
轉梅亦慢鼓聲急轉梅亦急恰恰至賈母手中鼓聲忽住
大家哈哈一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
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
是這笑話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比鳳丫頭還好還
多賞一个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無什麼新鮮笑
話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个罷了因說道一家養了十
个兒子娶了十个媳婦惟有那第十个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

專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个不孝順這九个媳婦委屈
便商議說咱們九个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
所以公婆老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
意便道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一
問叫我們托生人為什麼單給那小蹄子一張巧嘴我們
都是笨的衆人聽了都喜歡道這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
到閻王廟裡來燒了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
个魂專等閻王的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正等的着急只
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

打嚏的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因問原故九个魂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把腳一跺嗟嘆了一般道這个原故幸虧遇見我就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个魂聽了求說大聖發个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咲道這却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們十个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這裡來因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們那个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伶嘴伶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

道咱們這裡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兒薛姨媽
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只要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鼓來
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的笑話便悄悄和女先兒說
明以嗽咳爲記須臾傳了兩遍剛到了鳳姐手裡小丫
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鼓衆人齊笑道這可拿
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个好的別太逗的人笑的腸子疼
鳳姐吃過酒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合家
子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婦
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

滴滴搭搭的孫子孫女兒姪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
表孫女兒噯喲〻真熱鬧眾人聽他說着已經咲了都說
聽數貧嘴的又不知編派那一个呢尤氏咲道你要招我
我可撕你的嘴鳳姐起身咲道人家費力說你們混我就
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麼樣鳳姐想了一想
咲道底下就團〻作了一屋子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眾
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便再無別話都怔〻的還等往
下說只覺冰冷無味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咲道再
說个過正月半的一个人扛着一个房子大的炮竹往城

外頭放去引了上萬的人瞧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
偷着拿香火点着了只聽噗哧一聲衆人哄然一笑
都散了這扛爆竹的人道怎麽没等放就散了湘雲道
難道他本人没聽見不成鳳姐道這本人是个聾子衆
人聽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
那一个没說完的問他道頭裡那一个怎麽樣也該說完了鳳
姐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年也過
了節也過了我看着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
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大笑起來鳳姐笑道外頭

已經四更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爆竹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哄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个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哄道真ヒ這鳳丫頭越發嘴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竹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ヒ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裡薛姨媽便摟着湘雲湘雲哄道我不怕寶釵等哄他還專愛自

已放大炮竹呢還怕這个王夫人便將宝玉摟在懷中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別害怕你這會子撒嬌兒了聽見放爆竹吃了蜜蜂兒屎的似的今兒又輕狂起來了鳳姐笑道等散了咱們园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放的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有許多的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碎小炮竹方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的滿台的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

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忙道也有棗兒熬的杭米粥預備
太太們吃齋的賈母笑道不是油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又
忙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
着已命人撤去殘席另設上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便吃
了些用過嗽茶方散十七日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
了宗祠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吃年酒十
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昇家廿日便是林
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吳新登
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也有高興直等衆

人散方回的也有興盡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来赴席的賈母一概怕拘束不會自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宝玉只除王子滕家去了餘者亦皆不會只說賈母留下解悶所以到是家下人家請賈母可以自便之處方高興去逛逛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illegible]五十四回

總評

讀此回首凡三處不善讀者徒讚其如何演戲如何行令如何掛花燈如何放爆竹日眩耳聾應接不暇必解讀者讚此次宵偏延酒有度從演戲渡至女先兒從女先渡至鳳姐從鳳姐渡至行令從行令渡至放燈炮脫卸下來井然秩然不辭亂會讀者須另具卓識單着眼史太君一夕話將普天下不盡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齊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傀儡畫一幅行樂圖鑄一面菱花鏡為全部總評噫作者已逝聖嘆

云亡愚不自諒輒擬數語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第五十五回

此回樓上文恰似黃鐘大呂後轉出羽調商聲別有清涼滋味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剛將年事忙過鳳姐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个太醫用藥鳳姐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筭想起什麽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樣一個人能許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个月鳳姐將

息好了仍又與他說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鬭智心力倂使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復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眾人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一時難全調養到八九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的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

就開牌吃酒白日裡睡覺夜裡鬧牌我都知道的偶又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个惧怕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的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答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如若不聽你來告訴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届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于蘅蕪苑中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不

便宜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房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匾題着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眾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是个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

比鳳姐好搪塞後來雖又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過
是个未出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和平恬淡因此都不
在意比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几件事過手漸覺探
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
可巧連日有王侯公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
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
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边更無人他二人便一日皆
在所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
每于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

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當權時到更謹慎了些因此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到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鎮山太歲索性連夜裡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纔回至廳上坐下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家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死了昨兒回過太太了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來說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的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

家則安个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安之處不但不畏伏一出二門还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献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兒襲人的媽死了听見說賞了銀子是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吳新登的媳婦听了忙答應个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

銀子去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太屋裡的几位老姨娘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這有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个我們听〻一問吳新登家的便說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什么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〻吳新登家的道既這么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記不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〻也現查賬去若有這道禮鳳姐〻還

不筭利害也就筭是寬厚了还不快找来我瞧再遲一日

不說你們粗心反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臉通

紅忙轉身出来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

時吳新登家的取了舊賬来探春看時上面有兩

個家裡的賞過皆是二十四兩ヒ个外頭的皆賞過四十

兩外还有兩个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

兩這兩筆底下皆住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

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

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四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

夫ヽ五十五回

脊七只新管家的答應出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下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跴下我去还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跴姨娘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跴我我告訴誰去探春听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听我說我在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麽大年紀又有你和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麽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探春

笑道原來爲這個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就坐了拿賬
翻與趙姨娘看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的舊
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定例不成不但襲人將來環
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
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
我是按舊規矩辦的領的是領祖宗恩典太太的恩典若
說辦不均那是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
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
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

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裡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
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定早走了另立一番
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個女孩家一句多話
也沒有我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重看了我纔
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作一件好事姨娘到先來作踐我
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了那纔正經沒
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
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該拉扯拉扯
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

忘了叫我怎麽拉扯[illegible]這問他們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
出力的奴才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拉扯來着李紈在旁只管
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有拉扯的心
口裡怎麽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
扯誰誰家姑娘拉扯奴才來了他們的好歹[illegible]然你們該
知道與我什麽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
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說一是一說二
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就不
依你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

無處施姑娘放心正也使不着你的銀子那兒等出了閣
我还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没有長羽毛就忘了根
本只揀高枝飛去了探春話未聽完已氣的臉白氣噎抽抽
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
檢点去了那裡又跑出一个舅舅来了我到素習按禮尊
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来既這么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
么趙國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學去為什么不拿出舅舅
的款来何苦来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兩三個月
尋出一個由頭来徹底子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

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
糊塗不知道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
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來了趙姨娘听說
方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進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
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呢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
兒進來因問他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
弟死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
十四兩如今請姑娘奶奶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
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是二十四個月

養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過命的人不成你主子倒也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作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愛怎么添怎么添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听一番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從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来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環捧了沐盆巾帕靶鏡等物来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

那捧盆的丫環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沐盆那兩个丫環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類平兒見侍書之類不在這裡便忙上前與探春抽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盆中盥沐那媳婦便回道回奶々姑娘家學裡支环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麽你睜着眼睛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伺候着先說話來二奶々跟前你也這麽沒眼色來着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々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的那个媳婦

第五十五回

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來了一步兒還有可笑的連吳姐〻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〻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查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這耐性兒等他去查平兒忙笑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筋早打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懋着大奶〻是個菩薩姑娘又是個靦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

家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藐
小姐小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
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
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的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
觀者清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
奶奶沒行到的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於太太的事有益
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
釵李紈都笑道好了頭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
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到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

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叫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作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剩的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領了月錢的環哥兒的是姨娘屋裡領二兩宝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又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為這八兩銀子從今兒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

奶々就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咲道早就該
免舊年奶々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
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們捧了飯盒來侍書
素雲早已擡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咲
道你說完了話你去罷在這裡又忙什麽平兒咲道我原
沒事的二奶々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
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々們伏侍奶々姑娘的探春因問
寶姑娘的飯怎麽不端來一處吃了环們听說忙出至簷
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

飯送了來探春听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
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不是你們支使要飯要茶的連一个高
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你叫々去平兒忙答
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悄々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
娘去叫我們已經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了
一撣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々
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
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平兒忙陪
笑道多謝了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的新茶出來也悄々

的咲說道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
鬧一鬧罷平兒忙欠身答了因指眾媳婦們說道你們太
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自尊
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
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
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著眾人道
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又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
倒眾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到三不到兩的有了事都
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沒人心裡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

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畧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还要難他一難好几次没落了口般衆人道如何敢平兒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筭不怕你們呢前兒我們还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的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姑娘的姑娘你們都看見了二奶奶這些大姑子小姑子也就是单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人忙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歇裏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咲道

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的防護一回身便坐在平兒的褥上平兒悄問道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就說我的話今兒憑有什麼事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道是為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

來磞在這釘子上你也一大注了他們碰了你們也作一
二件榜樣人好有些太太的嘴若不拿你們作一二件榜
樣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的威勢的
就怕他不敢惹只拿我們軟的作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
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的住眾人口聲呢秋紋聽了
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的臊一鼻子灰我趁早知
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
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
探春面西李紈面東眾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

們緊跟常侍的丫環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花塀想姊們
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此事罷都別安着沒良心的主
意了使哄大娘總也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麼有臉的
他們一邊悄悄的議論等候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
聞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個丫環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
將桌子抬出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三沐盆水見飯
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
侍書素雲鶯兒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一
時待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們好生伺候着我們吃

了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空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此咱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的說與他聽了鳳姐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子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

別的一樣有了不成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們比人家的小姐還强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得了去說著又向平兒嘆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裡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仍

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産業又不及先
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又受委屈家下人
也報怨尅薄若不趁早料理省儉之計再過几年就都賠
盡了平兒道可不是將来还有三四位姑娘兩三個小爺一
位老祖宗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咲道我也慮到這裡
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姑娘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
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爺那
边的也不算剩了兩個三〻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
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不拘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彀

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銀子如今再省儉些陸續也就敷了只怕如今平安再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

七二五十五四

兩個人來我想到這裏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
兩個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家務事況一個是
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
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
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也來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
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
裏卻是和寶玉一樣疼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
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個主意正該和
他協同大家作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

心上論咱們有他這一個人幫着咱們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暗地裡笑裡藏刀咱們兩人纔四隻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眾人就把往日咱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

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回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
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
平兒不等說完便咲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
在先了這會子又反囑咐我鳳姐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
眼裡只有我一概沒有別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之
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嘴裡你兒我兒起來兒
咲道偏說你〻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臉
上还沒嘗道的不成鳳姐咲道你這小蹄子要翻多少過
子纔罷看我病的這個樣兒还來漚我過來坐下橫豎沒

人來咱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
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
日的分例皆已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
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在
于炕下陪着鳳姐吃了飯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
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人之散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亇五十五回

十

綱評

噫事亦難矣拔探春以姑娘之尊以寶玉之愛以王夫人之付託以鳳姐之才料事暫代數月而才權皆虛內外欺侮珠璣小事尚防風波不亦難乎以鳳姐之聰明以鳳姐之才力以鳳姐之權術以鳳姐之貴寵以鳳姐之日夜焦勞百般彌縫猶不免萬尾難下尚務得衆怨之外不亦難乎況聰明才力不及鳳姐權術貴寵不及鳳姐焦勞彌縫不及鳳賈姐又無寶玉之愛姑娘之尊太太之付託而欲左支右吾撐前進後不更難乎上方

長心五十五回　一乙

有志於一番自家所讀至此不禁為之掩書以起三復流連而致泣也

第五十六回

敘入夢景極迷離卻極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筆端全從至情至理中寫出齊諧莫能載也

[illegible][illegible]五十六回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体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几个丫環婆子在窗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見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來請吃酒他家花園中的事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一兩月錢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裡的

一樣重々疊々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
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
的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的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
們各房交送我他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
有一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個指粉的所以外
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人按房交與我們姑娘們的
每月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東西原為的是一時當家
奶々太々或不在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一時要幾個錢
使省得找人去這是恐怕姑娘們受了委屈的意思可知這個錢

買這個終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裡的姑娘各房的
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我就疑惑
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了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
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咲道你也留心看出來
了脫空是沒有的一則他們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
知那裡弄了來的那平常東西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
這二兩銀子另外各人的奶媽或是他們的兄弟哥子兒買了
來纔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買去照舊是那樣不知他們是
什麽法子想是鋪子裡壞了的不要了他們都弄了來單預

倫給我們的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來他們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坏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主子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得使奶媽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擲一半算起來費兩折子錢不如把買辦這一分子免了罷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裡頭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的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女兒說

閑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的笋菜魚
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纔有二百兩銀子剩從
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
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原是千金小姐不知
道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
篇不自棄之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
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
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的時事就利慾薰心把
朱夫子都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

卷 五十六回 三

子書當日姬子曾云過登祿利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窃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宝釵听道底下一句呢探春听道如今只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來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明人這些正事上竟沒經歷過如今可惜遲了些李紈笑道叫了人家來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宝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小事上用學問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令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都是取笑之談說笑了一回仍談正事探春因又接着說道偺

們園子只筭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筭一年就有四百
銀子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
這樣人家行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
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的
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事的派
準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
年可有些孝敬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
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
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

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錢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說便点道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内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這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省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們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子裡住着不能多添些顽意兒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可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

嘴我睄ㄟ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麽作的從早起到這會
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兒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
見他說他們奶ㄟ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
句是橫竪三姑娘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進去總是三
姑娘想的到你奶ㄟ也想的到只是必有个不可辦之故
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
你們想ㄟ這話若果真交與他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
一枝花兒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
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吹不濟了他這遠愁近慮

不抗不卑他奶、便不和偺們好听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好了不和的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奴才我見他更生了氣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似的站了半天怪可憐的接看又說了那么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姑娘不枉待我們奶、素日的情意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他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还鬧的沒人疼沒人顧頭的我那裡还有待人的好處口中說道這裡不免又流下泪來李紈等見

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〻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被趙姨娘所累也不免那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净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作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〻一聲我們這裡搜剔小遺利已經不當回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的我也不肯到像抓了尖豈可不商量了再行平兒咲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咲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

卷〻五十六回

好事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的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几個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了他們衆人聽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粮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還可以交錢粮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体統難道沒有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

么回事的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看守平兒所說乃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人來與他三個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麥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耕鋤之事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意培植豈不

更好探春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色香料香草兒都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並那籬笆上的薔薇花月季花寶相金銀藤每類的沒要緊的花草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幾個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辮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姑娘

完了不成寶釵咲道我繞讃你、到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這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出得用的人一個、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出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誠實老人家他又和我們鶯兒的娘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道的不用偺們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那是他們的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至

卷之五十六回

公干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說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兒鶯兒还認了葉媽作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好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公同斟酌出几個人來俱是他四人素習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出去取藥並派煎藥的人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

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裡又剝一層
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
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
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
他們就有半分這是家中的舊例人所共知的別的偷着
的在外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
舊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
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不好不如叫他們領一分子
去就派他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子裡的人動用的東西

庚辰五十六回

乙

我替你們笑出來了有限的几件事不過是頭油脂粉香
紙每一位姑娘几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
簸箕撢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几樣都是他
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
笑道這几宗雖小一年通共算起來也省的四百兩銀子
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取租的房錢也能
看得几間薄地也可添几畝雖然還有富餘的但他們
既辛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粘補自己雖是興利
節用為綱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

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艱嗇了他們裏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生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那裏搜不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那時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子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幾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道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了這個之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

几吊錢
不料理
睡晚大
索性說
們雖不
上你們
叫他們
照顧了
不與鳳

異常都齊報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
錢來呢那不得嘗地的听、每年終又
起來口內說道他們每年辛苦是該剩
怎好穩吃三注呢宝釵唉道媽、們也
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
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不說違事你們一
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如今又不得
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嘗分明是
奶、又多病多灾家務也忙我原是個

郝官也要瞞哥哥乃何况是親娘姑托我一此不得去小就大許不起衆人嫌夜倘或是广個了小分活當鈎器那時酒錢賭博生出事來我家公兒姑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那素有的老臉也都丢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倒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看管皆因看得你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行規矩的原說大家齊心顧些体面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姑娘听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或被那几個管家娘子知道了他們不用回姑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老年的反受了年小的氣雖是他

們是咱家的首何不你們自己存些体面他們如何得来作践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来也爲大家齊心把這園子周全的謹謹慎慎使那些有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你們籌畫這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你們自己想想這話衆人聽了都歡聲鼎沸説姑娘説的狠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説道這裡只見林之孝家的来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

卷 五十六 四

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來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等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各色宮紬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上用緞十二疋上用紗十二疋上用各色紬綾四十疋李紈也看過便說道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賈母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边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道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打發四個女人來請安賞

母所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
帶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遲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
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坐右下賈母
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
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先令奴才們來請安
問候姑娘們好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今年
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
眷都來了麽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
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了人家

卷六　五十六回　一二

沒有四人回道沒有呢賈母咲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甚好四人咲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咲道什麽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又更好更不自尊自大的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咲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們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几歲了念書了沒有四人咲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賈母咲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

你們那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說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
一樣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便向李紈等
道偏也叫作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
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個小名兒之後我們
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像有個似的只是十
年來沒進京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
人來衆媳婦丫環答應了一般走進來賈母笑道園子裡
把偺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
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

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知當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忙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面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兒是一樣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麼見得四

人咲道方終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使知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以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話未說完李紈等忍不住咲了賈母也咲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还正經禮數也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疼可愛

卷之五十六回

背地裡所以縱他一點子若一味由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了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事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還都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

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安畢他
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去罷王夫人
親捧過茶來方退出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
說了一回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的
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是一樣眾人都
為天下世宦之家多有同名者也有祖母溺愛孫者亦古
今之常情不是什么罕事故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
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回至園
中去看史湘雲病去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單絲不

線孫樹不林如今有了個對子了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宝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宝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宝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是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

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筭不覺忽忽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园之內宝玉詫意到除了我們大觀园竟又有這個园子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几個女兒都是丫环宝玉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还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环咲道宝玉怎跑到這裡來了宝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家的花园好姐姐們帶我逛逛眾丫环都咲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还干淨嘴兒到也乖宝玉聽了忙道姐姐

們這裡也竟有個寶玉丫環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一個臭小子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有一個笑道咱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真亦有我這樣一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人岔心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了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

卧着那边有几個女孩兒做針線也有嘻笑頑耍的只見
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般、個丫環笑問道寳玉你不睡
又嘆什麽想必為你妹、病了你又胡愁胡恨呢寳玉听
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听見老太太說
長安都中也有個寳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
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几個
姐、都叫我臭小子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
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寳玉听說忙說道我因
找寳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寳玉榻上的寳玉忙下來

卷之五十六回

拉住咲道原來你就是宝玉這可不是夢裡宝玉如何是
夢真而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宝玉唬的
二人都慌了一個宝玉就走一個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
來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咲問道宝
玉在那裡此時宝玉雖醒神意恍惚因向門外指道纔出
去了襲人咲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〻是鏡子裡
照的你的影兒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
面相照自己也咲了早有人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
月道怪道老太〻常囑咐說小人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

小魂不全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裡安了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來天熱人肯困那裡想的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着影兒頑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着自己叫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詞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中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

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

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棉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這般光景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

歎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
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歎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
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抬頭見桃
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
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這裡做什么春天凡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
獃病了一想一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做什么呢寶玉忽見雪
雁便說道你又做什么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
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
當是他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

頁巳　之三　五十七回

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
你听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
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么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
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
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
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去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
日有什么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
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
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小東西兒倒也巧你

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会子能去呀還是
等明日一早總去呢雪雁道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
雪雁道姑娘沒醒哩是誰給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听了忙
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樹下呢紫鵑听說忙放下針
線又囑付雪雁好生听叫若問我說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來尋
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
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
氣了我因為听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
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怨到這裡自己傷心來了紫

下頁已　　五十七回

鵑也便換着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當走開這会子
如何又來換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姨妹兩個正說
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
你和他纔說一句燕窩就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
什么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
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
太太跟前畧露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
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
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

太太怎么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两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个東西寶玉聽了吃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有了姑母無人照看才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撒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

十頁已　卷之五十七回

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落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日見他只不作聲纔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

日他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
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
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
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
給他个枕頭他便睡了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
衆人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使人去請李
嬤嬤來時看了半日問他几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脉上摸了摸
嘴唇人中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
嬤嬤只說得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頭大哭起來急

三頁乙 五十七回 五

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
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來李嬤嬤搥床擣枕說
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襲人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
看如見他這般一說都言以為寶也哭起來了情愛便告訴
襲人方才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
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么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
寶玉說了些什么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
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
止大變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么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

紫姑姐姐說了些什么話那个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
不說了李嬷嬷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嬷嬷說不中
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会子都死了黛玉听此言李嬷嬷
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了哇的一聲將所服之
藥一口嘔了抖腸嗽肺炙胃煎肝的啞然大嗽几陣一時面紅髮
乱目脹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
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
鵑道我並不曾說什么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
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

說了什么話趕早兒解去他只怕還醒了紫鵑听說忙下床來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么紫鵑道並沒敢說什么不過說了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愛呀一聲哭轉來了眾人見了方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道要去連我也帶去眾人不能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么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的

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性子平白的哄他作什么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个一處長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会子熱剌剌的說一个去別說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鬧起来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道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

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管放心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
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
去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別說林
字該子們你聽了我這句話罷衆人忙荅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
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
道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
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
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
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

便竭生在寶玉身旁王太医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脉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医也不能何意起身説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有别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閉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説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医道寔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礼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

医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听了說另具上等謝礼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听見賈母後來說拆太医院之戲語犹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藥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他他另將琥珀去侍奉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聽消息這辺聞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

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
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
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
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
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這獃
子聽了就是雨往後怎么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
已愈天天過來瞧有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
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己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
知的如今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
下頁已　長六　五十七回　乚

道你爲什麽嚇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頑話我是我編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縱有人來接老太太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裡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來寶玉听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听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麽疼他寶玉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梅翰林家

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刑景了先是我發誓賭
咒砸這榜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疼的剛剛的這几日
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呀地齒的又說道我只
顧這会子立刻找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
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得四方
八面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
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又忙笑着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
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听了更又吒异問道
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

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若去了又棄了本家所以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話活着咱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咱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

就說難為他們我才瞧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呼你去的偏又忌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着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瞧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管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刑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來

下頁已　五十七回　十一

問其原故已知大　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
已寬衣卧了之時悄起來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寔听見咱
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
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筭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
是從小兒一處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
這几天還不乏趁這会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
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
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見老太
太還明白硬朗的時候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

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以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憐新棄了舊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若姑娘這樣的人有志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覺是憑人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娘娘是个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難求黛玉听了便說道這了頭今日

可瘋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變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有叫你爲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麽好處呢說着竟自已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到天明方打了一个睡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神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

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

曾去得王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遍方回房

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

忙了三四天方算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

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

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

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

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鳳姐道姑媽素知我

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

下頁已

表下五十七回

姐兒將鳳姐和賈母說薛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事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刑夫人過來硬作保山刑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詞刑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刑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托刑夫人的如何不依果極口的說妙

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
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縱抬了整萬銀子
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
親才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
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
彼此都忙道喜賈母分付道咱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
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替我在當中料理不
可太省也不可太過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
應道是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

下頁巳

之二　五十七回

七四

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付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意思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况且孩子又不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憶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个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礼的雖是女兒還

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業
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偏他的父母是個酒糟透
了的人于兒女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
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齊全如何
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
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
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閑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
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閑話寶釵仍
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
下頁已 長、 五十七回 一之

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很你怎麼倒換了夾的了岫煙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緣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麼岫煙道他倒想著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著些搭著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了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出來給他們打酒

買點心喫才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夠使如今又要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待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

當票子叫丫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閑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媽和大舅

母親起怎么又作門親家薛姨媽道我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
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
把這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隔着國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
了夫妻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外之事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
在一處以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
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
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
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
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嘆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

眼前這樣看着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嘆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哥哥這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口雜說好話的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為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疼你我們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

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
還没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
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
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
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母親撒嬌兒黛玉聽了
便一頭伏在薛姨媽懷裏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
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真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
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爬上來要抓他口內說你越發
瘋了薛姨媽忙笑勸道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

你哥哥是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别説這孩子我也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説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説定了邢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説我原要説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説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説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好若要外頭説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説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著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麽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

媽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
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著姑娘出了
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了紫鵑也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
老的說著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這
了這樣也笑了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
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
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
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事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
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

的湘雲道什麽是當票子衆人笑道真個是獃子連當票子也
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
道這個那裡家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别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
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婆子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别
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
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
了姨媽當舖中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
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忙
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

禎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有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看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便兩個便將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了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

去寶釵忙一把揪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也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口不提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城來往得十來日之

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産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環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且

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
性也最憐愛林黛玉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
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
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
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之呼儼似同胞共出較諸
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
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環輩一應家中大小
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
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

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并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照料下處的又有先踹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并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

每每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
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
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
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著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
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
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
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
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
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氣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

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厮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愿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張〕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

女孩子呼來當面問道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愿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

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悲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了用過早飯略歇片時復入朝侍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了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

俗極多極靜東西二院榮府便饋了東院北靜王府
了西院太少妃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
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
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了一
月方回各丫頭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
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併散在園內
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
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
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

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願也有去閒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有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杖靸著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

閣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看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
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
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并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
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
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飾
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很看真是紙錢子
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便彎腰向紙
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
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去講說着拉了袖子拽着

下頁已　之下　五十八回

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手說便
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夢
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
生人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
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
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的還要告他去藕官
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
意反拉着婆子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
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

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箇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箇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悶忽見一股火光從山後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喫了一驚又聽外邊入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軟了

下頁巳

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著火守著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

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
有種荳的池中間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
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
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
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
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
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
反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
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
玉道已

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綫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大的許多小杏子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緑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箇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緑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日這杏子樹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

道你也不許再問我便不說耍子道我已經回了原
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
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
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
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
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屋裡的蕊
官并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
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
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
知道了　長卜五十八回

知道了說畢快快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
到瀟湘館裡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
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
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
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
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
又盤詰只得奈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
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
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

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去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

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

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説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

你什麼好的入了這個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

子也挑麼挑六鹹嘴淡舌咬群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

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説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

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説了晴雯因説這

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

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箇巴掌拍

丁頁巳　　五十八回　　卜

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了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鷄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

只說我赸和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他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不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

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兒女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麽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們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咱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況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

得人恨號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
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
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
恨得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
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
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
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喫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
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灑
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

得滲入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么着晴雯肉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看囘内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

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

陸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

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

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

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

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

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

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

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與

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味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隔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

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
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
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
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
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
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
是笑看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
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嚐了
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喫了
子頁巳　長□五十八回　下回

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喫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推肚子疼不喫飯了襲人道既不喫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喫說著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葯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

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
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
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二
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
竟是你疼我我疼你藥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
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
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為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
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
有再嫁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
自己　又二平句　下之

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帋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帋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喫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柱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環十個老婆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

釧兒此日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并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逶邐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人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嬛等坐并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人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

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嬛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晨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

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經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

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
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
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
不去取硝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柳條命蕊官拿著他
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
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
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
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
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

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都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邊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得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

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
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
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
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
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
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
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
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
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

來二人方回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問藕官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有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

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麽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便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

都派到梨香院去服侍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著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著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没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没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著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他的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著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

又怕悮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乱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的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單筭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麽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了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麽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

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着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

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
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
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柱杖向春燕
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
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
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
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
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
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

不是賺我了媽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為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見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藍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子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

娘來了只得又説原故他姑娘那裡客人説話便將
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庅大
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庅説人他娘也正
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遜他的心便走上來
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幾年臺盤你也
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庅就管不得你們了乾
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
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
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柳

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庅這編的是你娘的什庅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嬛都比他們有些體統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

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等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又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

五十九回

狹子多還是認真不安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
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
管我們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
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
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
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
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
婆子道你再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
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

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
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
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
你媽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
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
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
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嬛子去把
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
小丫頭子應了便走外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

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過娘管女孩子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姑娘他有情麼你說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

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
這一去不知若到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
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
打人那裡美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鬧口齒也
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
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
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
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為你起的饒沒打成
你我如今反受了罪你姊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實

玉見他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來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且饒人得將就的事就省些事罷但只聽得各房大小等都作反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天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不想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没頭緒呢且也不得閑兒一語來了只得李紈的了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麽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内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都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

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一句好話兒聽聽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邀走着一面說着閒話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總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便了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道這屋你的

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庅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道方才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

六十四

與他們說是薔薇硝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他的是我的姐姐千萬帶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摇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一回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

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環琮可談談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為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統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出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

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此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裡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

彩雲和趙姨娘閒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
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
買的銀硝强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
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才之事
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兒老呢這
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是比先的帶
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
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
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去要來怎麽怨他

六十四

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著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去了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便低了頭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著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這下流種子沒剛性的也只

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白我說一句兒或無心中錯差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会扭頭暴觔瞪着眼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要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要這些家裡人怕你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話你又不敢去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延延𠰥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駡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

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明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話了一面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夏婆子沒答應又說若是別

我還不恠若呼這些小娼婦提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起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是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

經貸就得罪他們也有眼的快把這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不也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

了忙道都起身讓姨奶奶坐有什麼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應走上來將粉往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

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庅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也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勸說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們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庅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

了撞在他懷内吽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晉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麽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麽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爭的過氣來四

石頭記　卷六十回

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
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
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交那三個也便
擁上來放聲大笑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
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
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曲只管好說沒
這樣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
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
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

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閙交誰知晴雯早遣春
燕去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
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趙姨
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
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
麽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
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去了原來在這裡
生氣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話請姨娘到廳
上來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

一頁乙　之二　六十回　乙

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
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
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
就恕不恕時只該呌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
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
麽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
煞性兒別聽那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獃
白給人家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
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

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么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怎么意思也直得吵一吵並不曾體統耳躲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没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款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唤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

[illegible]頁已 [illegible]六十回

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才沒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才走開了探春情知他們皆一党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據此爲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了環們買東西衆女孩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在上廳理事翠墨在

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才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訴的話說了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提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堦上說閑話呢夏婆亦在其內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走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

婆子聽得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寃小蟬忙攔住說道你老人家去怎么說呢這話怎么知道。的可又刁蹬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又怎么打發你來告訴這么句要緊的話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不

糕來芳官道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
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
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纔買下給你
姐姐吃的他没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没動的
說着便拿一碟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
燉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開通火燉茶芳官便拿
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
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要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
不吃哩說着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塊擲着逗雀兒頑

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蟾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庅不打這作孽的人眾人都說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了當下小蟾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塲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

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麽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
芳官道不什麽等我再要些來給你就是了原來這
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才十大歲曾是廚役之女却
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等因他排行第五叫他五
兒因素有弱病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
中丫環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
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
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
人比別的乾娘不同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

三頁已　長一六十四

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曾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為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著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著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携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

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脚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還有半瓶胭脂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毋女兩個忙說快拿鏇子來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已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

柳家的道我没吽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皮人帶着進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么我明兒帶你去柳家的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了頭送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

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没給人來
一個是墜兒的也没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
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挨的
且挨一月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
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
没尋着何苦來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
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心閒了憑是天
大的事先是老的兒說了没有不成的五兒聽道雖
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

給我媽爭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上月錢家
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
吃藥請大夫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
記得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单表五兒回
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
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之物却是多吃也動熱竟
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
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那裡也病着想這些東西
吃那裡得來我給他半盞去五兒聽了半日不言語

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放在家伙廚內五
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倘或人盤問起來
倒又是一塲是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
我們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
是做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
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
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了一碗心中爽
快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好放在桌上可巧又
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

看他的病內中有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五兒標致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情愿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連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耐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

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嫂忙說姑媽怎麽不吃茶就走倒難為姑媽記念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閒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牆至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房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個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

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分了這些兒晚上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浸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送了家去他說瑣着門連外甥女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到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

回來剛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幺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兩三次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笑道好猴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何如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听了這小厶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庅疑的不要咔我把你腦袋上的禡子蓋楸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厮且不推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忘了明日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由你乾咔去

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〻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鬥鷄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飛着的倒有小厮笑道噯喲〻没有就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〻有了好地方將来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哩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

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〻有什么好
地方了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
你們有內纔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纔不成我曾在這
裡听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〻成個体統的什么事
瞞了我們正說着只听門內又吁快傳柳嫂子去罷
再不来可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們說話
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雖
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来調停
分配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人都說才往

下頁也　　卷之六十一回　　三

茶房裡找他們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燉的嫩嫩兒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今年雞蛋怎麼短的狠十個錢還我不出一個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荳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要雞蛋吃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

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說一面真個走来揭起菜箱只見裡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来道你少嘴裡混吣你媽終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遲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来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

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功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鷄大鴨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腐又是什么面斤醬蘿蔔炸兒猷自個挽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么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為便宜却是為什么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么

忙得還問肉炒鷄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麵筋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己發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旧年以来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听筭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鷄兩隻鴨子十来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〻彀做

什么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撑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
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来的不吃又要别的去既這
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備
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用水牌寫了天下轉
看吃到一個月現算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
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菜芽兒来現打發個姐兒来
拿着伍伯錢給我我倒笑起来說了二位姑娘就是
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這二三十個錢的
事還偹得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

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
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
你又沒得賠你拿着這個戳柈當還了他們素日叨
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裡
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娘聽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
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來尋這樣尋
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不是這個就是那
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
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么就不回去蓮花兒

賭氣回來便添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
心頭火起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
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
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動手凡箱籠所有的
菜蔬只管丟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
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衆
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不要悞聽了孩
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
難買是真我們聽見的說他混是什么東西少不

得也要变法兒他已經趕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
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劝的
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
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衆人劝的去了柳家的只好
摔碗丟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鷄蛋令人送
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
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罷心中要分些贈芳官遂
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已花遮柳影

頁已

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紅院門首不
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
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
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么五兒笑道你
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道姐姐太性急了橫
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纔使了他
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一等不然有什么話告訴我等
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
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

蓋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溆一帶忽迎見林三孝家的帶着几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听見病好了怎么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〻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三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〻五兒听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

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々錯怨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三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東西幾個丫頭對證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是便說道林奶々到要審々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々祟々的不知幹些什么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々說太々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東西璉二奶々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

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
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
個露瓶子林三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
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
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三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灯
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
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三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
官現有賍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辨去一面說
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

物又細細摟了一遍又得了一色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環們都在院住乘涼探春在內盥詻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才睡下听見此事便分付將他娘打四十板攆出去永不許進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

出来依言分付了林三孝家的五兒啼得哭々啼々
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
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
還等老太太回来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五兒
見問忙將他舅々如何送他的一節說了平兒听了
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
此時天晚奶々纔進去吃了藥睡下了不便為這點
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
等明日我回了奶々再作道理林三孝家的不敢違

拘只得帶了出来交與工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巳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見衆媳婦也有为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又弄個賊来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于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内又氣又委曲竟無處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真笑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

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
变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
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
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了打發他們去
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
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
知道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應
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
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听

見了是他舅〻門上傳的他舅〻又有了不是言不
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
露的事完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姐〻你只叫他說也
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如此說只是他昨
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
況且那邊所丢之露正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
了又去找誰〻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来
笑道太〻那邊的露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
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

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々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如意變攪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挾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昔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么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々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々聽見又說你孩子氣不知

不是書　是了　土

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
裡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
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言不又生氣我可憐
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
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
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為是平兒又
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
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
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事他們已後越發偷

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衆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来說道不用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〻屋裡呢問他什么應什么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事我待要說出来但只是這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兒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体面因此為难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

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存心体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二奶々不要寃屈了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悪之心感發便說道姐々放心也不要寃屈好人我說了罷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他環哥兒是情真連太々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道人也是有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寃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々竟帶了我回奶々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听了這話一個々都咤异他竟這樣有肝膽宝玉忙

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
了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
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日後有些事大家就好
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么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
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應了未免又叨登出
趙姨娘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
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九個人比日不知道這
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
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

們就沒干係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像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三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着柳家的等彀多時林三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人伺候姑娘們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三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

子工夜的白日裡沒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認得高
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凈爽利的玉釧兒道
是了姐〻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
子司棋父親曾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〻却是
咱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
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
九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丢的也有主兒是
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偏
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

瞅着他兩個不隄防時進自己進去拿了些什么出来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听見帶累了别人方細々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々不獨園内人有連媽々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々的原封没動怎么就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々再說說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

了鳳姐兒一遍鳳姐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的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么事他不應承咱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先把太太屋裡了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謙

自己

辰六十一回

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悞的到
底不笑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
須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捻在
這屋裡操止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
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灾
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
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
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得鳳姐
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慪氣平兒笑道這不是

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伏侍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

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来只见頭了半天在厨房裡正乱接收家伙米根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来說粳米短了两担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又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兜的礼又備几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来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来說你看完了這一

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要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〻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

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咒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麽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我的心

我橫豎看得真我就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収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赶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値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宮星官値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騰

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
用銀絲掛麺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
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
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
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
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
的聊為應景兒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畢
冠帶起来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
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紙後便

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住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了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来說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

蘭来了襲人連忙扶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
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頭咭咭
呱呱一群丫頭笑了進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縷入
画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
鸞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氈子笑着進来說拜壽的擠
破了門了快拿麵来我們吃剛進来時探春湘雲宝
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說不敢
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
坐襲人等捧過茶来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

枝招展的来了寶玉忙迎出来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々梳頭不得出来回你後来听見又說讓我々那裡禁當得起所以特給二爺来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去襲人連忙攙起来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道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么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

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是姐ㄑ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礼湘雲拉寶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去告訴二奶奶赶着補了一分礼與琴姑娘的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頭答應着去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一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ㄑ有几個人生日人多了便這等

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
白過大姐〻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
占先是大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灯節就是老太
太和寶姐〻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
太〻的初九日是璉二哥〻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
十二日是林姑娘怎么沒人只不是僧家的人探春
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
妹〻是一日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
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

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
脾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
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兒的就過了嗎今日他又
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罷探春笑道
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
纔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道很是探春便吩
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
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
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

們給他臉不知道出口給他些什么吃只別忘了二奶ヽ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是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

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飯兩家皆辦

了壽酒互相酬酢彼此同飲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礼把盞畢寶釵因囑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虚套竟収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侍人做生日去光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ヒ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個罪方同他姊妹回来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ヒ妹ヒ都

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么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
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几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
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着
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
不如鎖了連媽〻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別走總有了
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〻也知
道我們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
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
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

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寃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頭呢見

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厰所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了才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頭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

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
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
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群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
廳上隨便躺々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
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
這也罷了倒是讓媽々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
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
應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
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并靠

背打扰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々捶腿要茶要水
別推三托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々吃了賞你
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
方回來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
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并肩对面相陪
西边一桌宝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
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
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
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

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幅花箋并筆硯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

来說我罵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来個念着香菱一
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一
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筋夾了一個出来打開一看
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来了
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
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
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毀
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偺們行
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戰史湘雲

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宝姐〻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妹〻擲起挨着擲下去对了點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宝玉並皆擲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宝琴笑道只好宝内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没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着罰一盃你覆他射宝琴想了

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
屋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
便也乱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宝
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
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
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
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
是罰了香菱一盃下則宝釵和探春对了點子探春
便射了一射一覆也不從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窓

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要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了因要了一個時字採春知他要看了用雞栖於時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搳起拳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叮〻噹〻只听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〻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説酒面要一句古人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

事的菓菜名眾人听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個喝了酒听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眾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对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道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烹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

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眾人都笑了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

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
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
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
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了頭　頭上那些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鶯兒一干人都走過
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盃
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
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

子油又怕罣誤着打攢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
明白了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
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
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猜
拳行令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
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
戲指他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
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
字就是了衆人道怎么解寶玉道他說寶字底下自

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旧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筭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么你倒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盃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对點揩

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有管束便任意
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
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
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然來誰知越等越
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
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
恐丫環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
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
們來了便知其意忙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

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
子媽媽們别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
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
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
肯吃呢何况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
事來打听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
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
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
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嬛

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話了一回才退了出来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来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

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挽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嘟嘟嚷嚷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啟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

已才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嬝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凳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才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宝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

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烟觀
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
什么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
進来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来到堦下便朝
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棋子受敵筭来筭去總得
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棋盤一隻手
伸在盒内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
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么事林之孝家的便指
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了頭彩兒的娘現是

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听見了問着他々
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
々不回大奶々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々往廳上
姨太々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
探春道怎々不回二奶々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
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々着就攆他出去等太々回
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之
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
花下遥々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

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
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
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
根艸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
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
樣纔好偺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
替他們一筭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至後
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么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偺
們四個人的黛玉听了轉身就往厛上尋宝釵說笑

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来手内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两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两個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鍾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説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説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説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内襲人笑説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

多喝茶這鍾儘殼了難為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
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
那裡呢襲人四顧一瞧纔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鬥草
頑的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見便忙回至房中果見
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
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
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
來笑道偺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〻帶
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

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麪條子早起也
沒好生吃飯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
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了若
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彀了纔
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
勞什子他們說怕壞了嗓子這几年也沒聞見趂今
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
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揭開看時
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

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并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碟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彀了方纔麝月

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
盡彀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起在桌傍一頓吃了
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
酒給我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
咱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
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齋
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
後芳官全仗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
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

但只五兒的事怎么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傢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寶玉問你們做什么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才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

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
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么空兒跑
了去吃飯兩個怎么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
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
有的事晴雯道既這么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
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
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
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
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

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么把你懶的橫躺
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
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
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
么原故你到底說話呀怎么扭憨兒和我笑那也當
不了什么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炕上
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
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
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

人滿園子穨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
花草堆中門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
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
有美人蕉這一個又說我有星〻翠那一個又說我
有月〻紅這一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
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
妹花眾人没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来
没听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
做蘭一個剪兒几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為凡
[illegible]蕙已

弟蕙并頭結花的為夫妻蕙我這枝并頭的怎么不
是夫妻蕙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
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
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
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听
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
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
怎肯容他便連忙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
官等来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滚在一處衆人

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了他的
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边有一汪子積
兩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汚湿了自已不好意思忙奪
手跑了眾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
看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々
點々流下水来正恨罵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門草
也尋了些草花来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
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么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扶
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来把我的

新裙子也蹧蹋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并蒂菱口内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并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〻這裙子宝玉便低頭一瞧嗳呀了一声說怎么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来的姑娘做了一件我做了一件宝玉道也不值什么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来的你和宝姐〻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

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么樣我還听見常說你們
不知道日子只會蹧蹋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叶姨媽
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听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
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几條新
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
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才好不然連
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
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
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来何如香菱笑着搖頭道

不好倘或他們听見了倒不好宝玉道這怕什么等他孝滿了他愛什么难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看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听了喜欢非常答應了忙〻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么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上日

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況且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宝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〻了誰知那趁促俠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内解下

下頁已

之二 六十二回

十二

来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騰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収拾了給你送来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々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々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才得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拿了那條汚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并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来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来掩了才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什么怪道人々說你慣會

鬼々祟々使人肉麻呢你瞧々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還不决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々的轉来問作什么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么又說不出口来因那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来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才向宝玉道裙子事可别和你哥々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

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此書寫世人之富貴子弟易流邪鄙其作長上者有不能稽查之處如寶玉之夜宴始見之文雅韻致細思之何事生端不甚於此更能寫賈蓉之惡頓無恥亦世家之必有者讀者當以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說爲念方能領會作者之用意也戒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文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個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罈好紹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

替你過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
不該叫他們出總是晴雯道他們沒錢我們是有錢
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
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
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蠢蠢的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
你如今也學壞了専會駕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笑
了寶玉說關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無事
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越（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
頭回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小燕一個跟我去

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小燕道
我總告訴了柳嫂子他道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
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
好了罷寶玉聽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
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
寶玉道我却也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
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
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
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

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
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進了出去林
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別要耍錢吃
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
說那裡有那樣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
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
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進來歇歇又呌
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
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方早不然明日

起遲了人笑話說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子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多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漬些普洱茶吃襲人晴文二人忙笑說漬了一盄（茶扛）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嚐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呌起名

六十三回

字來雖然在這裡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是只管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時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還姐姐姐姐不離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人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

太太屋裡撿過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這總是受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来笑道這位奶奶那裡吃一杯来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圍桌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

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
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回方搬
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向火盆上篩酒寶玉說
天熱咱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
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就要安
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
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漚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
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
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

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袷（夾）褲散
着褲腳倚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
紗新枕頭合芳官兩個先划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
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鬭的水田小
掐（夾）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袷（夾）褲也
散着褲腳頭額編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
卵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內只塞着米粒大小
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帶着一個白菓大小的映
紅厢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

六十三回

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個到像一雙生的兄弟兩個
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等再劃拳雖不安
席每人在手裡吃我們一口罷了於是襲人爲先端
在唇上寶玉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
方圓坐定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
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
不過只有小茶鐘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
國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
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別大

呀小叫惹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
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
咱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我也想弄這個頑
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
依我說咱門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
一回子道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閤戶的
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呢寶玉道怕什麼咱們三姑
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
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

道怕什麽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四兒都得不了一聲
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人三人又說他
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
活拉他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
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
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
來探春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
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再三的請了李紈
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襲人又死活

拉了香菱來炕上又并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夜飲聚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竹彫的籤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

揭開一看裡面是五點數至寳釵寳釵便笑道我抓
不知抓出個什麽来說着將籤搖了一搖伸手掣着
一枝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
群芳四字下面鐫刻的小字是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
拘詩詞雅謔道（或新曲一支爲賀）一則以侑酒衆人都笑說巧的很你
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寳釵吃過便
笑說芳官唱一枝我們聽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

了門杯好聽的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莛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枝掃花詩

翠鳳毛翎箒叉　閑爲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

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

少門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斬黃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你與俺眼向雲霞

洞賓呵你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說若遲呵錯

叫人唱碧桃花

總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内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擲了個十六點數到探春笑道我還不知得個甚麽呢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已一睄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好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邊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共賀一杯共同飲一
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
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襍話這有何妨我
們家已有了個王妃難道你也是不成大喜大喜說
着大家來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
等三四人強死強活灌了下去探春只說蠲了這個
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
一個九點出來便該李紈掣李紈摇了一摇掣出一
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勞什子竟有些意

思眾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的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個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有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一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兩個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臥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着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端起來便一揚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

酒全折在唾盂內了湘雲便綽起骰子來擲了個九點數去該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是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的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道怎麼講寶玉縐着眉忙將籤藏了說咱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擲個十九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詩

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一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到不知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枝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笑說這個好極

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黛玉也自笑了於是飲了
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也伸手取了一
根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
舊詩寫着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間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
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
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
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

鍾於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看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個什麽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

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李紈寶釵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直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攢了各樣菓菜與地下的老嬷嬷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嬷嬷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罈已罄衆人聽了納罕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

稍眼角越添了許多豔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道好姐姐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你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亂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唾酒只得輕輕的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對榻上倒下大家亂睡一覺不知所止及至天明襲人睜眼看時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

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呌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麽吃的都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兒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兒可別閙了再閙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麽不過纔兩次罷了偺

們也筭是會吃酒了那一罈子酒得底就吃光了正
是有趣偏又醉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至
興盡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
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笑道姐姐忘了連
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聽見衆人聽了俱
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
走來說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還來短一
位使不的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
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麽來衆人便說告訴不

得你昨兒在裡熱鬧非常連往日太太常着衆人傾也不及昨兒這一頓一罎酒我們都就搗光了一個個吃的把臊都忘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絶橫三豎四的打了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趕着笑打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的真平兒笑道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遲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

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臺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底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臺底下是什底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啓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紙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箋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了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我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

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忙飛跑進來笑道昨兒妙玉並無親身來只打發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酒就吃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筆硯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絕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

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怪異說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個十年的隣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

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
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
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
的一件事我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
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着將拜帖取與岫烟看
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是生成的這等放誕
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到別號的這可是俗語
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麽道理
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

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話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然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常說古人中自晉漢五代唐選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是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零人他若帖子是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自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謂蹈于鉄檻之外之故你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個

幾個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來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妝又命將周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後面當分大頂又說冬天必須貂鼠卧兔兒帶脚上虎頭盤雲五彩小絨鞋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廂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着改了男名纔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稱心便說既如此你出門也帶我出去有人問只說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寶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來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

才的僣家現有幾家土番你就說我是個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好看你想這說的可不妙麼寶玉聽了喜出意外忙笑道這狠好我也常見官員人等多有跟從外國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便馬捷既這等再起個番名叫耶律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得僣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月日億兆不朽所以凡歷朝中跳梁猖獗

之小醜到了如今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俛緣遠來降我們正該作踐他們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這樣著你該去操習弓馬學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幾個反叛來豈不進忠效力了何必借我們你鼓唇搖舌自己開心作戲却說自稱功頌德寶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咱們雖一戲一笑也該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聽見說的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寶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

獲之因賜爲奴隸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他也最喜武扮每每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寶玉將芬官扮成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個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剃短髮便于面粉抹油手腳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紈探春見了也愛便將寶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個小童頭上兩個丫髻短襖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然是戲上的一個琴童湘雲將葵官改了喚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

大英雖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抹粉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鬼靈故曰荳官園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別致喚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嬌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

裡只凭了環們去服侍且同衆人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見寶玉叫耶律雄奴把佩鳳偕鴛香菱三個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麼話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子又叫錯了音韻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騾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聽見者無不笑倒寶玉又見人人取笑恐作踐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寶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爲溫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作溫都里納可好芳官聽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換了這名衆人嫌拗

口仍番漢名叫玻璃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二人去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罷別替我們鬧亂子倒是叫野驢子來送送使得寶玉忙笑說好姐姐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偕鴛又說

笑轉了怎底打呪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佩鳳便赶着他打正頑笑不絶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仙逝了衆人聽了嚇了一大跳都忙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底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去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家人媳婦出城又

請太醫看視到底是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参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為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歿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事的小道們也曾勸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

也尤氏也不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落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裡窄狹不能停放橫竪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易三日後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來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外頭之事暫托與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

賈璘賈珖賈珩賈璎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小女帶來一并起居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禮部因當今隆敦孝悌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病常養靜于都城之外玄真觀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

故乞假歸葬天子聽了隨下格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於國念彼祖父之功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門進入都恩賜令彼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歸籍外着光祿寺賜祭朝中自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馳而回半路中又見賈璸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作什麼賈璜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

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讚稱不絕又
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
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太太和兩個姨娘
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
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
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
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
珍下了馬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跑至棺
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

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扒不得一聲兒先騎馬飛來至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隔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因年高喜睡常歪着了他兩個姨娘都和了頭們作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

你又來了我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几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銅熨斗來摟頭就打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裡告饒尤二姐便上來撕嘴又說等姐姐來家偕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個又笑了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梹榔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餂着吃了衆了

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着了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撤下他姨娘便摟着那了頭們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的很是咱們那兩個了頭衆了頭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的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根頭子的人吵嚷的府裏誰不知道誰不背地裡嚼舌說咱們這邊混亂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户誰管誰的事都殼

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贓唐臭漢何況偺門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底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廝姨娘不干淨呢鳳姐姐那樣剛強瑞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老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曲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

親好几時得了信赶到的賈蓉道纔剛赶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罵狠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青（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丫頭們也說天老爺有眼仔細雷要劈又值人來回話

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賈薔方笑嘻嘻的去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寶玉品高性雅其終日花圍翠繞用力維持其間淊蕩之至而能使旁人不覺使人不壓賈蓉不分長幼微賤縱意馳騁於中惡習可恨二人之形景天淵而終歸於邪其濫一也所謂五十步之間耳持家有意於子弟者揣此以照察之可也

第六十四回

此一回緊接賈敬靈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鳳姐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過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於迎靈送殯極忙亂處却只閑閑數筆帶過忽插入釵玉評詩璉尤贈佩一段閑雅文字來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而觀者何啻萬數也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也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

到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舅等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理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苫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行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到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

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悄無人聲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覺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内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着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内咭溜咕嚕的乱響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

着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說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了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兩邊床上麝月秋文碧痕紫綃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

出去晴雯因趕著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喫了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一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他底越發道學了獨自一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悄悄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

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
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說道你們頑去罷趕
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養神他就
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叅禪了的等一會
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
的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或和他們頑笑
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
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
的事情上作的因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

月有喪事方帶的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了一個等打完了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内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習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内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

寶玉就芳官手內喫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人客來時令他即來通稟若無甚要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隨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于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看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不大喫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莫非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

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作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什麼來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擎瓜菓去時又聽得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的陳設搬了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子之切小鼎也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

把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是點香呢我們姑娘
素日屋内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
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
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燻燻不成究竟連我也不
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
細想心内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
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媽的
忌日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
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

月因為瓜菜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上的春秋薦其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林妹妹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于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是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致使其過悲而哀痛稍伸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因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

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
總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
甚事趁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使此人多你那
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回來了寶玉笑道
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
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
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
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嘎那一個是安
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

來了兩三件了雖有三姑娘相幫辦理他又是個未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呌他知道的也有對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罷了寶玉道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過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竟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忙說道

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將來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與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和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

心重每每說話間造次得罪了黛玉致彼哭泣今日
原為的是來勸解黛玉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
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
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
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
所感本來素習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
鵑端了茶來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
道姑娘纔身上好些寶二爺又來慪來了到底是怎
底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

着起來閑步只見硯臺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内笑說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乱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

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
適纔將作了五六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
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
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了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
晚給人看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
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
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
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
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

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呢倘或傳揚開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過閨閣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到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呌寶兄弟拿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鄰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西施

腸斷烏騅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虞姬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薄命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明妃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王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綠珠

長揖雄談態日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紅拂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五美吟與後十獨吟對照）寶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

毛延壽丞叔又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各能俱出已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俱相

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先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光景因賈璉遠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喫了一杯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政率領族中人哭着迎

了出來、赦政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塲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看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相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

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
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涼大
家方纔放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
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
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政邢夫人王夫
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
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
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却說賈璉素
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

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想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蓉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幾個粗使了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户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

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小的特來討爺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仙遊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小的今日特來回爺或

是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小的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且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伯小的還可以挪借這四五百小的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

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荅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趂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

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哥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老二我心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閒叔侄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

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
柔無一處不可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
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
叔叔既這樣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作二房如何
賈璉笑道敢是好呢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
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已有了人家了
賈蓉笑道這都無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養
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
時就把我二姨許與皇庄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

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如今
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
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
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數兩銀子寫上一張退
婚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十數兩銀子有什
麽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
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
和我父親都願意到只是嬸子那裡卻難賈璉聽到
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呆

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去管保無妨不過多花上幾個錢賈璉忙道有何主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偺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
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
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
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
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
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
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兩個姨娘有
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
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

那裡意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侄兒果然能殼
說成了我再買兩個絕色的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
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
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
道老太太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
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可別性急了鬧
出事來往後到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
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
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

至廳上賈璉一一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床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了環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亦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板壁坐了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寒溫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太同三妹妹那去了怎麼不見尤

二姐笑道總有事往後面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了嬛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内摸了一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了帶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喫二姐道檳榔到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喫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的撂在

口中喫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將欲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了鬟端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喫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巾上趁了鬟回頭時仍擱了過去二姐也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喫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却是尤老娘三姐帶着兩個小了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令其拾取這尤二姐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時只見二姐笑着

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手巾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珍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到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

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又命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將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什麼事情要使喚

叔叔去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爹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努嘴二姐到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赶了過來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

出去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喫酒等語
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
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彼拏去自己見他父親
給賈母去請安不題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
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姨娘嘲戲了
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
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竟不服藥了說
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
了又說如何在外頭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

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過
的親上作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
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
姨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
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
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
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
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

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作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乱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

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張華勝強十倍遂連忙過來和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了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議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幾日早將

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巷内買定
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頭賈珍又
給了一房家人名叫鮑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過去
時服役又使人將張華父子叫来逼勒着與尤老娘
寫退婚書却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来死去至張
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
張華與二姐指腹爲婚後来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
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取得起媳婦呢尤老娘
又自那家嫁了出来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

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銀十兩兩家退親不題了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娶二姐過門下回便見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　致叫連理起戈矛

總評

五首新詩何所居　輩兒應自日赦戲
柔腸一段千般結　豈是尋常望雁魚

五百年風流債一見了偏作性你會我愛自難休天巧姻緣渾無奈父母者子女間莫失教訓說前緣防微之處休弛謝嚴厲總能真愛情

第六十五回

筆筆叙二姐溫柔和順高鳳姐十倍言語行事勝鳳姐五分堪為賈璉二房所以深著鳳姐不念宗祀血食為賈宅第一罪人綱目書法文有隻管齊下法此文是也事在寧府却把鳳姐之奸酸刻薄平兒之任俠直鯁李紈之號菩薩探春之號玫瑰林姑娘之怕倒薛姑娘之怕化一時齊現是何等妙文

第六十五回

膏梁子惧内偷娶妾　淫奔女改行自擇夫

話説賈璉賈珍賈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合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内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也却稱了愿飽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赶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叫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将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早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

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了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乃命鮑二家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銷有時回家中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鳳姐輩因知他和賈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耑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

乘機討些便宜肯肯去露風于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
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作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
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
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梯
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着又將鳳姐之為人行事枕
邊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進去二姐聽了自
是愿意當下十來個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
眼看已是兩個月的光景這日賈珍在鉄檻寺回來
時因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

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
左右一概先遣回去只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
了新房已是掌燈時分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
在圈內自往下房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
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
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咲說我作的這保山如
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
了禮來瞧你們呢話說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
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個人原沒避迴那鮑二來請

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點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邊走走來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來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合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來小丫頭子

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凴他兩個自取樂不知作些什麽殽當哏的兩個小厮都在厨房合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灶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㗖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要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賬的忘八你嚷喪那黃湯罷囔喪醉了抱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甚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橫竪洒不着你頭上這鮑二原是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虧他自己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

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句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了環小厮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扣門之聲鮑二家的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合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來了二人面上有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咱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很乏了二姐忙上來陪笑接衣捧

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家的端酒
上來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去了兩個小丫
在此下
頭分了一個過來服侍賈璉的心腹小童拴馬去見
瞧
已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
來下廚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坐著吃酒見他來了
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
也惟恐怕犯夜往這裡借宿一宵的隆兒便笑道有的
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
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
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

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踢起來隆兒等慌的忙
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
鮑二家的笑道你三人就在這裡罷茶也現成的我
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兩杯酒已是楞
着了眼了隆兒壽兒閙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
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
一個人我們就苦了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
公公道道的貼一爐子燒餅要有一個充正經人的
我痛把你媽一罵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多說只

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說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推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縹緻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縹緻的好賈璉忙問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我什庅事不知道我如今合你做了兩個月的夫妻日子雖

淺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我終身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莫是有靠了將來我妹妹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知你也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這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二人正吃酒取樂賈璉便推門進去笑說大爺在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

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如此景像咱們弟兄從
前是如何像來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可絶後
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忙的賈珍連忙
攙起只說兄弟怎庅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
酒來我合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
叔子一杯賈珍笑道說老二到底是你哥哥必要吃
乾這鍾說着一揚脖子尤二姐站在炕上指着賈璉
笑道你不用合我花馬吊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麪你
吃我看見是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好歹別戳破這層紙

兒你別油朦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姐兒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二房偷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鳳鳳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合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合那潑婦拼了這命也不算是三姑奶奶喝酒怕什麼偺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壺來便斟了一杯

自已先喝半杯搭過脖子來就灌賈璉說你哥哥已經吃過了偺們來親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個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一疊連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說要樂偺們四個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過當家他們是弟兄偺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為人與賈璉反不好輕

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裝飾脫了大衣服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
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
蓮或蹺起或並坐沒半刻斯文兩个墜子却是打鞦韆一般
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點丹砂本是一雙
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獨將他二姐
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過去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
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
那婦人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
來略試了一試他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別識別

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
已尤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
人嘲哄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
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
自己關門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環婆子不到之處
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潑聲厲言痛罵說他爺兒
三個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也不
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悄命小廝來
請方敢去及至會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

尤三姐天生的脾氣不堪自已仗着風流標緻偏要
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
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䰟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
倒他以為樂他毋姊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
糊塗偺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
了去也筭無能而且他家有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
今瞞着他不知偺們方妥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
干休必有一塲大閙不知誰生誰死趣（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如今我不拿他
們取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個臭名後悔不及因此

一說他母姊見不聽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
天挑揀吃穿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
石吃着肥鵞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
如意不論綾緞新舊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
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
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後悔上來無奈二姐
到是個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
疼着癢的若論溫柔和順凡事必商議不敢恃才自
專寔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語行事也勝五分

雖然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了個淫字憑有甚
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
就好了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投
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
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合珍
大哥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人把三了頭聘了罷留
着他不是常法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
兒我也曾回過大哥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羊
肉只是燙的慌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經揀个人聘了

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
姐道你放心明日偺們先勸三丁頭他肯了讓他自
已鬧去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
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
他小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過
三巡不用姐姐開口先便滴淚泣道姐姐今日請我
自有一番大禮要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
處安身媽也得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
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

過守分只要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他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咲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執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姐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想不起來大家想來賈璉料定是此人無移了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與尤老聽了亦以為

然尤三姐便碎了一口道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
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沒了衆人聽
了都岔意除去他還有那一個亦如此想尤三姐笑
道別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
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來回說老爺那邊緊
著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
忙來請賈璉連忙問昨日家裡沒人問我來着沒有興兒道小的回奶奶
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
能來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

應人來事務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杯斟了酒就
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們
他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広利害老太太多大年紀
太太多大年紀幾個姑娘各樣家常等語興兒咲嘻
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
他毋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
一班四個人這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
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
奶奶就敢惹提起我們奶奶來告訴不得奶奶心裡

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就算是一個好的那裡見的他到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合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常有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没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來堆成山好教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

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嘗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一窩兒自己的事到不管到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樣說我呢我差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壯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

得了奶奶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多少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這些人誰不是背前背面後稱揚奶奶的聖德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二姐咲道猴兒崽子還不起來呢說句頑話就唬得這樣起來你們做什庅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擺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一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奶這樣斯文良

善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禮待他
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
便有禮讓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
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灌子他是醋缸醋甕凡
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面打個爛羊頭
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
一處他還口裡掂十個過子呢氣的平兒性子發了
哭鬧一場說又不是我自己尋的你又浪着勸我我
原又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也罷

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說謊這樣一個
夜又怎樣反怕屋裡人呢興兒道這就是俗語說的
天下逃不過一個禮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
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
了這個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
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到外頭走邪路又還
有一段因果我們家的規矩爺們大了未娶親之先
都先放兩個人服侍二爺原有兩個誰知他來了沒
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好說

自已臉上過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真是個正經人從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到一味忠心赤胆服侍他所以他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裡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合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容得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的大奶奶他的渾名兒叫做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净守節妙在姑娘們又多只把姑

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道理這是他的責
任除此問事不知閑事不管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
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
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
好也沒這庅大福了二姑娘混名叫二木頭戳十針
也不嗳喲一聲三姑娘的混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
忙問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
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
老鸛窩裡出了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經是太太養的

珍大爺的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太命太太抱過來養着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裡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個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小名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合三姨不差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的天還穿夾的好出來的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悄的叫他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兒姓薛叫寶釵竟是薛堆出來的每常出門或上車或一時瞥眼一見我們鬼

使神差見了他們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咲道你們大家于規矩雖然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們原該遠遠的藏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經大禮自然藏開不必說就藏開了自己不敢出氣生怕這氣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煖了吹化了薛姑娘說的滿屋裡都咲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總評

房內兄弟聚麈棚內兩馬相鬧小廝與家毋飲酒小姨與姊夫同床可見有是主必有奴奴有是兄必有是弟有是姐必有是妹有是人必有是馬

第六十六回

余嘆世人不識情字常把淫字當作情字殊不知淫裏有情情裏無淫淫必傷情情必戒淫情斷處淫生淫斷處情生三姐項上一橫是絕情乃是止情湘蓮萬根皆削是無情乃是至情生為情人死為情鬼故結句曰來自情天去自情地豈非一篇盡情文字再相他書則全是淫不是情了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這混話越發沒了綑兒了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跟寶玉那邊的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咲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庅與兒笑道姨娘别問他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這庅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

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可不敢管了成天瘋瘋顛顛的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學文習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裡鬧再者也沒剛柔有一時喜歡見了我們時沒上沒下的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

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又説嚴了又還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説偺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説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説他不知禮又説他没眼色過後他没悄悄的告訴偺們説姐姐不知道我不是没眼色細想和尚們髒恐怕氣

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連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如何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嗑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倒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未露出來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故尚未及

再過二三年老太太便一開言却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天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合三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氏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又何必忙忙來千萬別為我悞了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

月就起身得半個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你不用記掛三妹子他不會朝更暮改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是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他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來的話兒長五年前我

們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合我們在裡做生日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做小生的叫柳湘蓮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他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又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沒情沒義他最和寶玉和的來因打了薛獃子一頓他不好意思見我們不知那裡去了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

問跟寶玉小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尤三姐走來說道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麽是什麽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服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若去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玉簪一根擊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一樣說罷回房去了賈璉沒了法只得合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

面着人問茗烟茗烟說竟不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日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又竟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群馱子內中一顆主僕十來騎馬到了一看原來不是別人竟是薛蟠柳湘蓮來了深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

別後寒溫大家便入酒店歇下共叙談叙談賈璉唉
說閙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說合誰知柳兄踪
跡全無怎庅你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
下竟有這等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
往回裡走了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
見一夥強盜已将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
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
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

他就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到教我們懸了几日心人聽見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已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

語便說道既是這等這們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
本有愿定要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
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
口說無憑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姨的品貌是古今
第一個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
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
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萍踪浪跡
倘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須得留一定禮湘蓮
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習寒貧客中何能

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俻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物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夗央劍乃吾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以前務要

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了尤二姐處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門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閤户一點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己隨分過活雖夜晚間孤食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去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門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亦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之事說了出來又將夗央劍取出遞與三姐三姐看時上

面龍吞夔護珠寶晶榮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着鴛字一把上面鏨着鴦字冷颼〻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取來掛在自已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大愈已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相遇了新友（二則正惱他姊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四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

蓮方進京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了薛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卧室相見薛姨媽也不提舊事只感恩母子們十分承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親事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笑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烟一干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璉二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將路上所有

之事一槩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
標緻人果然是個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
這樣他那裡少了人物單想到我且我又素日不
大合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
三要定禮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
起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
可以細細問個底理總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
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是只要一個絕
色如今既得了個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

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
的繼母代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合他們混了兩
個月怎麽不知真真一對人物他姓尤湘蓮聽了跌
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兩
做石頭獅子干淨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淨我不
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漸失言連忙
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
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作什麽連我也未必干
淨了湘蓮笑道原我是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

寶玉咲道何必再提到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許
出來若去找薛蟠一則現臥病二則他又浮躁不
如去索回定禮主意已定便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
新房中聽見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
室與尤老相見湘蓮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
聽了便覺岔意吃茶之間湘蓮便客中偶然忙促誰知
姑母於四月間定了弟婦使弟無顏可回若從了老
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禮若係金帛之物弟不敢索取
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

自何還說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
之事出入隨意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願
領責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
起身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
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
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
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
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
雌鋒隱在身後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

的定禮一面說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送與湘蓮右
手回肘只望項下一橫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
傾倒再難扶芳靈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裡去了當
下唬的家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嚇哭一面又罵湘
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淚
反勸賈璉說你太多事人家並無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
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
他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
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道是剛

烈賢妻可敬湘蓮反扶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來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齊整忽聽环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着死央劍一手捧着冊一卷向柳湘蓮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已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註案中

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即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了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前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自情地前生悞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跡去了湘蓮警覺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裡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跏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是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

氷浸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隨那道士不知那裡去了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尤三姐失身時濃粧艷抹淩辱群凶擇夫後念佛吃齋敬奉老母能辨寶玉能識湘蓮活是紅拂文君一流人物

鴛鴦劍能斬鴛鴦鴛鴦人能破鴛鴦豈有此理鴛鴦劍夢裏不會殺奸婦鴛鴦人自日偏要助滛夫焉有此情真天地間不測的怪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痛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卻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

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何為心甚歎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的走了依我說也道也他罷了媽媽也不

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
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的
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商議
也該請一請酧謝酧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
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
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正在這裡合
你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
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

麼柳相公那樣年輕的一個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他總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在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道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筭把你待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

二則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這料理咱們家没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々終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兒給他們道、發財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五六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

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到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
子倒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
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
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
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
物箱子壓着沒得拏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終
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
板來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就怎么
糊塗到這田地了特、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

忘了沒挐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
你還是特特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
帶來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
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
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
出去告訴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
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
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看母女二
人看時都是些筆墨紙研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

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在虎邱山上泥揑的薛蟠小像與薛蟠毫無差錯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的看了一看又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

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已房中將
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已留用之
外一分一分配合安當也有送筆墨硯池也有送香
袋扇子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
有黛玉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
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
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
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
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

物想到這裡不覺又傷起心来了紫鵑深知黛玉心
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
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看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
神長了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
來的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
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麽反到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
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
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
病体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脉也為是姑娘的

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的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体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劝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内說宝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色氣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

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
是妹妹要開雜貨鋪呵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
二爺還提西呢因寶姑娘了此東西來姑娘一看就
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
替我們劝劝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
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
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
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帶兩舡
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話也知寶玉是

為自己開心也不推也不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
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
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
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著眼淚又流
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
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
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
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
件可以放在条棹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將些沒

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已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兒解了忍痛便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我去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轉的說着眼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一席酒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

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兒閒話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眾人問是誰那人道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眾

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麽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体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彷、彿、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道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勸他勸終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個道別是這麽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

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
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裡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
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樣妖言惑衆的人怎麼
没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没
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没有找到不怕你
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
短嘆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
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杯酒吃了飯
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

了寶釵便說道大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
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甚麼好東西
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看新鮮些就是
了黛玉道些這東西我們小時節倒不理會他如今
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
是俗語說的物隨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
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拏話岔道明年
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
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各人姐姐你瞧

不是寶哥哥來給姐姐來道謝竟人要定明年的東西
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
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
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作挣着出來出來
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的好些
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
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
日纔覺着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
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寶玉仍把黛玉

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
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
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
果然不差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
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
時運的也都想到了若是個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
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
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起
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

好兒呢自已便蹶蹶蹩蹩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
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
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麽年輕的人想的這麽週到真
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麽叫人不敬
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
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
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
不倫不類也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收了去給環哥
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

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已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裏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個什麼兒呢一面就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挨走近前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是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半

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寶釵聽了也自已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家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不過在這幾個院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道

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
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
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人
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
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
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
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
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口遞給小丫頭
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

玉出門自已作了回話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
幾日也没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
說話兒便告訴晴雯道噯喲這屋裡单你一個人記
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
答言就走了剛来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
池中蓮藕新残相間紅緑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着玩
了一回猛抬起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拏着
撣子在那裡撣什麽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
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麽

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瘌流星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蜂兒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頭上連這一嘟嚕都要爛的姑娘你瞧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了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告許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嘗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著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折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咱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

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見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裡遨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聞這話知道有緣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兒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道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

過來請安誠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定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旁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站

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

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著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

站立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買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人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跪回道奴才寔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

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開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跳却是想不到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進

來鳳姐一見便說好了小子呵你和你爺辦的好事
呵只你寔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鳳姐鳳姐氣色及
兩邊了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
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只
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寔說
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
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
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
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

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呵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摘下來在磚地咕咚咕咚磕的頭山响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再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

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府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說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嗎怎麼不說了興兒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

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
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
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
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房子鳳姐忙問
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
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
也不頭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
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
拉扯上甚麼張家李張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

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
兒到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着嘴兒笑興兒想
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接着道怎麼樣快
說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是小兒有人家
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討飯珍大爺許了
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
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
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
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了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

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裡過來的鳳姐道好
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崟哥兒還有幾
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大奶奶沒來嗎興
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
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
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
你了興兒赶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
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就是辦的這個了興兒回道
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

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呢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事事真字、寔鳳姐低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甚麼瞞我的你你想着瞞了我就在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你這着我不看你剛纔還有点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

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
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
遲了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的退出門來鳳姐
又叫道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叫你去出告訴你二爺去是不
是呵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
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
眼直瞅瞅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
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
叫倒茶幾個小丫頭子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

你都聽見了這樣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培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好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余讀左氏見鄭莊讀後漢見魏武謂古之大奸巨猾惟此爲最今讀石頭記又見鳳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剛占步高留步寬撥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琢喪元氣不少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閙翻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遇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時事情辦妥回程將是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就傳了各色匠人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

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笑說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門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話頂梁骨上走了真魂忙飛報與尤二姐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待于是忙整衣來迎接出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稍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

若九秋之菊兩個女人攙扶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
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迎望恕倉
促之罪說着便拜了下來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
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命了環等褥子
來便要行禮說奴家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皆係家
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
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膽只
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以禮相還
口內忙說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勸夫慎重不可

眠花卧柳恐惹父母躭憂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卧柳之事瞞奴家或可令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禮亦不曾對奴說奴亦曾勸過二爺早行此禮以被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寃難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月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遠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還求妹妹體諒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房同處彼此合心諫勸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

體方是大禮若妹妹在外奴在內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之亦甚不雅觀二爺的名也要緊倒是談論奴家奴亦不慮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日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妹妹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下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府世世代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妹妹在外若別人則怒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誹謗

[illegible]六十八回

故生此事我令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
同分同列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
情同親妹和骨肉一樣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
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
未免後悔所以妹妹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
名寃一旦洗無餘了若妹妹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
陪奴愿作妹子每日服侍姐姐梳洗只求妹妹在二
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就死也
愿意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

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
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
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別這么着）
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
子只嘗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以後快別如此說
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
對金珠簪環為拜見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
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
別人如此只求妹妹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

認他作極好的人小人們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禮
故傾心吐膽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已又見周
瑞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
虧心太痴了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
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
見如此豈有不依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着是
這裡怎么樣鳳姐道這有難何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着
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東西要他無用還叫人看守
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

過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
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
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
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着
人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攜手
上車又同坐在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
矩大這是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孝中娶你管把
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
子極大姊妹們住着輕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

在園裡住两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
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
皆是預先說明白的如今不進大門竟奔後門而來下
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入大觀園的後門來
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
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多人來看問
尤二姐一一見過人人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 鳳
姐一一的吩咐了衆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 老
太太太太知道了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環都

素惧鳳姐的況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
関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
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李紈見那邊已收拾房
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
姐又變法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丫頭
送他使喚暗暗吩咐園中媳婦好生照看着他若
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
合家之人無不納罕都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慧起來了
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姐妹各各相

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聲大奶奶拿些來善姐道二奶奶你怎麼這樣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大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從娘娘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那裡為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省着些

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
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人聽見了這話吵
嚷起來把你丟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樣呢
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
就些兒罷了那善姐漸漸連飯也不端與他吃或
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
過兩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
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了鳳姐却是和容悅
色滿嘴裡姝姝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

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訴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細細打聽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他女婿現在總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盡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

了尤婆十两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婚尚不知道原來
這小厮子名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
十两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
一張状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
孝家孝背旨瞞親仗財倚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
語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
鳳姐氣的罵糊狗扶不上墻去的種子你細細的說
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没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
大家没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勾平息旺兒領

命只得細説與張華鳳姐又囑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合他對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作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説你只告來往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合旺兒商議定了寫上一紙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傳旺兒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驚動

衆位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
只說你老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倒察院命
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磞頭說道這事
小的盡知小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
有仇故意撒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別人求老爺再
問原告張華磞頭說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
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
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
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

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坐堂只說張華無賴托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一來與王子騰交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此時賈府之人把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快作道理賈

蓉忙了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
有這么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
家人去對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
珍聽了這句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
姐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幹的好事賈蓉忙
請安鳳姐拉了他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
娘吩咐他們殺牲口預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
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
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么事情這么忙鳳姐

照臉一口唾沫啐了來說道你尤家的丫頭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人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体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没腳蠏連官塲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來了你們家幹錯了什庅不是你們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

同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共同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磞頭只求姑娘嬸嬸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出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沒天理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嬸嬸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嬸嬸別生氣說

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又自己問着自己說已後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嬸的話了眾人又是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庅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咱們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族中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

自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
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着收拾
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
過來太家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是又是
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広什事我一概不知道
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
賈家的臉少不得偷着把太太五百銀子去打點如今
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放
聲又哭起祖宗爹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

搓成了一個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聽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對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何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也平安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抱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得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

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聽你說
着又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
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得他們聽呌我怎広
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姬妾了
環媳婦已是烏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
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不是給留臉罷說着捧上茶來鳳
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大
哥哥來我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
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子姪賈蓉

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並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商量接太爺出殯嬸嬸若鬧了起來兒子也是一個死只求嬸嬸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嬸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肐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一般嬸嬸既叫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還要嬸嬸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嬸有這個不肖的兒

事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絶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難往前施展了只得反轉一付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禮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訢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總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還要嫂子轉替哥哥說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說嬸嬸放心横竪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子方纔說用過五百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

與嬸嬸送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嬸又添
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
太太跟前嬸嬸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
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
反哄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個獃子也不至此如
獃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後絕我豈
不比嫂子更怕他絕後嫂子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
我一聽見這話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
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

說奶奶太好性兒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倒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一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撫着他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餓死的值些

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兩重孝在身就是兩重罪背着父母一重罪停妻再娶一重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広事作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便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個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兒呢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

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
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子竟
許他銀子只叫他應了枉告不實的罪偺們替他打
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個銀子就完了鳳
姐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作這些事
出來原來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
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
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詐
倘又叨登出事來這可怎麼樣雖不怕他也終耽心

擱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庅反給銀子終久是不了
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
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我的事還得我了
結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
是愿意了事得錢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
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叫他去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
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
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叫他出去好姪兒你若疼我
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

却是爬不得本人出來他却作賢良人如令怎說怎依鳳姐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広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總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總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又這個腔兒我看不上待要不出了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一片痴心說不得我應起來如令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

個人放在屋裡的令既見了你妹妹狠好而且又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作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寔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把廂房收拾出來暫且住着等滿了服再圓房仗着我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嬸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環們服侍鳳姐梳粧洗臉又

擺酒飯親自遞酒捧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與尤二娘又說我怎樣操心打聽又怎麼設法子須得如此如此方救下眾人綫無（偺們按着這个法兒東俫好不知鳳姐又变出什么法兒）罪少不得我去拆開這魚頭大家綫要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總評

人謂鬧寧府一節極兇猛賺二姐一節極和靄吾謂鬧寧府情有可恕賺二姐法不容誅鬧寧府聲聲是淚賺二姐字字皆鋒

第六十九回

寫鳳姐寫不盡却從上下左右寫寫秋桐極淫邪正寫鳳姐極淫邪寫平兒極義氣正寫鳳姐極不義氣寫使女欺壓二姐正寫鳳姐欺壓二姐寫下人感戴二姐正寫下人不感戴鳳姐史公用意非念死書子之所知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鳳姐之言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跟着鳳姐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一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个嫖緻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到細

細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来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等給老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在傍邊站着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庅今年十几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别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眼鏡命夗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拏出手来我瞧瞧夗央

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看畢摘下眼鏡来笑說道竟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又說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道這有什麽不是既你這樣賢慧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房鳳姐叩了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素名不雅深為憂慮今見他行此事豈有

不樂之禮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有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來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妻之說皆因張華拖欠了我們的債務追索不與方誣賴小人的主兒至于那些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有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民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

外替張華打點也没打重又調唆張華説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斷給你于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内按数交足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来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説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府領人鳳姐一面嚇得来回賈母説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没退准惹人家告了如此官斷賈母听了忙唤尤氏過来説他作事不妥他既是從小曾與人家指腹為

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听了只得說他銀子
都収了怎庅沒准鳯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
說不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毋親家毋
說過一遇次並沒應准毋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
如此沒有對証只好由他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
房這還沒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
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
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来尤二姐听了又
回賈母說我母親寔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

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又告翻了口我姐〻原没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难惹既這樣鳳了頭去料理料理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面便回了賈珍暗〻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麽好人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到是好主意和父親商議已定約共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家

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回了賈母鳳姐張華父子枉告不遲懼罪逃走官府已知如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几个錢仍包占住了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將此事再告訴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来悄命旺兒遣人

尋着了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
中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
的名譽旺兒領命出来回家細想人已走了事完了
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小戲我且哄過他去
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說張華在京口
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的人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
嚇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听了不信說要
扯謊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過不
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十倍

那賈璉一日事畢回家先到了新房中看見已竟靜悄ㄷ的關鎖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辦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了頭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来見了鳳姐未免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所了忙命兩个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

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也心中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與賈珍起身送靈先拜了宗祠然後過來辭拜賈母等人合族中人直送到灑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禮套話不必繁敘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合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

說你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净又合姐夫有些首尾沒人要的了你揀了来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這話氣个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从天長這些个奴才跟前怎麽說嘴我反弄了个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一人衆丫環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机刺秋桐自為是賈赦所賜無人擠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没汗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樂尤二姐听

了暗怒暗氣鳳姐既粧病便不合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〻的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子裡偷着吃鳳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拿鷄平兒不敢多說自此後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

難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寶黛一干人暗為二姐耽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怜常来了倒還都憫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来尤二姐便淌眼沫淚又不敢說鳳姐並沒露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習以来因賈赦姬妾丫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爺年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麼因此除了几个知禮有耻的餘者或合二

門上小子們嘲戲的甚至合賈璉眉來眼去相偷期的只懼賈赦之威未敢到手這秋桐便合賈璉有舊從未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似膝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可喜借他也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鬬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在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上

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
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々大口亂罵說奶々
是軟弱人那等賢慧我却作不來奶々把素日的威
風怎都沒了奶々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
去讓我合這淫婦做一回纔知道鳳姐在屋裡只粧不
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屋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
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紅的腫了問他又
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也便悄悄的來告
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々的成天家號

喪嘆氣背地裡咒二奶〻合我早死了他好一心一計的
過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俊了可知心就嫉妬鳳了
頭到好意帶他他到這樣争鋒吃醋可是个賤骨頭
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
下踏踐起来弄的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
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這般與他排解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為肌膚的人如何竟
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
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思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

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兒夾寶劍前來說姐〻你一
生為人心痴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
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
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来既進来時亦不容他
這樣此亦理數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還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
同歸至警幻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
且無人可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生品行既虧今日
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寃隨我去忍耐若

天見憐使我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〻終是个
痴人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
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亂天怎容你
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
無怨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
賈璉来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不能好了
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得天見
憐生了下来還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况于他
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人来醫治于是出去

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來時好討蔭封小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来了號叫君榮進来珍脉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来再看看七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内伸出手来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露一露醫生觀觀氣色方敢下藥賈

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來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何如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來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竟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醫生一面着人再去請醫生調治一面命人去打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說本來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是

下去[illegible]半夜的光景

誰知竟將一个已成男胎打了下來血行不止二姐

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蔥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别當府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来一時查出便打了个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見這樣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已通陳誠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

時鳳姐又作湯作水着人送去與二姐吃又罵平兒
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
也不見懷个胎如今二姨〻這樣皆因偺們無福或
犯了什庅冲的他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
算了回来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大家筭起来只
有秋桐一人是屬兎說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
調治服藥打人為尤氏十分盡心他心中早一缸醋
在内了今又听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又勸他說你
暫且別處去躲几个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

那裡的起瞎肏的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麽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什麽人不見偏來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臉誰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指着哄我們那个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奶稀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个到還是一點攙襍沒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〻要攆我我沒了安身之處太〻好歹開恩邢夫人听說

謊的数落了鳳姐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不如還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得了意越發走到他窗戶根底下大哭大罵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来瞧他又悄悄的勸他好生養着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這裡多虧姐姐照應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閑氣我若逃出命来我必答報姐姐

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罷平兒
也不禁滴泪說道想来都是我錯了你我原是一片
痴心從没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
他的誰知生出這些事来尤二姐忙道姐々這話錯
了姐姐不告訴他他豈有打听不出来的不但是姐
姐說的在先况且我也单要一心進来方成个体統
與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了几句夜已
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
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胎已打下来了無

可憐心之處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還干净
常聞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
畢扎挣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子也不知多重
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脖子方嚥了下
去了于是連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淌下了
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了環媳婦們見
他不叫人樂得自己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
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打着罵
着使喚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性兒

六十九回

好你們也該拿出个樣兒来別太過逼了牆倒衆人推
了環聽了急推房門進去看時却穿帶的齊々整々
死在炕上方嚇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了不禁
大哭衆人雖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寔在温和
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
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来摟尸大哭不
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々你怎麽丟下我去了
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哭了一塲勸住賈璉賈
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

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門
收拾出正房三間来停靈賈璉嫌後門出靈不便對
着正墻開了通街一个大門两邉打棚安坛場做佛
事用軟榻鋪了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单
盖了八个小厮合几个媳婦圍隨從内子墻一帶抬
往梨香院来那裡已請下天文生預备接起衾单一
看只見這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還美貌賈璉又摟
着大哭只叫奶奶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
忙工来勸叔叔觧着些兒我這个姨娘自己無福說

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々跌脚
說我想着了終久出来我替你报仇天文生回說奶
奶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三天之日方可明
日寅時入殮賈璉道三日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
家兄皆在外不敢多停又因小喪并列外頭還放五
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京去下葬天文生應
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早已過来陪着哭了一塲衆
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
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々太

太說病着忌三堂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遶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隱隱綽綽聽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的開喪破土起来既是二房夫妻一場停五七抬出去或一燒或在亂葬地工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鬟来請鳳姐說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問他什麽銀子家裡近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

一月赶不工一月雞兒吃了過年粮昨兒我把金項
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
銀子你要就拿去説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遞與賈璉
指着賈毋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沒話可説只得開
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籠子一點無
存只有些折簪爛花并几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服
都是尤二姐素習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
己用個色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厮丫環来拿便自
己拿着来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

一包碎銀偷了出来到廂房拉住賈璉悄遞與他說你只別做声終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来點眼賈璉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个念想兒平兒只得掩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衣服走来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間果抬了一付好板来價銀五百兩賒着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人口穿孝守靈賈璉晚来也不進去下回分解

總評

鳳姐初念在張華領出二姐轉念又恐仍爲外宅轉念即欲殺張華爲斬草除根計時㴱來覺滿腔都是荊棘渾身都是爪牙安得借死央劍手刄其首以寒千古奸婦之胆

看三姐夢中相叙一段真有孝子悌弟義士忠臣之概我不禁淚流一斗濕地三尺

第七十回

空將佛事圖相報已觸飄風散艷花一片精神
傳好句題成讖語任呼嗟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塡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裡去賈璉無法只得又合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己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務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單子來共有八个廿八歲的單身小厮應

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門好求指配
鳳姐兒見了先来問賈母合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
几个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
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合宝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
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現有病這次
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合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
只有鳳姐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出去了其餘
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了原來這一向鳳姐病
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出

了多少褄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雖得了工夫怎奈
寶玉因冷淡了柳相蓮劍刎了七小妹金逝了尤二
姐氣病了柳五兒連々接々閑愁胡恨一重不了又
一重弄的情色若痴言語常亂似染怔忡之症慌的
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
方醒只聽外間房内咭々呱々笑聲不斷襲人因笑
說你快出去觧救晴雯合(和)麝月兩人按住溫都(芳官在)裡那
兒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皮袄出來一瞧
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

穿着葱綠花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雄奴的脇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的緊身兜紅褲綠袄兩脚亂登笑的喘不過氣来寳玉忙笑說兩个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隔肢晴雯晴雯怕癢笑的忙丟下雄奴来抓寳玉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脇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滚）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紈打發碧月来說昨日晚上奶〻在這裡把塊手巾忘

了去不知可在這理小燕道有有有我在地下拾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絲洗了出来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个人亂滚因笑道倒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々咏々的頑到一處寶玉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々不頑把兩个姨娘合琴姑娘也宾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々前頭去更覺寂寞了兩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裡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不雲姑娘落了单正說着只見湘雲

又打發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
問那理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
去了便知寶玉聽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
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
都笑說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社散了一年也
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萬物更新正該鼓舞
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社時是秋天就不應
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況這首桃花詩
又好就把海棠社改做桃花社羅寶玉點頭說很好

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的說着一齊起来都往稻香村来宝玉一壁裡走一壁裡看那紙上寫的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夗央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来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泪
若將人泪比桃花　泪自長流花自媚

泪眼觀花泪易乾　泪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黄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贊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泪又怕衆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麽得来寶琴笑道你猜誰作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稿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調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体所以不信宝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做叢菊两開他

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錠雨肥梅水荇牽風
翠帶長之等媚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只我知道
姐姐斷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雖有此才是
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
聽說都笑了說着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
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
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黛玉
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
玉便說大家就作桃花詩一百韵寶釵道使不得從

来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旧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来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陪入園中来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元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寿儀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礼服各處去行礼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

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一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禀折開念與賈母聽工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𠂊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於五月初十日過門鳳姐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来接鳳姐兒一並請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合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黛玉宝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

去另粧飾了起来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宝玉進了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總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来共算數了一數纔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工夫难道只有了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從今日起把别的心全收了起来天天快臨幾

張字補工雖不能按月都有也要大槩看的過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己親檢了一遍寔在搪塞不過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問宝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做别的因此出来遲了賈母聽說便十分歡喜就吩咐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〻知道宝玉听說便来王夫人房中說明王夫人

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着急的天〻寫〻念
念有多少額不了的這一赶又赶出病来纔罷宝玉
回說不妨事這裡賈母也説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釵
等都笑說老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不得字却替得的
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就完了
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
听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宝
玉的工課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已只粧不耐煩把
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

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宝玉宝玉自己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来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得過去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帋工臨的是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个揖又親自来道謝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了宝玉放了心于是將所讀之書又溫理過几次正是天天用工可巧進海一帶

海嘯又遭塌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旨就着
賈政順路賑濟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宝玉听
了便把書字擱在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
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
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残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
来　豈使鵑啼燕妬　且住且住　莫使春光
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帋兒寫好與寶釵看

了又来找黛玉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
湘雲笑道偺們這几社總沒有塡詞你明日何不起
社塡詞改个樣兒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
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吩咐
預備了几色菓品之類就打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
裡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限几个調来寫了綰在壁
上衆人来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
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寳玉笑道這詞工我到平常
少不得胡編起来于是大家拈鬮寳釵便拈得了臨

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了蝶戀花紫鵑炷了一枝夢甜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寶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噯喲今兒這香這麽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可有了寶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又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盡了李紈等笑道這算輸了瞧三了頭的半首且寫出来探春听說忙寫

了出来衆人看時工面却只半首寫道是
南柯子玄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
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都好作何不續　寶玉見香沒了情
愿認輸不肯勉强塞責將筆擱下来瞧這半首沒完
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機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来我自知　鶯愁蝶惓晚芳
時　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總然

好也不算得說着着黛玉的
唐多令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隊
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捨誰
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你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固然是好的
因又看寶琴的是
西江月漢苑零星有限　隨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
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

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殺調壯幾處誰家兩句最

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係一件

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

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

因看這一首臨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个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

工了又看底下道

蜂團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

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

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眾人都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

首為尊纏綿悲慼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

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

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

這定要重々的罰他下次為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一跳了環出去看時簾外了環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了環笑道好一个齊整風箏不知誰家放的斷了繩拿下他來寶玉聽了也都出來看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

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
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掉出去罷把我們的拿出來
我們也放晦氣紫鵑听了赶着命小丫頭們將這風
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來找好
與他們去的這裡小丫頭子們听見放風箏巴不得
一般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一个美人風箏也有
搬高櫈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寶
釵等都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
寶琴笑道你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〻的那一个

歎翅大鳳凰好宝玉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
你去把你們的拿来也放一放翠墨笑嘻嘻的果然
取去了寶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家去
說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来小丫頭子
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
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竪是給你放晦氣
罷了丫頭們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並籰
子来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蠏給了三爺了這一
个是林大娘纔送来的放這一个罷寶玉細看了一

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命叫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了来翠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們在那裡山坡上已放了起来寶琴也命人將自已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寶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来却是一連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了獨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来急的宝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宝玉恨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个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拿出去另使

頂線一面又取出一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
這几个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一時了環們又都
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頑了一回紫鵑笑道
這一回的勁大了姑娘来放罷黛玉听說用手帕墊
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来隨着風
箏的勢將籰子一鬆只听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籰子
線盡黛玉因讓衆人来放衆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
先請罷黛玉笑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
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

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
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个每今日忽然
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
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𥕛子根下寸絲不留咯
噔一般鉸斷笑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
那風箏飄飄颻颻只管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雞蛋
大小展眼只剩了一點再展眼不見了衆人皆仰面
㗒眼說有趣有趣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裡去了
若落在有人烟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

野外無人烟處我替他寘想起来把這個放去叫他
兩个作伴兒罷了于是也用剪子剪斷線先放了探
春正要剪自已的鳳凰見天工也有一个鳳凰目道
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皆笑說且別剪你的看他
到像要来絞的樣兒說着只見那不鳳凰漸逼近来
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衆人方要往下收線那一家
也要收線正不開交又見一个門扇大的玲瓏喜字
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近来衆人笑道這一
个也来絞了且別收讓他三个絞在一處到有趣呢

說着那喜字果然與這兩个鳳凰絞在一處三下齊收亂頓誰知線都斷了那三个風箏飄〻颻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笑說道有趣可不知那个喜字是誰家的忒促挾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放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〻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着看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黛玉回房歪着養乏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總評

文於雪天聯詩篇一樣機軸兩樣筆墨前文以聯句起以燈謎結以作畫爲中間橫風吹斷此文以塡詞起以風箏結以寫字爲中間橫風吹斷是一樣機軸前文敘聯句詳此文敘塡詞畧是兩樣筆墨前文之敘作畫略此文敘寫字詳是兩樣筆墨前文敘燈謎敘猜燈謎此文敘風箏敘放風箏是一樣機軸前文敘七律在聯句後此文敘古歌在塡詞前是兩樣筆墨前文敘

黛玉替寶玉寫詩此文叙寶玉替探春續詞是一樣機軸前文賦詩後有一首詩此文填詞前有一首詞是兩樣筆墨噫參伍其變錯綜其数此固難為粗心者道也

第七十一回

敘賈母開壽筵與寧府祭宗祀是一樣手筆俱為五鳳裁詔體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晏然復聚於庭室自覺喜幸不盡所有大小事務一概付之於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二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來慶賀恐筵席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與賈珍賈璉等商

議定了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府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幾處大地方來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并郡主王妃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誥命並遠近親友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的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的便絡繹不絕禮部奉

旨欽賜金玉如意各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四个帑
銀千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枴一
隻茄南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二對銀錠四對彩
緞十二疋玉杯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
武官員之家凡素有往来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
屋内設下大卓案鋪了紅毡凡慶壽之物都擺上請
賈母過目賈母先一二日還高興過来瞧瞧後来煩
了也不過目只説叫鳳丫頭收了改日閑了再瞧至
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

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南安王
北静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個(几位世交)公候世交應(舊)襲
榮府是南安太妃北静王妃並几位世交公候的誥
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入大
觀園内嘉蔭堂吃茶更衣畢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
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王妃
下面依次便是衆公候的誥命左邊下手一席陪客
是錦鄉候的誥命與臨昌伯的誥命右邊下手一席
方是賈母的主位邢王二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

几个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
大家的带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
周瑞家的带領几个丫環在圍屏外伺候呼喚凡跟
来的人早又有人管待別處去了一時台上参了場
小丫頭都是
台下一十二个未畄髮的小厮伺候須史一小厮捧
打拆重新手
了戲单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総
遞與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内来遞
與尤氏的侍妾佩鳳佩鳳接了総遞與尤氏尤氏托
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太妃謙了一回点了一齣吉慶

戲然後又讌了一回北静王妃也点了一齣衆人
又讌了一回纔罷了少時菜已四献湯始一道跟来
的人拏出賞来各家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来
另献好茶南安太妃便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几處
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
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
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
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的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
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来賈母回頭命鳳姐去把

史薛林帶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罷鳳姐荅應
了来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娘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呢
寶玉也纔從廟裡回来鳳姐說了話寶釵姊妹與黛
玉探春湘雲五人来至園中大家見了不過請安問
好讓坐等事衆人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
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人非草木見此數人爲得
不垂涎称妙其中惟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
在這裡聽我来了也不出来還等請去我明兒合你
叔〻賬因一手来拉探春一手来拉宝釵問几歲了

又連連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寔細着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一人將備用的礼物打点出兩分来金玉戒指各五个香串五付南安太妃笑道別笑話留着賞了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礼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暸逛了一暸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寔在使不得因此恕我先告別了賈母等听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

而去接着北静王妃略坐一坐也就告辞了餘者也有
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更不
出来會人一應都是邢王二夫人管待有那些老家
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礼賈赦賈政等還礼管待
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几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
府裡去白日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着鳳姐料
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賞礼事務晚間在李紈
房中歇宿這一日晚間服侍賈母晚飯後賈母說你
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点子吃的歇歇去明

兒還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来到鳳姐房裡来吃飯鳳姐在楼上看着収送礼的圍屏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尤氏因問你們奶〻吃了飯了没有平兒笑道吃飯豈有不請奶〻去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〻請回来這裡有点心且点補一点兒回来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的這樣我園子裡合他姊妹們鬧去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来至園中只見园中正門與

各處角門仍未關猶吊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丫頭子叫該班的女人那丫環走入班房中竟沒一个人影兒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内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个婆子分菜菓呢因問那一位奶々在這里東府奶々立等一位奶々有話分咐這兩个婆子只顧分菜因听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々們纔散了小丫頭子道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

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了頭听
了道噯喲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那新
来的怎麼哄起我来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這會子
若是打听了梯己信兒或是賞那一位管家奶ㄟ的
東西你們争着狗顛屁股兒似傳去的了不知誰是誰呢璉
二奶ㄟ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麼這个婆子一則吃
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挑急了便羞惱变成怒因回
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
曾揭挑我們你想ㄟ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

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什麼清水下襍面你吃我
也見的事各家門另家戶你有本事排場你家的人
去我們這邊你還早些呢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
好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說尤氏已早入
園來因遇見了岫烟宝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庵的
兩个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我餓了先到怡
紅院襲人粧了几樣葷素点心来與尤氏吃兩个姑
子宝琴湘雲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丫頭子一逕找
了来氣狠狠的把方緫的話都說了出来尤氏聽了冷

笑道這是兩个什么人兩个姑子宝琴湘雲等听了
生怕尤氏生氣忙劝說沒有的事必定是這一个听
錯了兩个姑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孩子好性氣那
糊塗老媽〻們的話你也不該来回総是僧們奶〻
萬金之軀勞乏了几天黃湯辣水沒吃僧們哄他叫
他歡喜一（說這些話做什么）會還不得一半兒說這些話做什么襲人
也忙笑着拉出他去說好妹〻你且出去歇〻我打
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
个婆子来到那邊把他們家的平兒叫来襲人笑道

我請去尤氏道偏不要你去兩个姑子忙立起身来說奶〻素日寛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〻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宝琴湘雲也都咲劝尤氏道不為老太〻千秋我再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个〻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〻頭子將這話告訴周瑞家的周瑞原不管事因他伏着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休面心性乖滑尚會各處現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欢他他今日听了這話忙的跑入怡紅院来一面飛走

一面口内說道氣壞了奶〻可使不得我們家裡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若在跟前且打他們几个耳刮子等過了几日再算賬尤氏見了他便笑道周姐〻你來有个理你說〻這早晚園門大開着明灯燭出入的人又襍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灯関門誰知一个人芽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〻吩咐了他們了說這几日事多人襍一晚就関門吹灯不是園裡的人不許放進去今兒就沒了人這事過了這几

日必要打几个終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道奶々不要生氣等過了事兒我告訴管事的打他个臭死只問他們誰叫他們說這各家門各家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了灯關了正門和角門了正說着只見鳳姐打發人來請尤氏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几个餑々請你奶々自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回了鳳姐又說這兩个婆子就是管家奶々時常我們合他說話都是狠虫一般奶々若不戒飭他大奶々臉上也過不

去鳳姐道既這庅着記着兩个人的名字等過了這兩天細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他施恩饒他們隨他去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巴不得一般兒素日因與這几个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个小廝到林之孝家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ヒ一面又傳人立刻捆起這兩个婆子來交到馬棚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庅事此時已經點灯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丫頭們出來說奶ヒ纔歇下

了大奶〻在園子裡叫大娘見〻大奶〻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听了只得進園来到稻香村丫環們回進去尤氏听了反過意不去忙喚進来因笑說我不過為找人找不着因問你〻既去了也不是什麽大事誰又把你叫進来到要你白跑了一遭不大的事已經撂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道二奶〻打發人傳我說奶〻有話吩咐尤氏笑道這是那裡話只當你沒去白問你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鳳丫頭大約周姐〻說的你家去散着罷沒有什麽大事李紈又要

說原故尤氏又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姨娘因笑道噯喲〻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〻還跑些什庅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的如此這般進來了又是个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个好察听事的人且素日又與管事的女人們扳原互相連絡作首尾方纔之事已經聞得八九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說便恁般如此告訴了林家的一遍林之孝家的听了笑道原来如此也值一个屁開恩呢就不理論也罷了心窄

些呢也不過打几下子就完了趙姨娘道我的嫂子事雖不大可見他們太張狂了些〻巴〻的傳進你来明〻的戲弄你頑笑你快歇〻去明兒還有事呢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門前就有方纔兩个婆子的女兒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你娘吃酒混說了惹出事来連我也不知道二奶〻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个小了頭子終〻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哭啼求告纏的林家的無法因

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却纏我你姐々現
給了那邊大太々的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走過去
告訴你姐々叫親家娘求大太々什麽完不得的事
一語提起了这一个丫頭那一个还求林之孝家的
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个单
放了他媽又只打你媽的礼說畢坐車回家去了這
一个小丫頭子果然過来告訴了他姐々合費婆說
了這費婆起先也與過時只因賈母近来不大作與
刑夫人所以連這邊的人也減了威勢凡賈政有些

体面的人那邊各々皆虎視耽々這費婆倚老賣老
仗着邢夫人常吃些酒嘴裡胡乱罵着出氣如今
賈母慶寿這樣大事干看着人家逞才賣技辦事呼
么喝六的弄手脚心裡已不自在雖閑言閑語乱鬧
這邊的人也不合他較量如今听見周瑞家的捆了
他親家越發火上澆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斷的墻大
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並沒有不
是說過了這兩日還要打呢求々太々我那親家也
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含二奶々說殺饒他這一次

罷刑夫人自為要冤央之後討了沒意思後来見賈
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体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
安太妃来了要見他姊妹賈母又令探春出来迎春
竟似有如無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樂只是使不出
来又值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心内嫉妬挾怨之事
不敢施展便背地裡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
告那邊的奴才後来漸次告到鳳姐只說鳳姐只哄
着老太太喜歡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着璉二
爺調唆二太太把這邊正經太太到不放在心上後

来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〻不喜欢太〻都是二太〻
太和璉二奶〻調唆的邢夫人總是鉄心銅胆的人
婦人家也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實惡
絶鳳姐今又听見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
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中人到齊坐席開戲賈母高興
又見今日並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輩只穿便
衣出来堂上受礼當中獨設一席引枕靠背脚踏俱
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矮撓坐
叙宝琴黛玉湘雲迎探惜姊妹等圍繞因賈㻞之母

帶丁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還有几房孫女大小共一二十个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命他兩个也過來榻前同坐寶玉却在榻上脚下与賈母捶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邊兩溜皆順着房頭輩数坐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後方是男客行礼賈母歪着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早已都行完了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礼畢又是衆家人媳

婦然後是各房的丫頭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
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子裡放了生賈赦等在天
地上焚過香並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
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自便因命鳳姐留下喜
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出來便合他母親說他
兩个的母親素日都承鳳姐兒的照應也巴不得一
声兒他兩个也願意在園內頑耍至晚便不回家了
邢夫人直至晚間臨散時當着衆人陪笑合鳳姐求
情說我听見昨兒晚上二奶々生氣打發周管家的

娘子綑了兩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
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〻好日子發狠的还各處捨
錢捨米週貧濟老偕們家先倒折磨起老人家来了
不看我的臉权且看老太〻的好日子竟放了他們
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听了這話又當着許多人又
羞又氣一時抓尋不着頭腦鱉的臉紫漲起来回頭
向賴大家的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
的人得罪了那府裡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
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

神這広快王夫人因問為什広事鳳姐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道我原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理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開發憑他是什広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礼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也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着回頭就命人去放了那兩個

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灰心遂滚下淚来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肯使人知覺偏又賈母打發琥珀来叫立等着說話琥珀見了詫意道好好的這是什麽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听了忙揉干了眼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来賈母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圍屏鳳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圍屏十二扇是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寿圖的是頭等的还

有粤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还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樣别動好生放着我要給人的鳳姐答應了兒央忽然過来向鳳姐面上只管細瞧引的賈母問説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庅兒央笑道怎庅他的眼睛腫〻的所以我詫意賈母听説便叫近前来也覷着眼看鳳姐笑道纔覺得一陣痒〻腫了些兒央笑道别又是受了誰的氣了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〻的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

的你就合珍兒媳婦吃了你兩个帮着兩个師父替
我揀豆兒你們也積〻壽前兒你姊妹們合宝玉都
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〻別說我偏心說着先擺工
一桌素的来兩个姑子吃了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
畢指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喜鸞
四姐兒二人也叫来跟着他二人吃〻畢洗手点上
香捧過一升豆子来兩个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方
一个一个的揀在笸籮裡每揀一个念一聲佛明日
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上結壽緣賈母歪着听兩个

姑子又說些佛家的因果善事她夹早已听見琥珀說鳳姐兒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听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賈母說二奶々还是哭的那边大太々當着人給二奶々沒臉来賈母問為什庅原故她夹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了頭知礼處难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家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々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拏着這个作法子明是當着人給鳳姐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宝琴等進来也就不說了賈母因問

七十一回

你在那裡來宝琴道在園裡林姐〻屋内大家說話
來賈母忽想起一事忙喚過一个老婆子來吩咐他
到園裡各處女人跟前吩咐吩咐留下的喜姐兒合
四姐兒雖然窮合家裡姑娘們是一樣大家照看細
心些我知道偺們家的男〻女〻都是一个富貴心
兩隻体面眼未必把他兩人放在眼裡有人小看了
他們我听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
我說去罷他們那裡听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
來先到了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了

環們說都在三姑娘那裡呢兒夹回身又來至曉翠
堂果見那园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来了都笑說
道你這会子又跑了来做什么又讓他坐兒夹笑道
不許我也讚々么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
忙起身答應了即刻把各房的丫頭々兒喚了来令
他們傳与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
太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个
也赶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还離脚踪兒
不遠咱們是不能了兒夹道罷哟还提鳳丫頭呢他

可怜見的虽然這几年没有在老太〻跟前有个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総而言之為人是难作的若太老寔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寔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机变未免治一経又損一経如今偺們家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們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么様纔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就是挑三窝四不過安静日子这不是三姑娘听着老太〻偏疼宝玉有人背地裡怨言还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〻偏疼你我听着也是

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的這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人少的好雖然人少寒苦些倒是娘兒們歡天喜地的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又多外頭看着我們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苦到更利害宝玉道誰像三妹〻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揔別听那些俗話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該應濁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掛碍只知道合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

睡再過几年不過还是這樣一点子後事也不慮宝
玉道我能勾合姐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事
什麽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就
算你是个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难道他姊妹們都
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假長了一个
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獃的宝玉笑道人事莫定知
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死了也算是遂心
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合他
說話纔好若合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

笑道二哥〻你別這様說等這裡姐〻們果然都出了門横豎老太〻太〻也寂寞我来合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难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哄誰說的喜鵉也低了頭当下已是起更時分大家各自帰房安息衆人都且不提且說夗央一逕回来剛至园門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园内無人来往只有該班房内灯光掩映微月半天夗央又不曾有个作伴的也不曾提灯籠獨自一个脚歩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会偏生又要小解因

下了甬路迤微草处行至一山石後大桂樹陰下来
剛轉過石後只听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
一看只見是两个人在那裡見他来了便想往樹叢
裡石後藏躲夗央眼尖趁月色看准一个穿紅裙子
梳鬅頭的高大豊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的司棋夗
央只道他合别的女孩子也在此小解見自己来了
故意要躲恐嚇着頑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
嚇着我〻就喊起来当賊拏了這庅大了頭也没黑
家白日的只管頑不彀這本是夗央的戲語叫他出

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夗央已看見他的首尾了
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了且素日夗央
又合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
住夗央便双膝跪下只說好姐〻千万別嚷夗央反
不知因何忙拉起來笑問這是怎庅說司棋滿面紫
脹又流下淚來夗央再一回想那一个人影恍惚像
一个小厮便心下猜疑了八九自己反羞的面紅過
耳又怕起來因定了一回忙悄問那一个是誰司棋
復跪下道是我姑旧兄弟夗央啐了一口道要死要

死司棋又回頭悄說道你也不用藏着姐〻已看見
了快出来磕頭那小廝听了只得從樹後爬出
来磕頭如擣蒜夗央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
我們的性命都在姐〻身上只求姐〻超生要夗
央道你放心我橫竪不告訴一人就是了一語未了
只听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上鎖罷夗
央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听見如此說便接声說
道我在這裡有事畧住着手我出来了司棋只得鬆了
手讓他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叙一番灯火未息門戶未関叙一番趙姨失体
費婆鬻氣叙一番林家托大周家献勤叙一番
鳳姐灰心。夗央傳信非為本文渲染全為下文
引逗良工苦心可為慘淡經營
司棋事後從夗央誤嚇得來是善周全处方與
夗央前後行景不至矛盾一何精細如此

宋蔡王[illegible]

第七十二回

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續似不接續在畫師為濃淡相間在墨客為骨肉停勻在藥工為筌蹄間架在文壇為養局為別調前後文氣至此一歇為此一嘆向以此時當 余論而不當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紅心內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了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存在心裡不說與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從此凡晚間便不知大往園中來因思園中尚有這些奇事何況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來那司棋因從小兒合他姑表兄弟在一處頑笑起

出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
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時常司棋回家時二人眉
來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
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嘱园内老婆子們留門
直到今日乘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
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的風情了忽被鴛鴦撒那小
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
又後悔不来直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
白百般過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

挨了兩日竟不听見有動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个婆子来悄悄告訴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發人四下里找他呢司棋听了氣个倒仰因思道總是鬧了出来也該死在一处他自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見是个没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竟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大病夗央聞知那迯走了一个小廝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畧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説出来方嚇到這樣因而自己反竟

過意不去指着来望候司棋夫出人去反自已立身發誓與司棋听說我要告許一个人立刻現死現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別白遭塌了小命見司棋一把拉住哭道的我姐〻咱們從小兒耳鬢厮磨你不曾拏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慢怠了你如今我岂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昔許一人你就是我親生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把你立个灵牌我天〻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後時变驢变馬报荅你再俗語說千里搭長棚沒

有个不散的筵席再過三二年咱們都是要離這裡
俗語又說浮萍尚有相逢的日人豈全無見面時倘
或日後咱們遇見了那時我又怎庅报你的德行一
面說一面哭這一席話反把夗央說的心酸也哭起
来了司点頭道正是這話我又不是當事的人何苦
我坏你的声名我白去献勤况這事我自己也不便
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
再不許胡行了司棋在枕边点頭不絶夗央又安慰
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

凤姐男声色

声氣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回順路也來望候回
進入鳳姐院中來二門工的人見是他來便立身待
他進去兒央剛入堂屋中只見平兒從裡間出来見
了他来便忙上来悄声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
你且别的屋裡坐着兒央听了只得同平兒到東边
房裡来小丫頭子倒了茶来兒央回悄問你奶々這
兩日是怎庅了我只看他懶々的平兒見房内無人
便歎道他這懶々的也不止一日了這有一月之前
便是這様又兼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閑氣從

新又勾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持不
往便露出馬脚来了夗央忙道既這樣怎麽不請大
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〻你还不知道他那脾氣的
別說請大夫来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声兒身上怎
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〻還是
查三訪四自己在不看破些且養身子夗央道雖然
如此到底該請個大夫瞧〻是什麽病也都好放心
平兒歎道說起病来據我看也不是什麽小症候夗
央忙道是什麽病呢平兒往前又凑了一凑向耳边

說道只從工月行了經之後這一个月竟漸々拉々
沒有正住這可是大病不是大病夗央聽了忙道噯
喲依你這話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啐了一口又
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庅說你倒会咒人呢夗
央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庅
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々不是害這个
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庅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合親
家娘說我還納悶後來也是聽見媽細說原故纔明
白了一二分平兒笑道你知道我也竟忘了二人正說

着只見小ㄚ頭進来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来了
我們回了他奶〻纔歇午覺他往太〻上頭去了平
兒听了点頭兒夗央問那一个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
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庅孫大人家来和咱們求親
所以他這兩日天〻弄个帖子来賴死一語未了小
ㄚ頭子跑進来說二爺来了說話之間賈璉也走至
堂屋門口内喚平兒平兒答應着纔要出来賈璉已
找至這間房内来至門口忽見夗央坐在炕上便煞
住脚笑道夗央姐〻今兒貴脚踏賤地夗央只坐着

笑道来請老爺奶〻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聽
覺睡覺賈璉笑道姐〻一年到頭辛苦服侍老太〻
我還没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来看我們正是巧的
狠我纔要找姐〻去因為穿着這袍子熱先換了袍
子再過去找姐〻去不想天可憐省我走這一淌姐
姐先在這裡等我了一回說就在椅子工坐下凡央
因問又有什麽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有一件事我
竟忘了只怕姐〻還記得工年老太〻生日曾有一
个外路来的和尚孝敬了一个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

太爱就即剢拏過来擺着了回前日老太〻生日我
看古懂賬工還有這一筆却不知此時這件東西着
落何方古懂房的人也回過我多次並我問准了好
註工一筆所以我問姐〻如今還有老太〻擺着呢
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凢央听說便道老太〻擺了
几天厭煩了就給了你們奶〻你這会子又問我来
我連日于還記得還是我打發老王家的送来你忘
了或是問〻你們奶〻合平兒〻平兒正拏衣服听見
如此說忙出来回說交過来了現在楼工放着呢如

卷 七十二回　卷

奶已經打發過人出来說過給了這屋裡了他們發
昏沒記工又来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笑道既
然給了你奶〻我怎庅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
道奶〻告訴二爺二爺还要送人奶〻不肯好容易
留下的這会子自已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庅好
東西什庅沒有的物兒比那強十倍的東西也沒有
昧下一遭這会子到愛工那不值錢的賈璉垂頭含
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丢三忘四惹
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平兒央笑道怨不得事情又多口

二七九二

舌又襍你再喝工两杯酒那裡記的請楚這許多一
向說一面就起身要去賈璉忙也立起身說道好姐
姐再坐ㄷ兄弟送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了頭子
怎広不濮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進工来的新
茶濮一碗来說着向兕央道這两日老太ㄷ的千秋
所有几千两銀子都使了几処房租地租通在九月
纔得這会子竟接不止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礼
又要預備娘ㄷ娘的重阳節礼还有几家的紅白大
事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銀子用一時难去支借俗語

說來奈如求已可怎樣呢說不得姐〻担个不是暫
且把老太〻用不着的金銀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
來暗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个月的光景
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〻落不是她
央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兒虧你怎庅想來賈璉笑
道不是我扯謊若論除了姐〻也还有人手裡管着
數千兩銀子的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
氣我合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
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了忽有賈母處小了頭

子忙々走来我兒央説老太々我了姐々這半日我們那裡没找到却在這裡兒央听説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回来悄鳳姐誰知鳳姐早已醒了听他合兒央借當自己不便答言只躺在榻上听見兒央去了賈璉進来鳳姐因問道他可應了賈璉笑道雖然未應准却有几分成手須得你晚上再合他一説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事倘或説准了這会説的好听有了錢的時節你就丟在脖子後頭了誰合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々知道了到把我這

几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道你說謝我什么賈璉道你說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兒一傍笑道奶々倒不要謝別的昨兒正說要做一件什么事却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来奶々拿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你提起我来就是這樣罷了賈璉笑道你們也太狠了你們這会子別說一千兩銀子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兩只怕也难不倒我不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会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利錢真々了

不得鳳姐听了沓身起来說道我有三千五千不是
賺的你的如今裡ㄟ外ㄟ上ㄟ下ㄟ背着我嚼說我
的不少就差你来說了可如不是家親引不出外鬼
来我們王家可那裡来的钱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別
叫我悪心了你們看着你們家是石崇鄧通要把我們王
家地縫子掃一掃就殼你們過一輩子了說出来的
話也不怕臊現有对証把太ㄟ合我的嫁粧細ㄟ的
看ㄟ比你們的那一樣兒是配不工的賈璉笑道說
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庅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銀子

值什麽多的沒了這還有先拿進来你使了再說如
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會口埜背忙了什麽賈璉道
何苦来這麽着不犯着這麽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
笑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
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一場虽不能别的到
底的給他上个坟烧張帋也是姊妹一場他虽沒留下个男女
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這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
低頭打筭半晌方說道难為你想着想的週全我竟
忘了既是後日纔用明日得了這个你隨便使多少

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来鳳姐問道可成了没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々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庅事鳳姐便道不是什庅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得女人因要求太々房內裡的彩霞不知太々怎庅樣就没有計較得前日太々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灾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已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来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筭門當戶对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会

子来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庅大事比彩霞好的着多着呢旺兒家的陪笑道爷竝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别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婦我只說求爺奶ㄟ的恩典替我做成了奶ㄟ又說他必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一試誰知白討了一个沒趣若論那孩子倒好與我素日合意兒是他心内沒有甚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个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合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声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

有事那裡把這点子事放在心上待若不曾只是看着
他是鳳姐兒的陪房且又素日出過力的臉上過不
去因說道什庅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
我明兒做媒打發两个有体面的帶着定礼就說我
的話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見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
扭嘴旺兒家的会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
璉忙道你只給你姑娘磕頭謝我雖如此說了這樣
行到底得你姑娘打發个人去叫他女人来合他好
說更好些雖然他們必依這事也不可太覇道了鳳

姐忙道連你还這樣施恩捺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观
不成旺兒家的你听見了說了這事你也忙々的給我
完了事来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槩都赶今
年々底下収了進来少一个錢我也不依我的声名
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
奶也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々若収了時公道說我
們還省些事不大得罪人鳳姐冷笑道我也是一場
痴心白使了我真果的還苛錢使什庅不過為的是
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没的我合你姑爺

一月的錢再連工四个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
銀子還不勾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万挪
的早不知過到什麽破窰子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个
放賬破落戶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誰
不会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這不是樣
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个月想不出法兒
来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有没要緊的大銅錫器
四五箱子拿出去丟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的
礼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鳴鐘

賣了五百六十四兩銀子沒有半个月大事倒有十
来件白填在裡頭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
主意搜尋上老太々了明兒再過一年各人収尋到
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奶々太
太的頭面衣服折变了不勾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
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話要像這樣我
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作了一个夢說来也好笑
夢見一个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我我問他做什
麽他說娘々打發来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位娘

娘他說又不是偺們家的娘〻我就不肯給他〻就
工來拿正拿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〻的
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府監打
發了一个小太内監家來了說話賈璉听了忙皺眉道
又是什麽話一年他們也搬勾了鳳姐道你躲起来
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
賈璉便躲入套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来
了讓他椅工坐着吃茶回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
爺〻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

打發我来問旧奶々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
百两過几天就送過来鳳姐兒說笑道什広是送過
来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
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々还說了上兩回还
有一千二百銀子沒送来等今年々底下自然都一
齊送了過来鳳姐笑道你夏爺好小氣這也提放在心
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是這樣还記清了还
我們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回
叫旺兒媳婦来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子来旺兒

媳婦会意說我纔到别処支不動総来和奶々支的
鳳姐道你們只会裡頭来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
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个金項圈拿出去暫且
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半日果然拿了一个
錦盒子来裡面兩个錦袱包着打開時一个金纍絲
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
兩个都与宮中之物不离上下一時拿出去果然拿
了四百兩銀子来鳳姐命與太監打叠起一半那一
半命人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礼

第七十二回

那小太監便告辭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来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来張口一千两我畧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来淂罪人之処不少這会子再發了三二万銀子的財就好了一面說話一面平兒服侍鳳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賈母処去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来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来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才打听淂兩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

道真不真他那官兒也未必保的長將來有事只怕
未必偺們脫未必淂干淨寧可疎遠着他們好林之孝道
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难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合他
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一个不知賈璉道
横豎不合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為
什麽林之孝荅應了却不動身坐在下面椅子上且
說些閑話因又說些家道艱难便趂勢又說人口太
衆了不如揀了囬〻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
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

家裡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
多俗語説一時比得一時如今説不得先時的例了
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个的使六个使四个的
便使两个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許多月米
月錢况且裡頭的女孩們一半都太大了也該配人
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是一件好事又添生出些人
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着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
大事未回那裡議道這个上頭前兒官媒拏了个庚
帖來求親太々還説老爺纔回家每日欢喜地的説

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
不吽提這事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礼太〻想的到賈
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
小子要說太〻房裡的彩霞他昨兒求我〻想什庅
大事不管誰去說一声去這会子誰去呢你閒着就
打發个人去說一声就說我的話林之孝听了荅應
着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别管這件事旺兒的那
小子虽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钱無所不至虽說都
是奴才們到底是一輩的事彩霞那孩子這几年我

並沒見听得越發出條的好了何苦来白遭塌他賈璉道他小子原会吃酒不成人林之孝道豈止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ㄍ的陪房也只見一半不見一半罷了賈璉道我竟不知道這些既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来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処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鳳姐晚間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来說他攛不愿今見鳳姐親自合他說何等

体面便心不由意的滿口應承出来鳳姐問賈璉可
說了沒有賈璉因說道我原要說的打听他小兒子
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
日給他老婆不遲鳳姐听說便說道你听見誰說他
不成人賈璉道不過是家裡的人還有誰鳳姐笑道
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的意何況奴才呢我
纔已合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欢天喜地應了难道又
叫他来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明
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 這裡說話不提且

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只是與賈環有旧尚未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心中越發懊惱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勢一時作成終身為患不免心中急燥遂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个端底趙姨娘素日與彩霞契合爬不得與了賈環方有个膀背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日挑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难開二則賈環也不大甚在意不過是个丫頭將來還有迁延着不說意思

便去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𠆣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因說道且忙甚麽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丫頭一个與寶玉一个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書所以再等一二年趙姨娘道寶玉已有了二年了老爺难道還不知道賈政听了忙問道是誰給的趙姨娘総欲說時只听外面一声响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總評

夏雨冬風常不解其何自來何自去鴛鴦與司棋相哭發誓事已瓦釋氷消及平地風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來何自去

第七十三回

賈母一夕語隱隱照起全文便可一直叙去接筆却置賊不論轉出賭錢撥筆又置賭錢不論轉出姦証接筆又置姦証不論轉出討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勢如探蛇出穴蜿蜒不就捕

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趙姨娘正合賈政說話忽听外外向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蹋了屈戌了吊下來了趙姨娘罵了丫頭兩句自己帶領丫嬛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了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纔睡下了丫嬛們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擊院門老婆子開了門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丫嬛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笑着直往房内來找寶

玉只見寶玉纔睡下睛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
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麼
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
奶奶這般如此老爺前說了明兒你仔細老爺問你
話說着回身就去了襲人命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
一直去了這裡寶玉聽了這話便如孫大聖聽見了
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
來想去別無他策只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
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不相干也可以搪塞想罷忙

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正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
提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如今打
算打算肚子內現有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
帶註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是夾生的若平空提一
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子就有一大半了算起五
經來因近來作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
塞責別的雖記不得素日賈政也未曾吩附過讀的
縱不知也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
篇連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不過幾十篇這

幾年來竟未曾得半篇片語雖閑時也曾遍閱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苦工夫如何記得這是斷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微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時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偶因其中或一二股內或承題之中有作的精緻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言偶一讀書不過動佚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詰那個若

温習那個又恐盤詰這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温習
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致緊要却帶累着一
房丫頭們皆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等幾人大的自
不用說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眼朦朧前仰
後合起來晴雯因駡道什麼蹄子們一個個黑日白
夜挺尸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腔調
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戳給你們兩下子說猶未了只
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子
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裡驚醒恰正是晴

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央說好姐姐我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都睡總是你們也乏了該替換着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只顧你的罷通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書上等過了這關由你再張羅別的去也不算悞了什麼寶玉听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了幾句麝月又斟一杯茶来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總是麝

月笑指書道你暫且把我忘了心且略對着他些罷
話猶未了只听金星玻璃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
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听說忙問
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寶玉讀書
苦惱勞費一夜的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
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脫此難正好忽逢此驚怪
便出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粧病只說唬着了
此話正中寶玉心懷因而遂傳起上夜看門的人等
來打着灯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

是腫花了眼出去想是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人了睛
雯說別放狗屁你們查的不嚴怕得不是還拿這話
来支吾剛纔並不是一人見的寶玉合我們出去有
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的顏色都变了滿身皆
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九藥去太太問起
来是要回明的難道依你們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
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睛雯合玻璃二
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的衆人皆知寶玉着驚嚇病
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来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

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衆男人命仔細訪查一回細問內外上夜男女人等賈母聞知寶玉被唬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必料到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姨姐等皆陪侍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內的人比先放

肆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小的頑兒不過為熬困近來漸次放蕩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一百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鬪爭相打之事賈母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鳳姐姐又病着所以纔回只告訴了大嫂子合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畧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為要錢常事不

逼怕起爭端殊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再保不住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尋張不見李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作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相伴皆係丫嬛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再有別事倘略沾帶了關係不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听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比素常稍加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拿

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園中傳齊衆人一一盤問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合錢之多少原來這三個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

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二十大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坑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親戚又給他打了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乳母知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着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媽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麽今日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他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媽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

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
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子恰好果然遇
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听說只得
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今日生氣
皆不敢各散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便往鳳姐處
來閑話了一回因他也不大自在只得園內尋衆姊
妹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會也就往園内
散散悶來剛在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内的小丫頭子
名喚傻大姐笑嘻嘻的走來手内拿着個花紅柳綠

的東西低頭一壁瞧着一壁只管走不妨迎頭撞見
邢夫人擡頭看見方纔贴住邢夫人因說這痴丫頭
又得了個什麼狗不識兒這麼歡喜拿來我瞧瞧原
来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来的與賈母
這邊提水桶掃院子専作粗活的一個丫頭只因他
生得肥體面濶兩隻手脚作粗活簡捷爽利其心性
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言常在規矩之外賈母因喜
歡他爽利便捷又喜他出言可以發笑便起名為獃
大姐發悶来便引他取笑一毫無忌避因此又叫他

作痴丫頭他總有失理之處見賈母喜歡他們依然
不去責備這丫頭也得了這個力賈母不喚他時便
入園內來頑耍今日正在園內掏促織忽在山石背
後得了一個五綵繡香囊其華麗精緻固是可愛但
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
盤踞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
意便心下盤算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
子相打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人瞧看是以笑
嘻嘻的一壁看一壁走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

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狗不識呢太太請瞧一瞧說
着便送過去那夫人接來一看嚇的連忙死緊攥住
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忽在山石
背後撿了一個那夫人道快休告訴人這不是好東
西連你也要打死總是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別
提起這傻大姐所了反嚇的白了臉說再不敢了磕
了個頭呆呆而去那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
不便遞與便自己揌在袖裡心中十分罕異揣摩此
物從何而至且不形於聲色且來至迎春室中迎春

正因他乳母獲罪自覺無趣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来了遂接入内室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作出這事来什麼意思迎春低首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听也無法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没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小姐的身分来他敢不從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只等外人共知這是什麼意思再者只他去放頭

兒還恐怕巧言花語哄你的簪環衣服作本你這心活面軟的未必不週濟他些若被他騙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總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對兒赫赫揚揚璉二爺鳳奶奶兩口子遮天蓋地百事周到竟通共這一個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句話只好憑他罷了況且你也不是我養的你雖不是同他一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也免別人笑話我

想天下的事也難較定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死了比上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你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誰知竟不然這可不是異事到是我一生無兒無女的一生乾净也不能惹人笑話議論為高傍邊伺候的媳婦們便趁機道我們的姑娘老實仁德那裡像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會要姊妹們的強他明知姐姐這樣他不照顧一點兒那夫

人道連他哥哥嫂子尚且如是別人又作什麼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听了冷笑道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到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誘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典了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呢叫問司棋司棋雖病着心裡却明白我去問他他說沒有收

起来還在書架上匣内放着預備八月十五恐怕要帶呢姑娘就問老奶奶一聲只是臉軟怕人惱如今正無着落明兒都要帶時獨偺們不帶是何意思呢迎春道何用問自然是他拿去暫借一肴兒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日半晌仍舊悄悄的送来就完了誰知他就忘記了今日偏又鬧出事來問他也無益繡橘道他何曾是忘記他是識准了姑娘的性格所以總這樣如今我有了主意我竟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他着人去要或他省事

拿出幾個錢來替他賠補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些
事罷寧可沒有事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麼這樣軟
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呢我竟去
的是說便着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
乳母之媳王住兒的媳婦正因他婆婆得了罪來求
迎春去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
素日迎春懦弱他們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
去回鳳姐估着這事脫不去的且又有求迎春之事
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别去生事姑娘

的金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暫借了去原說一日半晌就贖的因總未撈過本來就遲悞了可巧今日又不知誰走了風聲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是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下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從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太那邊去討個情面救出他老人家來總好迎春先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兒打了這妄想要等我說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

我一個人我自已愧還愧不過來反去討臊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討情是一件別絞在一處說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来再說王住兒家的聽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仗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偺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

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来與舅太太去這裡饒
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
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
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些也有三十兩了我們
這一項錢豈不白填了眼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
一口道作什麽白填了三十兩銀子我且合你筭一
筭賬姑娘要了什麽東西迎春聽見這媳婦發了邢
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罷你不能拿了金鳳來不必
牽三扯四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

我只說去了也不妨礙不着什麼要緊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的錢這如今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

都約來安慰他走至院中聽得兩三個人較口探春從牕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而止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的迎春笑道沒有說什庅不過是他們小題大作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庅金鳳又是什庅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合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合奴才要錢了不

成難道姐姐不是合我們一樣有月錢的一樣的用
度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都是一樣
的那一位姑娘的錢不是由着奶奶媽媽們使連我
們也不知道怎麼樣是算賬不過是要東西只說得
一聲兒如今他偏要說姑娘使過了頭兒他賠出許
多來究竟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
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
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
又無沾礙何得帶累與他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

姐一樣姐姐的事和舍我的事也一般他說姐姐即是
說我我那邊的人有抱怨我的姐姐聽見也即同怨
姐姐是一理咱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
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纍
系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王住兒媳婦恐綉橘等出
告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
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既得了不是趁此求二
奶奶把方纔的錢尚未散人的拏出些來贖了就完
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

沒了臉趣此時總有十分罪也只一人受法沒有砍兩個頭的理你依我竟是合二奶奶說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去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使個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遣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真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寶釵使眼色與二人

令其不可遂以别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
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叫我
們受這樣的委曲平兒忙道姑娘怎麼委曲誰敢給
姑娘氣受快吩咐我當時侍兒媳婦慌了手脚遂上
來趕着平兒便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請聽平兒
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插口的禮但凡知
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不叫你進不來的幾時有外頭
的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房裏來的例綉橘道你不
知我們這房裡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

你們的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
回太太去纔是住兒媳婦見甲兒出了言紅了臉方
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
我倒還罷了如今這住兒媳婦合他婆婆仗着是嬤
嬤又瞧着二姐姐好性兒如此這般私自拿首飾去
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折夷威逼着還要去討情合
這兩個了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吽二姐姐竟不能轄
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原是天
外的人不知道禮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

姐制伏然後就制我並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
娘怎樣今日說這話出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
春冷笑道俗語說物傷其類齒竭唇亡我自然有些
驚心平兒便問迎春道若論此事還不是大事極好
處治但他現是姑娘的奶嫂據姑娘怎麽樣爲是當
下迎春只合寶釵閱感應篇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
曾聞得忽聽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麽
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
去苛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

不送來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問我若隱瞞遮飾過得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沒有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禮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意有個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總不知道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這一家上下這許多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如此何況我我一語未了只見一人進來不知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總評

一篇姦盜淫邪文字反以四子五經公羊穀梁秦漢諸作起以太上感應篇結何心哉他深見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美如玉等語誤盡天下蒼生而大奸大盜皆從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結為五陰濁世頂門一聲棒喝也眼空似箕筆大如椽何得以尋行數墨繩之

探春處處出頭人謂其能吾謂其苦迎春處處藏舌謂其怯吾謂其超探春運符咒因足役鬼

𩨨神迎春説因果更可降狠伏虎

第七十四回

司棋一事在七十一回敘明暗用山石伏線七十三回用繡春囊在山石上一逗便住至此回可直敘去又用無數曲折漸漸逼來及至司棋忽然頓住結到入畫文氣如黃河出崑崙橫流數萬里九曲至龍門又有孟門呂梁峽束不得入海是何等奇險怪特文字令我拜服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了迎春之言正然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的柳家媳婦之妹也在案因這園中有素與他不睦的便又告訴出來說柳家的合他妹子是夥計雖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錢兩個人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得了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日與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等人金星玻璃告訴了

寶玉寶玉因思迎春之乳母也現有在此罪不若來約
同迎春去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說情又更妥當故
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你的病可
好了跑來作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
看二姐姐當下眾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閑話平兒便
出去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中百般央求只說
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
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去
了就過去了既是這件我也不好意思告訴趣早贖

了来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王住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来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趕晚拿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来可别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作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這兩天可吃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記掛着我剛才又出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婦合他妹子通同開局凡他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閑一時自

已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些
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瞧了一身病如今我
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横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
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
病好了我也作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有一
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自
不在心上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
化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
生事前兒我合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麽知道了將

纔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遷挪二百銀子作八月十五日節間使用我回沒處遷挪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合你商量你就搪塞我說是沒有地方了前兒那一千兩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子你就這樣幸虧我沒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道那一日並無一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天笑道是了那日晚上送東西來的

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也来送漿洗的衣服
他在房下裡坐了一回子見大箱子自然要問必是
小丫頭子們不知道說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喚
了幾個小丫頭来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来衆
丫頭們慌了都跪下賭咒發誓說自来也不敢多說
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麽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
說鳳姐詳情說道他們必不敢多說倒別委曲了他
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
可咱們短些再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

圍拿來且暫押二百兩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索
性多押二百偺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用我沒處
使銀子這一去還不知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去吩
咐一個人叫了來旺媳婦來領去不一時拿銀子來
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合平兒猜疑是
誰走的風聲竟擬不出來鳳姐道知道這事還是小
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事那邊正合鴛鴦
結下讐了如今聽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
小人眼饞肚飽沒縫兒還要下蛆如今有了這個因

由恐怕又造出些原故来又說些沒天理的話也定不得在你璉二爺還不妨只是鴛鴦正經女兒帶累他受委曲豈不是偺們的過失平兒笑道這也無妨鴛鴦借東西原看奶奶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鴛鴦雖應名兒是他的私情其寔他是回過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這個也借那個也借到跟前搠撒個嬌兒和誰要去因此只粧不知道縱鬧了出来究竟他也無碍鳳姐道理雖如此只是你我知道的不知道爲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了人報太太来了

鳳姐忽聽了盆意不知為何事親來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身的小了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奉茶因陪笑道太太今日又高興到這裡膳逛瞧瞧王夫人喝令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着慌不知怎麽樣了忙應了一聲帶了衆丫嬛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索性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臺基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内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拾起一看却

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裏得
来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裏得
来我是天天坐在井裏把你當個細心人所以我纔
偷了空兒誰知你也合我一樣這東西大天白日明
擺在那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了頭拾着不虧你
婆婆遇見了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我且問你這
東西如何的遺在那裏来鳳姐聽了也變了顏色忙
問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說道你反問
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妻餘者老婆子們要

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来自是那璉兒不
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来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
兒年輕人兒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合我賴幸而園
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撿得倘或丫頭撿着你姊
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丫頭撿着出去說是園
內撿着的與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
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倚炕沿双膝跪
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
並沒這様東西但其中還求太太細詳其理這香袋

是外頭僱工做的內工繡的帶子穗子一概是賣貨我便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要這勞什子自然都是好的些是一二則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有也只好在家裡為青帶在身上各處去況且又在園裡個個姊妹我們都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就是那奴才們看見我有什麼意思我雖年輕不尊重亦不能糊塗至此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的媳婦真起奴才來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人了況且他們也常進園晚間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們

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園裏之外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們來如嫣紅素雲等人皆係年輕他們更該有這個還有那大嫂子他也不算甚老他也常帶過珮鳳等人來焉知又不是他們的五則園內丫頭太多保的住個個是正經不成焉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刻人查問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把嘴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

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大家小姐
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過我氣急了拿話激你但如
今却怎麽處你婆婆才打發人封了給我瞧說是從
傻大姐手裏得的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
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
心靜氣暗暗訪查才得確實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
得知道這叫作胳膊折了在袖內如今惟有趁着賭
錢的因由革了許多的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
媳婦等四五個人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內

以查賭為由再如今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
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事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就
裁革不但姑娘委曲煩惱就連太太合我也過不去
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難纏咬
牙的拿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的
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
嘆道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也
甚可憐了也不用遠比只說你如今林妹妹的母親
未出閣時是何等嬌生慣養是何等金尊玉貴那時

像個千金小姐的体統如今這幾個姉妹不過比
家了頭略強些罷了通共每人只有兩三個了頭像個
人餘者總有四五個小了頭子竟是廟裡的小鬼如
今還要裁革了去不但於我心不忍只怕老太太未
必就依雖然艱難也不窮至此我雖未受用過大榮
華富貴比你們是強的如今我寧可省些別委曲了
他們以後要儉先從我來倒使得你如今且叫人傳
了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地訪拿
這事要緊鳳姐聽了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

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來旺來興兩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餘者皆在南方各有執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保善家的走來方纔正是他送了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了打聽此事十分關切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不比別人又強些這王保善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了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著恰好生出這樣

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見王夫人委託他正撞在心坎上連忙應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早該嚴禁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子裏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誥封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了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擔得起王夫人道這是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了頭比別的嬌貴些你們該勸他們連主子們的姑娘不教導尚且不是何況他們王保善家的道別的都還罷了太太不知道頭

這了頭想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衆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王保善家的便道不用這件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怵怵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況且又出來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到園裡去只說我說的話叫他們

一個寶玉屋裡的晴雯了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
人標致又生一張好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的
樣兒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机
他就立起兩個騷眼睛來罵人妖妖趫趫大不成個
体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
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
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了
頭我的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
不曾說得後来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

留下襲人麝月服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
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了頭子答應
着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
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這了嬛皆
知王夫人最惡趫粧艷飾語薄言輕者故此晴雯不
敢出頭見王夫人今因連日不自在並無十分粧飾
自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亸鬢
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遺風而且形容面貌却
正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才的火來王夫人原

是天真爛熳之人喜怒出於心臆不比那些飾辭掩
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性事便冷笑道好個
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個輕狂樣兒給
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且放着自然明兒
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
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
是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他便不肯以寔言對
只說我不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合寶玉在一處好
歹我不能知只問襲人麝月兩人王夫人道之就該

打嘴了你難道是死的人要你們作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說園裡空閒人少寳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罵了我一頓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麼我聽了這話才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寳玉悶了大家頑一會子就散了至於寳玉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針線所以寳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

太既怪自後我罰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爲眞也說道阿彌陀佛你不近寳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旣是老太太給寳玉的我明兒回明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保善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去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粉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巾握臉一頭走一頭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自怨道這几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

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我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
還有明日到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
王保善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
生事縱有千百樣的言辭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
應着王保善家的道太太且請養息身体要緊這些
小事只管交給奴才們如今要查這個主兒也極容
易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内外不通風我們竟
給他個猛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了頭房中搜尋一遍
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只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東

而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了王夫人道
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問鳳
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得是就罷了王夫
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
商議已定至晚飯後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
保善家的便請鳳姐同入園喝命將園門皆上鎖從
上夜婆子處因抄揀起來不過抄揀出些多餘攢下
蠟燭油等物王保善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明兒
回過太太再動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

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房門去因迎出鳳姐問是何故鳳姐說丟了一件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保善家的等搜了一搜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抉揀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匣子任其搜撿一番不過是平常動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了晴雯箱子

因問這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方欲代晴雯開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朝上往地下盡情一倒將所有之物盡行都倒出王保善家的也覺沒趣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往別處去鳳姐道你們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了東西難回話的衆人都道都細細的翻着看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的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件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往

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因向王保善家的道我有一
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
娘屋裡斷斷抄不得的王保善家的笑道這個自然
豈有抄起親戚來鳳姐笑道我也這麽說一頭說一
頭到了瀟湘館内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也不
知因爲何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
他不許起來只說睡着我們就走這邊且說些閒話
那個王寶善家的帶了衆人到了嬛房中也一一開
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此這紫鵑房中抄出寶玉常

換下來的兩付記名符一付束帶上的披帶兩個荷
包扇套之內更有扇子打開看時皆寶玉往年往日
手內曾拿過的王保善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
姐過來瞧視又說道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
道寶玉合他們從小兒一處混了幾年自然是寶玉
的舊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且往別處去是
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裏的賬也算不
清要問這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寶
善家的聽鳳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又到探春房內

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了必有原
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了嬛們秉燭而待一
時衆人来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丢了一件
東西訪查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
以越性大家搜一搜方使人去疑倒是洗淨他們的
好法子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了頭自然都是些賊我
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
偷了来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了嬛們把箱
子一齊打開將鏡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

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何必生氣因命丫鬟們快快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所以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麽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

會議論甄家自己家裏好好的抄家果然真抄了咱
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
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百足之虫雖死
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
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眾媳婦們周瑞
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裏奶奶且請
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
春道可細細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
鳳姐笑道既是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

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到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了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便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翻明白了那王保善家的本是個心內無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自為衆人沒眼力沒胆量罷了那裡有一個姑娘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便敢怎麽他自恃

是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況別人今日見探春如此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獻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庅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了罷別瘋瘋顛顛的亂鬧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响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個什庅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服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

仗人勢天天作耗專管生事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
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樣好性兒由你們欺負他
錯了主意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也不該拿着我
取笑兒說着親自解衣卸裙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
看又說省得叫奴才們翻我身上鳳姐平兒等忙與
探春束裙整袂口內喝着王保善家的說媽媽吃兩
口酒就瘋瘋顛顛的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
出去不要提起了勸探春休得生氣探春冷笑道我
但凡有氣性早一頭碰死了不然豈許奴才來我身

上翻賊贓了明兒我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然後過去
給大娘賠禮該怎麽我就領那王保善家的討了個
沒意思在牕外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
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
做什麽探春喝命丫嬛道你們聽着他說話還等我
和他對嘴去不成侍書等聽說便出來說道你果然
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
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
笑道我們作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這還算

休能背地裏就只不會調唆主子平兒也忙陪笑解勸一回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只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却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了丫鬟們房中一一搜了一遍也沒有什庅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力尚幼小嚇的不知當怎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金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

查姦情反得賊贜又有一付玉帶扳子並一包男人
的靴襪等物入畫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画
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珎大爺賞我哥哥的我老子
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
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
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
胆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
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帶他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
笑道這話若果是真呢也倒可恕只自不該私自傳

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什麼不可傳遞呢這道是傳
遞的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
別想活了入画跪着哭訴道我不敢扯謊奶奶只管
明日問我們奶奶合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
合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
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
且說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
子別饒他這次方可我們這裡人多若不拿一個人
作法子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

依他我就不依鳳姐道我看他素日還好誰没一個
錯只這一次若土次犯下二罪並罰但不知傳是誰
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
背合這了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了頭們也都照顧
他鳳姐聽了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與周瑞家的
暫拿着明日對明再議論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
處來迎春已經睡着了家人扣門半日方開鳳姐吩
咐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了嬛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
保善家的外孫女鳳姐倒要看看王家私藏不私藏

遂留神看他搜揀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搜了一會王保善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才要關箱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什麼東西說着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綿襪並一双緞鞋來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一總遞與鳳姐看鳳姐因理家事每每看帖並賬目也頗識得幾個字便看那帖字是大紅双喜箋帖面上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查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意愿若園內

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得説話千萬千萬再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存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保善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姐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中已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又看着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目不成個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我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姥姥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

又姓潘呢王保善家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姑表兄弟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等人又都問着他道你先可聽見了明明白白再沒的說了如今據你老人家該怎麼樣這王家的只恨沒地縫兒鑽進去鳳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又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

不用你們老娘操一點心他鴉鵲不聞的給你們弄
個好女婿來大家倒省心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
王家的氣沒處洩自已回手打自已的臉罵道老不
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在人
眼裡衆人見他這般俱笑了個不住又半勸半諷的
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之心倒覺異
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裡去尋短拙志遂
喚兩個婆子監守起來帶了人拿了賍証來且自
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到夜裡又連起來几次下

七十四回

而經血不至至次日便覺身体軟弱頭又發暈遂撑
不住請太醫來診脉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奶係
心血不足虛火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卧好眠
胃弱土虛不思飲食今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
畢遂開了几樣藥名不過是人參當歸黃耆等類之
劑一時退出有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
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等事暫且未理可巧這
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會到園中去又看過李紈
纔要望候眾姊妹們去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遂

到了他房中惜春便將昨晚之事細細告訴與尤氏又命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是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竟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了嬛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我立逼着鳳姐姐帶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邊人鳳姐姐不帶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過去嫂子來的却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說

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跟着的情分好歹生死在一處罷尤氏合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勸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從小兒服侍你一塲到底留着他為是誰知惜春人雖年幼却天生成一種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獨的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丟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斷乎不背更又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裡議論多少不堪的閑話我若再去連我

也編派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
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議論我們就該
問得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
個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個甚麼
人了還有一句話我不怕你惱好歹自有公論又何
必去問人古人說的好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
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勾了
不管你們從此後你們有事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
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這四丫頭

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方纔這篇語無原無故說的又不知好歹又沒個輕重雖然是小孩子的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衆媽媽笑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几個字所以都是些傻子看着明白人倒說年輕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古今第一個才子我們是糊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榜眼難道就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尤氏笑道你道好纔是才子這會子

又作天和尚了又講起了悟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畫了尤氏道可知你是個心冷口冷的人惜春道古人曾說的好不作狠心人難得自了漢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我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見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日今見惜春又說這句因按捺不住因問惜春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到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

是千金萬金小姐我們以後就不敢親近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清淨尤氏也不答言一逕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院皆宴息獨探春秉燭以待大有提防的是幹才須另席款待

鳳姐喜事忽作打破處突之語惜春年幼偏有老成練達之操世態何常知人其難

第七十五回

賈珍居長不能承先起後丕振家風兄弟問柳尋花父子呼么喝六賈氏宗風其墜地矣安得不發先靈一嘆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来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回道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来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作什麼機密事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看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事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来老嬤嬤道正是呢纔来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瞞人

的事情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氏這邊來了
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紈近日也略覺精爽了些
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一二人來說些閒話因見
尤氏進來不似往日和藹可親只呆呆的坐著李紈
因問道你過來了這半日可曾在別屋裏吃些東西
沒有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麽新鮮點心揀了來
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麽新
鮮東西我也不餓李紈道他姨娘家送來的好茶麵
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人去對茶尤氏仍

出神無語跟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兒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洗一洗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一面取來一面將自己的胭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々奶奶不嫌臟這是我的能著用些李紈道你該佛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道這又何妨自來我凡過來誰的沒使過今日又嫌臟了一面說一面盤膝坐在炕上銀蝶上來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又將一大袱手巾蓋在下截將衣服護嚴

小了環秋豆兒捧了一大盆溫水走至尤氏跟前只
彎腰捧着銀蝶笑道說一般沒摧便的說一個葫蘆
就是個瓢奶奶不過待借們寬些在家不管着怎樣
罷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當着親戚也只隨
便罷了尤氏道你隨他去罷了橫竪洗了就完事了吵
豆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上下大小的人只會
講外面的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够使的
了李紈聽如此說便知他已知道昨夜之事因笑道
你這話有因誰作事究竟勾使了尤氏道你倒問我

二九二〇

你敢病着死過了去一語未了人報寶姑娘來了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忽然一個人走來別的姊妹都怎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媽媽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兒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只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

洗沐畢大家吃麵茶李紈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
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
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然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
屋子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道
落什麽不是呢這也是通共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
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
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姑
娘住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
頭去了叫他們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人

報雲姑娘合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
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的就
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道這話奇怪怎麽攆起親
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叫人攆的不如我先攆
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着纔好咱們倒是一家子
親骨月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
吃了你尤氏笑道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多碰着
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灶來了因
問道誰人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惜了頭也不犯

囉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是含糊答應探春知畏事
不敢多言因道你別粧老寔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
砍頭的你不必畏頭畏尾的寔告訴你罷我昨兒把
王保善家的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了罪呢不過背地
裡說我些閒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問
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日怎的怎的抄揀怎的打
他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
把惜春方纔之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僻性
孤介太過我們再做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

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奶媽子出去打聽王保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保善家捱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誰不會作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荅一時估着前頭用飯湘雲合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正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回京治罪等語賈母聽的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

姐妯娌兩個的病今日怎樣尤氏便忙回道今日都
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咱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
們八月十五日賞月是正經王夫人道都已齊備下
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裏恐夜晚風冷賈
母道多穿兩件衣裳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
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早有媳婦丫嬛們擡過飯桌
来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幫着捧飯賈母見自己的
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個大捧盒內捧了幾樣菜来
便知道各房另外孝敬的舊規矩賈母因問都是些

什麼上幾次我就吩咐過如今可以把這些蠲了罷
你們還不聽如今比不得先輻輳的時光了鴛鴦忙
道我說過幾次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道不過都
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麪觔豆腐
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
賈母道這樣正好正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
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都讓了方歸坐賈母命探春
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
忙取出碗來鴛鴦又指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

是什庅東些来大老爺送来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来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得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嚐了兩點便命將那兩樣著人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来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問有稀飯吃些罷了尤氏早捧過一碗来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這碗筍合這盤風醃菓子狸給顰兒寳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尤氏道你就来吃

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洗手嗽口畢賈母便下地
合王夫人說話行食尤氏告坐探春寶琴二人也起
來了笑道失陪尤氏笑道剩我一個人大排桌不慣
賈母笑道鴛央琥珀來趂勢吃些又作了陪客尤氏
笑道好好好我正說呢賈母笑道看着多多的人吃
飯最有趣的又指銀碟道這孩子也好也來同你主
子一塊來吃等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
過來不必粧假賈母負手看着取樂因見伺候添飯
的手內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秔

飯賈母問道你怎麼昏了盛這個飯來給你奶奶那
人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
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富
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
來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了所以都
是可着吃的多少關去生恐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
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衆人
都笑起來鴛鴦道既這樣你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
來添也是一樣就這麼怵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彀了

也不用去取她来道你餓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黑了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来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碟坐在車沿上衆媳婦放下簾子来便帶小丫頭們先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因二府之門相隔没有一箭之路每日家常来往不必定要過備況天黑夜之間回来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嬷嬷帶着小丫嬛只幾步便走了回来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到在

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上也不用牲口
只用七八個小廝挨環拽輪輕輕的便推拽過這邊
臺堦上了於是衆小廝退過獅子以後衆嬤嬤打起
簾子銀碟先下來然後攙下尤氏來大小七八個燈
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見兩邊獅子下四五輛大車
便知是來赴賭之人遂向銀碟衆人道你看坐車的
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有幾個馬自然在圈裡拴着
偺看不見也不知他娘老子挣下多少錢與他們這
麼開心一面說一面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帶家下

衆媳婦了頭們也都來秉燭接了出來尤氏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也沒得便今兒到巧就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提燈籠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小子們不要失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着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際便生了個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

只晉亂射終無禪益不但不能長而且壞了式樣必
須立個罰約賭個利物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
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起飯後來射鵠
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來的皆係
世襲公子人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鬥雞走
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蕩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
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箭不便獨擾賈蓉一人
之意於是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鬥寶
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廚役好烹宰不到半月

工夫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說這纔是正
理文既悞矣武事(也)當亦該習況現在世族、(武蔭之屬)也命賈環
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
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次便漸次以
歇臂養力為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個酒東(兜)而已至後漸
次賭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
公然鬥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
有些〻(利)益巴不得的如此所以竟成了事(局勢)外人皆不知
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素好如此故也

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
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胞弟却居心行事大
不相同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濫漫使錢待
人無二心好酒者喜之不飲者則亦不去親近無論
上下主僕皆出自一意無貴賤之分因此都喚他傻
大舅薛蟠更是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都凑
在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會了兩家在外邉炕上
搶新快別的又有幾家在當地下大桌子上打么番
裡間又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

二九三六

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若成丁的男子到不了這裡故尤氏方潛至窓外偷看其中有兩個十七八歲孌童以侑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賬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賬完了筭來除翻過來到羸了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的也作了賬等吃打么番的未清且不肯吃於是不顧先放下一大桌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孌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傻

男夋男輸了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兩個孌童只赶着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兎子就是這樣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不沾過只不過這一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都說很是很是果然他們風俗不好因喝道快敬酒陪罪兩個孌童都是演就的局套都跪下奉酒說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勢就親近便是活佛活仙一時沒了錢勢也不許理

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次求舅太爺體恕
些我們就過去了說着便舉着酒俯膝跪下邢大舅
心裡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衆人又勸道這孩子是
實情說得道是老舅是久慣憐香惜玉的如何今日
反這樣起來若不吃這酒他兩個怎樣起來邢舅已
掌不住了便說道若不是衆位說我再不理說着方
接過來一氣喝乾又斟了一碗來這邢大舅便酒勾
往事醉露真情起來乃拍案對賈珍嘆道怨不得他
們視錢如命多少世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字

七十五回

連骨肉都認不得了老賢甥昨日我和你那邊的令伯毋賭氣你不知道否賈珍道不曾聽見那大舅嘆道就為我這件混賬東西利害賈珍深知他與邢夫人不睦每遭邢夫人棄惡扳出怨言因勸道老舅你也太散慢些若只管花去有多少給老舅花的邢大舅道老賢甥你不知我邢家底理我母親去世時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年長出閣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也出閣他家甚也艱窮三家姐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

這裡賠房王善保家掌管便來要錢也非要的是你賈府的我邢家家私也就勾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冤無處訴賈璉見他酒後絮絮叨叨恐被衆人聽見不雅連忙用語去解釋這外面尤氏等聽的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銀蝶道你聽見了這就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憐他親兄弟還是這麼樣可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再往下聽時正值打么番着也歇住了要吃酒因有一個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老舅我們竟不曾聽得明白且告訴

我我替許許這理邢德全見問便把兩個孌童不來理輸的只去赶贏的話告訴了一遍這個年少的就誇道這樣說來原寔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且問你兩個舅太爺輸了的不過是銀子錢並沒有輸丟了指頭你怎麼就該不理他了家人聽了都大笑起来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等沒廉恥的小挨刀的纔丟了惱袋骨子就胡唚嚼毛的若再灌喪下些黃湯去還不知再唚出些什麼東些来呢一面說一面便

進去卸粧安歇這裡賈珍直至四更時方纔散了就往佩鳳屋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預備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你請你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尤氏只得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又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說偺們是孝家明日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應景兒吃些水菓酒餅尤氏道我到不願出門那邊珠大奶奶病了鳳丫頭又睡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沒了人了

況且他又不得閑應什麽景兒佩鳳道爺說了今兒已辭了衆人直等十六纔来呢好歹定要請奶奶吃酒尤氏道請我我沒得還席佩鳳去了一時又来道爺說連晚飯也請奶奶吃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奶去尤氏道這樣早飯吃什麽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說外頭有兩個新来的南京人到不知是誰說話之間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来見過少時擺上飯尤氏在上賈蓉之妻在下

陪婆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榮府至晚方回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餘者菓菜亦不可勝記就在會芳園中叢綠堂上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銀賈珍要行令尤氏便叫佩鳳等四人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一發高興便命取了一竿紫竹簫命佩鳳吹簫文化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魂散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賈珍酒已

八分了大家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悚然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裡連問幾聲並無有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一時只聽得一陣風聲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隔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人都覺毛髮悚然賈珍酒也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持

住些他心下也十分疑畏大沒興頭起來免強又坐了一會就歸房安歇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人開祠堂行朔望之禮細看祠內都仍照舊好好的並無異怪之跡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閉上門照舊鎖上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政賈赦都在賈母房內坐着說閑話與賈母取笑賈璉賈環寶玉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在進門杌子上坐了賈母問道你兄弟這兩

目前如何了賈琛道大長了不但式樣好歹也長了
一個力賈毋道這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譬傷賈琛
荅應是賈毋道昨日送來的西瓜月餅皆好賈琛道
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
然好綫敢做了孝敬的賈毋道此時月上了咱們且去
上香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
園之正門俱已大開吊著羊角大燈嘉蔭堂前月台
上焚著斗香秉着風燭陳献着瓜餅各色菓品邢夫
人等一干女客皆在裡面久候正是月明燈彩人氣

香烟晶艷氤氲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
盥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
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亭上去衆人聽說
忙着在那裡去鋪設賈母且在嘉廕堂中吃茶少歇
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
王夫人等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子上去賈母
道天天有人打掃况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
疎散筋骨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路兩個老婆子秉
着兩把羊角手罩燈鴛鴦琥珀尤氏等帖身攙扶邢

夫人等在後園隨不過百餘步至主山峯脊之上便是這坐敞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于亭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棹椅形勢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居中賈母坐下左垂手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垂手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下面還有半壁餘空賈母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咱們人也甚少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幾個来他們都是有父母的

家裡去應景不好來的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於是將迎探惜三個請來御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在手中飲酒一杯罰笑話一個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皆要聽是何笑話賈政見賈母喜悅只得說方欲說時賈母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道只得一個若不笑只好愿罰了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皆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

所以總失賈母道這必是好的賈政道若好老太太多吃一杯賈母道自然賈政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倆是那日是八月十五日到街上買東西便遇見了幾個朋友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就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舔未免噁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就這麽輕狂嚇的男人忙跪下說並不是奶奶脚只是昨晚吃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餅餡子

所以今日有些作賤的賈毋衆人都笑了賈政忙斟
了一杯送與賈毋賈毋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
別叫你們有這樣的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又擊鼓從賈政傳
起可巧傳至寶玉鼓止因賈政在坐自是踧踖不安
偏又在他手內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
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嘗油嘴貧舌更
有不是不如不說的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
求再限別的罷了賈政說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
景做一首詩若好便賞了你若不好明日好好仔細賈

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作詩賈政道他能的賈
母聽說既這樣就快作命人取了紙筆来賈政道只
不許用那些水玉晶銀彩光明素等樣准砌字眼要
另出已見試試你這幾年的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
坎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赦看道是
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大不好便
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便說難為他只是不
肯念書到的詞句不雅賈母道就罷了他能多大定
要他作才子不成這就該獎勵他已後越發上心了

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婆子出去吩咐書房內小
子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兩把給他寶玉忙拜
謝仍就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
也作了一首遞與賈政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
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賞於是大家
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
笑話因說道一家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
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
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針灸

針灸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鉄即死如何針
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
離心甚遠怎麼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可知道天下
的父母的心偏得多呢衆人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
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
了賈赦聽見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疑了心忙起
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
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在賈環手裏賈環近日讀書
稍進其脾胃中亦不好務正也與寶玉一樣故每常也好

看些詩詞尚好奇詭（怪）仙鬼一格今見寶玉作詩受獎
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
中便也拾取紙筆立揮一絕與賈政看了亦覺
罕異只是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不悅道可
見是弟兄了發言氣吐總屬邪派將來都是不由規
矩準繩一起下流貨妙在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
可稱二難了只是你兩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
字講終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
為曹唐再世了說的賈赦都笑了賈赦乃要詩瞧一

遍連聲讚道好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們
這樣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窓螢火一日蟾宮
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偺們的子弟原該讀些書不
過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
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獃子來所以愛他這詩
不失偺們侯門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取了自己的碩
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頭笑道已後就這
樣作去方是偺們的口氣將來這世襲的前程定跑
不了你襲了呢賈政聽說忙勸道不過他胡謅如此那

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上酒又行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姑娘們多樂一回好歇着了賈赦等聽了方止了令大家共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侄們出去了要知端的

下回分解

總評

下回有一篇極清雅文字下幅有半篇極整齊文字故先叙搶快摸滌沉湎色爲反振有駿馬下坡鷩鳥將翔勢翔聚賭一段宛然宵小群居衆目圖看賞月一段又宛然望族序齒熱毛録説火則熱而説冰則寒文心固無所不可

第七十六回

此回着筆最難不叙中元夜晏則漏叙夜宴又與上元相犯不叙諸人酬和則俗叙酬和又與起社相犯諸人在賈政前吟詩諸人各自為一席又非禮既叙夜宴再叙酬和不漏不俗更不相犯雲行月移水流花放則有機括深宜玩索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爲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坐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内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偺們隨性都請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

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夫妻母子
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有些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
了大家團圓却又不便請他娘兒們來說說笑笑況
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
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
祇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的事總難十全說畢
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會來斟熱酒王夫人笑
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
終不是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

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不能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盡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罽氈鋪於階上命人將月餅西瓜菓品之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中天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吩咐說音樂多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便走來向

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媳婦便
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𡰖了腿子賈
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
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趁着便兒
你就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
定與老祖宗吃一夜賈母說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們
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耽擱了尤
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
年輕已經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

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團圓之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轉眼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索性别去陪着我罷你叫蓉兒媳婦他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荅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賈母仍帶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嗚咽咽悠悠揚揚吹出笛聲來趁着明月清風天空地靜

真令人煩心頓解萬慮齊除都肅然危坐默相賞聽
約兩盞茶時方終止住大家稱賛不已於是遂又斟
上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可
聽我們也想不道這樣須得老太太帶着我們也
得開心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中越
慢的吹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
油的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譜笛之人
慢慢的吃了來再細細的吹一套媳婦們答應了方
送去只見方終瞧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

腳面上的腫了些如今服了藥疼得好些了也不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得累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說將方纔賈赦的笑話說與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等因笑說勸道這原是酒後說笑不當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大太之理自當解釋纔是只見夗央拿了軟巾兜與大斗篷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來風吹了頭須要添了這個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天亮纔歇命斟酒來一面帶了兜巾披了斗篷大家

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嗚嗚咽咽裊裊悠悠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年老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於心禁不住墮下淚來衆人此時也都不禁淒涼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賈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且住了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兒說與老祖宗解解悶賈母勉強的笑道這樣更好快說来我聽尤氏乃說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是一個眼睛二兒

子是一個耳朶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是一個啞叭正說到這里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着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合王夫人輕輕請醒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這月色賈母道那裡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實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夜

況且弱的弱病的病了到費心只有三了頭可憐見
的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要散了說着便起身吃
了一口清茶便預備下竹椅小轎便圍着斗篷坐上
兩個婆子擡起眾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
眾媳婦們收杯盤碗箸時少了一個細茶杯各處尋
覓不見又問眾人必是誰失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眾人
都說沒有打了只怕是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
你細想想或是問問他們去一語未了提醒了這晉

傢伙的媳婦因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着的我去問他隨着便去找將剛下了前路就遇見了紫鵑合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去了媳婦道我來問那一個茶杯往那裡去了你們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倒茶給姑娘吃的轉眼回頭就連姑娘都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合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的睡覺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走如今見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

可知我們且往裡邊找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杯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忙了明兒就合你要罷說畢回去仍查收傢伙這紫鵑合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提原來黛玉合湘雲二人並未曾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淚寶玉近日因晴雯病勢甚重諸事無心王夫人再三遣他去睡他便去了探春又因近日

家事着惱也無暇遊玩雖有惜春迎春二人便又素
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了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
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景像自苦我也合你一樣我
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况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
可恨寶姐姐姊妹天天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
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
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他們父子叔侄
縱横起來可是說的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
們不作咱們兩個聯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

他這般勸慰不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
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終
不及近水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那沿山坳
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
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作凸碧山之低窪近
水就叫作凹晶這凹凸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
只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
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
此兩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那皓

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了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
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了只有陸放翁用了凹字說
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
也不但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
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
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合
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這是後來我們大
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出來註了出去寫了這
房屋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出來

命給舅舅瞧過誰知舅舅倒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道這樣那日就該叫他姊妹一併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看說着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此山懷抱之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窪而近水故顏其館曰凹晶溪館因此處房宇不多且又矮小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今日打聽得凸碧山庄人應差與他們無干這兩個老婆子關了月餅菓品併犒

賞的酒色來二人吃得既醉且飽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湘雲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賞這月色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倒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

常情可知那些古人說的不錯說貧窮之家自爲富貴之家事事稱心告訴他說竟不能稱心他也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就如偺們兩個雖父母不在然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得稱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皆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是旅居客寄之人湘雲聽說恐怕黛玉又傷感起来忙道休說這些閑話偺們且聯句正說間只聽簫聲悠揚

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咱們的詩興咱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偺們數這個欄杆的直柱這頭到那頭爲止他是第幾根就用第幾韻若十六根便是一先起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笑道偏又是十三根元字這韻少作排律只怕牽强不能壓韻的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偺們誰强誰弱只是沒個紙筆記

湘雲道不妨明日再寫只怕這一點記心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只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對的比我的恰好只是這一句又說熟話了
就該加上勁說了去終好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
鋪陳些終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
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
道我說你是不曾見過書的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
你看了來再說湘雲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

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笑道可是寔定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出來大家再說這會別躭悞了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可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你了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韵被你得了只是不把着替他們送聖去況且

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挂我難道
強對金萱麽再要鋪陳些富麗方是方終即景之寔
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道下句好只是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
上骰子來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都好了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麼不如不說偺們只得聯道

令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景或倚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諳　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這時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階露團朝菌
湘雲笑道這一句怎麼押韻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綫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促狹鬼果然當下好的這會纔說棔字虧你想得出來湘雲道幸而昨日看

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學我不知何樹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明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倒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這也罷了只是秋湍這一句虧你好想頭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回想了一想聯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說這句對的也還好只是下一句也溜了幸而

是景中情不单用實發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待帝孫　虛盈輪莫定
黛玉笑道又用此典了因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

那河裡怎麽像個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罷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湾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的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嘎然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窗燈熄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

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瑞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
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况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
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
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
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得意我也
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花魂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花魂
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

該作此過於淒楚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
壓倒你下句竟還未得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
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来笑道好詩好
詩果然太悲淒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反
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到唬了
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
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
吹的好笛我也出来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走到這裡
忽聽見你兩個聯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

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詩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喪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滿園的人想已睡熟你兩個的了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吃杯茶去只怕天就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庵中只見龕燄青爐香未盡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環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去烹茶忽聽扣門之聲小了環忙去開門看時

却是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嬷嬷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子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纔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裡找時可巧上夜的睡醒了我來問他們他們說方纔庭外頭棚下兩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大家說往庵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了環引他們那裡去坐着歇歇吃茶自己都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叫他二人念着遂從頭至尾寫出來黛玉見他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

見你這樣高興若不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搪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可改正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不敢妄改評讀只是這纔有了二十二韻我意思想著你二位的警句已出再若續時恐後力不加我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無見妙玉作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的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該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咱們的閨閣二則也與題

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倩侍兒温
空帳悲文鳳　閑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思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中秋夜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

黛玉湘雲背讚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捨近而求
遠現有這樣詩仙在此却天天紙上談兵妙玉笑道
明日再潤色此時想已快天明了倒底要歇息歇息
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環出來妙玉送
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
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咱們睡去呢
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
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起來不如鬧林姑娘
半夜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

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向睡不着黛玉又是一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你怎麼還沒睡着湘雲笑道我有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罷你怎麼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並非今日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却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是什麼下回分解

總評

詩詞清遠閒曠自是慧業才人何須贊評須看他衆人聯句填詞時各人性情各人意見叙來恰肖其人二人聯詩時一番訊評一番嘆賞叙來更得其神再狷漏永吟殘忽開一洞天福地字字出人意表

只一品笛韻有疑無若近若遠有無限逸致

第七十七回

司棋一事前文著寃寫來此却隨筆收去晴雯一事前文不過帶敘此却竭力發揮前文借晴雯一段文不寂寞此是借司棋一引文愈曲折

第七十七回

俏丫環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且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的病已比先減了些雖未大愈然亦可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子來配調理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人取時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几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一查

都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撂你們不知
他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還不中使呢彩雲道
想是没了就只有這个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些
去了太太都結過去了王夫人道没有的話你再細找
一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了几包藥來說我們不認
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再没有了王夫人打
看時也都忘了不知是些什庅東西並無有一枝人
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
參羔蘆鬚雖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

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邢夫人
說因上次沒了纔往你太太那裡去尋王夫人沒法
只得親自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去當日
所餘的竟還有一大包皆是手指粗的遂稱了二兩
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命人送
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几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
命醫生認了各記號了來不一時周瑞家的拿去來
說這一包都各包好記上名字了但這包人參固然
是上好的如今就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的了但年

代太陳了這東西與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了一百年後自已就成了灰了如今這个到雖未成灰已成了朽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了這个不拘好歹再換些新的到好王夫人低頭半日方說這個沒法了只可去買二兩来罷也沒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說給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的人們揀好的換二兩来倘或一時老太太再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座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買的

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作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摻匀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和媽媽說了叫我哥哥去託个夥計過去和參行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偺們便多使几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自己走一淌更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說道好的歹的不知給了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己用

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識面的人家得了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這話狠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來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个下落周瑞家的已和鳳姐等人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聽了雖驚且怒却又作難因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保

善家的多事打了幾个嘴巴了如今他也粧病在家不肯出頭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巴好粧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是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併連贓証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再指个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自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庅豈不反擔擱了倘或那了頭瞅空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个偷懶的樣兒倘有一時

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倒也爽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了吩咐會齊了那邊几個媳婦先到迎春房中回迎春道太太們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太太太已賞了他娘配人今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給姑娘使說着便令司棋打點出去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已聞得別的了頭悄悄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関風化亦無可如何了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寔指望迎春能保救下的只是

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
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
如今怎連一句話也沒了周瑞家等說道你還想姑
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也難見園子裡的人了依我們
的好話快快收拾了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
家體面些迎春含淚道我知道你幹了什麼大不是
我若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畫也是凡
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个想這園裡
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

自去罷周瑞家的道倒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與迎春磕頭和衆姊妹作別又向迎春耳邊説姑娘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説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塲迎春亦含淚答應説你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命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後頭只見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眼淚一面遞與司棋一个絹包兒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塲如今一旦分離這个與你作個念想罷司棋接了不

覺又哭起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
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又哭告道嬸嬸大娘
們好歹畧狗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的
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我們這幾年好了一場周瑞
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
且又深恨素日他們大樣如今那裡有功夫聽他們的
因冷笑道我勸你走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
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裡爬出來的辭他們作
什広他們看你笑聲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會

是一會罷了難道就算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到後角門出去了司棋無柰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而入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是不能來了因聞得昨夜之事又因晴雯之病是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知是為何昨日又見入畫已去今日又見司棋出來不覺如傷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皆知寶玉素日行為又恐嘮叨悞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好姐

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一刻又有什厷道理我們只尊太太的話不曾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作不得主你好歹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厷大事晴雯也氣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却怎厷的好周瑞家的聽了寶玉之言忙發燥言向司棋道如今你已有事不是伏侍小姐的了若不聽話我就得打你了別想着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還不好好兒的走如今又和

小爺們拉拉扯扯的成了什庅體統那几个媳婦不由分說拉着司棋就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們看已去遠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只好嫁了一个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的婆子聽了也不禁笑起來說這個寶二爺說的也不知是些什庅也不知從那裡學來的這些話叫人聽了又可氣又可笑因問道這樣話但凡女兒个个都是好的了女人个个都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也不錯也不錯婆子們笑道

還有一句話我們糊塗不解倒要請問請問方欲說時只見几個老婆子走来忙說道你們小心着傳齊了伺候着太太親自来園子裡在那裡查點人呢只怕還查到這裡来呢又吩咐快傳怡紅院的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来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妹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了把這一个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自查點便料定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這後來趣應之語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

紅院只見一群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没曾沾牙懨懨弱息如今現從炕上拉了下来蓬頭垢面两個女人挽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道只許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好衣服留下給好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来一一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保善家的趂勢兒去告了晴雯和園中不睦之人他也就隨機趂便下了些話說在王夫人耳中王夫人皆記在心裡因節間有事故恐

了兩日所以今日特來親自到園中閲人一則為晴
雯事猶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寶玉為由說他近來已
解人事都由屋裡了頭不長進引誘壞了因這事更
比晴雯一人較盛乃從襲人起至作粗活的小了頭
个个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生日的
本人不敢答應老嬷嬷指道這一个蕙香又叫作四
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
不上晴雯却也有几分水色視其行止聰明皆露於外
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不害臊

的他背地裡說的同日同時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隅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通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个四兒見王夫人說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來領了去配人又問誰是什庅耶律雄奴婋婋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懶出去可就該安分守已總是你就成精鼓

掂起来調唆着寶玉無所不為芳官哭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來王夫人冷笑道你還強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要柳家的五兒了頭來着幸而那了頭短命死了不然進來你們又是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你連你乾娘都欺到了豈止別人因喝命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尋個女婿去罷把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們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們分使的唱戲的女孩子們一槩都令其乾娘帶去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禁都

約齊來與王夫人磕頭王夫人又滿處搜撿一遍寶
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一併命人收的收捲的捲
着人拿到自己房內去了因說道這總乾净省得傍
人口舌因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可要小心往
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教人查看了
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併給我仍舊搬出
去清净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問人
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不過
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

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錯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動一步一直跟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聽如此方回来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多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来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寶玉去了心上第一个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来襲人知他心内別的還猶可獨有晴雯是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

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今日已經好了他這家去倒清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叫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誹言一時氣頭上如此罷了寶玉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跳些在太太是深知道這樣美人似的必不安靜所以狠嫌他像我們這粗粗怵怵的倒好寶玉道這也罷了咱們私已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

忌諱的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
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已知道你還不覺
寶玉道怎麽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
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一動低頭半日無可
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
的孟浪去處怎麽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事等完
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
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是陶冶教育的焉能
還有孟浪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與伶俐些未免倚

强壓弱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辨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些細活未免奪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過來的雖然他生的比人强些也沒什麼要緊就只他的情性爽利口角鋒鋩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與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悞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們之意竟不好再往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倒是養育精神等老太太喜歡時回

明白了再要來是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太太平服了再瞧勢頭去要時知他這病等的等不得他自幼上來嬌生慣養何嘗受過一日委屈他這一下去就同一盆揔抽出來的嫩箭蘭花送到猪窩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的悶氣他又沒有親爹娘只有一个醉泥鰍的姑舅哥哥他這一去時也不慣的那裡還等得几日知道還能見他一面兩面不能了說着又越發傷心起來
襲人笑道可見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間點燈我

們偶然說一句畧妨礙些的話就說是不利之談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該的他便比別人嬌些也不至這樣起來寶玉道不是我要口咒他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階下好的一棵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因說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話是豈你讀書的男人說的草木怎又關係起人來若不婆婆媽媽的真也成了个獃子了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

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
已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便就是孔子廟前之
檜坟前之蓍諸葛祠前之栢武穆王坟前之松這都
是堂堂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則萎
世治則榮凡千百年了枯而復生者几次豈不是兆
應就是小題目比也有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端
正樓之相思樹王昭君塚上之草豈不也有靈驗所
以這海棠亦應其人欲亡故先就死了半邊襲人聽
了這篇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

說上我的氣来了那晴雯是个什庅東西就費這樣
心思比出這些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滅不過我
的次序便是這海棠也該先来比我也還輪不到他
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是
何苦一个未清你又這樣起来罷了再别提此事别
弄的去了三个再饒上一个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
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寶玉笑道從此休提起全
當他們三个死了不過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過
也沒見我怎樣總是一禮如今且說現在的倒是把

他的東西瞞上不瞞下悄悄的打發人送與了他再
或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
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哭道你太把我們看
的小氣了又没人心這話還等你說我總已將他素
日所有的衣裳以至各什各物揔點下了都放在那
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襍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
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出去我還有攢下的錢也有几
吊也給他去罷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笑道我原
是早已出了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現成的好名兒

還不會買來不成寶玉聽了他方纔的話忙陪笑撫
慰一回晚間果岔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
便獨自[illegible]便出了後角門央一个老婆子帶他到晴
雯家去瞧瞧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
了老太太我還吃飯不吃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
他些錢那个婆子方帶了來這晴雯當日係賴大家
用銀子買的那晴雯纔得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着
賴嬤嬤進來賈母見他十分伶俐標緻十分喜愛故
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使喚後來所以到了寶玉

房裡這晴雯進來時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有姑舅
哥專能庖宰也流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
來食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
嘴尖性大在賴家却還不忘舊故又將他姑舅哥哥
收買進來把家裡的一个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
誰知他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樂忘却當年流落時任
意飲酒家小也不顧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見
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
倚玉之嘆紅顏薄命之悲又見他器量寬宏並無嫉

妬衾枕之意這媳婦遂恣意縱慾延攬滿宅内外的英雄收納材俊上上下下竟有一半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是上回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多姑娘的便是了目今晴雯只有這一門親戚所以出来就在他家此時多渾虫外頭去了那多姑娘吃了晚飯也去串門子去了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房内卧着寶玉命那婆子在院内瞭高他獨自掀起草簾進来一眼就瞧見晴雯睡在蘆蓆土炕上幸而衾枕被褥還是舊日鋪的見了心裡不知自己怎麽着

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的拉他悄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一夕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矇朧睡着忽聞有人喚他强展星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當今生不得見你了一句話未完便咳嗽了个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的分兒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的狠好且把那茶倒半盞給我喝渴了這半日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那炉台上

就是寶玉看時雖有黑沙吊子却不像个茶壺只得棹上去拿个碗也大也粗不像个茶碗未到手內先就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後又用水汕了兩遍方提起茶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顏色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遞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我們的茶寶玉聽說先自已嚐了一口並無清香只一味苦澁畧有茶意而已嚐畢方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

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得飽飫烹宰飢饜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一面想一面流淚問道你有什麽話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道橫竪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人畧好些並沒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樣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大不服今日既已擔了虛名而且臨死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

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痴意只說大家橫豎是在一處不想平空裡生出這一節話來有冤無處訴說畢又哭寶玉扯着他的手只覺骨如枯柴腕上猶帶着四個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个来等好了再帶上罷因與他卸下来擱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个指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剪子將左手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都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身穿着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个你收了已後就如

見我一猷快把你的袄兒脫下來我穿我將來在棺材內渦着也就像還在怡紅院的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只是躭了虛名我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聽說忙寛衣換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們看見要問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躭了虛名索性如此也不為過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起簾進來說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作什庅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庅寶玉聽說忙陪笑央道好姐

姐快別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出来睄睄他多
姑娘便一笑拉了寶玉進裡間来笑道你不叫嚷也
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坐炕沿上却緊緊的
將寶玉摟入懷中寶玉如何見過這个心內蚤哭突哭
的跳起来了急的滿面紅漲只說好姐姐別鬧多姑
娘乜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慣作
工夫的怎今日就反訕起来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
放手有話好說外頭有婆子聽見什麽意思多姑娘
笑道我早進來了已叫那婆子去園子門口等你我等

什広似的今兒等着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個好模樣兒竟是个沒藥性的爆竹只好粧幌子罷倒比我還發訕怕羞可知人的嘴一槩聽不得的就比方才我們小姑下來我也料定你們素日偷雞模狗戲進來一會在窗外細聽屋裡只你二人若有偷雞盜狗的事豈有不談及於此誰知你兩個竟還是個不相擾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已後你只管來我也不羅皂你寶玉聽說纔放下心來方起身整

衣央道好姐姐你千萬照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出來又告訴晴雯二人自是依依不捨也少不得一別晴雯知寶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寶玉方出來意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來了半日恐裡面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且進園來了明日再作計較因乃至後角門看時看角門小廝正抱鋪蓋裡邊嬸嬸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已房中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

不問今日怎麽睡寶玉道不曾怎麽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他越發自尊自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時總不與寶玉狎昵比先幼時反到踈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們凡出入銀錢衣履事務也甚煩瑣且有失血舊症雖愈每因勞碌風寒所感即嗽中帶血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常醒又極胆小每醒必喚人因晴雯睡卧警醒且舉動輕便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皆係委他一人

所以寶玉外床只是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問因思此任比日間要緊之意寶玉既答不管怎樣襲人只得還依舊年之例遂將自己鋪蓋撇來設於床外寶玉發上一晚上的歎及催他睡下襲人等也都睡後聽着寶玉在炕上長吁短歎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畧有鼾聲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没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睜開眼連聲答應問作什麽寶玉因要吃茶襲人忙下去向盆內熱過手從煖壺內倒了半盞茶來吃過寶

玉乃笑道我近來吽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一乍來時你也是睡梦中直吽我半年後纔改了我知道道這晴雯人雖去了只怕這兩個字是不能去的說着大家又卧下寶玉又翻轉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哭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便走寶玉忙吽時人將襲人吽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氣亂吽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你就知道胡鬧被人聽着

什麽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了頭立刻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穿了衣裳因今兒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老爺因書歡他前兒作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一句別錯了你們快飛告訴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還等他們吃麵茶吃飯環哥兒已來了再着一个人去叫蘭哥兒也要帶去這等說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門一面早有兩三个人一

去或教導他們一項賞給别人作女兒去罷我們也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人進的每人打一項給他們看還鬧不鬧了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内上供去皆有各廟内的尼姑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兩日至今未回聽得此信𢬵不得又拐兩个女孩子去好作活使喚因都向王夫人道咱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輕易難入也要

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連一切衆生無論雞犬皆要度脱他無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晤即可以超脱輪迴所以如今現有虎狼蛇虫得道的就不少如今這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兒命苦入了這風流行次將来知道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別要阻他善念王夫人原是个好善的先聽彼等之言不肯聽其自由者因思芳官等不過皆係小兒女一時不遂之談恐

將来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来致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倫人家相看且人有官媒婆來求說探春等事心緒甚繁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上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作徒弟去如何呢姑子們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你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們去若果真心即上来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个女

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来王夫人問过再三
他們已是立定主意遂與两个姑子叩了頭又拜辭
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
到傷心可怜忙命人取了些東西来都賞了他們又
送了两个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知
通樂官蕋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出家去了再
聽下回分解

總評

看晴雯與寶玉永絶一段的是消魂文字看寶玉幾番獃論真是至誠種子看寶玉給晴雯斟茶又真是阿公子前文叙襲人奔喪時寶玉回來吃茶先呼襲人此人回来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語語嬰兒戀母稚鳥尋巢

第七十八回

文有賓主不可誤此文以芙蓉誄為主以詭嫿詞為賓以賓玉古詩為主以賈蘭賈環詩絕為賓文有賓中賓不可誤以清客作序為賓以寶玉出遊作詩為賓中賓由虛入寔可歌可咏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見賈母喜歡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了頭也大了而且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大夫瞧說是女兒勞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進来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几个學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意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

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既
學了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況丫頭們也太
多若說不殼使再挑上幾个来也是一樣賈母聽了
點頭道這是正理我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丫頭
我看他甚好怎麽就這樣起来我的意思這些丫頭
的模樣爽利言語針線皆不及他將來只他還可以
給寶玉使喚誰知變了性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
的人原不錯只怕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个病
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了本事的人未免有
些

調歪老太々太還有什庅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都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然放在屋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寔這凡年來從未逢迎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了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

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
且不明說着一則寶玉年輕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躭
誤了書二則寶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勸他
說他反到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總回明了老太
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様更好了襲人本來
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
深知豈有太錯悞的而且你這不明說與寶玉的主
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心裡知道罷了我深
知寶玉將來也是个不聽妻妾勸的我也解不過來

也從未見過這樣孩子的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他這
種和了頭們好却是難得我為此也耽心每冷眼查
看他只和了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
了所以愛親近他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
不奇怪想必他原是了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着大家
笑了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奬又如何帶他
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
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省晨伺候過早飯又笑說
了一會賈母歇晌午王夫人便喚鳳姐問他丸藥可

曾配好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
管放心我已是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
信了因又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怎広寶了頭私
自己回家睡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
一查誰知蘭小子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妖
喬我也不喜歡他我也說與你嫂子好不好叫他各
自去罷況且又大了用不着這些奶子我因問你大
嫂子寶了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
了他的不兩三日等你姨媽好了就進來你姨媽究

竟無甚大病不過還是咳嗽腰痛年年是如此他這
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
親戚住一塲到得罪他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
好的得罪他們他們天天在園子裡面住着有不過
是他們一群人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口無心孩子
似的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
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說正經話幹正經事
去却像个孩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前以至
於大小丫頭跟前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了人可是再不

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出去想必為着前日搜檢衆丫頭的東西的原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子裡的人纔搜檢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个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迴避嫌疑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笑道我原早要出去的只是姊妹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　母親又不好了家裡兩个

靠得的女人也病着所以我趁便出去了姨媽今已知
道了我正好回明講出情理來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
西的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
來的為是休為無要緊的事反疎遠了親戚寶釵笑
道這說的話太不重解了並沒為什麽事我出去我為
的是媽近日神思較先大減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
靠的人通共只我一个二則我哥哥眼前娶嫂子多
少針線活計并家裡一切動用的器皿尚有未齊備
的我也須得帮着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

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裡走又沒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出一件事來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庅大事因前几年年紀皆小且家裡沒事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近或作針線或頑笑皆比在外頭悶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都有事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那園子也一時照顧不到皆有關係惟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

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執意辭去之後還要勸姨娘該減些的也就減些也不爲失了大家子的體面據我看園子裡的這一向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難道我們家當日也是這等零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道這話依我說便不必強他了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等已回來回說父親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道今日何曾丟了醜寶玉道不但

不丢醜倒拐了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裡接了東西來王夫人看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个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縧環三个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个旃枟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单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作何詩詞寶玉一一答應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賈蘭環前來見過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掛着晴雯答

應完了話時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說快回房
裡換了衣服疎散疎散就好了不許睡倒寶玉聽了
便忙入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个了頭來等
候見寶玉出來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一同隨着寶玉
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
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綠綾
子夾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褲
子是晴雯做的因嘆道這條褲子已後收了罷真是
物在人不在了麝月忙道這是晴雯針線又嘆道真

是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
配着松花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這靛青頭皮雪白
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聽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
住步道我要走一走怎庅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
什庅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叫兩個小了頭跟着我們
送了這些東西回來寶玉道好姐姐等我一等再去
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个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
擺執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寶一个捧着冠袍帶履
成个什庅樣子寶玉聽說正中心懷便讓他兩个去

了他便帶兩个小了頭到一石後也不怎庅樣只問
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瞧晴雯姐
姐去了不曾這一个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
道回來說什庅小了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
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
也出不得一聲兒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
夜叫的是誰小了頭子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
道還叫誰小了頭子道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
糊塗想必沒聽真傍邊那个小了頭子最伶俐聽寶

玉如此說便來說道真个糊塗又向寶玉道不但我
聽的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你
怎麽又親自看去小了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
與别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
我們不能别的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一場就
是太太知道了打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
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瞧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
死不變他因想着那起人不可說話所以只閉眼養
神見我去了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

許寔情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豈不兩完願心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下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那寶玉須待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之人閻君勾取了過去是差些小鬼來提人魂若要遲延一刻半刻不過燒些錢紙澆些漿水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可就多帶些工夫又從來皆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人留至五更

卷一 七十八回

乙

之語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挨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旣進來看表時果然是未時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這時候倒都對合寶玉忙道你不識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个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發獃寶玉又問道但不知是作總花神去了還是他單管一樣的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謅不出來恰好這是八月節園中芙蓉正開這了頭見景生情忙答道我曾

問他是管什麽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
他說天機不可泄漏你既怎樣虔誠我告訴你只可
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洩了天機五雷就來轟
頂他就告訴我說他是單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
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愁而生喜乃指芙蓉花笑道
此花也須得這樣一个人司掌我就說那樣人必有
一番事業做的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
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常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
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徑出園來往前日之處來意

謂停靈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就賞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痨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斂抬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剩的衣履簪環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為日後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寶玉走來撲了個空寶玉發怔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只得翻身進入園中待回自房甚覺無味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問問了頭

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到蘅蕪院中只見寂
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覺吃了一大驚忽
見幾个老婆子道寶姑娘出去了這裡交給我們看
着還沒有搬清楚我們幫着送了些東西去這也就
完了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們掃掃灰塵也好從
此你老人家也省跑這一次的腿子了寶玉聽見怔了
半晌看着那院中的香藤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
好似改作凄涼一般更又添了傷感默默出來又見
門外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往來不似當日各

房中的了環不約而來看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埭下水仍是溶溶脉脉的流將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畫芳官等五个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寶釵迎春雖尚未死（注出閣的日期）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事不如還找黛玉去相伴一時回來還是和襲人斯混只這兩三个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的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

寶釵

總是無奈又怕悲感還是不去的好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了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賈政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到書房去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到是个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衆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當日有一位恒

王出鎮青州這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輙開宴日會衆女習戰鬭攻拔之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第一種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是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駭然驚問道不知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

赤眉一干流賊餘党復又烏合強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悪不是大舉因輕騎前剿不意賊衆頗有詭譎智術恒王二戰不勝遂為賊衆所殺於是青州府内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爾我何為遂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集聚衆女將發令説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事我意亦當殞身於王爾等有願隨者即時同我前往同一死戰如不願者亦早各散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説願去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

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衆賊不妨竟被斬戮了几員首賊然賊見不過是几个女人料不濟事遂回戈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倒作成了林四娘的一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無不驚駭道奇其後朝中方遣將去勦滅了其事不必深論只就這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慕友都嘆道寔是可羨可奇果是个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一（早有人取了筆硯）清客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寫成了一篇短序賈政看道不過如此他們那

原是有存因送往禮部去了未曾抄得來大家聽了這新聞都要作一首姽嫿詞說話之間賈環叔姪亦到賈政命他們看了題目他兩個雖則能詩相去寶玉不遠但一件他二人終是別途若論舉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若論雜學則遠不及況他二人才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澀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然他天性聰明且素習好些雜書他自說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誤處拘較不得許多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推砌成篇也

覺得甚沒趣味因心裡懷着這念頭每見一題不拘
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
人無風作有信着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亂扯謅
出一篇話來雖無稽考却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
厲語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去的近日賈政
年邁名利亦漸冷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詩酒放誕之
人因在子姪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因見寶玉雖不
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辱祖
宗況母親溺愛遂也不以舉業逼他了所以近日是

這等待他又要環蘭二人舉業之餘怎樣也如寶玉
總好所以每如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閑言
少叙且說賈政又命三人各作一首先成者賞佳者
額外加賞環蘭二人近日當着多人皆作過几首了
胆氣愈壯看了這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
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録出寶玉尚
出神呢賈政同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是一
首七言絶句寫道是

姽婳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骨鉄為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慕友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源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人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詩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是大几歲年紀主意又自不同賈政

道到還不大甚錯終不懇切衆人道就罷了三爺終大不多兩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了工去再過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又問寶玉怎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了寶玉笑道這个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身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

篇歌行方合題務或擬溫八乂摯甌歌或擬古詞或擬白樂天長恨歌半叙半吟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自提筆向寶玉笑道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捶你那屁股誰許你大言不慚了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道起的就有力賈政道姑存之且看他底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樸老健極妙第四句平叙出也最得體賈政道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呌妙極好個不見塵沙起又承一句將軍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聲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亦發化出來了當日敢是寶
公也在坐見其姣而且聞其香否不然何體貼至此
寶玉笑道閨閣習武縱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
可知嬌怯之形的了賈政道還不快續你又說嘴了
寶玉聽了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字芙蓉絲
眾人都道轉絲瀟洒更流麗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
媚的妙賈政道只顧用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
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是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

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
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
帶煞豈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些寶玉聽了垂頭想
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道這一句可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看了笑
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若使得我好一氣下去了若
使不得越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
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

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汚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个走字且通句精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沙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叙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
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道鋪設的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纍贅
呢寶玉乃又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是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艷李穠桃臨戰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寔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電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為我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

念畢眾人大讚不止都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然說了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

赦的一猷一齊出來各自回家衆人皆無別話獨有
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了
環説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
着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
祭如今何不在芙蓉之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比俗人
去靈前祭弔又更覺別致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住
道雖如此也不可太草率了也須得衣冠齊整奠儀
週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學世俗之奠禮斷
然不可也還要別開生面另立個排場風流奇異於世

無涉方不員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汙行
潦藻行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
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
另出已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套頭填幾字
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
啼寧使文足悲有餘方是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切
況且古人多有微詞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之人全
惑於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風一洗皆尽想不合時宜
於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我又不為

世人覩閱稱賛何必不遠師楚之人言招魂離騷几
轉枯樹間覩秋水大人先生傳等法或襍參单句或
偶或短聯或用寔典或設譬喻隨其所之信筆而去
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誌痛辭達意盡為止何必
若世俗之拘拘於方寸之間哉寶玉本是個不讀書
之人再心中有了這篇歪意怎得有好詩好文作出
來他自己却任意纂著並不為人又知慕所以大肆妄
任
譫意杜撰成一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
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謌又備四

卷七十八回　三

樣晴雯所喜之物於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之前先行了禮將那誄文即掛於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

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竟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永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與白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煙淪而

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與衾枕櫛沐之閣棲息宴
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五年八月有畸悞
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
性則氷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墨日不足喻其
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妹悉慕嫻嫗媪
咸仰恵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
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
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
爾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

謑詬出自屏幃荆棘蓬榛蔓延戶牖豈招尤則替
寔攘詬而終既忳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
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
野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
聚窟何來却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
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
藥猶存襟泪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
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於草莽拾翠
盒於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

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
空室無人桐堦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
嬌喘共細言皆細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
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濕秋垣隔
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
檻外海棠預老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鬬草庭前蘭
芽罔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縷誰裁褶斷冰絲金斗
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驅車而罔涉芳園今犯慈
威復拄杖而遽拋孤柩及聞槥棺被焚慚違共穴

卷八、七十八回

之盟石栁成灾愧遂同灰之謂尓乃西風古寺淹
滯青燐落日荒墟零星白骨秋榆颯颯蓬艾蕭蕭
隔霧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
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薄命汝南泣血斑斑
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
之為灾豈神靈而亦妒箝詖奴之口罰豈從寬剖
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然玉之鄙
意豈終因蓄此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
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

言似涉無稽擬濁玉之思則深爲有據何也昔葉
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爲記事雖相殊
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
其位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恰至協庶不負
其秉賦也自希其不昧之靈或涉降於花時不揣
鄙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
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

列羽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旁耶
驅豐隆而為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
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
聞馥郁而薆然兮紉衡杜以為纕耶
眩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耶
藉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銀膏耶
文瓟瓠以為觶斝兮漉醽醁以浮桂醑耶
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覿耶
俯窈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

期汗漫而無天關兮忽捐棄余於塵埃耶
倩風薰之為余驅車兮與聯轡而携歸耶
余中心為之槩然兮徒噭噭而何為耶
卿偃然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
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奚化耶
余從桎梏而懸附兮靈格全以嗟來耶
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
臨於茲余亦莫睹搴烟蘿而為步障列鎗蒲而森
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若素女約於桂

岩雯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寒簧繫敔徵嵩嶽之妃啓驪山之姥黿呈洛酒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蒲匪莒發軔乎霞城迺旌乎玄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候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平何心意之冲冲若寤寐之相栩全乃款歎悵望涕泣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貿當鳥驚散而飛魚噞喋以響誌哀兮足檮成禮兮期祥

嗚呼哀哉尚饗

總評

前文入一院必叙一番養竹種花為諸婆爭利渲染此文入一院必叙一番樹枯香老為親眷凋零凄楚字字實境字字奇情令我把玩不釋

姽嫿詞一段與前後文似斷似連如羅浮二山煙雨為連合時有精氣來往

第七十九回

靜含天地自寬動蕩吉凶難定一啄一飲係生成何必夢中說醒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祭完了晴雯只聽花影中有人聲到唬了一跳走出來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了寶玉不覺紅了臉笑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于熟濫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頑意誰知又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一讀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

些什庅只聽見中間兩句什庅紅綃帳裡公子多情
黃土壠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
裡未免熟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為什庅不用偺們如
今都是霞影紗糊的窓隔何不就說茜紗窓下公子
多情呢寶玉聽了不覺跌足笑道好是極到底是你
想的出說的出可知天下古人現成的好景妙事儘
多只是愚人蠢才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既
然這一段新妙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寔不敢當
說着又接連一二百句不敢當黛玉笑道何妨我的

意即可為你之意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要（異）姓
陌路尚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況咱們寶
玉笑道論交之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
當錙珠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萬萬使不得的如今
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你誄他的倒妙況且
素日你又待他甚厚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
棄此茜紗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
土隴中丫環薄命如今一改雖于我無涉我也是愜
懷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況

且小姐了環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
說還不算遲呢寶玉忙笑道這是何苦來又咒他黛
玉笑道是你要咒他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
了這一改可極妥當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
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
限的狐亂想外面都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点頭稱
妙說果然改的好再不必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纔
綱太太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快過大舅母那邊去
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想是明兒那人家來拜

允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
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
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
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涼咱們只顧站着快回
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
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又忽想起黛玉
無人隨伴忙命小了環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
中果然有王夫人打發老嬤嬤來吩咐他明日一早
過賈赦這邊來與適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

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
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
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
孫紹祖生得相貌魁偉身体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
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
陞因未有室賈赦見其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
稱合遂情愿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
中都不十分趣意但想來攔阻亦未必聽兒女之事
自有天意前因況且是他父母主張何必出頭多事

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當年不過是彼祖希慕寧榮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纔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到勸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一塞責只聽見說娶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興了每日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且聽說賠四個了頭去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

了五個清潔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几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翠荇香菱也却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之可比既領略得如此寥落悽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愁重露繁霜壓纖梗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終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歎
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
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多日
不進來曠曠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
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
終綱我們奶奶使人找你鳳姐姐竟找着說往園子
裡來了我聽見了我就討了這件差進來找他遇見
他的了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就遇
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

把個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庅病二姑娘搬出
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好空落落的寶玉應之不
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
等我着連二奶奶說完了正理事再來寶玉道什庅
正經事這庅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所以要緊
寶玉道正是說的倒是那一家子的只聽見吵嚷了
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說李家後兒又
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豈不知道犯了什
庅罪叫人好好的議論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

貿易時在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
且又合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
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也都知道的合長
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是桂花夏家
寶玉忙笑問道如何又稱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
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几十頃地
種桂花凡這長安城中桂花局都是他家的連宮裡
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才有這劉個混號
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

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們家竟絶了後
寶玉忙道咱們也別管他絶後不絶後只是這姑娘
如何你門大爺怎麽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
緣二則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又是通家常來
往的從小兒都一處厮混叙老親又是姑舅兄妹又
沒嫌疑雖離了這几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
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
笑竟比見了兒子的親熱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
姑娘出落得花朶兒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

以你哥哥當時就看準了一心連當舖裡的夥計們
一羣人遭塌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几天着呢好
容易苦辭才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
我們奶奶去求親我們奶奶原也是見過的又且門
當戶對的也依了合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量了几
日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
我們很忙我也把不得早些娶過來又添一個做詩
的人了寶玉笑道雖然如此說到只我但替你耽心
慮後呢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什麼話

說素日喒們都是斯抬斯敬的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是什麽意思怪道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淚下來了只得沒精打彩回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魘魘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怖悲悽之所致兼以風寒外感故釀成一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

王夫人心中自悔不該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連院門也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至五六十日後就把他拘束的火星亂迸那裡忍奈得住諸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自此合那些丫頭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作戲又聽得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

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通文墨寶玉恨不得
就過去一見終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
玉思及當時姊妹們一處耳鬓厮磨從今一別縱得
相逢也必不似先前那等親密了眼前又不能能(走)去一
望真令人悽惶迫切之至少不得潛心恐奈暫同這
些了環們斯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
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合這些了頭們無法
無天几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要出來如今且不消細
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心中自為宝

玉有心唐突他怨不得我們寶姑娘不敢親近他可
見我不如寶姑娘遠矣怨不得林姑娘時常合他角
口氣的痛哭自然唐突他也是有的了從此到要遠
避他纔好因此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
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
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寧些二則又聞得是個有才
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他心中盼過
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
了門也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

年方總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也識得幾個字看若他論心中的郎瑩潘注渭顏欲配鳳之後歷只吃虧了一件從小兒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隨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個盜妬的性氣愛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合了頭們使性弄氣較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腼腆溫柔須要拿出這威風來纔黔

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趂熱灶一氣炮製熟爛將來必不能自立旂識矣又見有香菱這等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臥榻之側豈容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喚作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二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已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

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胆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樣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慨還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漸次低矮了些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一不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話賭氣走出去了這金桂便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的罵了薛

蟠一頓說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著你是個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灌了黄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操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求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總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自怨恨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來自此便加一倍

小心不免氣慨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將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又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隨机應變暗以言語彈壓金桂知[金桂]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合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他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

就不通香菱笑道奶奶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還誇呢且聽下回分解

欲知香菱說出何話

總評

作詠後黛玉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迎春事遂飄然而去作詞後香菱飄然而至增一番感慨及說至薛蟠事遂飄然而去一點一逗為下文引線且二段俱以正經事三字作眼而正經裏更有大不正經者在文家固無一呆字死句

從起名上設色別有可玩

第八十回

叙桂花妬用實筆叙孫家悪用虛筆叙寶玉卧病是省筆叙寶玉燒香是停筆

第八十四回

懦弱迎春腸迴九曲　姣怯香菱病入膏肓

話說香菱言還未盡金桂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拍着手冷笑道菱角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香了正緊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皆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就

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環名喚寶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直呼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賠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屬奶奶的

何得喚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
奶說那一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我雖說的是
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的名字反不如你的意你能
來了几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
當日我來了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得
名字後來我自服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
有了奶奶亦發不與姑娘相干况且姑娘又是極明
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來香字
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

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以後
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
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了環寶蟾有
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常要茶要水的故意
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
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其意正要擺佈
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看既上了寶蟾如今且捨了
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且乘他疎
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

處了打定了主意待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
命寶蟾到茶來吃薛蟠接碗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
假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裡失悞豁啷一聲茶碗落
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
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着金桂冷笑道兩
個人的腔調都勾使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
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
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得你饞癆餓眼薛蟠只
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

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便趁勢就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庅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奈越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起來寶蟾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

際便見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
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雙亡無人看管
便大家叫他作小捨兒專做些粗休的生活金桂如
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香菱到我屋裡
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聽了一逕尋着香
菱說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忘了在屋裡了你去取來
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近日金桂每每的折挫他
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聽了這話忙往房裡
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擁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

自己倒羞的耳面飛紅忙轉身迴避不迭那薛蟠自
為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
不掩今兒見香菱撞來也料有些慚愧故還不十分在意
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強的今既遇見了香菱
便恨無地縫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
恨不迭說道他強奸着力逼着等語薛蟠好容易圈哄的
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變作了一腔
惡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赶出來啐了一口罵
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麽來撞屍遊魂香菱料事

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畧熱了些燙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赤條精光赶着香菱踢打了兩下香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合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菱房中去成親命香菱過來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說他嫌髒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服侍又罵說你那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了一個愛

一個把我的人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庅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黄了寶蟾之事忙又赶来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時便要打了香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香菱無奈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到茶一時又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寶珍一般一槩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發恨的道且叫你樂這几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来却時可别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

計擺佈香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疼難
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香菱
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揭出紙人來上
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內手
是衆反亂起來當作新文先報與老姨媽薛姨媽
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
金桂笑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寶蟾的鎮魘法兒薛蟠
道他這時並没有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
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是不是我自己害我不成

自已不成雖有別人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道大家丟開罷了横竪治死我也沒什麽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是你三個嫖着我一個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一夕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訴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說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這丫頭服侍了這几年那一点不週道

不盡心他豈肯如今作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
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生怕薛
蟠耳軟心活了便亦發嚎啕大哭起來一面又哭喊
道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
房惟有香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
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
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
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製着
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

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句答上了了頭說被他霸佔了去他自已反先佔溫柔讓夫之禮這壓魔法究竟不知誰作寔是俗語說的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断床幃事了因此無法只一賭氣辟播說不爭氣孽膝騷狗也比你体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賠房了頭也摸娑上了吽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說不好你也不許打

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
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來
我個人牙子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出肉中刺眼中釘
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了頭
金桂聽了話便隔窓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
人不必說着一個扯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
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出肉中刺眼中釘是誰
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了頭也
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的身戰氣咽道這是誰

家的規矩婆婆這裡說話媳婦隔窗子拌嘴罸你是
舊家人家的兒女滿嘴裡大叫小呼的說的是什麼
薛蟠急的跺腳說罷喲看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
作二不休越性發潑喊起來了我不怕人笑話你的
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就留下
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
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兒施為還等什
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
們家做什麼去了這會子也來了金的銀的也的賠

三二五六

了各有個眼睛鼻子的也罷佸去了該擠發我了一
面哭一面滚揉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說又不好勸又
不好打又不好央又不好只是出入咳聲打氣抱怨
自己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
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從來只知買人並
不知賣人之說媽可知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
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
沒人使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淘氣不如打發了
他到干净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横竪不叫

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如貴了一樣香
菱早已跑到薛姨媽這邊也只得罷了自此以後香
菱果跟隨寶釵在園內去了把前面路逕一心斷絕
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本來怯弱雖
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
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勞
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胗視服藥亦不
效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有
暗中垂淚怨命而已薛蟠雖曾仗着酒胆挺撞過三

两次特棍欲打那金桂便遞与他身子隨意叫要打這裡
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脖項了薛蟠也寔不能下手只
得乱鬧一陣罷了如此習慣成自然反使金桂越發
長了威風薛蟠越發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却亦
如不在的一般雖不能十分暢意也就不覺礙眼了
且姑置不究如今又漸次尋趁寶蟾寶蟾却不比香
菱的情性最是個烈火乾柴既合薛蟠情投意合便
把金桂忘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
服容讓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角口後來金桂

氣急甚至于罵再至于廝打他雖不敢還手便太潑
性拾頭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
至薛蟠此時一身難以兩頭惟徘徊觀望于二者之
間十分鬧的沒法便出門躲在外頭金桂不發作性
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鬬紙牌擲骰子作樂又生
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
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
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
母女總不去裡他薛蟠此時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

不該要這殺家業罷了都是一時無了主意於是寧
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人不知無有不嘆着此時
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
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
上下的焉得這等樣情性可為奇之至因此心下納
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
請安說起話來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淌
眼抹泪的只要接了來家散誕兩日王夫人因說我
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

以就忘了前日把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
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着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
說明日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
處去逛聽見如此說喜的一夜不曾睡着盼明不
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嬷嬷
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還願這廟裡已是
于昨日預備停妥寶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猙獰神鬼
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代所修極其宏壯如今年深
歲久又極其荒涼泥胎塑像皆極其兇惡是以忙忙

的焚過紙馬錢粮便這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過飯衆嬷嬷合李貴等人圍隨寶玉到各處散誕頑要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靜室安歇衆嬷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這王道士常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這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倫亦長在寧榮兩府走動熟慣都與他起了混號喚作王一貼言他膏藥最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李貴等正說哥兒別睡着了廝混着

見王一貼進來都笑道來的好來的好王師傅你極會說古記的說一個我們小爺聽聽王一貼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麪觔作怪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喝命徒弟們快跑好茶來茗烟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在這屋裡坐着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哥兒今日來頭一兩天就拿香燻了又燻的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麽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

話長其中細禮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
際賓客得宜溫涼兼用貴賤殊方內則補元氣開胃
口養榮衛寧神安志去寒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
舒筋絡去死肌生新肉去瘋散毒其效如神貼過的
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
你到有一種病可也貼的好庅王一貼道百病千災
無不效驗若不見效哥兒只管揪着鬍子打我的老臉
折我的廟何如只說出病原宝玉笑道你猜的着便
貼的好了王一貼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

藥有些不靈了寶玉命李貴等你們出去散散這屋
裡人多越發熱臭了李貴等聽說且都出去自便只
留茗烟手毋內点着一枝夢甜香寶玉命他坐在身
傍卻依在身上王一貼心有所動便笑嘻嘻走進前
來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大了如今有
了房中事情要滋補的藥可是不是說猶未了茗烟
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庅茗烟
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貼不敢再問只說哥兒明說
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們的妒病方子沒

有王一貼聽說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
就是聽也沒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筭不得什庅
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妒的膏藥到沒經過到有一種
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見效
寶玉道什庅湯藥怎庅吃法王一貼道這叫作療妒
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
梨熟為度每日清早吃這庅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
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庅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
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明日不效吃

到明年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
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要死
了還妒什麽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宝玉茗烟都大笑
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笑道不過閑着解午盹
罷了有什麽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訴你們
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去
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已到吉時請寶玉
出去焚化錢粮散福功課已畢方進城回家那時迎
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待過晚

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泣泣的告訴王夫人
這些委屈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所有的媳婦
了頭將及淫遍略勸過三兩次便罵我醋汁子老婆
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収着他五千兩銀子不該使
了他的如今要了兩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
道你別合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兩銀
子把你准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到下房裡
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趕着
相與的論理我合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强壓我的頭

晚了一輩又不該作了這門親到沒的叫人有着赶
撈利似的一行説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
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語解勸説已是
遇見了這不曉事的人可怎庅樣呢想當日你叔
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
聽一心情愿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
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庅苦從小兒沒了娘
幸而過嬸娘這邊來過了几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
這庅個結果王夫人一面解勸一面問他隨意在那

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子裡住得三五天死了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鬧牙鬧齒亦是萬萬人之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丫環等更加親熱

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刑夫人那邊去先辭了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更覺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懶去無奈懼孫紹祖之惡只得勉强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雜只面情塞責而已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此文一為擇婿者說法一為擇妻者說法擇婿者必以得人物軒昂家道豐厚蔭襲公子為快擇妻者必以得容貌艷麗粧奩富厚子女盈門為快殊不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試者桂花夏家指擇孫家何等可羨可樂卒至迎春含悲薛蟠貽恨可慨矣夫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遊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嘆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麽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麽只是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

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曲况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麽樣呢寶玉道我昨日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姊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咱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

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裡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着些扭別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

打彩的出來了憋着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徑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麽了合誰慪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棹子上嗚嗚咽咽哭得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棹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的是別人合你慪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麽着為什麽這麽傷起心來寶玉道我只想着咱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麽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

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日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記得咱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反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几時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

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一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茶進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老太太那叫裡你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得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為什麼黛玉道他為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為什麼襲人也不言語跟了寶

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拏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烹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益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一本晉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為什麼你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旁邊獃獃的看着他寶玉忽然站起來口裡咕咕噥噥

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婆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只見蕭疎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溆一帶欄干上靠着有幾個小了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只聽得一個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

他横竖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個是李綺邢岫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拾一塊小磚頭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麽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咱們大家今日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

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首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赶了我的魚我定不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着釣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亂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又忙挑起來却是簡空釣子又垂下去半晌釣絲一動又挑起來還是空釣子李紋把那釣子拏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釣了李紋

笑道怪不得釣不着忙叫素雲把釣子敲好了換上新虫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李紈笑着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和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應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箇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接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遞與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水裡的魚

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箇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得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鹵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

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關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獃說道不知又是那箇了頭延了瘟了探春道不知是什麼事二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便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

一棍疼的眼睛前頭黑漆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掌棒的惡鬼躭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幾個箍是的已後便疼得的任什麽兒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見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麽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還記得怎麽樣鳳姐兒笑道我也全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麽拿什麽見

什麽殺什麽自己原覺狠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
還記得麽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
却不記得說什麽來着賈母道這麽樣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
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
玉枉認了他做乾娘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
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麽老太太想起我們的
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待說王夫人道剛纔老爺
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東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鬧
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
告發了　[illegible]第八十一回

告發的那個人叫做甚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買與斜對面當鋪裡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鋪裡還肯加潘三保更買囑了這老東西同他常到當鋪裡去那當鋪裡人的內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一個法兒叫人家的內人得了邪病翻宅亂起來他又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有效他又向人家內眷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驗敗露了這一天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鋪的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詫異着那老東西倒回來找這絹包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

搜出一個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着衣服光着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綉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裡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胷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的紙人兒底下幾篇小賬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咱們的病一準是了我記得咱們病後那老東西向趙姨媽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媽討銀子見

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鷄是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麽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裡當家自然有惹人怨恨怪不得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麽仇呢忍得下這樣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對証沒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又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又是這樣事沒有對証又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

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和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
去罷遂叫鴛鴦玻珀等傳飯鳳姐赶忙笑道怎麽老祖宗倒操
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道
小丫頭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
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一件什麽東西請太太伺候老太太
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
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
回至房中和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
迎兒已經回去了在孫家怎麽樣王夫人道迎丫頭一肚子眼
ラ頁巳　長し第八十一回

淚說孫姑爺兇横的了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頭無奈老太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迎了頭受些委曲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以後好了好說着噯的一笑賈政道笑什么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日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麽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述了一遍賈政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还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匪浅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

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似哄哥兒是的沒的白躭悮了所以老輩子弟不肯請外頭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平常但還彈壓得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致以顢頇了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耽擱了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温習温習也是好的賈政点頭又說些閒話不題

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了衣服來到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甚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況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裡和姊妹們頑笑甚至和那些了頭們混鬧把自己正經事總丟在腦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句到底以文章為上你這上頭倒沒有一点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

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日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令寶玉去罷明日早起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听信見說起書來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免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麼難為的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同答應了與

麝月兩個倒替着睡了一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拏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裏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裏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代儒

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康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謅亂道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花雪月與一身的正事毫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體面性靈也還去得為什麽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求太爺認真

的會教他總不致有名無實白躭悮了他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又說了些閒話總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筆墨硯都擱在抽屜裏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日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篇文

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夯異常的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何沒有一個說得話做得伴的心上凄然不樂卻不敢作聲只是悶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回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蠢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聽講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説寶玉下學歸來見過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麽師父與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莫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

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赶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到瀟湘館繞好剛進門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忽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古人云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别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只和妹妹坐着說會

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月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咱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起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拏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甚麼東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還目以為

傳與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
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
兒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
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精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
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
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麽也
這樣嗜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
了一声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道我
們這裡纔沏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

玉和秋紋笑道我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道呸好混賬丫頭說得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在台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房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分付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丫環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塲賺了這些言語也

沒什麽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日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听得忙赶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狠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獃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裏只管胡乱答應麝月襲

人纔扶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
上纔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麽你到别想混了養養
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與我
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别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燥得
狠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抹
覺得微微有些燒襲人道你别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
是襲人道這是怎麽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别
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麽病得這樣
巧明月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
[illegible] [illegible]第八十二回

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捶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裏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日發燒的事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卻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裏

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没有什麽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麽寳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寳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了五十歲既不能夠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没有人怕他了代儒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到清楚只是句子裡有

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跡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已能彀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麽不足畏是聖人料定得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寳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寳玉寳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寳玉覺得這一章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没有什麽講頭代儒道胡説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也説没有做頭麽寳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

好了的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乃人慾人乃肯把天理好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並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總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代儒道這也講得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實是你的毛病我却盡知你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

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
叫你作文章了如君懈息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
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
按着功課幹去不題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靜
閒暇襲人到可做些生活拿着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想着寶
玉如今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
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的
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為人却還拏得住的
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生後來看着賈

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脸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出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略硬健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兒事也沒有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着紫鵑拏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日聽見秋雯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紫鵑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

后頁已　[illegible]已第八十二回

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為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够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了那裏倒敢去欺負人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這裏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

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鴈出來一看摸摸糊糊認得是雪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甚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與這裡林姑娘作送東西的雪鴈道畧等等兒隨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道什麼只是覷着眼瞧黛玉看得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道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奶奶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

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边我們都模糊記得説着將一個瓶
兒遞與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
太太説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似天仙似的
襲人見他説話造次連忙岔道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
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还有兩
瓶荔支教給寶二爺送去説着顫顫巍巍告辭出了黛玉雖惱
着婆子方纔冒撞因但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
出了屋門纔説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
口裡咕咕噥噥的説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消受得

起黛玉只粧没聽見襲人笑道怎麽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
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鴈拿過瓶子來與黛玉
看黛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
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
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黄昏人静千愁
萬緒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
景心裡雖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
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怎能彀似寶玉這般人才心
地作個終身倚托心内一上一下轉展纏綿竟像轆轤一般嘆

了一口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了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作什麼况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了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了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推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

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麽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
着人到這裡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
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要你璉二哥送去說得黛
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忽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
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
使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咱們走罷黛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
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
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
惟求老太太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

合

賈母的腿說道老太太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麽事呢老太太道續絃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愿自已做個奴婢過活自已做自已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

了緊急的時候怎麽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
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
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
我到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
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
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麽獨
不見寶玉或一見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
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
什麽了把寶玉緊緊的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

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麽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咱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没有主意只得拉着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麽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忽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的主意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往胷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麽做出這個事

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得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麽魘住了快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硬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氷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麽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

[illegible]　[illegible]第八十二回

了叫紫鵑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回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掙扎起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裡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又躺下來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雀兒的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也咳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的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

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曾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是傷感睡不着了聽着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道天都亮了還睡甚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个痰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鴈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中好些血星嚇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

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撂了痰盒了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麽紫鵑道沒有什麽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聲音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有凉著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淒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拏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麽哭紫鵑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早

我聽見咳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
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在自己開解些身子是根本俗
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裡自老太太起那個不疼
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
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總吐出
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嚇黃了兩
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
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
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

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伸了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樣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得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四姑娘畫的那園圖兒呌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

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麽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躭躭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到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能像從前那麽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去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

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鴈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吃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著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郤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点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得利害咱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過主意湘云道正是

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過去我回來再過去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入進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起心來因又轉念想道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礙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怎麼姐姐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鵑在黛玉身后偷偷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唬得驚疑不止

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云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了頭不拘什麼就這樣大驚小怪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來看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又囑咐紫鵑好生留神伏事姑娘紫鵑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得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正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意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這般辱罵那裏委曲得來因此肝腸崩

裂哭暈去了紫鵑只是哭娘叫姑娘怎麽樣了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麽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箇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我來我怕他鬧所以吆喝他回去那裡敢

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與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麽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扭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麽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的外孫女兒我剛纔也听見了這種東西說話最沒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麽避諱黛玉听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

人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麽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看你你要什麽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欠安身上畧有些不好不是什麽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

去了只有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旁边看着黛玉又是心酸不敢哭泣那黛玉閉了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听得風声蟲鳴鳥語聲人走的脚步声又像遠遠的孩子啼哭声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與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接過湯來擱在唇边試了一試一手接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边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

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呷了紫鵑仍將碗遞與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窓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得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得寶二爺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麼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着眉道終久怎麼樣

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麽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得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說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得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和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

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點頭命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有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

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付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方纔那樣冒冒失失的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問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日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瞧

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
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拏了方子回賈母一面
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和黛玉
蓋好了被窩放下帳子雪鴈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
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廻避
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
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待我胗
了脉听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
我紫鵑便向帳中摸出黛玉的一双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

把獨子連袖子輕輕的搂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胗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又胗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脉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日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是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

醫吃了茶因提起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養肺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候裁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接來看時問道血氣上沖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不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鱉血製之

使其不致并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道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

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兒竟是不好呢臉上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流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

為的是月錢兒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
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
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
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曲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
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别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
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个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
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日周瑞回家來
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咱們府裡不知怎麽樣有錢呢也說有
賈府裡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

石頭記　　第八十三回

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日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來

給他頑還有哥兒呢說是榮國府寧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哥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個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

紅樓夢 第八十三回

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麽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胡同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止一年了那裡握得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攛道你先拏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靈透的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厮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

方纔鳳閣宮裡頭傳了一個大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裡有甚麽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分付人往太醫院去一面忙去見賈政賈珍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声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听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為也听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后自己

長乚第八十三回

是兩個人同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你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看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个内相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听信不得擅入准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宮賈政賈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

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那一個人呢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出來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分付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日黎明伺候家人各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閒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

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容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府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着令入宮探問爺們着令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

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内監前行賈爺們在轎後步行
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着走進宮門口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
着看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説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
捱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内監引
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
璃照耀又有兩個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概儀注都免賈
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
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顫巍
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王夫人邢

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起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令外

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了一坐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一夥一齊回家到家又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提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來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

吃了幾盃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醒酒湯兒問着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有什麽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麽有勢力為什麽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奶奶那不清淨了偏我又不死礙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

聽去我並不合奶奶說什麽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听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來說着便笑天笑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盃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寃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裡听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麽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過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

了得說着自己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也只得跟着過
去又囑付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听見裡
頭還哏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乱起
來這還像個人家麼矮墻淺屋的难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
話了麼金桂屋裡接声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箒顛
倒竪也没有主子也没有奴才也没有妻也没有妾是個混賬
世界了我們耍家門子裡没有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
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
的就是問得急了些没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没有什麼如

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過日子也省得媽媽天天為咱們操心那薛蝌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們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像守活寡舉眼無親呌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没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没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

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沒有加他一點聲兒氣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了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拏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行点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个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聽到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劝你你句的慪他你有甚麽過不去不要尋他勸死我到也是希罕的寶釵忙劝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咱們

既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
再說因分付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渦房來
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了頭同着秋紋迎面走來薛姨媽
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
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日的荔支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
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
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過日子的人家了叫
你們那邊听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
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回到

薛姨媽房中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付香菱些話只聽見
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
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的動了樂得往

那還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狄斐照看着料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前日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禀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裡却甚

是惦記着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只是
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個好名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
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沒
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
是一口兒吃的賈政听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
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
也該留神看遇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大事也
別論親疎遠近什麼窮啊富啊只要深知那姑娘脾氣兒好

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分付的很是但只一件姑
娘也要好第一要他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悞了
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喜歡
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多心但
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悞
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
還端整心性兒也還實在未必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
人家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不是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
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麽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是不安連

他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將來
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
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說的笑了衆
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
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
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的脾氣比寶玉還
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呢說得邢
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
了說着小丫頭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

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麽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麽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日後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延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

呢李貴答應了是聖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
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分付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
聽見還有什麽話問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
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
來賈政此時在内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在旁侍立賈政
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
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筭來將次兩個月了你
到底開了筆了没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
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也没敢回賈政

下頁巳　辰乙第八十四回　口

道是什麽題目宝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入不知而不愠一個是歸璺二字賈政道多有稿兒麽寶玉道都是做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回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來了我瞧宝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裡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窓課兩字的就是快拏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與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于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

本幼字便扣不清題位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總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好學的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于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歎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

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着終無改其悅樂矣方看那抹去的底本說道你是什麽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着矣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愠三字的題目下一句又把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畧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着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着曷克臻此原本未句非純學着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已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麽寶玉道師

又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已講完了如今
講上論語呢寶玉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
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
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
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
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
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
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
我要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

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壯着胆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以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

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捏着慢慢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赶着叫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裡聽得剛進得門來便聽得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環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日怎麽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眾人道寶姐姐在那裡坐着哩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

然又不好就走只得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寳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寳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寳玉連忙回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赶着要了一碟菜泡了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麽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吃我吃齋呢于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杯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酒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听見前日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麽那孩子好好

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嘆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在家咕咕唧唧如今鬧得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生心不聽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為這名不好聽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他總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薛姨媽道說他怎的便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又嘆了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

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可是前日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得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別把他們放在心上再着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讚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做媳婦兒怎麽叫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听見

這話又坐了歎歎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
女孩子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常和他在
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
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
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不用操心了說
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
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朵邊說了
幾句賈母便向鳳姐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

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了頭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去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辭了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叫了頭們大驚小怪的屋裡的猫兒狗兒也叫他們留点神兒儘着孩子悔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寶丫頭不差

什麽要皆寬厚待人裡頭却不及他寶姐姐有耽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了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麽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麽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來最善下棋的一个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了學問兩個字

早得狠呢占光道這是老世翁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麽事王爾調陪笑道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人家女壻又要出衆總肯做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問都是必要成大器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兼且老

太太常說起但只張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
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和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
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見這門親戚詹光道老
世翁原來不知道張府上原和邢府那舊太爺那裡有親的賈
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便進來向要王夫人
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
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
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
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麼王夫人道看看是

[illegible]覽已　[illegible]乙第八十四回

一一

擂風的來頭祇還沒擂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問不知他家裡的姑娘是怎麽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入贅

給他家料理些家務賈母聽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我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麼樣呢頭裡平兒來回我說道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那他裡耽得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為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分付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

[illegible][illegible]已　入乙第八十四回

中鳳姐連忙出來接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來看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着臉皮趣青眉梢鼻尖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就該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

為什麼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說道論起那張家行事也难合
咱們作親太當娃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
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
接着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
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
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
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道昨日姨媽在這裡你為什麼不提鳳
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
地方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

[illegible]夏乙　卷第八十四回　一上

過去求親總是賈母笑了那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那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丸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

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外人去問之正說間衆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都跟着賈母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珍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已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麽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聽說便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多蒙罣念哩那賈環

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得說有牛黄不知牛黄是怎麽樣兒的給我瞧瞧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那牛黄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銱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没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了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

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氣這樣的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銚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道他不敢回來躲了别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道倒不消幸虧牛黄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往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為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銚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你進去你偏去惹事要虎

頭上提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你這裡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吊子灑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坏把我往死裡遭塌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么着只教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唚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

一聲兒過了几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深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来回道今日是北静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分付道只按向年旧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帶了賈珍賈璉宝玉去與北静王拜壽别人還不理論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来到北府賈政賈赦遞了职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来了一個太監手裡掐着素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他兄弟

三人也過來問了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着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又笑道問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

說着几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自己却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礼北靜王也說了一兩句便詞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礼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分付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欵待却单留宝玉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宝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边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日巡撫吳大人來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北宝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服話纔回啓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

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的稟摺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你來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與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

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
裡去這裡賈政帶着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安說了一回府
裡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舉的話賈政道
這吳大人本來和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
又說了几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
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〻坐着去罷說着便
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
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
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

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听見
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
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几句話纔出去了且說
珍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
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因命
人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鬧混
了寶玉在項上摘下來說道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
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
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

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紅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道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獃話了寶玉又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了頭爲巧姐兒病着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

只得和他商量〻〻再辦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
大家先別提起等你太〻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
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〻與鳳姐
方纔說話含糊〻〻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一想笑了一笑
道這個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
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〻那邊去呢
正說着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
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鬭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
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

笑道几個錢什麽要緊丫頭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吐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恐每日寶玉曾有癡想這一提起又不知招出多少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有什麽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鵑正在那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兒呢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

了侍着温藥呢紫鵑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来見了黛玉正
在外裡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怨不得勞神起来
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去了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是好呢
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個小茶盤裡托着一鍾藥一
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来原来襲人来時要探
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
息再惹着他倒是不好又坐了一坐搭赸起辭了出来將到怡
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
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来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

頁已

卜乙八十五回

二

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
在這裡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
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
人正要說話只見那個一也慢慢的也蹭了過來了襲人見是
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
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
慢慢踱來相見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
好站住這裡襲人已掉轉臉往裡走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
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

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格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面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禀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臉就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

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么時候又要看人什么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么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倒底是什么事寶玉道問他

作什庅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悶的怪煩的說着叫
小丫頭子點了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們擺
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望着襲人連哄帶慪催着吃了一口
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掉下淚來
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
庅都是什庅芸兒雨兒不知什庅事弄了這庅個浪帖子來惹
的這庅傻了的是的笑了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來這悶胡
盧可叫人怎庅受呢說着竟傷心起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
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殺受了你又這庅

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得寶玉在床上撲哧的笑了一聲爬起來抖了抖衣服說咱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早起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

外走着只見賈芸慌〻張〻往裡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
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
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〻不信只
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咱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
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面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〻聽這不
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聽見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
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
爺陞了官呢怎麼不教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還不能
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芸所說因陞官的事那時聽得賈政

陞了郎中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〻樂不樂叔〻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麽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是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麽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纔剛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麽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边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園子裡去頑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們他學〻總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

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住笑道二爺回來了麽奴才總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吩咐奴才去給二爺告兒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扶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地下邢夫人王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煙一干姊妹都在屋裡只

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個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衆姊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大安了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了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纔說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笑

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
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
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
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
赸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
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
問誰呢寶玉聽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
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爺今日大喜回來碰
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

八十五回　二

鳳姐説道戲的話鳳姐道説是舅太爺那邊説後兒日子好道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〻老爺太〻賀喜因又笑着説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説着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甚麼事兒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很好他舅〻家給他們賀喜你舅〻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説的大家都笑起來説道老祖宗説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樣大福氣呢説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

鬧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
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
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
去鬧鬧嚷嚷車馬填門貂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
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穿着公服陪
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
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

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々二一桌是邢夫人岫煙陪着
下面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
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几件新鮮衣服打扮得飛如嫦
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紈都讓他上
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
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
道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罪恕罪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々
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
問道寶姐々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

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微笑道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叙叙說着丫頭們上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祥的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曉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裡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几乎給人為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

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裡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几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渡江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淋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裡頭問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著寶琴別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咱們這裡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

府依旧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衙役站在二門口几
個當鋪裡夥計陪着說太々回来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
進来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々便
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不敢怎么只得垂手侍立讓
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
是金桂薛姨媽赶忙走来只見寶釵迎出来滿面淚痕見了薛
姨媽便道媽々聽見先別着急办事要緊薛姨媽一面哭着問
到底是什么事只見家人回着道太々此時且不必問那些的
底細憑他是誰打死的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么辦總好薛

儂媽哭着道還有什麽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意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人或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几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些銀子再托他打點原告不來追遞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内說道媽媽使不得了這些是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他們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里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道急的這麽樣也無是益的一

面在簾裡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
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來你們只管在頭
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劝薛姨媽那裡金桂趁空抓
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
点兒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得真打死人了平日裡
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了大爺
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撂下
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
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
下頁已　七 八十五回　上

頭過來打聽來了宝釵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是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了一半日得了信趕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那丫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宝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宝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拼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

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録一堂能彀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内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〻放心餘事問小厮宗叙看了一〻念給薛姨媽听了薛姨媽哭着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〻先别傷心等着叫小厮進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听〻小厮道我那一天晚上听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說出甚麼來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書來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見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回頭看一看無人纔說道大爺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咱們這城南二百里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着拿眼

睛蔣玉函大爺就有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
我的那個人喫酒之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
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
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
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
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說怎麼就沒有人勸勸呢
那小廝道這個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
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
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

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薛姨媽又在當舖裡兌了銀
子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
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
門上下使用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只是這裡的
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
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
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吃酒的吳良弄人保
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
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

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
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薛蝌爲兄飛禍代伸冤抑
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
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悞
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識並無仇隙
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
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鬥毆致死仰蒙
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
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

仰戴洪恩永遠無既矣雖切上稟批的是屍場檢驗証據確鑿
且並未用刑尔兄自認鬭毆殺死供在案今尔遠來並非目睹
何得揑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
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麽這怎麽好呢寶釵道二哥的
書還没看完呢後面還有呢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
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道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
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
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
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
肯覓已

卷七　八十六回

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
與賈璉說了花上几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
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
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々点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
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禀道小的々男
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
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沒還有娶女人
呢為小人穷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
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

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淌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声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内傭工的么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當㧾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么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淌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禀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

他們到底怎麼樣打的寔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寔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寔在沒有與張三

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了知縣叫
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
供上來薛蟠道求太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
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
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
屍場上怕太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爺開恩知
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
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供的又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
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上填寫傷痕

攏寬張史仟依稟張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頭門有磁
器傷痕一處斜長一寸七分皮開骨碎裂破三分還係磕碰傷
知縣查對屍格相符叫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画供
張王氏哭喊道前天七爺前日所見還有恐怕今日都沒有了
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
道你姪兒張三自死你知道有几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
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
叔指明與他聽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並未打探不為鬧毆
只依供傷吩咐要供將薛婚監禁候辦除令原保領出退堂張

王氏哭着乱嚷知縣叫衙役攙他出去張二也劝張王氏道寔在悞傷怎么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内喜欢便差人回家送信并批轉來使得打点贖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办差墊道一時料不着不得閒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几天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几兩銀子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子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

斷總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况且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边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咱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聽見人說賈妃死了這麼趕回來的正好好兒的元妃怎麼說是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里頭老太太幾天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

親口說出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來人只道是病
中想念的話總不信老太〻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
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
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
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〻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
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賈
貴妃薨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
奇寶釵道不但事外頭的訛言外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〻
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

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根々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很准那老太々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內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々那春初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爲貴

什庅已中正官禄馬独旺這叫做飛天禄馬格又說什庅日落歸
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
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庅我們還記得
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刼而
又刼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木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
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
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薛蝌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
旣有這樣個神仙筭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庅悪星照命遭這
庅横禍快開八字我給他筭去看有妨碍庅寶釵道他是外省

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点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總定看來不也到死罪了這總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這是你大哥遭了還是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个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為預備貢紀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總得過來看

看李紈便道請幾太〻這裡住几天更好薛姨媽道我也要在這边給你們姐妹們作〻伴兒就只你宝妹〻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住着為什么不把宝姐〻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么使不得他先怎么住着来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〻裡如今有事怎么來呢惜春也信以為實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宝玉在旁听見什么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么不來瞧我又見宝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么個原故心内正自呆〻的想呢恰好黛

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姐妹們在老太〻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〻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問襲人道我擱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白問〻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〻兒的念〻書把這些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有這些話的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

上也叔絶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吽他瞅着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説了不得方想我在老太太那边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説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説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這都是我提頭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應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着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説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説他們人多説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説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

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边儿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個木字底下又是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説妹〻近日愈發進益了看起天書来了黛玉嗤的一声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宝玉道琴譜怎么不知道為什么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〻你認得么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么宝玉道我不信從沒有听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几張前年来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来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来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

他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會看他寶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
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有雅趣上頭
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
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
這果真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
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
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
人尚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
到這裏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

便道好妹〻你總說的寔在有趣只是我總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字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宝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指按住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还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手法的宝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〻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

或是水涯上亦遇着那天地清明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
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手與心合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
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
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
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儀像那
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了香方纔將身就在榻边把
琴放在案上坐在中間对着第五徽泛谷指乃心身俱正還要
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休態尊重方好宝玉道我們學着頑
若這麼講那就不能了兩個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宝

玉笑說道宝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宝玉笑道听見妹〻講究琹法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听越愛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宝玉道先時妹〻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疏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〻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講究劳神宝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听也就忘了妹〻劳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沒有什麽劳神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宝玉道橫竪慢〻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妹〻歇〻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〻

四妹〻去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听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這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了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听了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〻那边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几朵双朵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〻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〻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

蘭換了黛玉聽了心裡更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着草不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紀正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推雨打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的丫頭來的女人進來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狒聲狺語旦暮無休更爾慘禍飛災不啻驚風駭雨夜深轉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

緒聊賦四章匪日無故呻吟只長歎當哭之意耳悲時序
之迭遷兮人屬清秋感遭家ゝ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
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ゝ
雲浅ゝ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
之靜言思之兮惻肺肝
惟鵃有濼兮惟鶴有巢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擡首問兮
蒼ゝ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
銀河耿ゝ兮寒氣促月色横斜兮玉漏沉憂心炳ゝ兮猴
我哀吟ゝゝ浅吟兮誰我知音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〻〻不寄與别人單寄與我也是
惺〻惜惺〻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〻
在家裡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叠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
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
雪雁到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
黛玉便道寶姐〻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
來了真〻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來也不來探春微
笑道怎麼不來横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
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〻照料一切

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听得忽喇喇一片風声。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窓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兒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麽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麽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個麽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麽事到南邊去况且這個還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

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笑黛玉道姐〻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不是這裡人怎么來到這裡了湘雲拍着手笑道今日三姐〻可叫林姐〻問住了不但林姐〻是南边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几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边的也有根子是南边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有個緣分的眾人听了都点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回子閒話大家散了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道乏

八十七回

殷勤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去因史湘雲說起南边的話便想着父母落在南边的影踪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西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是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說起南边北边的話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

姑娘又劳了神了刚纔我叫雪雁告訴厨房裡給姑娘作了一
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点兒蝦米配了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
麽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点江米粥黛玉点〻頭兒
又説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已熬了不用他們厨房裡熬纔是
紫鵑道我也怕厨房裡弄的不乾凈我們各自熬的就是那湯我
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説了要弄乾凈着柳嫂兒説了他打点
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到不是嫌
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
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説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

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
心坎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
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
玉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
不听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
總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
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
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話這是他們
五兒作的沒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

了進來黛玉在屋裡已聽見了分付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了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筋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咱們南邊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呷就擱下了兩個丫環撤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兒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

了香自己坐著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边直透到東边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哩嘩喇不住的响一回兒簷下的鉄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响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毡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旧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著那剪破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

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毡包裡的這黛
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
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
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捧着毡包衣裳在傍呆立小几上却擱
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折的穗子黛玉手中自
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心感懷舊事料道劝也無益只
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是那几年寶二爺和

姑娘小時一時好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說兒要像如今這樣
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
玉開心不料這几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紫鵑寶玉的旧事
來一縷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
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
包起來拿開那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服自己悶悶的走到外
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瞧兩
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不免也和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
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边桌上筆硯拿來

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衍蘭思賢兩操合成音節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

麼迎頭來了鬼了寳玉都垂手站住寳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
就回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日再去呢寳
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禀明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
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寳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边
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
兒了寳玉站住腳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我容易放一
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可憐笑道
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寳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
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煙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

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走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响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拍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麼應你再

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個〻字那一個又說道我要這麼着叫惜春道阿呀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到沒防備寶玉听了那一个声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有外人輕〻的撥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此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的兩個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〻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

黛玉微〻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〻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么說進來你也不言語這么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宝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黛玉施礼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宝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〻則慧宝玉尚未

說完只見妙玉微々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
去那臉上的顏色漸々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々
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不罷便起來理
理衣裳重新坐下癡々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
得這一聲好解說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鋒轉紅
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々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
二哥々這什麼難答的你沒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
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
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也不好意思起來因站

起来説道我来得久了要回庵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来只裡湾〻曲〻的回去的路都迷了宝玉道這到要我来指引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湾〻曲〻走近瀟湘館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道那裡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〻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来他也會這个怎麽素日不听見提起宝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説道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有听琹從沒有看琴的宝玉笑道我原説是個俗人説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上坐着静听甚覺音調清切只听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
闌干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
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
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
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怕何憂思之深也宝玉道我雖不懂但听他
音節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
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边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
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变徵之声音韻可裂金石矣
只是太過宝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間
听得君絃崩的一声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宝玉道怎麼
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宝玉滿肚

疑團沒精沒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息自己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嘀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

便快蕩起來身子也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
又有些無賴要扯扯拽拽扶他上車向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
賊劫他持刀弄棍的逼勒只是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
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
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頰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的
你們這些强徒敢要怎麼樣衆人都唬了一跳全沒主意都說
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
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别
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了是觸犯了西

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的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這裡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了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

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
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的麽道婆說是大夫道這是
走魔入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
還不得入深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
復些外面那些遊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
年紀那裡忍得住况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
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
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
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麽惜春道他有什麽事彩屏道我着日

[illegible]

八十七回

听見那姑娘和大奶ヾ那裡說呢自從那日合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那嘴裡亂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今如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听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然與神会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念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静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

融王積薪詩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都
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他看到入龍走馬
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
連叫彩彩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棋譜忽聽得有人院裡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壳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揷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

要緊的覌自在不是女菩薩所以要几個親丁奶ㄈ姑娘們寫
上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咱們家中除了二奶ㄈ頭一宗他當家
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
連東府珍大娘奶ㄈ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
春听了点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
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
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
几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筆兒麽惜春道這却
是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伏侍老太ㄈ安歇後自

已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千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〻
做功德的時候我将他攙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点誠心
惜春道這樣說來老太〻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
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〻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
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
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
寫經時点香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辞了出來同小丫頭回至
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双陸鴛鴦旁邊瞧着
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〻的錘打下了好几個去鴛鴦

頁已

卷八十八回

抿着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几個蟈々兒說道我聽得說老太々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々留下解々悶賈母笑道你別趂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你不往書房裡去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々子環兒对不來我悄々的告訴了他々說了師父喜欢誇了他兩句他感念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孝敬老太々來了賈母道他沒有天々念書么為什么对不上來就他儒大爺打他看他臊不臊你也夠受了不記得你老

子在家時一味做詩做詞就邪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还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到沒有却是自己对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还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实在是他作的師父还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的老太〻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〻老太〻

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着我總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還孩子明兒大概还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後日也替你大哥頂門立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心中早動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己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心起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的什

應眼大心肥裡還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
他真還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
出點子毛病來書又念不成把那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說到
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
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
賈母傍边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对的好对子
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
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們太太去罷琥珀
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
雲道已

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双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跕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頭回來稟道太〻說回老太〻這几天浮來暫去不曾過來回老太〻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歪在床上說閒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〻〻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乏〻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

来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几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庄頭送菓子来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些時鮮菓品還帶着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賬点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对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几宗給送菓子的来人照常飯給他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来回賈珍道剛總來的菓子大爺曾点過数目没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点這個呢給

了你瞧你瞧瞧点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点過也没有少也没
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的來人問〻他這賬
是真的是假的賈珍道這是怎么說不過是几個菓子罷咧有
什么要緊我又没有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
道求大爺原旧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
么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蓉道誰叫你說話
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
經管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〻
奶〻們從没有說過話的何况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

來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三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來這還了

得么衆人答應了正喚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
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
到了賈珍便叫帶上來賈璉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
說開了就是了為什么外頭人打架你們打架已使不得又弄
個野雜種什么何三來鬧的不約伏約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
周瑞踢了几脚賈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何三
各人打十五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
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
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姉妹弄出許多醜事來

那鮑二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中人盡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成了數便買些時鮮菓品綉貨等物要走鳳姐兒門路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氣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早咱們家他裡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

趂發难制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堦子底下罵人不管上〻下〻一混湯子的混罵他虽是有過功劳來底倒的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一点兒緫怜珍大奶〻不是我說是個老寔頭個〻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人弄出一个什么鮑二我还听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么今兒又打他呢賈璉听見這話刺心便覺訕〻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〻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么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〻一笑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

了沒有小紅〻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
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
叔房裡我總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趕忙問道那年
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賈芸聽了這句話
喜的心花開放總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賈芸
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〻
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
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
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撤起簾子點手兒口中却故
意兒

八十八回

意說道快快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裡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是没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兒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旁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下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頭你到是實說賈芸道並没有别的想頭不過感

念，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〻的笑了鳳姐道不是
這麼說你手裡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〻兒使你的你要我收
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着骨頭露着肉
的我到不收賈芸没法兒只得站起來陪着笑兒說道並不是
有什麼長想前几兒听見老爺總办陵下姪兒有几朋友办過
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办得兩種
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着姪兒也能給嬸
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却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
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办衙役們辦的

別人只怕揀下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為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終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摘一頭兒撓一頭兒的連你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人輕輩數兒又小那裡壓的住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裡什麽事你不得難道沒有這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

裡令看得些頭聲兒嚷〻走到鳳姐自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
起從笑說〻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〻麼你要什麼好東西
不要那巧姐兒啞的一声笑了賈芸連退下鳳姐道乖〻不怕
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二哥〻怎麼認起生來了
賈芸道妹〻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个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
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疊連几次賈芸看他光景坐不住
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点
子小意思嬸〻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
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机會少不得打

襲人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孝敬嬸娘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兒都不漏縫真心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的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

怕什麼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承
承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呢說了這句
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況且那東西
也算不了什麼說着話兒兩个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餘的東
西仍旧收着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
找我々々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々頭兒說道二奶
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竪在心裡明
白得了只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
長來走々誰叫你和他生踈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走出

了院門這裡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看他去遠了總回來了卻說鳳姐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丫鬟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边來的好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到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边的時候水月庵的師父打發人來要着奶奶討兩瓶南小菜还要支用几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裡那些小沙弥小道士裡頭有几個小孩子睡覺沒有吹灯他說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見他們

三更已後灯還点着他便叫他們吹灯個〻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已親自起來給他們吹灯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兒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点上灯火一齊起來已經淌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还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們〻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們〻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剛纔所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

叫茗哥兒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
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
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喊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
平兒接着還有几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說你們說
什么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胆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丫
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我纔見後屋子裡嘩嘩喇喇的
响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声像個人出氣的是的
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斷不興說神說鬼我
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

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对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
了一回略說了一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
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
躺着愈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觧何意
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
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到有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
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呷了一口道难
為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彀了秋桐却要獻勤兒因說
道奶々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々也使得鳳姐一面說

八十八回

一箇睡著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鷄声叫了二人都方穿着衣服畧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定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挣起來正坐著納悶忽聽得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的麽平兒答應了一声那小丫頭撇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璉二爺過去呢鳳姐聽了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杯弓顰卿絶粒

却說鳳姐正是起來納悶忽听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么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〻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听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略〻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〻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报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水

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〻部司
官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很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
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〻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
的工課也漸〻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声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
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
來要往學房裡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向
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說出來給
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拿出交給焙茗囑付
道天氣寒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

着宝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听得紙窓呼喇〻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櫓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〻的黑雲漸〻往東南撲上来焙茗走進来回宝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宝玉点〻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来宝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宝玉道怎麼拿這一件来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来的宝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罷包上罷代儒只當宝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凉又是奴才

的不是了二爺只當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对
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看書甚不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
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几個
孩子解悶時常也八病几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心一個况且
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
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
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上襲人
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
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

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
倒也不但是嬌ㄟ嫩物兒你悄ㄟ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麽
遭塌了呀寶玉听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
那麽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襲人
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已叠起襲人道二爺怎麽今日這樣
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應叠好了便問包這個的包袱呢麝
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已包好回頭卻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
也不理會自已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响自已低頭看了
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灯來襲人道你

不吃飯哪一口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到下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又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爲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日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

想園裡進一天散〻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
下一炉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
天纔好别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著道二爺要靜〻兒的用工
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麽著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〻心
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吃飯時今日吃什麽早説好傳給厨
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几
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点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别的都
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些
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

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双手快遞給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麽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做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

眾聲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
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很自己吃又怕吃不下去不如你們
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些我也多吃點兒麝月笑
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
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你替你能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
還有什么規矩体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
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徹了下
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
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一

上八十九回

道之

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
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声宝玉拿了一幅泥金角
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說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院主
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几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
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
艸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守着直待一炷香點盡
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想來又悶的慌了宝玉笑了

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總找個地方兒静坐〻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〻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〻在家裡么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宝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的坐着宝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請二爺到屋裡坐罷宝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对上寫着綠窓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宝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〻做什么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說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

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
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
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
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鬪寒圖三字用八分書
寫着寶玉道妹妹這幅鬪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
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
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
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
中霜裏鬪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時拿

出來掛說着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
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
是這么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
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朵腰
下繫着楊妃色綉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
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
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裡彈出富
貴之

七八十九回

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看彈琴也得心裡記
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〻身子又单弱不必這心也罷了黛玉
抿着嘴兒笑宝玉指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么怎么這么短黛
玉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的學撫的時候别的琴都彀不
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虽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还配得
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毛是的么所
以音韻也還清越宝玉道妹〻這几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
結社以後沒大作宝玉笑道你别瞞我〻听見你唫的什么不
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响分外的响亮有

的沒有黛玉道你怎什听見了宝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
听見的又恐怕打断了你的清興所以静听了一回就走了我
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忽轉了仄韻是個什么意思
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
的宝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听了一會子黛玉道古
來知音人能有几個宝玉听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
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説却裏是説不來的黛
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
無話宝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説道妹妹坐

着罷我還要到三妹〻那裡瞧〻去黛玉道你見了三妹〻替我問候一声罷宝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〻的坐着心裡想道宝玉近來說話半吞半吐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收拾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〻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我要略歪〻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鵑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会子也有什麼心事了么雪雁只到發獃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

道你别嚷我今日听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〻听奇不奇你可别言語說着往屋裡拟嘴因自己先行点着頭兒呌紫鵑同他出来到門外平臺底下悄〻兒的道姐〻你听見了麼宝玉定了親了紫鵑听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說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别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咱們没听見紫鵑道你是那裡听來的雪雁道我听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听時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似乎起来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来听見便拉了雪雁搖〻手兒往裡望〻不見動靜纔又悄〻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

与頁乚 上乚八十九回 乚

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提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

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説到這裡只听鸚鵡叫喚學着説姑娘回來了快到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唬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声走進屋内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説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鵑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听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听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听得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

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湧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已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以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蹬在脚後怕他着了凉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日的話到的是真么是假的雪雁道怎么不真紫鵑道紫鵑道侍書怎么知道雪雁道是小紅那

裡所來的紫鵑道頭裡咱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咱們倒別提這事了說著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々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々的坐著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默々的自看々了一回那淚珠兒斷々連々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瘦影自臨秋水照卿須憐我々憐卿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

起旧恨来進了一會黛玉便緫梳洗了那眼中淚讀終是不乾人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点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几時如何点香不是人要寫經黛玉点〻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〻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听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劝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遭塌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来宝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虽有干

言萬語自知年紀已大不似小時可以任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說不出來宝玉雖有意要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浮言劝慰真是親極反疎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医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事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不能都吃了黛玉日間所見的話都似宝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宝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宝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是

有人呼宝二们々的一片癡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呷啾々一息重羆殆尽未知僕玉性命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失錦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几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几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听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

一日黛玉絕粒至晚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一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〻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〻太〻和二奶〻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飛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〻沉〻小孩子家那里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又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响雪雁知道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

道姑娘怎麽樣雪雁点〻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
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
紫鵑姐〻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時此只打諒黛
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〻的拉了侍書
的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麽王大爺給這裡宝二爺說了
親是真話麽侍書道怎麽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
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裡時是我听見小紅說的後
來我到二奶〻那边去二奶〻正和平兒說呢說那都是門客
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欢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
ら覓巳

太說不好就是大太〻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〻眼裡看的出什庅人來再有老太〻心裡早有了人就在咱們園子裡的大太〻那裡摸得着的呢老太〻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罷咧又聽見二奶〻說寶玉的事老太〻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庅說白〻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〻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〻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〻罷左不過在

這一两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道還了得你們有什么話还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俎ゝ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么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話了這裡三個人正說着只听黛玉忽然人嗽了一声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ゝ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ゝ的答應了一声雪雁連忙到了半鍾滚白水紫鵑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来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声紫鵑趁勢問道

ゝ道乙

卜乙九十回

三乙

姑娘呷水呀黛玉又微微的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
裡抬得起來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边端着水試了冷熱
送到唇边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边呷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
黛玉意思还要呷一口紫鵑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呷了一
口搖搖頭兒不呷了喘了一口氣仍旧躺下半日微微睁眼說
道纔刚說話不是侍書麽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
忙過來問候黛玉睁眼看了点点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
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
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虽則病勢沉重心裡却还明白起先侍

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听見了一年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寔
無精彩答理及听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
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
作親又是園中住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
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人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
母王夫人李紈鳳姐听見紫鵑之言都赶着來看黛玉心中疑
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体軟弱精神短少却
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
樣是怎麼說你怎就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裡不是這樣纔敢去回
5頁已

乙巳九十回

奶〻們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了實在就是怪異的賈母笑道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嚇了這倒是他的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肯懶腳惰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方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問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鵑道病的到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

兩個竟是天配的了閙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
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
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咱們明兒再
別說了就是宝玉娶了別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
親也我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只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
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寶玉的病也病的奇怪
好也好的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几時連鳳姐
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倒猜着了八
九那時正值那邢王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寶

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
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
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盡着擱在
一塊兒畢竟不成体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
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獃頭獃腦不
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
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
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也
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

我心的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点子況且林丫頭様虚
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宝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々這
麼想我們也是這様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總得不
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宝玉有些私心
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頭那到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宝
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
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宝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様說倒是
宝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付衆丫頭們
道你們听見了宝二爺定親的話不許吵嚷若有多嘴的隄防

著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好大也不大管閒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点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点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还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

鳳姐道為什麽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听見他們丫頭說丢了東西了我問他丢了什麽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〻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〻派的賊名兒怎麽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声道你少在我跟前嘮〻叨〻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丢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麽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赶來出迎着鳳姐陪

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〻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說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磕頭了起來人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煙笑道沒有什麼東西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我原叫他們找〻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声那婆子已經過去了不必再

提了鳳姐把岫烟内外一瞧看見虽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
不旧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
設的東西就是老太〻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〻浄〻
鳳姐心上便很爱敬他説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
是貼身的怎麽就不問一声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説
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
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斗
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宝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
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虽有鳳姐來

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敢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々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声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々吩付我說姑娘要嫌是旧的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道承奶々的好意只是因我去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的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々承你奶々的情我實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々說姑娘特外

道的了不得了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說奶〻
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旧就不是瞧不起我們奶〻剛纔說
了我要拿回去奶〻不依我呢岫烟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
叫我不敢不收了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
边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
裡來的婆子道那边太〻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〻奶〻姑娘
們的安我剛纔在奶〻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
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
說真〻的二奶〻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

頁巳　人〻九十四　三

說罷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几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咱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咱們家的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几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門上不許傳進這種

人來薛姨媽道人是蔣玉函外些人哪薛料道蔣玉函却倒沒
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料的話不覺又傷起心來說道我
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
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〻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
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孝敬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常
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着女
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邪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
往裏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邪了頭寔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
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咱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

頁已　又乙八十四　三乙

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琹妹〻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〻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麽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說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那岫煙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人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與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煙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〻胸中積悶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途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在壁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裏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人碰見這種飛災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曲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正在那裏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送

來就完了怎麽又勞動姐〻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奶〻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〻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麽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咱們的家裡的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没要緊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〻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着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

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纔宝蟾說為薛蝌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〻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寔在無緣偶然喫了一口便不舒服难道大奶〻和姐〻不知道麼宝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独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〻的脾氣二爺是曉得的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喫酒倒說我不盡心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〻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到訕〻的起來因說道姐〻替我謝大奶〻罷天氣寒着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

個私宝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過意不去備些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宝蟾這種鬼〻祟〻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几分自己回心一想他倒的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心腸或者宝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〻的屋裡人也不好怎人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閫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歹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〻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

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窓外撲赤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　　卷九　　三十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宝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听窓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么法兒听了半日却又寂然無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听見窓紙上微〻一响薛蝌此時被宝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可听見窓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来掩了懷坐在灯前呆〻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来覆去的細看猶回頭看見窓上紙濕了一塊

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邊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灯吹滅了屏息而卧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么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声粧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

夾禰一双新綉紅鞋原來宝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
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
問道什么這樣早就起來了宝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
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
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
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
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
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办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
覬覦之心也有想進在裡頭做跑腿的也有得做狀子的認得
与道已

卷七 九十一回

三七

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趣錢的也有造作謡言恐嚇的種々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々躲避又不敢回絕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得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々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々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机便怕白鬧了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裡到沒了主意是怔々的坐着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舡

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
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灯自睡大覺
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
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
得着翻來覆去想來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
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
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惱意索性不
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
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為真

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

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々的心麼說著卻把眼
溜著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想胡我送他東西為大爺的事不
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々這些話向我
說我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々別要多心我是跟奶々的
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
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
你心裡看上了卻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々那
麼想罷咧我到是替奶々難受奶々要真瞧二爺好我到有個
主意奶々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吃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

頁已

九十回

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〻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〻〻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〻就多含点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几天他感奶〻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〻那時奶〻再備点東西兒在咱們屋裡我幫着奶〻灌醉了他怕跑了他〻要不應偺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〻他害怕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咱們也不致白丟了臉面奶〻想想麼樣金桂听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宝蟾把嘴

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〻拉牌奶〻倒埋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〻重〻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〻〻卻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

姨媽十分欢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么纔敗壞了這几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他得家裡有几個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静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听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机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著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住在心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还沒去請太太

的安薛俊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ゝ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
俊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俊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
俊偽道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日我媽沒有人管家
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總進京今日去瞧姐ゝ薛俊偽看那人不
尷不尬于是略坐ゝ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
爺頭上末下的米尚在咱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
薛俊偽自去了金桂見婆ゝ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
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
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只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

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柱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哈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人囑咐了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起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端有信寄回薛錢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毋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裡反駁下來虧得縣裡主文的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又頂上去了那道裡却把縣知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

有托到母親見字快〻托人求道爺去还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〻〻薛姨媽听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劝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収拾行李兑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裡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乱雖有下人办理宝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帮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苦劳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宝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

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劝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医調治漸〻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畧〻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躭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

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〻求賈政〻〻道此事上頭可托底
下難托必須打點些緞子王夫人又提起宝釵的事因說道這
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来纔是别叫
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麽想但是他家乱忙况且
如今年近歩過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
再過礼過了老太〻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話先告訴薛
姨太〻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将賈政的話向薛姨
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来到賈母房
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〻纔過来薛姨媽道還是昨日過

〻頁〻

全乙九十一回

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〻請安王夫人便把昨晚賈政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著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喫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喫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〻老太〻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〻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著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怪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著見裡間屋裡沒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

道上屋的去了知道薛姨太〻過來陪姨媽請安去了二爺沒有
到上屋裡去宝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鵑道也
奇了宝玉問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不定宝玉往外便走
剛出屋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〻而來宝玉道妹〻回來了
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間屋內便請宝玉裡頭坐紫
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
宝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宝玉道不但沒有說
起你連見了我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宝姐〻病來他也
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日沒有去瞧他麼黛玉

玉道這樣難道寶姐〻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
不好我卻不知我不過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
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採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
翻出書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跺道我想這
個人生他做什麽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
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
更有許多的纏礙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
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〻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
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

想鑽不入覺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是很是你的性灵比我強遠了怨不得我前年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几句禪語我寔在对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还藉你一莖所化寶玉乘此机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噓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〻和你好你怎么樣寶姐〻不和你好你怎么樣寶姐〻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樣今日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么樣你和他好他不和你好你怎么樣不和你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

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〻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鴰呱〻的叫了几声便飛向東南上去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〻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閑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

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禪機別人是挿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禅參害了人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芦了宝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来不常過来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踈了是的襲人道原來這麼着總是都長了几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宝玉点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要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

月初一日庅年ㄟ老太ㄟ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
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假了這會
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ㄟ的告了假若
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
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兒聽
見太ㄟ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自念書作
文章天ㄟ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ㄟ
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ㄟ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
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說既這庅着就不

該假説些咬頭兒的是些謊假脫消兒依我説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便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説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胡拉混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來回就有説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説道老太太説

了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吧明兒請了姨太〻來給他解悶
只怕姑娘們都不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
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
太最高興的明兒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
了那了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
見薛姨媽過來想著寶姐〻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
明兒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〻
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〻今
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〻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

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边的奶媽子帶
了巧姐兒跟着幾個丫頭過來給老太〻請安說我媽〻先叫
我來請安陪着老太〻說〻話兒媽〻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
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〻來了那
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〻請安宝玉也問了一声姐〻好
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媽〻說要請二叔〻去說話宝玉道說
什么呢巧姐兒道我媽〻說跟着李媽〻認了幾年字不知道
我認得認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〻瞧〻媽〻說我瞎認不
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

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〻說我哄他要請二叔〻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〻賈母听了笑道好孩子你媽〻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〻理給他瞧〻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到是講〻這個你听罷賈母道做叔〻的也該講究給侄女兒听〻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的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

人孟光的荆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还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數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〻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仙妬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數也只文君紅拂是女中的寶玉听到這裡說穀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裡还記得見巧姐也道二叔〻終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〻一講我便知道了待

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兒我還上學去
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〻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
二叔〻那裡的我媽〻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〻想着
要把什么柳家五兒補上不知二叔〻要不要寶玉道聽了更
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〻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么
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妞〻這個小模樣兒又有
這個聰明兒只將來比鳳姐〻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
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
道我也跟着劉媽〻學着做呢什么扎花兒咧拉鎖子我雖弄

九十二回

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几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伏
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總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
答應着是还要宝玉觧說列女傳見宝玉呆〻的也不敢再說
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只個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
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都不
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
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他補入小
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〻的想他賈母等着那些
人見這時候还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紈同着妹〻探春

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廝見獨有薛姨媽未來賈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道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大發燒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說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

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桌兩張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
爐閑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裡頭為著倒比那王二
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
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
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
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
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
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
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

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為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裏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胆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裏我跟到那裏就是討飯吃也是愿心的他

媽氣得了不得便哭著罵著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著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著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你們不要著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著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

領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那外甥哼人抬了兩口
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唬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
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
當是他心疼的傻了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
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
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
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唬
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
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

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么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總說的叫人听着可憐見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總過賈母這边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碁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劫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么事么馮紫

英道沒有什么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几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边瞧着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竪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么賈政笑道從前对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还要悔几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〻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棋來詹光还了

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劫裡頭无伯
叔少就便完了賈政对馮紫英道有罪〻〻咱們說話兒罷馮
紫英道小姪與无伯久不見面一來會〻二來因廣西的同知
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
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
子石〻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
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
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
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

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裡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兒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綿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

滴滴滴都滚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那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赶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〻上叠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么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叠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一寸馮紫英一層〻〻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还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綃所織暑热天

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〻折好收拾過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裡有這許多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〻瞧〻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〻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〻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

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咱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

两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两件東西好可好只就没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没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难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还可消得餘就难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

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麽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侄孫媳婦兒也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麽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政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兒從吏部來聽見這說樣雨村老先生先是貴府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

服的还是無服的覺啟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了頭如今的太〻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还與我并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盐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还有一封荐書我吹嘘〻〻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

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概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道几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几年間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难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还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的功勲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几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很还熱鬧一回兒抄了原藉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是最沒有

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〻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白〻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咱們不要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〻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政賈赦道你說什麽小廝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麽馮紫英收好了看尊府要用價錢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

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
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是什麽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并沒有什麽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个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和相好的老爺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麽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

只見兩个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
賈政道你們是郝家莊的兩个答應了一聲賈政不往下問竟
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灯送過賈赦
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
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
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
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拴着走
幾个衙役就車（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
先來回報求爺打發个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

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是那買賣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趕着就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听了罵道這个還了得立刻寫了一个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去出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个都不在家他們終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厮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家等候拿車的

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帯宝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吽宝玉說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听戲去宝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个小厮出来見了賈政請了安上了車来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来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帯着宝玉走入院内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宝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礼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个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单一个牙笏向上打了一个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宝玉便不向

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个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脣若塗硃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听得他帶了小戲子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衆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个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个錢家裡已令有兩个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

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還沒有定親他倒掌定一个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才能所以到如今還没有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听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听了巴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

點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响喨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爲之音所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

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兒叫人拿帖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並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明兒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

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行出去傳喚不到貽悞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聲是出來吩咐一回家人各自留神過不幾時忽見有一个人頭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一个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並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听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

道你進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
政道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遥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
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
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
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叙不
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吩
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

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个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已又
打箇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ㄷ甄府老爺好便把上
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暴眼磕額長鬚氣
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
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
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要出來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
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已家裡一樣的所以
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
包勇道小的長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

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心人〻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瞧了一瞧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〻也很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〻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

走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个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作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〻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是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〻能彀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默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我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个行次兒包勇答應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題一日賈政早

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樣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人道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的字体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門貼的話奴才不敢隱瞞說着

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文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墻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樣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

道你瞧瞧這个帖兒寫的是什么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么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庵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學習得懶怠了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有个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子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

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个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个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个勾搭上了閑時便學些絲絃唱个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中心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着怪冷的怎么樣我今兒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芬官不來賈芹喝了幾盃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盃豈不爽快本

菴的女道士女尼道是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唱的不像且先唱幾鐘爱散的先散去誰爱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唱去我也不管正説着只見賴大急忙進來説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乱拾收便呼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鐘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么話猶未完已見賴大爺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么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么賴大説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宫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説天已不早了快快

的好赶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東頭大騎着大騾押着赶
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内
書房嘆氣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進來禀道衙門裡令
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要請老爺補一班賈
政道正等頼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
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頼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
里就是赶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請老爺只
管去頼大回來了叫他押着也別張聲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
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么樣說

賈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鉄檻寺的事情听說外頭貼了匿名的揭帖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帖兒帖的是什么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听見饅頭菴裡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来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来平兒慌了道水

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々作什么意鳳姐听了是水月菴總定了神說道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听了是饅頭菴後來听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么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平兒道我听見不像剋扣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个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听見老爺生氣他也不敢走開我听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々們知道了么但听見說老

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子孩去了且叫个人前頭打听打听奶ㄷ
現在病着依我先別管他們的閑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
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
完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
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老爺上班兒去了把
這些這女孩子暫且收在園內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
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
下人指指點ㄷ不知說什么看起這个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
想着要人問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

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道不知道娘〻宮裡即刻傳那些女孩
子們做什么叫兒姪好赶幸喜姪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
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么你纔
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
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么庵裡月錢是
月〻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
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〻罷便從
靴掖兒的裡頭拿去那个揭帖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
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為什么這么抗

我〻一月這錢去只是一趟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〻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个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偺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不在家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不要瞞我你幹的兒〻祟〻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〻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

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裡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賈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去他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声名不好就應了賈璉道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叫你々就跟着他說罷賈

芹又磕了一个頭跟着賴大去了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个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个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歡喜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故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

三五三七

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欢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个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士等都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体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么便怎么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听了咤異道這是怎么說若是芹兒這么樣起來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么但只這个貼兒的也

可恶這些説話可是渾嚼説得的么。飲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没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别説他幹了没有就是幹了一个人幹了混賬事還肯應承么。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么樣呢。依侄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么樣个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呢。賈璉道大約姑娘也都知道是預備宫裡頭的話。外頭並提起别的來。王夫人道很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發他

們出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么你竟叫賴大把那些人都帶去細細的問他的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來上幾十兩銀子雇隻船派个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爲着一兩个不好个个都押着他們还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裏發給官媒雖然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裏顧人的死活呢芹兒你便很很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裏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並與賬房兒裏把這一項錢粮檔子銷了还打發个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坟

焼紙若有本家爺到了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點不好
風聲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
的説告訴賴大説是太〻主意叫你這么辦去辦完了告訴我
去回太〻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着太〻的話回去
賴大听説便道我們太〻真正是个佛心這班東西着人送回
去既是太〻好心不得不挑个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
了罷那个貼帖兒奴才想法兒査出來重〻的収拾他纔好賈
璉點頭説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趕着把女尼等領出
按着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

是省事的人听了也便丢開手了獨有那些無頼之徒听得賈府發出二十四个女孩子出来那个不想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听見女尼等預備宮内使喚不知何事使到賈母那邊打听打听恰遇見鴛鴦下来閒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事鴛鴦咦具道我並沒有听見回来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傅試家兩个女人過来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个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来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裡有了一个女孩兒生

得好些便獻寶的是的常々在老太々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
怎么好心地怎么好礼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
兒又巧會寫會筭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
平的來了就編這一套常々說給老太々聽我聽着很煩這幾
个老婆子真討人嫌我們老太々偏愛听那些話兒老太々也
罷了還有寶二爺素常見了老婆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
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也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
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偺們
這裡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獎一回奉承把老太々的心都說

九十四回

活了紫鵑听了一呆便假意道若太〻喜歡爲什么不就給宝玉听了呢鴛鴦正要說出原故听見上頭說太〻醒了鴛鴦赶着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道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〻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一个神情兒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爲着這个是什么這家的金的銀還鬧不清若添了什么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宝玉的心也不在我們那一位身上听着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个愛一个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嗎紫鵑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

已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了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若是看看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蹶起來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么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到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從今以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么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館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鵑來便問道到那裡去了紫鵑我今兒瞧了瞧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去么紫鵑

道我找他做什么黛玉一想這話怎么順嘴說了去来反覺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么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来到茶只听見園裡的一叠声乱嚷不知何事一面到茶一面叫人去打听回来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来萎了幾棵也没人去澆灌他昨日宝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枝頭上有了骨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没有理他忽然今日開的很好的海棠花衆人詫異都争着去看連老太々太々都鬧動了来瞧花兒呢所以大奶々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枝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听見了知道老太々来便更衣叫雪雁去打听老太々

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〻太〻好些人都來了姑娘就去罷黛玉各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〻太〻坐在寶玉常卧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〻安退後便見了邢王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只有鳳姐因病未到史湘雲因他叔〻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〻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的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節氣遲還算十月應

看小陽春的開花天氣因爲和暖也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〻
見的多説的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叫見這花已經萎了一
年怎么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〻
與太〻説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
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内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
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説出來獨有黛
玉听説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説道當初田家有荊樹一株
三个兄弟因分了家那荊樹便枯了後来感動了他兄弟們仍
舊歸在一處那荊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

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欢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听了喜欢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說依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听見便說誰在這裡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么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賈政听了不敢言語赸赸的同賈政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寳玉環兒蘭兒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

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道對探春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么我們鬧的李紈道海不是你起的么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听看都笑一時擺上酒來一面喝彼此都討老太太的欢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听道

海棠何事忽催隤　今日繁花爲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寿　一云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出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

賈母听畢便說我不大懂詩听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爲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

却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
去了王夫人帶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々的迎上來說我們
奶々知道老太々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
太々太々們還有兩疋紅綢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
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老太々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
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襲人笑道向平兒
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々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
道嗳喲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得到送得也巧一
面說衆人就隨着賈母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々說這花開

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紬子掛〻便應在喜事上去了已後也不必只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嘆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的悲歡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掛出來迎接賈母匆〻穿換未換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剛纔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回各處找尋蹤跡全無嚇得

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别真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别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々罷想々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擱在那裡去了寶玉道我明々記得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々兒的各處搜尋

鬧了大半天竟無影響甚至番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
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
道這玉是性命似的東西呢誰敢撿了去呢你們好歹先別張
声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着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
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做
什么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个
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赶
出來囑咐道頭裏在這裏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成再惹出
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个个

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覷寶玉也嚇怔了襲人
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個個
嚇得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
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個丫頭再往各處
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大家頭
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
廁裡都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個綉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
無蹤影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理的話了
衆人道什么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

除了宝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〻妹〻姑娘都要跟来的丫
頭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
子並粗使的丫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得有理現在人多手乱
魚龍混雜到是這么一来你們也洗〻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
了頭們也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
如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
子你也拿那些不成材料的樣子来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
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宝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
廢物偷他做什么我想来必是有人使促狹衆人听說又見環

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亂跑都照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唬着他叫他不要声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東西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赶着去了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碗茶擱在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搭赸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環兒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么又要我來查問疑我我

是犯過案的賊么平兒見這樣子到不敢再問又陪笑道不是這么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〻瞧見了沒有好叫他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該問他怎么問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么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的滿屋滿院裡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么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頭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

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主意回來好回賈母諸
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
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為什么砸的呢你們也是个死啊倘
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又怎么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
門丢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也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
斈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么沒有大前日還到南安王府裡
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丢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日丢的
為什么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乱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
趙姨娘的声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丢了東西自己不找怎

么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來了索性交給你們這
一起伏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
个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劝解丫頭
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寳玉等赶忙出來迎接
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声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
之色纔信方纔所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么衆人都不敢
作声王夫人走進屋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
要禀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去找一忙乱倒不好了
襲人哽咽難言寳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

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南安王府裡听戲在路上丟了王夫
人道為什么那時不找宝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
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
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么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
了還要問人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宝玉無言可答
趙姨娘听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
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說這个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
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告訴了王夫人
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

那邊跟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正直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昔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麼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我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們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

身之地你着了急反要毁壞了叙口那時可怎么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宝玉本不愛他撂丢了也沒有什要緊只是大家嚴塞此別叫老太々老爺知道這么說了暗々的去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宝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々心裡怎么様　王夫人聽了半日總說道你這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么瞞的過呢很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々宝玉丢了白問了你一句怎么你就乱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个壞毀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不敢嚷了趙姨娘听了那裡還敢言語　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

方兒好端〻的在家裡的還怕他飛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声
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
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着便叫鳳姐跟到邢夫人
那邊商踩緝不題這裡李紈等紛〻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
干人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〻兒的告訴了他
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
動要出時一槩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丟了東西待件東西有了
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日奴才家
裡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

一个測字那人叫什么劉鐵嘴測了一个字說的狠明白回来依着一找便着了衆人听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々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去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那袖烟道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聞妙玉的何不煩他問一問況且我听見這塊玉原有仙机想来問得出来衆人都咲異道咱們常見的從沒有听他說起麝月便問岫烟道想来别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来我輩子忘不了你的恩說着便忙赶着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慫恿着岫烟速往櫳翠菴去一面

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
玉是不丟了的將來橫豎有人送來的衆人听了也都半信半
疑惟有襲人麝月歡喜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么字林
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不上記得拈了一个賞人的東
西的賞字那刘鉄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
筭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
字這件東西很可口裡放得的必是个珠子寶石衆人听誇讚
道眞是神仙往下怎么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
不成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鋪去找

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着當鋪便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么衆人道既這么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个當鋪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咱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ヒ回了太ヒ先叫太ヒ放心就叫二奶ヒ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畧安了一點神呆ヒ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赶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ヒ奶ヒ姑娘們天大喜事

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么這么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咱們兩个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什么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顛瘋

話説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説宝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来告訴宝玉衆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来問他衆人在廊下听着宝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拿裡得了快拿来焙茗道拿是拿不来的徹得托人做保去呢宝玉道你快説是怎么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〻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听見説在當舖裡我我没等他説完便跑到幾个當舖裡我比給他个瞧有一家便説有我説給我罷那舖

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个人拿這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今兒又有一个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了三百錢五百錢去取了來你們瞧瞧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鋪有的衆人在正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要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菴見妙玉不及閒

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声說道我與姑娘來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兒怎么听了那裡的謠言過來䫗我況且我並不曉得什么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怎么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自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寄性命關係的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爲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

九十五回

箱子裡找出沙盤乱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畢起來同妙
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踪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
們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問請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録
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
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哩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
怎么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録語進與李紈衆姊妹及宝
玉爭看都解的一時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

知幾時不我使出來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咱們家裡那裡跑出這些誰怕查出撂在松樹的山子凹底下也未可知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裡丟的說明了我們就受罪也在明處呵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么李紈探春道今兒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天了你們林妹妹已

經掌不住各自去了我們也該歇〻兒了明兒再鬧罷說着大
家散去寶玉即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又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
暫且不提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話反自喜歡心裡
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把
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
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
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
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
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

有不吉之事不覺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是應
開此玉又是應失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次日王夫人
等早派着人到當舖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
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日日提心吊胆寶
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
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大着意那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
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軍机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
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進京已定明年正月二
十日宣麻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个多

九十五回

月就要到了但兒將來回太〻知道王夫人听說便喜歡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〻專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〻的說道你快去禀知老太〻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〻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听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〻去請老太〻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

送去諸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所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

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
泣之狀却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
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
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
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出來又不敢啼哭惟有
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
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少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
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
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

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〻中邢夫人李紈鳳姐
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
家哭泣不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内請安哭
靈賈政又是工部雖按例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用他
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
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
必多贅只說賈府中男女天〻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
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
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〻入京陞内閣仍叫家眷來京

又奏〻　卷之九十四回　三下六

鳳姐心裡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撂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担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識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家裡知他家有事也不來管他賈玉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乘此机會竟可與姊妹們天々暢樂不料他自從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說話也糊塗了並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

竟像是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
么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
着親事頭上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
他來呢原是小時節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
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裡去告訴探春那
知探春心裡明明知道海棠開得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
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解寶玉
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懶懶的所以
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娘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

乙卯本　第九十五回　三八二

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准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的卻也生來的沉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兩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裡也甚驚疑到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

心只等哥〻進京便好爲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
政府內忙亂却得鳳姐好了出來把賈家的事摒開了只苦了
襲人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玉竟是不懂
襲人只有暗〻的着急而已過了幾天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
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
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等一發
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
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〻請醫調治煎藥吃
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裏不舒服寶
玉[illegible]

卷之九十五回　三〻

玉也不説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寶玉去請安寶玉雖説是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么病着故此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説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个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説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么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自神魂失散的様子到底因什

么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襲人怪可憐的樣子只是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南安王府裡去听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的告訴一遍心裡也傍皇的很生恐賈母着急並說現在着人四下裡找尋求籤問卜都說在當舖裡找少不得找着的賈母听了急得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么丧魄失魂的還了得况且這玉滿城裡

都知道誰撿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么叫人快快去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得王夫人襲人等俱哭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我們拚命裡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多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情愿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着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么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咱們家幾

个人我就找一葉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
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宝玉動用之物便撤到
我那裡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道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宝玉
听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隨了宝玉起身襲人等攙扶
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
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么我為的園裡人少怡紅院
裡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裡伏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
此玉丢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着幾天也不
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裡瞧王夫人听接口道老太太想

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
么都壓住了賈母道什么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多都
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
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
在賈母這裡不敢出声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
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
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方兒
吃了不提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听見道兒上人說道人
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个道怎么見得這个人又道今日听見

榮府裡丟了什么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顔色說有人撿了送去就給了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裡咤異急忙赶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日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招子纔知道的賈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出這么一个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

人幾句又走出來叫𦡆着老太〻背地裡揭了幾个帖兒下來豈知早有幾个游手好閑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内人們听見喜欢的了不得便說拿來給我替你回去那人便懷内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這不是府上帖么寫明送玉來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个財主了別這樣待理不理的門上听他話頭來得硬說道你到底畧給我瞧一瞧我給你回去那人初到不肯後來听人說得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手中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原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

諕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的那日賈政
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衆人回明賈璉細問真不真門上口
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
璉却也喜歡忙去禀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个樂得合掌
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声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內坐將
玉起來一看即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
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銀分厘不短那人只
得將這一个紅紬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
塊晶營美玉嗎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到要看看了半日

九十五回

上面的字也彷彿認得出來什么除邪祟共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合家的人都等着爭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裡賈璉笑道你這么一點兒還不叫我献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么把頭裡的宝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宝玉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聘得心

威也不敢說出不像鳳姐如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
來給寶玉瞧這時寶玉正睡着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
寶玉睡眼朦朧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們又來
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么你
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應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
見他這樣便道這還不用說了他的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種古
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人是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
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听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
來給我問問他去人家這樣事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

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便想着賺幾个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个東西又叫咱們認出來了依着我不要難爲他把這玉還他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爲了這一个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發虛只見賈璉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机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裡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个混賬東西這裡是什么地方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个小廝齊声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問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廝又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裡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嚇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

只得跑下給賈璉磕頭口〻声〻只叫太老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个沒臉的營生來那玉〻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〻磕賈璉頭賈璉啐道你這个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那朽不了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个什么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恶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〻的滾罷還等窩心脚呢那人連忙磕了兩个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

出假宝玉来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来衆人因爲灯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宝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来京只見鳳姐進来回說今日二爺在外听見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赶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没了太太听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没有听見老爺昨晚也没有說起到底在那裡听見的鳳姐道說在樞密張老爺家听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来了因拭淚說道回来再叫璉兒索性打听明

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爲着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听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赶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医調治無奈這个地方沒有名医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听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収拾行裝迎到那裡幫着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

又知宝玉已被神志惛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边叫請老爺賈政急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赴任我有許多話與你說不知你听不听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ヒ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咽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

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
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糊塗還不知道怎么
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
得好靈說好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沖喜纔好不然
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來商量的你的媳
婦也在這裡你們兩个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
寶玉去呢賈政陪笑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么疼的難道做
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剛纔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
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理如今寶玉

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　因老太〻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
敢言語我到底瞧〻宝玉是个什么病王夫人見賈政説着也
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宝玉来宝玉
見了父親襲人叫他請安便請了个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
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
下的人了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来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
一則年老無嗣雖説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太〻最疼的
是宝玉若有差錯可不我的罪更重了瞧〻王夫人一包眼淚
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来説老太〻這么大年紀想法兒疼孫

之長卜　　長乙九十六回　　口二

子做兒子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么便怎么就是了但是
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
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
道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他哥哥在監裡妹子怎么出嫁況且貴
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
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
幾天怎么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
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么好只可
越些礼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

個道理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
他蟠兒那裡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
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
教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
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咱們家分兒過了
礼赶着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到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
對提灯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照南边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
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么寶丫頭心地明白到不用慮的內
中又有襲人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來常劝

九十六回

更好他又和寶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々曾說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道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來不因金鎖也招出他的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是要你派的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筵席請人這麼着都趕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强陪笑說道老太々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

太〻那边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老太〻的主意難去賈母道姨太〻那裡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領憑親友們薦人種〻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边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是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裡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便昏〻沉〻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却靜〻兒的聽得明白頭

裡雖也听得些風声到底影响只不宜叙過来却也有些信真今日听了這些話方纔冰落歸潛倒也喜欢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只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个林姑娘幸虧他沒有听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么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么好老太々太々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一時高興便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是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况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来因爲紫鵑說了句頑話兒便

哭得死去活來若是於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把林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害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看着寶玉便從裡間去來走到王夫人身旁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這裡打算怎麼過礼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是奴才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

你慢々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々太々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老太々太々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个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々的說了還說這些都是太々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沒敢和別个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是都听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么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

以頭裡的話都沒听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么樣呢
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
意纔好王夫人便道這么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
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着仍到
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
襲人丫頭說什么這么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
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听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
都不說了只見賈母嘆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么
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

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〻一个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〻听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么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么樣要是他全不管這个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就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欢你怎么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个搗

見到底告訴我是怎麼呀着鳳姐恐賈母不懂洩露机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个話原只說給寶玉听外頭一概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問丫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个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努了一个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

閣的戥衙議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還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連家眷回南去了舅太々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京有多少話不能說听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咱們這裡細々的說王夫人听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々略歇一歇晚上再來商議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賈璉叫他派人收拾了新房不提一日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己散々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己卻慢々

的走着待他剛纔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听一个人嗚々咽々在那裡哭黛玉煞住脚听時又听不出是誰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的叨々的說些什么話心裡甚是疑惑便慢々的走去及到跟前却見一个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裡這些大丫頭有什么說不出的心事所以来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个丫頭却又好笑因想道這種蠢貨有什么情種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々了却不認得那丫頭見了黛玉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々的為

九十六回

什么在這裡傷心那丫頭听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〻
這个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錯說了一句話我姐〻也
不犯就打我呀黛玉听了不懂他說的是什么因笑問道你姐
姐是那一个他丫頭道就是珍珠姐〻黛玉听了纔知他是賈
母屋裡的因又問你叫什么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
了一笑又問你姐〻罵什么打你〻〻說錯了什么話了那丫頭
道爲什么呢就是爲我們宝二爺娶姑娘的事情黛玉听了這
句話如同一个疾雷心頭乱跳畧定了神便叫這丫頭你跟了
我這裡來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

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爲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〻和太〻二奶〻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向姨太〻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頭一宗給寶二爺沖喜第二宗說到這裡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〻家呢黛玉已經听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不知道他們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听見害臊我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〻白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太〻這可不是怎么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句話害着珍珠姐〻什么了嗎他走來打了我一

又長亭　人乙　九十六回　之二

不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摔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爲什么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塊的一般的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么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踹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過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着腳從那边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

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頭走起來紫鵑取了絹
子起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
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个丫頭往前頭
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个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
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
糊隨口應道我問宝玉去紫鵑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
母這边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
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么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
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边呢我趕着過去問姑娘姑娘

九十六回

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么往
這裡走呢紫鵑見他迷惑便知黛玉必是听見那丫頭什么話
了微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个已經
是瘋々傻々這一个又恍々惚々一時說出些不大体統的話
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
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是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
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
覺丫頭們也有脫滑頑去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
太々的倒是襲人听見簾子响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

讓道姑娘坐罷黛玉笑道寶二爺在家么襲人不知底理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掀嘴兒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裡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裡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听黛玉說道你為什么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个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个卻又不答應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

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于寶玉因悄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同着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鵑秋紋後面赶忙跟着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鵑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

遠禁鵬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杰想亭

卷九

王方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宝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便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麽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太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殺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宝玉宝釵的事情這本

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
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
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了頭的話來此時反不
傷心惟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
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
去神情慌張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
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
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他婆媳兩個鳳姐道
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人走了話了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

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麽樣了說着便起身帶
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
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了頭遞了痰盒吐出
都是痰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
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
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
眼又閉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太夫來了於是大家畧避
王夫人同着賈璉進來胗了脉說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
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

王夫人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他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么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女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還成個什么人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的有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

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樣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心橫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太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听見說房子不差什庅就要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宝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

媽晚上過來偺們一起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裡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麽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

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見我不見我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

且不用理他叫要人好好的安慰他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蝌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听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來了當晚薛姨媽故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的不過畧瘦些

怎麽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麽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道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

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玉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去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听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

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該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趁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媽不用等我該怎麼着就怎麼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放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愿意似的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

都是混賬人親戚呢就是賈王兩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咱們咱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耽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

件都送與賈母過目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笑道這裡送到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収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

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偺偺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一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

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
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
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
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遍去告訴賈母鴛鴦
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
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
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
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信
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

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听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兒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

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鵑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與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

命的撕那絹子卻是只有打頭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卻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黛玉點點頭兒把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連忙答應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

紫鵑嚇了一跳將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
盆架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麽說
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
紫鵑怕他又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
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搆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
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
彀少待早已烘烘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撂
在地下亂踹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
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

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得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詫異遂到寶玉屋裡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

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麽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静的很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裡做什麽紫鵑道我听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

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發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
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
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
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什庅事庅紫鵑沒什庅事你
去罷墨雨仍舊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
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恨道寶
玉我看他明日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
如意的事兒拿什庅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
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裡門往外探頭探

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噯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赶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竟是個没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了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

只怕林姑娘好不了那裡都哭呢李紈听了嚇了一大跌也不
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
頭落淚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
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
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鳯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已也
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嘆一頭
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
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裹妥當了没有
連忙三歲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

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間屋裡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

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
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什
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
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赤身露體着來
光着去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
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
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了一會子就
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
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

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

是出去的那裡用怎麼說到這裡卻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呢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卻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卻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

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
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雁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
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
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
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快叫
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道可是太奶
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
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點子事還不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能
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

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麽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李紈囑咐平兒打那麽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你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

去辦事却説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到也不知用我作什麽我且瞧瞧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説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麽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只不過

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即見寶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我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為什庅這庅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听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偺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

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宫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寳玉見新人幪着蓋頭喜娘披着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寳玉看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之說那知今日寳玉居然

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撒了帳便要揭起蓋頭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麽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揭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已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麽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軃眼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

烟潤了宝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宝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宝玉仍舊坐下两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宝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宝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宝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説老爺可在外頭呢宝玉瞧瞧兒的拿手指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説不出話来歇了半日纔説道是新娶

的二奶奶衆人也都回顧頭去恐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
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
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
剛纔看見林姑娘了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
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
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呢寶玉聽了這會子糊
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
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
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

宝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宝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畧畧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宝釵安歇宝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内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内裡原由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来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宝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禀稱不孝遠離惟愿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請安不必掛念宝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

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發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
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
因病冲喜如今稍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
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
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麽只要
他從此已後認眞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
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
着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
了父親神志畧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麽大差賈政吩咐了幾

句宝玉答應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
切蹇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嬌縱明年鄉試務必
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听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扶了
宝釵過来行了新媳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内眷俱送至
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
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
宝玉回来舊病復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
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胗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几天那日都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

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來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偺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

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来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来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什麼覇佔住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

要死了我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哭死的我如今也不能活了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抬在一處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嗓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

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塗死了太太將來怎麽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還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没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死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吒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

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听見他死了自然你
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宝玉听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
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
人走來宝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
壽未終何故至此宝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
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宝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
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
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况林
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宝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

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隕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宝玉心口擲來宝玉听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急欲回家只根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听那邊有人喚他

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己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塲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内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趂勢説明使其一痛決絶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胗視那大夫進來胗了脉便道奇怪

這回脉氣沉静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
着出去衆人各自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恐宝釵不該告訴惟是口
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宝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宝釵道你
知道什么好歹横竪有我呢那宝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
察宝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宝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
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宝姑娘爲人
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
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宝玉終是心酸
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

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於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為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卻說寶玉成家的那

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
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却又緩過來了
微微睁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
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碗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
了兩三匙黛玉閉眼静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此
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廻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
半天耐頭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裡黛玉睁開
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
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便伏侍我几年我

原指望偺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鵑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听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腳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狠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

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赶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听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眼一番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香

當時黛玉氣絶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并沒听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听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听却又沒有了

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听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墻好
凉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
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
爲宝玉昏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
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
瀟湘館內不免也哭了一回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
說狠好只是剛纔你們爲什麽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
送老爺怎麽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
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

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机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宝玉那裡听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宝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着宝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他只為有個親疎他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

了若與宝玉比起來可是宝玉比他更親些倘宝玉有些不好
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
太最疼的但只寿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
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偺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
孫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
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伏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偷
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宝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
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
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

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他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道使得只管放心襲人可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臉淚痕遍了

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听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听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别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没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

大家說話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
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
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太夫看
出心病索性叫他闊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听
見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過來扶寶
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
賈母已哭得淚亂氣絕鳳姐等再三勸慰王夫人也哭了一場
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
未病之先未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

何等親密今日臨死怎不更加悲傷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
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
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鵑紫來見問明姑娘臨
死有何話說紫鵑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光景心裡已回過來
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
怎麼復病怎麼燒燬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
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
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
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裡肯捨

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哭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記寶玉卻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於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

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姑娘的功服正好圓房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卻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慰逸必要

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偺們吃盃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听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偺們親上做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寿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麽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听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

說給老太太和姑媽听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你姑媽听听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被刑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着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麽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麽坐着一個這麽站着一個這麽扭過去一個這麽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

三頁已

姐〻説道剛〻我到宝兄弟屋裡我看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臉户眼兒一瞧原來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宝妹妹你爲什麼不會説話了你這麼説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宝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宝妹妹懷裡了宝妹妹急得紅了臉説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説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宝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跌出你的話來

了薛姨媽笑道是宝丫頭古怪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没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宝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宝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没有鳳姐道明兒宝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想你姨太太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來

摳個笑話還罷了怎起滕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
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
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臉死時
切齒倒恨着宝玉賈母薛姨媽听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
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
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
不在話下却說宝玉雖然病好復元宝釵有時高興翻書
談論起來宝玉所有眼前常見的當可記憶若論灵机大
從前話變了連自己也不解宝釵明知是通灵先去所以

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机都忘了那是舊毛
病忘了才好什麼你的脾氣還是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
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
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歛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
伏侍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爲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
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
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
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
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爲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

湘雲因史候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
大常來只有宝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一天來過兩次也
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為着宝玉已經娶親的人又想自己就
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
宝釵說話見了宝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
嫁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
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
紈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紈探春惜春
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

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一天園裡當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糧米折乾勒索等弊雖也聽見卻未嘗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論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吏胥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

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
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
老爺獃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
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
逼起來那可怎麽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銀子只是不能到手
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麽銀錢來的我們纔
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一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
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
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

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才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飽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去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

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中人道你放心就沒有多少也強將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粮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庅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庅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几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庅書辦道原爲打听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

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我叫本官打了便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個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著笑說道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個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几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咱們說一說書辦

不豆言

也說誰不知道十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著
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
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分付了伺候外頭答應了停
了一回子打點已經三下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
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們只有一個賈政
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會才來了抬出
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打的只有兩個賈政便也生氣說
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也是攙前落
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

有的說是鋪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
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
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探探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
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
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當早該打發京裡
取去李十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這些人都
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得多
少現在打听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別的府道都上千上萬
的送了我們到底道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道老

爺寬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往來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笑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听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麽都說起來李十赶着回道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了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

十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銭買着粮道的衙門不想發財
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没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
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庅話李十道百姓説凢有新到
任的老爺告示出得越利害越是想銭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
多多的道銀子収封的時候衙門裡便説新道爺的法令教是
不敢要銭這一難爲刁蹬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几個銭早早
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説老爺好反説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
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巳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為識
時務能上下和睦罷了賈政听到這話道胡説我就不識時務

[illegible]頁上

九十九回

若是上下和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李十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道也沒有什麼別的趁着老爺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應着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說是叫我做貪官道了命還不要緊

必定要將祖父的功勲抹了總是李十回道老爺極神明的人没看見舊年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裡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説是個清官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説他不好如今陞的陞了遷的遷了只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老爺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碍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一番言語説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説着便踱了進

去李十便自己做起威福鉤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
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
几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
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
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海務事畢當無隕越一日賈
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
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粮道衙門賈政拆
封看時只見上寫着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 供職來都竊嘗依座右仰蒙

雅愛許給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
稟求遠懷歉仄今幸榮戟貴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
光蒙翰須邊帳生光雖隔重洋當叨蔭想蒙不棄卑寒
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睞如蒙踐諾即遣冰柯茲修
寸函恭賀台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有一定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
是同鄉好友又是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寔雖提起這話來後
來他調個海疆大家也不提了不料我今陞了至此他又寫書

來了門戶卻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一角文書進來是調取會議事件賈政只得起身候節度委派偶然接到邸報內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了一驚道了不得已經題本了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拍棹叫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咨稱情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鬥殺罪收贖等因前來

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註云相爭
爲鬬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
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議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
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
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
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
薛蟠依鬬殺律擬後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
應請以下註着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雖托過知縣若
請番革審起來牽連着已已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

不是只得翻來後去將報看完終没有接這一本的心中添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進來請老爺到官所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没有听見李十又說一遍賈政道這便怎庅處李十道老爺有什庅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庅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听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打死了奴才听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庅部裡没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

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是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听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罷不要誤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听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久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只得起身不知傳辦何事下回分解

石豆訂

卷方

二[illegible]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听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听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這半日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爲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听得心内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極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

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庅罣碍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
故回到衙門便打發家人進京打听順便將捴制求親之事回
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稟命赶到京中
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得賈政並無分惟將署太平縣
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
說薛姨媽為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
銀錢纔定了誤殺且題原打量將當鋪折変給人備銀贖罪不
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捴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
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是常

過遇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筭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些正經也該稟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静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正眞俗語說的寃家路兒狹不多几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筭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筭自巳

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大凡養兒子是為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挣一碗飯養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心得下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日老爺打發人來說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闖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听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

就想殺了我求 媽媽暫且養養神趣哥哥活口 現在問問各處
的賬目人家該偺們的偺們該 人家的亦該請 個舊夥計來筭
一筭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几天鬧你
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 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
不知道京裡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鋪已經給了人家
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几
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裡頭要賬料
着京裡的帳已經去了几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並
住房折变纔殺前兩天還听見一個荒信說是南邊公分當鋪

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説着又大哭起來寶釵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偺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了罷了我還聽見説帮着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没有的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服傢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没法免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没心在這裡該去的叫他們去就

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過去寔在短什庅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听見我哥哥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听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㐌的薛姨嬀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别告訴他他為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腦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宝釵道我也是這庅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命的分

免了偺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家免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宝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庅說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宝琴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収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遇

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痴痴的問問寒熱忽喜忽嗔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止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愛越瞧越想越幻那裡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麽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却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

蟬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蟬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偺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那臉上紅撲撲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偺們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広金桂听了一心的怨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做什広寶蟬道奶奶又遷了他好說偺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偺們再另打主意金桂听着有理因叫寶蟬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蟬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

然後拿一條酒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
知怎麼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裡喝
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
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
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鐘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兒沒說
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們自巳家裡酒是
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
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
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

帶滋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巳那驕悍之氣感化到
爪窪國去了因笑説道這麽説你的酒是硬強着緩背喝的呢
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
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説
到這裡兩個眼巳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得紅暈了薛蝌見這
話越發邪僻了打筭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巳
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説着渾身亂顫
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説一句要緊的話正
鬧着忽听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

回頭瞧時却是宝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赶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听宝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裡拉着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却唬的心頭亂跳自已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獃獃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已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裡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宝釵在賈母屋裡听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听得說他孩子到

過我們家裡怎麽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修個葉落歸報况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麽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但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敢不上再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

鄉本主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揔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見听被他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听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拌起來就說偺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揔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几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們說回去別說我這樣苦這也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什庅衣裳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

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

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听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用卻說姨娘听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着別人他擋在頭裡連環見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凈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愿意他像迎丫頭似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愿意的便是養了你一

場並没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想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听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已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已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宝玉這邊來宝玉因問道三妹妹我听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来着我還听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来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秖是那夜卻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宝玉听了更以爲寔又想前日自已神魂飄蕩之時

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艶艶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鵑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鵑心裡不愿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宝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嘆氣的宝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沒好言回答宝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他怪他那雪雁雖是宝玉娶親這夜出道力的宝釵見心弟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厮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

哥等小了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宝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被又想眼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宝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宝玉听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宝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宝玉早哭的說說不出話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帳不堪東西三妹妹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

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攏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你到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ゝ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

雙手拉着宝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麽散的這樣早呢等我
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捂着他的嘴道又胡說這兩
天身上纔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ム不管
了宝玉慢慢的听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
怎麽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裡鬧得慌宝釵也
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
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宝釵道這怕什麽等消停几
日待他心裡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况且姑娘是極
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

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裡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宝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広辦理下回分觧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吩派那管辦探春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黄昏已後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茶房窓下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又似哭又似笑作言言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内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听着用

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〻的掩着相是主仆二人方推入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〻樹影杳〻〻〻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的一聲的那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〻的作响枝稍上吱嘍〻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了

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〻哧〻似有聞嗅之聲不
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〻一個東
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
嚇得魂不附體不覺失聲咳了一聲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
回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
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此時心跳神移急〻的向秋爽齋
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
中疑惑心裡想着必是那一房裡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
並沒有人出來已經嚇得神魂飄蕩恍〻惚〻的似乎背後有

人說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
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的媳婦
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
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
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在
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先妻秦氏便說
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麽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
回身腳下不妨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
雨下雖然毛骨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々綽々

前來了〻傳姐恐怕落人前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
光去了這半天快拿來衣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
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應了咱們回去
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〻忙〻回到家中賈璉已回
了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
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起忙〻來要
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
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
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

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三件穎州
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淩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
殺死節婦一家人死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
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事心中畏又不自在起來待
要看第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
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
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内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
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没睡什麽覺我這會子替
奶奶搥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

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々的捶着纔捶了八拳鳳姐
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
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
他些你也忒好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
心中沒好氣只得狠命拍了幾下嘟々噥々的罵道真々的小
短命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
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鳳
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々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
的養漢老婆下死勁打他幾下把妞々抱過來平兒笑道奶々
頁已　　一百一回

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不提防錯磡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没要緊的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声說道你瞧〻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〻這怎麼樣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没見的也見了没吃的也吃了也筭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筭賭尽了强也筭争足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聽說由不得

滾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意悲我死了你們只有
歡喜的你們一心一意和和氣氣的省得我是你們眼裡刺是
只有一件你們好和夕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
越發哭的淚人是的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裡就死了
呢哭的那麼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
道奶奶說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了半日不言語鳳姐
又朦朧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
去遲了那裏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過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
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呢賈璉

一路摔簾子進来冷笑道好〻這會子還都不起来安心打擂台打撒了手兒一聲声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来原来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来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湯過的拿了来賈璉生氣舉起杯来嘩啷一声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噯呦一声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〻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声賈璉嚷道你不要我回来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来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来的快問你一声也没什麼

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裏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裏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

皆恐煩些少不得替人辦々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難為的事
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麽你明兒道也問々
他鳳姐啐與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々鳳姐道是他嗎賈
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麽事叫你替
他跑賈璉道你還在鐔子裡呢鳳姐道真々這就奇了我連一
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麽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々和
姨太々這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々和姨太々不放心二則你
身上又常喉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的說
起來真々可人惱你今兒不問我々也不便告訴你々打諒你

哥〻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
什麼賈璉道叫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他可不叫
王仁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
信的那個忘仁哪鳳姐道這是什麼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賈
璉道不是遭塌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〻也知道知道你那哥
〻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二叔做生日呵鳳姐想了一想道嗳
喲可是呵我还忘了問二叔不是冬天生日嗎我記得年〻都
是寶玉去前些老爺陞了二叔那边送過戲來我還偷〻兒的
說為二叔為人是最嗇刻的比不得太舅爺他們各自家裡还
〻〻了〻　〻〻　一百一回　〻

爲瞎鷄是的不麼那日大舅太爺没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还
出了個頭兒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赶他的生日咱們
还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
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你还作夢呢他一到京接着舅太爺
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吊他怕咱們知道攔他所以没告訴咱們
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
不住了变了一個法子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
着再弄幾個錢好打点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
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丢臉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

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参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
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勝侄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找
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関係
太太和你我總應了想着找找總理內庭都檢点老裘替办办
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我白起
來跑一躺他們家裡还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人生氣不
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聽賈
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樣倒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
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
事頁已　長一　一百一回、

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得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罷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撥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樣着是你哥々不是人我並沒有說你呀况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你們還睡覺咱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々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呢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办々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太々聽見也喜歡

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澆平兒道奶〻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〻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著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〻也算替爺掙彀了那一點不是奶〻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〻辦了一點子事就關會著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〻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〻跟前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

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咲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傲的了不用你帮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情盡了鳳姐道你别説那個謊誰知道誰怎樣呢你不死我还死早呢早死一天早心净説着又哭起来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横窗賈璉也不便再説跕起来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已起来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来道太〻説了叫問二奶〻今日過大舅爺那边去不去要去説叫二奶〻同着宝二奶〻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争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

一驚也寔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〻〻去我还有一件事沒
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宝二奶〻
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各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
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已不去也該等個信兒再
者寶釵还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
過王夫人支吾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
裳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瞅〻的看宝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还
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宝玉也爬起來鳳姐緩
哄嘻〻的坐下宝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〻進來也不

言語声兒麝月咲着道二奶ゝ頭裡進来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鳳姐因向寳玉道你还不走等什麼兒没見這樣大人了还是這麼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边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殺也不怕丫環們笑話說着哧的一咲又瞧着他咂嘴兒寳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會把個寳釵直臊的满臉飛紅聽着又不好說什麼只見襲人端過茶来只得搭赸着自己遞了一袋烟鳳姐咲着站起来接了道二妹ゝ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寳玉一面也搭赸着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着奶ゝ們一

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
着老太〻給的那件金雀兒好鳳姐因悟他道你為什麼不穿
寶玉道穿着太早些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
王家是内親只有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都
接着說道二奶〻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
這是什麼緣故襲人道告訴二奶〻真〻是我們這位爺的行
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〻給了
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没在家那時
候还有晴雯妹〻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

太〻總沒睄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
給他披〻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
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
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是嘴頭利害些偏〻
兒的太〻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活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
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裡柳家女人他女孩兒叫
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一個影兒是的我心裡要
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〻說是狠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
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

太〻那一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到寶玉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还怕什庅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宝〻爺愿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宝玉本要去聽見這些〻話已歇了襲人道為什庅不願意早就要弄了來的只是因為太〻的話說的結寔罷了鳳姐道那庅着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〻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边去了這裡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両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向太〻屋裡

去罷咲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々家裡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上纔好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又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々奶々寶釵說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々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裡站着說的賈母鳳姐並地站着的衆老婆子了

頭笑了寶釵飛紅了臉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
這也值得這樣慌〻張〻跑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丫頭
去罵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〻的
叫下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对出來又罵我了這會
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環笑着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釵道
你去罷省得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總走了又被鳳姐
慪他頑笑止沒好意思又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
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
了道因這幾日廟作好事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

卷十　一百回　十三

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宗祖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是王夫人府裡不乾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燒香做四十九天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卻說鳳姐素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

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便說道奶〻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〻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國中父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他是妖精便棄在冰山之後了誰知那山上有個得道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沖天虎狼遠避知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〻談道參禪說的天花散漫繽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至今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還蓋了廟塑了像供奉姐道這

[illegible]道之　文下　一百一回　卜回

有什麽現報呢大了道奶々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麽現報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奶々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祝民有些靈驗人總信服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麽我明兒去試々你廟裡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是最靈的明兒奶々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麽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鳳姐勉強扎掙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

預備車馬帶着平兒並許多奴仆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眾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見鬼之事並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声筒中攛出一支籤來於是叩頭拾起一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寫着王熙鳳衣錦还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了一驚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麽大了哄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还說這一回

書的我們还告訴他稟着奶〻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
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如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的明白大了道奶〻大喜這一籤巧得很奶〻自
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去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着接家眷
来順便还家奶〻可不是衣錦还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簽
經交与丫頭鳳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攏了齋来鳳姐只動了

一動放下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昔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
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藏來命人一解都歡喜
非常或者老爺來有了心咱們走一輛也好鳳姐覓見人〻這
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
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宝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
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照一回藏宝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的
寶釵把簽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〻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
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宝玉道你又多疑
了妄解聖意衣錦还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見你

人倆此看出原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边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〻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的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的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病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

王夫人又說道还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總常過來說是太々和二奶々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啲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狠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了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点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还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边自有一番殷情劝慰之言不必細

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
便把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
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舟陸
車而去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
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
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
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
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
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

年在園裡聞道寧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了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墻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挣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發燒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璉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著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兒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

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走來
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的是撞客着了罷外頭有個毛
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卦占卦看有信兒
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個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即刻
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
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
下香案讓我取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
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〻敬〻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
着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縕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

窮神靈作而誠求必應慈有信官某為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
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
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
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搖
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
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道請坐請坐讓
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
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為母問病用神初爻
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大

人的病是不輕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亥水休囚寅未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剋鬼的況且日月在身上尋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得就是本身世爻也難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究便擬着鬍子坐着貴䆠起先聽他搗鬼心裡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的明白又說生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庅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剋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棵者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準貴䆠道先生道已

生都高明的底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先生便画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箕在戍上白虎這課叫做鬼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兇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為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鬼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訟有憂驚按象有日墓並臨必定是傍晚得病象內說凡占此課必是舊宅有伏屍作怪或有形影如今尊駕為大人占正合着屍在陽憂男在陰憂如此課十分凶險呢賈蓉没有聽完唬得面子失色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大不相合到底有妨碍

庅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〻再看低頭又咕噥了一會子
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归先
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
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旧宅傍晚得的為撞着的
什庅伏死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起回来的可
不是那裡撞着的你还記得你〻嬸娘到園裡去回来就病了
他雖沒有見什庅後来那些了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
毛烘〻的東西眼睛有灯籠大还會說話把他二奶〻赶了回
来唬出一塲病来賈蓉道怎庅不記得我还聽見寶叔家的茗
氵頁巳

烟說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
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還了
得頭裏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
打那走还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
也还算得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得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
到了戊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遲兩天總好賈珍道這又
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說若是這樣准老爺也有些不自
在正說着裏頭喊說奶〻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了頭們都按
捺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聞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

的来叫我牢録的来对我地下这些人人怕又好笑賈珍便命
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静些到了
戌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
观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
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裡也是約伴持
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医調治輕則到園化
紙許願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連接
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声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概
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

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妥當便都說妖怪過墻來吸了精死的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很俊俏的

女人吵嚷不休唬得寶玉天〻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了頭們混說便唬嚇着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很信好〻園子那裡有什麼鬼怪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好幾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動靜眾人劝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还扎挣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呼的一声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唬得噯喲一声腿子發軟便躺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

子喘嘘〻的回道親眼見的一個黃臉紅鬚綠衣青裳一個妖
怪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窩窩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
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推順水扛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
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
怕也不敢再走急〻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遍
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
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
添些穿鑿說得人〻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
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三清聖

像傍設二十八宿並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插着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擒取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軀邪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使拜表請圣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邪接福的洞元經已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伏着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曾有多少怪妖也嚇跑了大家都擠

紅樓夢　卷一　一百二回　二四

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着桃楙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便團團的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宇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什麼形响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口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

住一面撤壇謝將賈赦茶敘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大排場我大諒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什麼東西那裡知道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祟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响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來果然沒人提起來賈珍等病復愈原都說法力獨有小子笑道頭裡那些响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鷄飛過去

了拴兒嚇離了眼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唬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裡肯信究無人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書屋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屬員重征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月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

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着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並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名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員也

知怎麽這回又叅了想是我閙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叅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听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訴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應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拿一個錢來到把家裡的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illegible]自己

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賙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的狠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得了不得直待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的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声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

家下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听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有要緊的事到底說啊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出來怎麼要求太々打發几位爺們去料理王夫人听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婆子道我們太々奶々死了王夫人便啐道這種女死々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々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々打發几個人去办々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々别理他々便賭氣跑回去了這

卜頁乙

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最不要看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着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到罵我糊塗東西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要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這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娘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再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得很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

麼樣姨太〻只管說了辭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听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〻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几乎悮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〻的告訴你便說不為別的事為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几個月頭裡他天〻蓬頭赤脚的瘋鬧後來听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塲已後倒擦胭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还要香菱做什麼况且香菱是你不嘗的何苦招氣生

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那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著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著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很好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兩碗湯來自己說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回聽見他屋裡兩隻腳蹬響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著扶著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

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滾兩手在心口乱抓兩脚乱蹬把我就諕死了問他也說不出来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宝蟾便哭着来揪香菱說他把藥ゝ死了奶ゝ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还起不来怎庅能藥人呢無奈宝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时我怎庅办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綑了交給宝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ゝ守了一夜等府裡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庅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呢賈璉道據我看起来必經官纔

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宝蟾身上別人便說宝蟾為什麼藥死他奶〻也是没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还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中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〻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宝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裡間屋裡同宝琴坐下薛姨媽也來將前事告訴一遍宝釵便說若把香菱綑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了的嗎媽〻說這湯是宝蟾做的就該綑起宝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听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得狠是報官还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

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只是要綑宝蟾放香菱倒怕难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綑香菱我恐怕香菱心中受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總綑了交給宝蟾也是一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樣說我們倒帮了宝蟾了若要放都放要綑都綑他們三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宝釵就派了帶来几個女人帮着綑宝蟾只見香菱哭得死去活来宝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綑他便乱嚷起来那禁得栄府的人吆喝着也就綑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回来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

三頁已　卷一　一百三回

年消索又說掛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又沒只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況且天天心裡念想薛蝌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一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豈也有些知覺祇為是只為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見有薛家的人來心裡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姑娘服毒死了他也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听見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呢哭著喊著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

便要來那夏家本是貴人家如今沒了代那保什么体面
兒子頭裡就走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々哭
々雇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容話兒一声的要討
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
見個這陣仗都嚇得不敢則声便要央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
說我女兒在你家過得什么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
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孩弄得監裡收不
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
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他為什么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

來薛姨媽只得後退說親戚太ゝ且請瞧一瞧女兒問ゝ宝蟾
再說歪話不遲那宝釵宝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
攔擋只在裡边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
進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
金桂的母親便走上說這位是親家太ゝ麽大奶ゝ自己服毒
死了要我們姨太ゝ什麽相干也不犯這麽遭塌呀那金桂的
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金桂的母親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是
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
子的親戚纔能殼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兒倒白死了

不成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倒說把我女兒怎麼弄死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劝說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跟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听見外頭鬧起來趕着来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母子索性撒起潑来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个家人進來見

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ゝ兒的說快將家裡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听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裡原想看女兒尸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官去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来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踐起姨太ゝ來了我們

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門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问他説男人有男人所在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们况且有他母親还瞧不見他们姑娘麽他跑進来不是要打搶来了麽家人们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説夏太太你不懂事既来了須问個青紅皂白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宝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麽不问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来了呢我们就肯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宝蟾綑着因爲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

在一間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看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自家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代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裡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未聽說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

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當香菱定宝蟾終有替他買的回来刑部少
不得問出来這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来相驗
衆婆子上来擡放宝釵道都是男人進来你們將女人動用的
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
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并沒有什麽便撩開了宝蟾看
見道不是有了憑據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几天耗子鬧得狠
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来擱在首飾匣内必是香菱看見
了拿来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金
桂的母親便依着宝蟾的話取出匣子只有几支銀簪子薛姨

一百三回

不至話
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
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只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
心裡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裡
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
天跟着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
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眾人便說道好
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
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在外頭告訴璉二爺
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裡面金桂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

躲子别嚼舌頭了姑娘几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来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混說起来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麽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得乱嚷說别賴我也罷了你們也賴起我来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别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没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

說這瘨什麽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爲什麽你倒拿話来葬送我呢回来見了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听出這個話頭兒来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自兌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〻天〻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麽碰着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穀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

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麼子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為什麼倒藥了自己呢寶釵便問道香菱你昨兒可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々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已經洒了倒叫奶々收拾了個難我心裡很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々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々自己喝着湯叫嘗々我便勉強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

亦兒奶〻叫我做兩碗湯說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〻都攔着我咧外頭叫小子們僱車子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〻跟前呢我恐怕奶〻喝着鹽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〻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〻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嚐〻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〻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

將枕背撒上了了也不知道夜服鍵這可就是又人註語也有曾有
身了于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
扶着他仍舊睡着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
是寶蟾還想辦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
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道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
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
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兒不長進這
也是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
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這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歇

兒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好做做歹的劝說若要見青除非夏家親太太自己出去攔擋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擋衆人俟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机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墻壁坍頹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短碣字跡模糊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蔭着一間茅廬廬中像在那裡見來的一時再想不

出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那道士
變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
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静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
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道是有些來歷的便長
揖請問道老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
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廬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芦尚有
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
豈似那玉在柜中求售價釵于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
個穎悟人初听見葫芦二字後聞宝釵一对忽然想起甄隱士

一百回

的事來從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
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從從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知道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
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
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
再覲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
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
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
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

有相似若此雖別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
身破說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
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
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禮又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
渡河兩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
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
打坐兩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又見一人飛奔
而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進的那庙火起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炎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劫於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這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畧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庙中火起特赶来禀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

出來雨村離別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了幾處還公館自便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听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面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廻避反冲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

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觸的是皇上的街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兩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还道我叫醉金剛倪二兩村听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兩村在轎内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慢慢的問你中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便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兩村進内叙首回衙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两两傳說倪二仗着有些氣力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边

至夜果然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哭了眾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回來即和他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情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一聲就

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而府裡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去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歡喜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礼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体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情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得回自己

一百四回

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說一声誰咩不依如今还是府裡些家又不為什麼大事這個还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裡还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听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胆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麼好的拿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本家

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頭的声明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来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着賈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裡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听了說二爺這樣体面爺們还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听来無法只得冷笑幾声說這倒难為二爺白跑了這几天等我們那一個出来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托人將倪二弄了

出來只打了几板也没有什麽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没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没有飯吃要到府内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幫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裡都不乾净他妻女忙劝道噯你又喝了黄湯便是這樣有天没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还没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我在監裡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城内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兒監裡

叔下了好几個賈家的家人我都說這裡的賈家小輩子並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子还好怎麼犯了事我打听打听說是這裡和賈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便和几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樣強娶有男婦女叫你們吵嚷出來有了風声到了都老爺耳朵裡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總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佔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裡碰見個小張說他安

女人被賈家占了他还和我商量我倒劝他總了事的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还是咕唧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咱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

進話來稟說前日老爺吩咐與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雨村
踱了出來那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
不等火熄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
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那燒的牆屋往後塌去道士的
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
找尋他的屍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老爺不信想要
拿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麼一拿豈知都成了灰了
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
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他婦女不知又生悲感只
說自己

說並無踪跡必是他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說內庭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別後以來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來

人迎上去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倒蒙各大
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中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
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的是原任太師賈化的
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着磕頭
奏的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旨意說前放兵部後
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旁邊倒嚇了一跳
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
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
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

道縱使家奴强占良家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也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詫事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麼一連有兩件事賈政道事到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没有事究竟主上記得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麼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没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衆人

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
個好人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
的日子少舍侄的事情未查考我心裡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
提起都是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侄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
事麼衆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內監
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
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俟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
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
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

还說兒子起身急促难過重陽雖沒有親見听見那边親家的
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〻都說請老太〻的安还說今各
明春大約还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
那時还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
一無親顧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就轉
悲為喜便笑着叫賈政出去然後兄弟相見眾子侄拜見定了
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人等見過寶玉
賈璉提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
覺安靜並不知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心想

辛戲老太〻辦理的好又見宝釵沈重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少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宝玉的心裡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办家事也隨了宝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衆家人不必伺候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皆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

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懽兒的事王夫人不免掉下淚來連声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哭了旁边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礼衆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边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細細查問只是听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教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听听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些聞見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

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
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礼不必多贅只說宝玉因昨賈政
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
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宝釵和襲人等說話
他便獨坐外間納悶賈釵叫襲人送過茶來知他必是怕老爺
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宝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
先睡一回我要定〻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
離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着我宝釵听去有理便自己到
房先睡宝玉輕〻的叫襲人坐着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

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嘴裡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麽又定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麽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麽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麽都爲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一個負心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一個林妹

妹亦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己死了也
不怨我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為他
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倒的是個
丫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还做個
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还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
倒不如晴雯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
他想起來不要便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
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的不知道我
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若祭別人胡亂都使得若是他斷斷

頁已
一百四回

俗俚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死的他好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天上有音樂响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他襲人道你這話益發糊塗了怎

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宝玉道不是
嘎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〻何倒
底叫了紫鵑来襲人道如今等我細〻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
肯来还好若不肯来还得費多少話就是来了見你也不肯細
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〻上去了我慢〻問他或者倒可
仔細遇着閒空我再慢〻的告訴你宝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
知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来說二奶〻說天已四更了
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〻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
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宝玉無奈只得

（一百四）

含慧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又和二奶〻說了就到襲人那邊瞧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兒撕你回轉頭來对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裡一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兒還思這事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說衆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〻相是定了後兒擺席請人所以進來告

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illegible] 卷 [illegible]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走進來了請老爺仝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麽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道搶步接去只見趙

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么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眾家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眾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眾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

的無事不敢輕造今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當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

道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翻役都撩衣勒臂專等旨意
西平王慢慢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等查看賈赦家
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
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欽此趙
堂官一疊聲叫拏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政賈璉賈珍
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閙賈環
本係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
家人傳齊司員帶仝翻役分頭按房抄查登賬這一言不打緊
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翻役等人摩拳擦掌就要

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
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
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
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
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
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
老趙家奴翻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
喝令不許囉唣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站起來要走又
吩咐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着回來一齊

親看登賬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禀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卻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重利盤剝狠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禀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裡喜歡說我好悔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着錦衣

官惟提貫赦賈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聽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看趙堂官提取貫赦回衙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番役餘皆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眾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裏面已抄得乱騰騰的

西平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眾人領命帶了上來
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
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
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翻役呈稟有禁用之物
並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
們報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
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
罪戾賈政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
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為己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須將赦

老那一边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
混乱抄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边女眷也擺家宴王夫
人正在那边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哼
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
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
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咲道鳳丫
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庅尖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
夫人那边的人一直聲嚷進来說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
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盗来了翻箱倒籠的来拏東西賈母等

聽着於戲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拏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趕出來的咱們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一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那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嚷說叫裡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

法只見地下遺些了頭婆子亂指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
跑進來説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
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怕老太太嚇壞了急得死去
活來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
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
恩典説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嚇死暫且不
敢明説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内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
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竪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
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説赤金首飾共二百二

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三掛渼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盃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麻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二十張猢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泥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筩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筩子二件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

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四十把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帽
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
二張獺子皮二張貓皮三五張倭貽十二庹紬緞一百三十卷
紗綾一百八十卷羽線縐二三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八卷葛布
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氆三二件棉夾單紗絹衣三
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
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粧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
分宮粧衣裙八套脂圍帶一條黄緞十二卷潮銀五千二兩赤
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
俱已　家人　二

一百五四

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果賈璉在旁邊竊
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爺問賈
政道所抄家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總好
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
知道問犯官侄兒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
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
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
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
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看守說着上

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
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
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的事賈政急忙
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乱糟糟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
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
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着一團因見賈政
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
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双目說我的兒不想
還見得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哭起來於是滿屋裡人俱哭個
住自己

卷一百五回

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見門總封鎖丫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边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

来覺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来哭了幾聲如今爽
息氣定畧安一安神太〃也請定〃神罷但不知老太〃怎樣
了那夫人也不荅言仍走到賈母那边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
自巳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禁得
住衆人勸慰李紈等各人収拾房屋請那夫人暫住王夫人撥
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
看守軍人乱嚷道你到底是那一边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
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
見是焦大便說怎麽跑到這裡焦大見問便號天跚地的哭道

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知道蕉大跟着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得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拏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拘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却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裡倒叫人捆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裡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那麼看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

西王吩咐不敢撒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
且這裡歇息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
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
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
裡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麽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
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
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
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
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麽事薛蝌道今朝為我哥

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街內聞得兩御史風聞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佔良民妻女為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拏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姓張的曾告過的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奏京官上司迎合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

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即如總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功業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特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總好正說着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

待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疏氣安神丸藥服了漸々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々受驚若老太々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々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那些事如今到老々見你們倒弄出來叫我心裡過

待去容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
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
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
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
人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
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
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
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
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

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行入官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是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現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

不大理家政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我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嗎賈璉跪下說道侄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侄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

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
大爺的事還不快去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
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勲得了兩
個世職如今兩房都事都革去了我瞧着這些子侄沒有一個
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
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料我一人那裡
支撑得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
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虚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
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

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〻多大年紀兒子們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〻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悞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誆了這裡

的人去總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裡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定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

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管家們都嚴〻的查一查若有抗主
的奴才查出來嚴〻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
回稟說孫姑爺那边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
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
憂悶只說知道了家人都冷笑道說今親孫紹祖混賬真有的
如今大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
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
兄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彀了如今又招我來正說
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

的躲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王爺怎麽挽回挽回纔好不然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灯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賬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裡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内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内謝恩並到北静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侄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

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
姐哭泣秋桐在自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進房邊見鳳姐奄奄
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
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
纔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麽鳳姐聽見睜眼
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
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麽我巴不得今兒
就死纔好只要你能彀眼裡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
兒我在陰司也感激你的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

聪明人他們雖沒有来說我他少報怨我雖說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掙ミ一輩子強如今落在人後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珍大爺的事說是強佔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裡頭你想ミ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来偺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麽 平兒愈聽愈慘想来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ミ守着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天ミ在旁不離左右

石路覺教心素來最疼愛姐依時發為養蒼我體之其面會此給
鳳丫頭拿金銀錢交給平兒好ゝ的花布了見丫頭戴再
便ゝ的分派又命三大人照看了那夫人又有了寧國府第入
官所有財產房地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
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ゝ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
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
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
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
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

蓉在錦衣府使用賬房內実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
賈璉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
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裡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下親
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
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
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此是後話暫且
不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
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
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

寶玉回去自己扎挣坐起時鴛鴦苛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
院内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
下大紅短毡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
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
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
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地以致闔府抄
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
所以至此我今即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
身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

念我虔誠早〻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〻說到此處不禁
傷心嗚〻咽〻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
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大
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〻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
知可能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只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
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
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〻年老不得安老爺
太〻見此光景不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
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〻一死我鬱悶到今

又有寶姐々過来未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女日夜难得笑
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裡更加不忍竟嚎陶大哭鴛鴦彩雲鶯
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有所思便也嗚咽起来餘者丫頭們看
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
婆子唬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
人来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々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々
不好急得魂魄俱喪忙進来只見坐着啼哭神魂方定說是
老太々傷心你們該勸解怎么的齊打夥兒哭起来了衆人聽
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

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想道我們原恐老太〻悲傷故來勸
解怎麽忘情大家痛哭起来正自不觧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
家兩個女人進来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
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来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沒有什麽大
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〻煩惱叫我們過来告訴一聲
說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来的因不多
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来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
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〻惦記過
一日再来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来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

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為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裡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你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裡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得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壻又為他妹妹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造次配了個好姑娘我也放心月裡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

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那裡能彀再到你們家去說你回去說
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家姑娘
不要將我放在心裡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
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心安了說
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
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
了總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
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裡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為
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

三頁已　卷下　一百六回　二十一

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妹〻硬壓着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
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
做什麼想到那裡又是傷心見賈母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
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〻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
傳了賴大叫他將闔府裡的管事家人將花名冊子拏了一齊
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
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
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
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裡

花用賬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來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為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裡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眾人知道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〻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還不彀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裡就到那裡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

恩典總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
成賈政嗔道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
候任意開銷到弄得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
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
保不住還擱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
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
喒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
是怎麽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
上為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

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事老太〻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常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裡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冊上有這名子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衆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来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人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聖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監道題恭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辜負聖恩

只求主上重〻治罪北静王據實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静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該御史指出安平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獃子古扇一欵是實的然係玩物並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一欵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為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三姐之母願給賈珍之

弟爲妄並非據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乱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誅亦遂寛革出世襲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究係在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嚴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併交

官比靜王遵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
大深恩給還家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
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来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
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
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
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
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效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
来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来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
哥雖則台站效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

就可以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边東府賈珍究竟葷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他两口子更是順着那边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么好那尤氏本来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為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產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蒋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

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有我們幾人怎
生度日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
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是定
案大哥是不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仝姪兒回家好置
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仝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
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
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璉兒那
裡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倒的還剩了
多少他兩個起身也淂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

見賈母一問心想看若是説明又恐老太〻着急若不説明不
用説將來現在怎麽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〻不問兒
子也不敢説如今老太〻既問到那裡現在璉兒也在這裡昨
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
空現今大哥這樣事若不能花銀托人雖則主上寬恩只怕他
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筭東省的地畝
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筭不轉來只好盡所有
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
了過日子的事只可再打筭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説道

怎麽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麽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了來了不消一兩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那移如今無可指望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又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

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来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
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的功
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
中八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来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筭
他兩個人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
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仝你們媳婦說
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来外面
那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欽限怎麽好只好我替你打筭罷了
就是家中如此乱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

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這边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抛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恐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扯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来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道你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〻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

去由下二千来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来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美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来拏去這是他祖父由下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拏去分了女的叫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拏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叫拏這金子變賣償還

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都是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這些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分斷明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分附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

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偺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倒把這園子交了幾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西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大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麼政本不是當家立計的人都是我們這樣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的伏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

顧兒子們托老太〻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〻業
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〻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
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諒我享得富
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〻你們轟〻烈〻的我
落得都不管說〻笑〻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
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只是居移氣養移
体一時下不得台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歛守住這個門頭不然
叫人笑話你〻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
心裡是想着比祖宗在時還強纔好如今能彀守住也就罷了

誰知你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
只見豐兒慌〻張〻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〻聽見外
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都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〻豐
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様王夫人便代回道如
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
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〻傷了好一回
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〻便道孫子媳婦有什麼事
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〻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
起來老太〻要有身上一點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

〻頁巳 長下 三上

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便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麽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了些便要扎挣坐起賈母叫

平兒搀着不動你好些麽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〻
太〻怎麽疼我那知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
能在老太〻跟前盡點孝心連太〻跟前討個好還是這樣叫我
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得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麽臉兒見老太
太〻〻呢今日老太〻〻〻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
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
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麽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
不了什麽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了來
給他瞧〻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

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日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嗔怪過來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的丫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

叫平兒好生伏侍短什麽到我那裡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
要回到自已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聽便
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已
躺在塌上下淚幸喜鴛鴦等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
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
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
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
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已先騎馬赶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
了好些國家軫恤勲臣巳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

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要
喜我門上人合他爭說是本來世代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
報那些人說道那世代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
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
賞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恩典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
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傷感涕零
趕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復
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勸勉報恩的話獨
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邊這些趨炎

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見賈政襲職
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々
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
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
心回家以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
在外應酬家人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
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
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
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

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并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横竪家内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并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麽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麽個大府前日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麽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麽能敗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姑娘雖是死了到底

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都是他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么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跡再辦你道他怎么樣他本沾過兩府好處怕人說他迴護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事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边有人跟着聽得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么人若見了他打他一個死鬧出事

来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来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来的就是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裡懷恨趂了酒興便大聲道没良心的男女怎麽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内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来的他不念舊恩反来踢弄咱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幾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趂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吃

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見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得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辯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為賈母疼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歡喜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

与頁已

也忘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到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取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得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

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倒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裡纔把發送打發過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為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為他公公死了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

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
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為着我們家連
連的出些不好的事所以我們顧不得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
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
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惜你寶姐〻自過了門沒過
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〻還是這樣瘋〻顛〻怎麼樣處哩湘
雲道我從小在這裡長大的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
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疏
我〻細〻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

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起心來了我所以
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
了你們年輕輕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
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那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
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
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惱糊塗了你不提我竟
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
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個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沒有做
寶玉這孩子頭裡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為着家裡的事不好把

三頁也

這猴子越發弄得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靜的兒過日子倒難爲他湘云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来引導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說我有了湘云說到那裡却把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怎麼原来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不要留這樣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寶姐姐生来是個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来他家壞了

事他也是舒〻坦〻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
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怎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
個有福氣的你林姐〻他是個最強的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
不長命鳳丫頭也見個些事狠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
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另拿
出銀子來熱〻鬧〻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云
合應這老太〻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接了來大家
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
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

〔三頁之〕

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迎接春又請
薛姨媽寶琴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
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〻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
太來了請二奶〻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
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那裡又見李嬸娘
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裡事情完了所
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
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〻們請都
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〻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

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就說妹〻們過来瞧老太〻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〻不敢的正推讓着寶釵也来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已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云等衆人要拜寿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欲告訴老太〻来湘云笑道扯臊老太〻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那些人為什麼来是老太〻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見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怜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没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〻太〻

們來大家說〻話兒薛姨媽道老太〻這些時心裡總要他小人兒家還沒有恭敬老太〻倒要老太〻操心湘云道老太〻最疼的孫子是二哥〻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〻也配老太〻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〻出了閣是捨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語原是合先前一樣的為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腼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〻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〻只是他攔着不

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
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
道他說偺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
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
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說說笑笑解解悶兒你們又提起那些
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
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是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
裡要寶釵歡喜故意嘔鳳姐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
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

在一處今日齊全說着回個頭去看見婆〻尤氏不在這裡又縮了口賈母為着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〻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的老太〻偏心便來了也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意說病着不能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兒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依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代寶釵輪流敬

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禮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說道偺們今兒索性洒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也沒有給二奶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從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着大家高興些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

都高興如今拘着碍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々瞧着冷淨了寶
玉輕々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
上頭來了不如老太々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
着耳躲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听了不待再
言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々要行令叫姐々去呢鴛
鴦道小爺讓我們舒々服々的喝一杯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
寶玉道當真老太々說得叫你們去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
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边老太々道你來
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々叫我敢不來

嗎不知老太〻要行什麼令兒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的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〻有了年紀不肯費心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喝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一杯就在他身上數起恰似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人吃一杯於是

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拿杯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倒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杯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就叫做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園下手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賈母跟前便擲

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
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杯鳳姐道雛是雛到飛了好些了衆
人瞅了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令孫罷下
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
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
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
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〻兩個三兩個四鴛鴦
道有了這叫個張敞畫眉寶玉明白打趣他寶釵的臉飛紅
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

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ゝ、淨了十二金釵寶玉听了趕到李紈身邊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了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說是金陵家內的怎麼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都剩了這幾個復又看ゝ湘云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得很脫ゝ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這史湘云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心裡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ゝ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貴

母道這個令児也不熱鬧不如捐了罷說着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麽来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来鴛鴦道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麽的嗎鴛鴦道名児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来賈母道你說名児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喝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没進来便問道寶玉往那裡去了

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鸎兒便上
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
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到了新房只
見五兒在那裡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
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裡太太叫我來
找的豈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
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
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
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

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〻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〻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吃不多不吃也罷了他歇〻罷告訴他今日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小丫〻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提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起來問是怎麽了寶玉道不怎麽只是心裡煩得慌何不趁他們吃酒偺們兩個到珍大奶〻那裡逛〻去襲人道珍大奶〻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〻他既在這裡房屋怎麽樣

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边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着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日有人出来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边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常没有人去不要看撞着什麽寶玉仗着酒氣說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来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静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偺們都

跟看有這些人怕什麽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看
寶玉進了園來只見滿目悽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
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
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涼你
看独有那幾竿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麽襲人道你幾個月
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咱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
過頭來用手指着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
瞧道可不是過了嗎咱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
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

頁已

一百八回

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
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惟恐寶玉只望裡
走天又晚怕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
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
見寶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見什麽寶玉道瀟
湘館倒有人住着麽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
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麽沒有人襲人道這是你心疑素常你到這
裡傷心你聽見林姑娘哭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
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

敢走〻只是那裡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裡林姑娘更後常
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
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〻〻林妹〻好〻兒的
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〻說
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對
襲人道你好大胆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裡來老太〻太〻們打
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〻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裡
來了唬得老太〻太〻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
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着就走

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没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裡衆人都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總把寶玉交給你怎麽今兒帶他園中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麽又鬧起來這便怎麽處襲人也不敢分辯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裡着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甚麽我因為好些時没到園裡逛逛今兒趂着酒興走走那裡就撞着什麽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倒竪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道不是胆大倒是去會芙蓉神去

了還是尋什麽仙去了寶玉听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得
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道園裡可曾聽着麽這回不用說了已
後要進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今日大家早散了回去好〻的
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呌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
為他又鬧出什麽原故來衆人聽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
到王夫人那裡住下史湘云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
裡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噯聲嘆氣寶
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
呌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麽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

不良書　卷二

話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示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

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曾夢見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
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
麽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
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着或者我從園裏回
來他知道我的寔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寔在那裏
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
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
管我寶釵也不强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瞧瞧太太因
你裏園裏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

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釵玉道向這麼說罷咧
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
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會候寶
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
二奶奶睡着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知
是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
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
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
各自假寐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

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說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瞧不着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卻一夜反沒有睡着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赸着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肫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

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得安穩麼若安穩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穩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玉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礼便到王夫人那邊去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衆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

太那邊哭哩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
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裏遭這樣的人一輩
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為是寶
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
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碰着了
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
老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
了說着眼淚直流眾人都勸道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
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

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爲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
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着哩說
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
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
賈母到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皇恩大赦的
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丁怎麼處我想要
與你二哥哥完婚想想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
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
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裏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

一百巴　卷十一　一百九回　口

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哩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過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叙幾天話兒寶釵道正是哩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辭了衆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

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紀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
主意向寶釵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裏睡的
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
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
為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
兩夜索性自已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
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不要胡思
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
爺竟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寶玉

丁頁巳　三八一一　一百九回　上

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
個人跟着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
跟了我罷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臉紅了臉一聲不言語
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
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況且他今日跟着我鬧了一天
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着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
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
点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
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

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
睡了怎麽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
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
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麽成着何事体寶玉料着自己不睡都
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
睡了這裏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被褥伺候寶玉睡着各自
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
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
晴雯要嚇他因為沒穿衣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

的想到這裏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裏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都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燭花倒了一鍾茶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着一個髻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

經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裏定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

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惱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明明知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女孩兒家們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怎麼也是

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何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如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着坐着看凉着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了寶玉道我不凉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說道你為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凉我凉

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
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安神嗎
寶玉笑道寔告訴你罷什麽是養神我倒要　仙的意思五兒
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麽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
長着哩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
裏躺着我怎麽坐哩寶玉道這個何防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
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裏摀着
哩這有什麽的大凡一個人總不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
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都是寔心寔意的話兒

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
微的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怨不得人家
說你專在女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
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
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
人嚇了一跳裏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撅嘴兒五
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
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
話此時院中一响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

頁已　十二二百九回

床上心裏越發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早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麽這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是麝月知道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卻也納悶怎麽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

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
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
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為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
夢只是瞅着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見仙了
麽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想被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强說道
這是那裏話那五兒聽了這句話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
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
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麽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赸着走
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
下頁已　又一　一百九回　卜

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三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為黛玉了但侭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花姊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衹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過來就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就趔趄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畧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二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

寶玉回到自己屋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
來寶玉想起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
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癡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
不得仍以癡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夜間
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
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
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些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
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惱兒又不
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

你們只管把二爺的舖蓋舖在裏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着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有强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裏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攏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裏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

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麽匣子裏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麽想着拿出來做什麽賈母道你那裏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麽便撩在箱子裏到了這裏我見我們家東西也多這筭得什麽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

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因此想着拿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麽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夫

人王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脉不多一時大夫來胗了脉說是有了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些風寒略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咱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麽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都是極難的愈是不興行的大

亍頁巳　一百九回　卜三

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着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的你們快請去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絲縧腰下繫一

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塵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
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裏住的日子可以常來來
瞧瞧你近來因為園裏少人一個人輕易難出來况且偺們這
裏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
裏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園住也不便常來親近如
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懐記
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
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
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

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哩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為這些我是極愛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廚房辦一桌淨素菜來請他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

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又說了一回話便
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
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
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
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
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
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哩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
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依即
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

了頁已　長十一　一百九四　十五

些飯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出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賤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哩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

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玉釵孝久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

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琥珀告訴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

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個癆病還可挨過四五年所以
史姑娘心裏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
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
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一聲就不言語了半日
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筭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
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变地下站着一屋子的
人嘁嘁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
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
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
自己

二百九四

們快快分頭派人辦頭一付先請板來瞧瞧好掛裏子快到各處將各人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做孝衣那棚扛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的辦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

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淌過嗎快叫人將屋裏
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
道偺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
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
裏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
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胗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
老太太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
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裏衣服預備出
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

頁巳　長仁二百九四
一乙

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口水心裏好些畧靠着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着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塲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瞅着寶玉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

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哩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边趕忙走到眼前說在這裏哩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甚麼不過心寔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哩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

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同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急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边跪着邢夫人等在内一边跪着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内宅門扇扇大開一色净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报來丁憂礼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两諭礼

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因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全不知道家事所以內裏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料裏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

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又有一番作用那王二夫人等只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今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没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裏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

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筭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的人多又將莊上的筭來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筭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

於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办一办纔好
方纔見老爺說什麽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麽喪與其易寧
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
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
太這樣一個人怎麽不該体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麽
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
光我想二奶奶是能办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你個主
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
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麽办將來怎麽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

丁頁已　長卜一百十回　口

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体面是不難的况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分例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变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麽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麽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麽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裏也是老爺的想頭説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麽好將來又要抄起來

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着到底是這裏的聲名鳳姐道了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嗳不要叠他且按着咱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裏頭照應着這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咱們二老爺他說怎麼着咱們就怎麼着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

去的話也一遍賈璉道你們的話算什麼剛二老爺叫我去說
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
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了家産起來了如今很
寬餘老太太的這項銀子用不了誰還要嗎仍就該用在老太
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墳地雖有陰宅都没有老太太的
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
下的置買幾頃祭田咱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些貧窮
族中住着也好按時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
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

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二老
爺說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們怎
麼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
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
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
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嗎鳳
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丫頭
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
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菜短少飯這是什麼辦事
百頁巳　卷十一百十回　六

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裏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裏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着派人趕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偹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取出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一分傢伙鴛鴦道還問我哩那一

年二爺當了賍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
平常使的舊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
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
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雲登賬交與鴛鴦收管鴛鴦見鳳姐
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利週到
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点頭腦都沒
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裏知那夫人一聽賈政的話
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作個收局況且
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

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腳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為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但是銀錢是外頭當的王夫人說的

是無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辭只好不言語那夫人在旁說道論
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
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
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
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
道這裏有我們的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
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
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爲的是你
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

了頭也　長下　一百十回

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道於衆貧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在家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他說誰去哩衆人道從前老太奶奶在東府裏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樣這樣科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着了鳳姐嘆道東府裏的事雖說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衆的人人說得再有外頭的

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
來這叫我什麽法兒哩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鳳
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裏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手裏要一
件得回件那裏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裏
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
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麽件大事偺們一點摸不着淨當苦
差叫人怎麽能齊心哩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前的事大家
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麽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
人道奶奶要怎麽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

我們還在难過到的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好大娘們明兒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闹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賤起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絶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

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
來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會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
說鴛鴦等看去不像連鳳姐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
冢婦仗着悲戚為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
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
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
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帮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
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
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

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麼的一件大事不撥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身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為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角兒好像怪璉二奶奶似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他過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

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
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
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
倒沒有作過什麽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
我看他到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
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麽法兒說着只見賈璉蘭
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
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很要
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孩子看
下頁巳

書裡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甚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也遠避他那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啊四姑娘啊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

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
哩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
大了咱們家還不怎樣了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這
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
看看雖在那裏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
偷着眼兒眼兒瞧人哩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
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哩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咱
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
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是失

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奶奶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偺們家的事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哩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底下人的只得攏上頭向車也有攏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攏那裏來的哩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偺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攏的車來偺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

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得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出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一個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瞅着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

顏色更有一番雅致心裏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並非為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想到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兩人各自是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

破敗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更衆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哩怪不得大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嚥眼淚直流只覺得前眼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便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拉住只見鳳姐的血吐過不止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靠着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明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

女親在內不出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体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塲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傷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鴛鴦不在衆人忙亂亂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時却不見鴛

鵑想來些他哭之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
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
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
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的事但不知裡頭派誰賈政道聽見你
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裡珍大嫂子又說
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
看上屋裡總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
所以撥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
們那一個人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會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

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比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爲王起来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你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來

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偺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
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
了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
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裡的奶奶
大小蓉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
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我給死的法兒鴛鴦
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
年絞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
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客人散出

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驚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

一司覺的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是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鳳姐明日怎樣坐車

丁頁已　長一二一百十回

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屋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夗央姐姐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剪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咱們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燭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撂在這裡幾乎絆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嗳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

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赶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

人忙說不好了人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

情嶔意究竟哭不得什麼如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
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
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
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
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旁邊
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
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
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
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
下頁已　又一二一百十乙回　二

跟進去幫着鴛鴦假意哭泣了幾聲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礼宝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好處也要上來行礼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他咱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

眼淚早撲簌ヒ流下來了與衆姊姊妹妹狠狠的哭了他一場
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
好的也有說他知礼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
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宿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
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
之礼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
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廂房伴宿不
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
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至二更三門

丁頁巳　長下二百十回　上

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晝夜鳳姐雖隔了一直漸漸的神氣清爽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噯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

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
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的明日留着不是火燒就是賊偷了他
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慌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
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撈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
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
候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個人聽在心內擲了幾骰便說
我輸了几個錢也不翻本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
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
俐人這樣窮為何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怎麼法
下頁巳　下一百十回

兒呢那人道你總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咱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咱們咱們就不會拿呢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道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連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你只怕你沒這樣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

他做乾老子罷咧他人丟了人了你別瞎說的話就只怕丟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照例說拿不來倘或拿不了來也要鬧出事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嗎你若撂不下你乾媽咱們家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你老人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看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

忙了不曾派他甚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東無拘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逛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死等主子們回了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這些人我不叫你們過來你們有什麼法

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
不能攔我們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
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
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
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似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
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
們四姑娘都親近得狠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
如何擔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
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

的他不知偺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了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三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巳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晝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偺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題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

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
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
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
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
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
玉又讓了四個子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
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
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已養神不便強他正要
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裡的
下頁已　一百十一回　十一

老婆子們接着叙嚷道了不得了有人了唏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也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窓戶眼内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内唏得不敢作声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在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声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咱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

不是嗎大家一齊喊起來只聽房上飛下些瓦來衆人都不敢
上前正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般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
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聽見那人喊說道不要跑
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衆人聽了這話越發嚇得骨
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乱喊家人
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
勇這些人家不覺胆壮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
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縱身上房追赶那賊這些賊
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見有個絕色女尼

便傾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国
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還想於檔擋
見一人上房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
抵住那經得包勇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
從後園牆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
在那裡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齊械保護見追
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走包勇一見生氣道這
些毛賊敢來和我鬭鬭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夥許被他們打
倒了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聲即打那

影賊便偷起器械四五個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鬬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丢衆賊遠逃也不追赶便叫衆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房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

盜大家看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照一照獨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直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直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的林之孝的道你們道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咱們先到各處看去上直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了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裡沒有去東西裡

頭的人方開了門進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來走到惜
春院內只聽得裡頭的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
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
打伏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
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伏上夜的男人說虧包大爺
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个人呢包勇道在園
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一
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吃異派一個人看守着又派
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
了營官

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踪跡是從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人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赶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勇的上房打退赶到園裡還有好几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

已死珠的家人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
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直去衆人都說偏把東西不少如今
一定偷的時候不小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
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得眼睛
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裡審
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物件有無
看落下回分解

不直言　卷二上

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芝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事上下都就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人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丢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是在是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總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

頁已

們也是這樣根買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為什麼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什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偺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偺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若這樣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听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不想這

府裡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壽終送出去那個什麼
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咱們這裡來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來腰
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失即叫放那姑娘子進去那腰門一
會子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
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
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兒纔知
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裡頭今兒天沒亮
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
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混嚷鳳姐
下頁包

道你聽見他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来的那個厭物罷惜春听得明白更加心裡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丟了個姑子住下惜春便將妙玉来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来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道愈想愈怕站起来要走鳳姐雖說也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来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来起再派人看着纔好走呢平兒道咱們不敢收等衙門裡来踏看了纔好收呢咱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

有鳳姐道你呌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
下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巳經芸二爺去了鳳
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只說那夥賊原是何三邀的偷搶了
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
人要往西邊屋裡偷去在外頭看見裡頭燭光裡下兩個美
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
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贓而去只不見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
到第三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
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
了自己 一百十二回

通綵文書一行閑來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真在好看不知那個庵裡的雛兒兒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朧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年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借幾貫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偺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依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了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出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

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赦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那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体並無一言只有嚇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单怎樣開的賈芝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单賈政道還好咱們動過家的若開出來好的來又既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宝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赶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

見芝兒也不領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芝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
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直巡更你是死
人麼將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芝臉上啐了幾口賈芝垂
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
便怎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
遺下的東西咱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
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算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
的在這你和南邊在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
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

衣飾若干又沒有近在數目流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麼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來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了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了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裡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

白頁已　又一 一百十二回　之

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瑞珀等進城自已
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芝也不敢再回賈政
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赶賈璉一路無話到
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眼（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
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
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
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
璉賈璉道叫芝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

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芝說道
上頭的人說像是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
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
回道如今衙門裡把他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
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
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
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
他和鮑二爺打降來着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上
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
丁頁已　[illegible]一百十二回　[illegible]

還敢偷嘴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
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他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芝哥兒刻刻
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
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查
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
孝說還罰他在這裡若沒有他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
了去了呢包勇也不信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
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
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了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

殘菊未動餘着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外頭的棚扛銀
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个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
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得便
亂想倘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
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
鳳姐竟自騎馬趕上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
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而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
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
到了三更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

見櫳翠菴内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嗳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棲又他去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窓外一想响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來心中更自

作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來進此時妙玉心中却是
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横了心倒不怕他那知那
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
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
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强盜的悶香薰住由着他擺弄了去
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
了外邊早爲夥計弄了車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
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栅欄急急的行到城門正是開門
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

下頁已

卷一一二　一百十二回　上

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賊劫或是甘受汚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忘擬只言翠櫳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男人腳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眼兩聽着到了天亮終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吃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

拂靠墻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來這麽早叫我們做什麽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到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説道我們妙師父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老人家叫開腰門向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illegible]頁已

夢第一百十二回

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
們再鬧我們就要打了眾人賠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
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我若沒
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眾人且我到惜春那裡惜
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
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的是沒有了
況我現在寔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
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
姐姐了麼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

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這
化不小了但我是四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耽不
是還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
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絞去要想出來家彩屏
道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着忙說
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麽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
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
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仍將昨夜聽
見的响動被煤氣熏着今早不見妙玉菴內軟梯刀鞘的話說
占頁巳

卷[illegible]一百十二回

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听見麼衆人道什麼不听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迷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况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躭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我了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劝仍舊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

聲張就是姒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心裡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題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只得琥珀等記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乱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

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
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裡頭
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
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
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家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
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
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嚇了
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大老
爺還不依天神天鬼的來天許我我想伏着馬道婆要出出我

的氣狠不向花了好些也沒有丟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
不知誰來定計我娶人撇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那王二
夫人都不言語默着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
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
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
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為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
案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奶你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
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
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

頁已　上二冊十二回　上二

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事的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皆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混鬧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照看着他偺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照他王夫人本嫌他也大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娘的死活都不知

你還要走嗎賈環説不敢言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
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説畢都上車回來家等裡只有趙姨
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
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安跪着喝道去罷明日問你姐鳳
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臉羞慚邢
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説了幾句
話獨有尤氏説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
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扯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
歸房去了賈政等略略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

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幾句話寶玉要在書房
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
孝一早進書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
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
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
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
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
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着賴大等一
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

笑明了來回吆喝着林之孝趕來出去了賈璉一眼瞧着在賈
政身邊說了一包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
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
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
中用了賈政嘆了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於此况且環哥
兒他媽尚在廟中瘋着也不知是什麼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
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
即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
死活回下分解

夢 卷十二 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痴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也恨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痛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声音只管陰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胆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

回過來整〻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己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寔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胗脉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〻脉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脉息賈環聽了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料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裡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塲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得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

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二
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存々毒心害人被陰司拷打死了又說
是璉二奶々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々告的呢這些話
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
了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
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
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々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
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
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床前說姐々許久

的不見了做妹〻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来見見姐〻姐〻的心機也用尽了僧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〻的情反倒怨姐〻作事過於急刻把他的前程丟了咁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〻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窄了妹〻不念舊惡還来瞧我平兒在旁听見說道奶〻說什麽鳳姐一時醒過来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来索命被平兒咁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〻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来說是劉嬤〻来了婆子們帶着来請奶〻的安平兒急忙下来說在

那裡呢小丫頭說他不敢就進来還听奶々的示下平兒听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々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来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々去世了因沒有報終来遲了小丫頭子說着鳳姐听見便叫平兒你来人家好心来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媽々進来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来請劉媽々進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着忙便叫平兒說那裡来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来了連叫兩声只見小兒趕来說奶々要什麼一肩已

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来便問平兒道
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平兒道不是奶〻叫去請劉媽〻去了
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有平兒同劉媽〻帶了一個
小女孩子進来說我們姑奶〻在那裡平兒引到炕边劉媽〻
便請姑奶〻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媽〻你好怎
麼這時候纔来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媽〻看
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惨起来說我的奶〻
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
早来請姑奶〻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〻請安青兒只是笑鳳

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吽小紅招呼着刑媽〻道我們鄉
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愿從不知道吃藥的
我想姑奶〻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听着那話不在理
便在背地裡扯他刑媽〻會意便不言語那裡知道這句話倒
合了鳳姐的意扎挣着說媽〻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
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刑媽〻咤異道阿彌陀佛好
端〻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
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〻呢刑媽〻道姑娘
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這

丁頁巳

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〻咽〻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劝巧姐兒听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媽〻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媽〻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蟈〻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媽〻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蟈〻兒我們屯裡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

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刘媽
媽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躰綾羅裹大了的是好東西到了我
們那裡我念什麽哄他頑个什麽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
了麽說着自己還笑他說那麽着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那裡
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
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奶〻是瞧不起這種人
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
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刘媽〻道這是頑話兒罷放着姑奶〻這
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
一子頁巳　一百十三回　之

奶〻背了上頭太〻們也不疼巧姐因他這話不好听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〻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媽〻話多攪繁了鳳姐便拉了劉老〻說你提起太〻来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〻也不枉來這一躺劉老〻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来的日子還過的麼劉媽〻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着姑奶〻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彀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〻還

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裡筭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
他老子進城听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
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沒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
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為的是麻地的庄家來不得昨日又听
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听見了這話唬得連豆
子都拿不起了就在地裡很很的哭了一場我合女婿說我也
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
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听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
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听一經來

到後門見是門神都揪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我周嫂子再我不看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〻也是那麼病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爺着急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偺們喝茶去罷拉着劉嫗〻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嫗〻道茶到不要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〻的安哭〻老太〻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赶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嫗〻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

多心我知道倒是奶〻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碍不
妨碍別嗎〻道說是罷過我瞧着不好正說着又听鳳姐叫及
平兒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来向炕
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〻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
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〻喳〻的說些什麼回来賈璉叫平
兒来問道奶〻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
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来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
只得出来鳳姐耳邊說了一声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
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

一百十三回

一百頁已

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柜子便問道拿什麽賈璉道偺們有什麽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還要說麽頭裡的事是你們鬧得如今老太〻的還短少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麽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麽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〻給我的東西折去罷了你不依麽平兒听了一句不言語將柜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〻快走奶〻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

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
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不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嬤嬤也急
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
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了些見
了劉嬤嬤便說劉嬤嬤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嬤嬤便說請太
太安不必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
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
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嬤嬤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
把豐兒等支開叫劉嬤嬤坐在床頭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

怪的孫劉媽〻便說我們屯裡什麽菩薩靈什麽廟有感應鳳姐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媽〻道姑奶〻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願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〻好了要花什麽自己去花罷鳳姐明知劉媽〻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媽〻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媽〻順口答應便說這麽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〻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眾冤魂纏繞害怕巴

不得他就去了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
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刘媽〻道庄家孩
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罷的好鳳姐道
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咱們一家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這一
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刘媽〻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幾
天又省了家裡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〻若是
他肯就留下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
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裡刘媽〻便吩咐了幾句
辭了平兒忙〻的赶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

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庵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為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〻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甚不放心每日長噓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為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

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奶ㄟ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ㄟ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ㄟ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的話塵無縹渺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听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為寶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闢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ㄟ的重孫老太ㄟ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為你日夜

建心你為問情痴貪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
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閑事只可
嘆偺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々原為是要你
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迷而不悟如何是好寶玉听來話
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
已卻去睡了宝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沒合
他說句知心的話兒滄々清々撂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
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
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

他的情義都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
說為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
錯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
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
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的小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
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道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
如趁着空兒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
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這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
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

裡面尚有燭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鵑听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听着似乎是寶玉的声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應了一声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听了寒了半截自已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被紫鵑這一句話句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

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
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
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听了
一听又問道是走了還是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
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
說着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裡獃听紫鵑
不便再說回身剪了燭花忽听寶玉嘆了一声道紫鵑姐々你
從來不是這樣鐵石心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々的話都不和
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

望姐〻說明了那怕姐〻一輩子不理我〻死了倒作個明白
鬼呀紫鵑听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還有什麼若就是這
個話呢我們姑娘在要時我也跟着听俗了若是我們有什麼
不好處呢我是太〻派来的二爺倒是回太〻去左右我們了
頭們更笑不得什麼說到這裡那声兒便哽咽起来鼻酸涕流
宝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
情你在這裡幾月個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
告訴你难道還不吽我說吽我氣死了不成說着也嗚咽起来
了宝玉正在這裡傷心忽听背後一個人接道你吽誰替你

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噴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端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唬了一跳你道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人陰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到是快〻的央及呀嗳我們紫鵑姐〻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才二奶〻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眊着呢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鵑裡面棲着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

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卻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兒說不得巴巴兒的跑那裡去鬧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遲了一遲纔接著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

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笑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襲

要収拾睡時只听东院裡吵嚷起来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赶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边人來說璉二奶々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々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々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々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册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々喊々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々喘着氣等呢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々去了再過去罷宝玉道這也

奇貝巳

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々的合宝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
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々也到那裡去麼宝
玉听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
起來人都有個定數了但不知林妹々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
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々的瞧一
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
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是你能先知
了你有什麼法兒宝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
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宝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

宝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宝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
只管議論人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麼寶玉又
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
性問〻你你知道我將来怎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来了
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觧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邢妹
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来的衆人不觧
他還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
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笑得前知嗎就是我偶
然說着了二奶〻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連我

了頁已

一百十四回

自己也不知道呢怎樣下落可不是歷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宝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説那妹々罷自從我們這裡連々的有事把那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話又是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朋友的宝玉道你這話又是过了我們家的親戚祇有偺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偺們家遭了老太々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々的許了我二哥々我媽々原想要體々面々的給二哥々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為我哥

哥在監裡二哥〻也不肯大辦二則為偺們家的事三則為我
二嫂子在大太〻那边咸苦又加有抄了家大太〻是苛刻的
他也寔在难受所以我和媽〻說了便將〻就〻的娶了過去
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〻比親媳婦還
强十倍呢待二哥〻也是極客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〻
不家在他兩個和〻氣〻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〻近来
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〻来不免悲傷况且打發人家裡
来要使用多虧二哥〻在外頭賬頭兒上討来應付他的我听
見說城裡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一所在那裡打筭著搬

一百頁已

去住寶玉道為什麼要搬住在這裡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
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倒底各自的穩便些
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
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嚥了氣了所有的人多過去了
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听了也不住跺腳要哭寶釵雖也
悲戚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到那边哭去於是
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跟前
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声寶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
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劝解只得含悲上來劝

止了眾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办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来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来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来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着過来哭了一場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麽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麽這時候諸事還没有齊偹賈璉本與王仁

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办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听着舅舅的話你毋親娘家的親戚就是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听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

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嗎巧
姐兒道旧年抄去何嘗還了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
太〻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
只推不知道王仁道便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粧
罷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
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
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〻死了你們就好為
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
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〻在時舅

愚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於是便不大瞧
得起他愚〻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〻不知積攢了多少
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
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
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子使用外頭的大事、叫
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
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打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
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樣辦偏有個糊塗行
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

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〻二
爺要就拿去當着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
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
的也是奶〻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
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
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〻
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〻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
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
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拿秋桐出氣

石頭記　卷一百十四回

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鳳姐停了十餘天
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
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說話兒
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
边家計一天难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
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
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自然府上是一年不殼
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边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這
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是难事老世

翁若要整頓家事除非傳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各處去
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
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
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
鬼兒的鬧得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
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
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説下人便是自己的侄兒靠不住若要
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
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事有的沒的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
了頁巳

道老世翁敢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寔有還好生怕有名無寔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為什麼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話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

又叫人咲說正說着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為什麽那人道奴才也打听了說是蒙
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字表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与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罣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着了手叙了些闊別思念的

下頁已

卷上一百十四回

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發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麽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辦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睹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

甄應嘉道老親翁與親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
粮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親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因海口案
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翁安
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即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
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托老親
翁的事那日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
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
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
定叫小犬叩見如何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
于賈已　卷一百十四回　乙

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留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想這人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不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着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為罕異後來想看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

相同且年止一歲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一
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
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妥只連連
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
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
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
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
張羅美明鳳姐管事的賬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
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到先見他父親了我

紅樓夢　卷一百十四回

還听得說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ヒ
說和我一樣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偺們這裡來
你們都去瞧他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宝釵听了道噯你說
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還叫我
們瞧去嗎宝玉听了知道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觧不知
何話下囬分觧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斈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几天倒也閒着隔兩三日要將做几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道你環兄弟蘭侄兒我也叫他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

一字頁巳

長上一百十五回

事了宝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宝玉
退了出来正值着賴大諸人拿着些冊子進来宝玉一溜烟回
到自己房中宝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宝玉
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〻心見有两個姑子進来宝
玉看是地藏菴的来和宝玉說請二奶〻安宝釵待理不理的
說你們好因叫人倒茶給師父們喝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
見宝釵似乎厭悪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宝釵是個冷
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宝釵道再坐〻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
在鉄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来請太太奶〻們的安今日来

了見過了太〻奶〻們還要看四姑娘呢宝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裡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几天飯都没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為什麽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合你說了惜春早已听見忙坐起来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来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没也是施主别說我們是本家菴裡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〻奶奶們都見了只没有見姑娘心裡惦記今兒是特〻的来瞧姑娘来的惜春便說起水月菴的姑子来那姑子道他們菴裡鬧

一丁頁已

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他進来了便問惜春道前兒听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得那裡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着自己修個善果怎麼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来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

难的就慈心發動說法兒救濟為什麽如今都說大悲大慈救
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我們修了行的人並說比夫人小姐
們若多着呢只是没有险难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と来世
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
什麽委曲煩难都說不出来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
娘們出了門子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兒的若說修行也
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為才情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
人俗豈知俗的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倒的是遭了大叔了惜
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机工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裡

一千頁已　八二一百十五回　三

便將尤氏待他怎麼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拴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听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莫說這個話珍大奶々听見還要罵殺我們撵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々撵得你我就撵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々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道是為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听這

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裡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是不妥恐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念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這他那裡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合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

等也都劝了好几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又正要告訴賈政只見外頭傳進来說甄家的太〻帶了他們家的宝玉来了衆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礼叙些寒温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與自己的宝玉無二要請進来一見傳話出去回来説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説話的投了机了打發人来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来說畢裡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宝玉果與宝玉一様試探他的文才竟應对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三人出来警勵他們再者倒底叫宝玉来比一比宝玉听

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像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了礼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是便站着又說了几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着大家說說話兒好叫我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侄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几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illegible]自己

卷一百十五回

步走出了書房門檻住立着看賈政進来然後進讓甄宝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竭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宝玉見了甄宝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宝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賈宝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共學不可與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魄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見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来便

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裡頭選出的
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
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
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
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濁至愚只不
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高清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
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
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
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
可頁已　一百十五回

以老伯鍾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称賈宝玉听
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旧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
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听了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
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寔在從歷練中出来的方為真才寔
斈在小侄年幼虽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来那
膏梁文繡比着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宝玉未及答
言賈宝玉听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
也斈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
另有一番見解今兒弟幸逢芝範想要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

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白或者與我作知心的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于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

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談所言並非虛意賈宝玉愈听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說出来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宝玉听了趁勢便邀甄宝玉進去那甄宝玉依命前行賈宝玉陪着来見王夫人賈宝玉見是甄太〻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宝玉也請過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厮認虽是賈宝玉是娶過了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宝玉的相貌身材與他的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来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宝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裡的宝玉老成

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並不非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
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色衆人一見兩個寶
玉在這裡都來瞧看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
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
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内中紫鵑一時痴意便倒想起黛玉來心
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甄寶玉配了他只怕
也是願意的正想着只聽得那夫人道前日听得我們老爺回
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些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
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
下頁已

上一百十五回

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女只是年紀過小几歲恐怕难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為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如今的家計差些甄夫人道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来不但復旧必是比先前更要興盛起来甄夫人笑道但願依着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宝玉听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来賈宝玉只得陪着来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

几句听見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
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賈政命宝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宝玉
自那日見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盼望今兒見
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一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
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宝釵便問那甄宝玉果
然像你麽宝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語間看起来並
不知道什麽不過也是個禄蠹宝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麽
就見得也是個禄蠹呢宝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聰明見性
之談不過說些什麽文章經濟又說什麽為忠為孝這樣人可
丁頁巴

長二一百十五回

不是個祿蠹只可惜他迯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有了他竟要連我那個相貌都不要了宝釵見他又發獃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来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麽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已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宝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〻昏〻不覺引將旧病起来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宝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来只是發獃

竟有些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為惜春定要絞髮出家不能
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看
人看着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腳只說東府裡
不知幹出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
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
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
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係二姐〻一樣老爺太〻們倒要煩
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〻淨〻一
輩子就是痛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庵原是我們家
于頁巳

長上一百十五回

卜

的基址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看現在妙玉的家當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沒法只有死了就完了我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〻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〻回來倒說他們不容我尤氏本要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不好天〻到大〻那裡仍旧安去原是好〻兒的今兒發糊塗些二奶〻正要來回

太〻恐防太〻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听見王夫人說他們心
裡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曲便說道太〻放心我没什麼病只
是心裡覺着有些悶〻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
好請大夫瞧〻吃兩劑藥好了不好再若鬧到頭裡丢了玉的
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〻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〻我
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〻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
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心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
王夫人回去過了几天寶玉便糊塗了甚至于飲食不進大家
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賈璉
下頁已

長上一百十五回

二

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帮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毋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王夫人親身来見宝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向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息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厮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

我打量甚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斯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来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又鬧看賈政听見了也沒了主意了呢裡頭又哭出来說宝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鬧道要命拿銀子来賈政忽然想道頭裡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好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

請那和尚已進来了也不施礼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遅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来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近来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来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炕前宝釵避過一边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来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来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来王夫

人道你放心横豎折变了出来和尚哈〻大笑手拿着玉在宝
玉耳边叫道宝玉宝玉你的宝玉回来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
等見宝玉把眼一睁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宝玉問道在那裡呢和
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宝玉先前緊〻的攥着後来慢〻的得過
手来放在自己眼前細〻的一看說嗳呀久違了裡外衆人都
喜劝的念佛宝釵也顧不得有和尚賈璉也走過来一看果見
宝玉回過来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赶
来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赶着告訴賈政賈
政听了欢喜即找和尚施礼叩謝和尚還了礼坐下賈璉心下

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
問寶刹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活
過來呢那和尚微微的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
就完了賈政見那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
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
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
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
着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
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

好過来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变了給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来古怪但他口〻声〻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欵留着他再說賈政出来宝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来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宝玉說不妨的我已経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〻的神氣果然好過来了便要坐起来麝月上去輕〻的扶起因心裡喜欢忘了情說道宝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得當初没有砸破宝玉听了這話神色一变把玉一摞身上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石頭記

卷一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了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去了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裡一摸尚是溫熱賈

[illegible]頁巳

政只得請医灌藥救治那知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来恍〻忽〻赶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礼那知和尚站起身来拉着宝玉就走宝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〻颻〻也没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了出来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〻的望着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〻忽〻来了一個女人宝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宝玉想着走近前来細〻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来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宝玉一想竟是尤

三姐的様子越发閙着怎麽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拉
着宝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大字両边一
幅对联乃是

假去真来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横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
有一副對子大書云

過去未来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来如此我倒要問：因果来去的事了

一三頁已　長二一百十六回

怎麼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宝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呢赶着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裡不免疑惑起来走到鴛鴦站的地方乃是一溜配殿各處有匾額宝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處所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宝玉也不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声回顧頭来和尚早已不見了宝玉恍忽見那殿宇巍峩絶非大观園景像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痴兩边寫的对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宝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細細想来甚是熟識便仗着胆子把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宝玉忽然想起我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個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便壯着胆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几本冊子心裡更覺歡喜想道大凡人做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兒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個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

看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
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
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几行字跡也不清楚尚有摹擬便細々
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好像有個林字心裡想道不要是
說林妹々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咤異道怎
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先後四句合起來念道也没有什麼
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
好這是什麼解意到那裡又自哼道我是偷看看若只嘗呆想
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頭

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几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
然大悟道是了果然關机不爽必是元春妹〻了若都是這樣
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姨妹們的壽夭穷通沒有不知
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泄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
多少閑想又想各處一瞧并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着看
去只見圖上影〻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〻的
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有也一想便得
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〻記着一面嘆氣一面又取那金
陵副冊一看〻到堪羡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
下頁巳

[illegible]一百十六回

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住後再看听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々請你呢好似鴛鴦的声音回頭都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宝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々綽々的走只是趕不上宝玉叫道姐々等々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宝玉無奈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宝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宝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

草已摇摆不休虽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妩媚之態不禁
心動神怡魂消魄散宝玉只管呆々的看着只听旁边有一人
説道你是那裡的蠢物在此探望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回
頭看時却是一個仙女便施礼道我找鴛鴦姐々誤入仙境恕
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々這裡是何地方怎麼鴛鴦姐々到
此還說是林妹々叫我望々明示那人道誰是你的姐々妹々
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遛宝玉欲待要出来又舍
不得只得央告神仙姐々既是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々
了但不知那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来話

一十頁已　長々　一百十六回

云

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仙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英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来降凡歷刼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令我看管不叫蜂纏蝶戀宝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管那草的是神仙姐々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宝玉便問道姐々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宝玉聽道是了你不知道那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々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

神仙之所豈能為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來少米混說與着吟力士打你出去宝玉听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听見有力赶來說道裡面吟諸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吟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了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追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宝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跟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宝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得宝玉驚惶無措仗着胆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〻怎麼你也來逼我來了那

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眼人名節破人婚姻你兒今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寶玉听去話頭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後頭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听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并非別人却是晴雯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

為你宝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〻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道宝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声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模糊且別管他到了那边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是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定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致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几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宝玉進来便悄〻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宝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

招手宝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几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
侍女說話着候旨宝玉听了也不敢則声只得在外等着那侍
女進去不多時出来說請侍者参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
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綉服端坐在内宝玉略一抬頭見是黛
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〻在裡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
悄吒道這侍者無礼快〻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
簾放下宝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
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来心想要問晴雯回頭
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〻出來又無人引着正

故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难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宝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来回到自己家裡了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来說姐〻在這裡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〻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来並不是鳳姐原来却是賈蓉前妻秦氏宝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〻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宝玉恍〻忽〻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〻的站着嘆道我今兒得了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来見有几個黄巾力士執鞭赶来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

們這天仙福地来快走出去宝玉听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来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来宝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来心裡歡喜叫道我迷住在這裡快来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来宝玉急得往前乱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变作鬼怪形像也来追撲宝玉正在情急只見送玉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来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宝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又不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变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會偷看甚

麼東西況有宝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
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問過明白便道我倒見了好些
冊子来着那和尚道可又来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
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得將来我與你
說明說着把宝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宝玉站不住脚一交
跌倒口裡嚷道阿喲王夫人等正在哭泣听見宝玉甦来連忙
叫喚宝玉睁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宝釵等哭得眼泡
紅腫定神一想心裡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来的遂把神魂所
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

夫人只道旧病復發便好延医調治即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
賈政說是宝玉回過来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来
不用備办後事了賈政听了即忙進来看視果見宝玉甦来便
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来了
又嘆了几口氣仍出去叫人請医生胗脉服藥這裡麝月正思
自尽見宝玉一過来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
叫他喝了几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
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宝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来這玉也
不知那裡找来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

非是神仙不成宝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踪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来的頭裡丢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宝釵道既可送来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丢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来二奶〻過了門我還告訴二奶〻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〻還記得麼宝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〻是個和尚的尚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本来古怪那年宝玉病的時候那和尚来說是我們家有宝貝可解得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

来歷況且你女婿養下来就嘴裡含着的古往今来你們听見
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
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来宝玉听了
心裡却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〻
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乩說是
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来一笑逢的話想起来入
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
宝玉听了又冷笑几声宝釵听了不覺把眉頭兒肐瞅着發起
怔来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

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
阿弥陀佛那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語宝玉想
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禁連嘆几声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
的詩句来拿眼睁看着襲人不覺又溜下淚来衆人都見他忽
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旧病豈知宝玉觸出机来
竟能把偷看冊上的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語出来心中
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宝玉死去復
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源起来
便是賈政見宝玉已好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几時遇赦

老太〻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正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
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是如今趁着丁憂幹了
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
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那件
事也得好几千銀子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為大爺不在
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的現在這裡沒
有人我為是好几口材都要帶回去的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
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
妹〻的那是老太〻的遺言說跟着老太〻一塊兒回去的我

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那借几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于淡薄老爺你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几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侄兒們說去心裡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侄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

帶些人去那南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來就
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該過賴尚榮的地方也可叫他出點力
兒賈政道自己的老家人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聽了便退
出來打筭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
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体復元賈環賈蘭
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
頭賈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
的務必叫寶玉同着侄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
偺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

好些話餘别了宗祠便在城下念了几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爺而去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宝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夫來那宝釵襲人時常功免自不必說那知宝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宝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裡啼哭想着宝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功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

不耳言

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
几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
也是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
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
心看將來怎樣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鵑滿面
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裡聽
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
豈知我進來了尽心竭力伏侍了几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
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都不瞧了紫鵑聽他說

得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宝玉怎麼個樣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連老公正氣屋裡人瞧着他還没事人一大堆兒有工夫理的去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算宝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听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宝玉怎樣看待說他近年不懂下的話只听院门外乱嚷說外頭和尚又来了要拿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合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不負言

卷上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成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寳釵過去商量寳玉聽見和尚在外頭起怕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頭只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寳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寳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所見的一般心裏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

就走寶玉聽了便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的謝銀並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答對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

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己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倍着和尚坐着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筭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作什麽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着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巳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脱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赶着嚷道你回來

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没有什么說的了襲人頋
不得什么一面趕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没有把我
的命要了剛々兒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
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
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
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着坐在地下裡面
的丫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
人哭道快告訴太々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急
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

襲人忍痛不放紫鵑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别人更甚把素日冷淡的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拉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嘆口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么樣呢襲人紫鵑聽到那裡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解難分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行景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嗎寶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么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

萬兩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
我要這玉幹什么他見淂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
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爲什么不告明
白了他們叫他們哭々喊々的像什么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
使淂要是真拿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得
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
變了也還彀了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
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
用出去我合太々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淂只

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總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
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
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〻〻便跟着他走了
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
他只礙着王夫人合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
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了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
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
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〻說了一
遍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去吩咐眾人伺候聽着和

尚說些什么回來小丫頭傳話進去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那和尚帶了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么來着小丫頭說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小廝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回道

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曾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是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然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麼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廝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話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

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那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了一個來了我這樣日子

過他做怎么說着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吐前苦
勸寶玉笑道我說了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正
住哭聲道這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了頭來回話璉二
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
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
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請了賈璉的安回說道
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
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
什麼病賈璉道書上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

了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赶来的如若再躭延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總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来還可傳個話姪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那裡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心不很壞妞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情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叫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来擦眼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

太〻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〻的打死了什麼說的懇求太
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
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
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能攔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户
對的說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〻作主賈璉道現在太
太們在家自然是太〻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
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麼快請
二老爺將老太〻的大事早〻的完結快〻回來賈璉答應了
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咱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

頁已　一百十七回

使喚只是園裏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裏一帶屋子都空着怕沒人照應還得太太常叫人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偺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擱得住外頭的事嗎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知道了他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偺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的是東府裏的又

没有父親他親哥〻父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姪兒
聽見要尋死覔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留
着他將来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点頭
道這件事真〻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就是
了賈璉又聽了幾句纔出来叫了衆家人来交代清楚寫了書
收拾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了不
得賈璉久欲托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
薔二人〻心裡更不受用嘴裡却說不出来只得送了他父親謹
謹慎〻的隨着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

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喜鸞也有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廝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箍轆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薔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字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吃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幾個只有賴林諸家

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無不樂為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薔還想勾着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沒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鋪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咱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們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

一百十七回

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為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他是斷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興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了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常時王夫人寶釵劝他念書他更假作攻書一心想着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関心目中觸處皆為俗人却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裡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裡還會賈璉

賈蘭等耶賈環為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李紈是素來沉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只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薔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盜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

娼爛賭無所不為一日那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廂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得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咱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衆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杯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那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咱們都蠲了倒是豁豁拳輸家唱酒斷

家唱叫苦巾苦若是不會的說個笑話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
都道使得於是乱鬨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杯唱了一個衆人
道好又鬨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
多豐彩以後那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
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薔道若說不笑仍要罰酒的那大舅就
喝了杯便說道諸位聽着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
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老爺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
了道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禀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
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道不

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一改了墻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眾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元帝老爺沒法叫眾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

的肚子塑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麽衆神將都說道好
久不收錢又便當結實於是大意將軍便當這個差使安静了豈
知過了幾天那廟久丢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
砌了墻就不丢東西怎么如今有了墻還要丢那土地道這墻
砌的不結実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墻怎
麽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墻那裡知道是個
假墻衆人聽了大笑起来賈薔也忍不住的笑道傻大舅你好
我没有罵你〻為什麽罵我快拿杯来罰一大杯那大舅喝了
也有了醉意衆人又喝了幾杯都醉起来那大舅說他姐〻不

一頁已　、、二二一百十七回　一一

好王仁說他妹〻不好都說的狠〻毒〻的賈環聽了趂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麽苛刻我們怎麽樣踏我的頭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姐兒仗着老太〻這樣的利害今如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得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兒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麽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今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麽樣賈薔道模樣兒是狠好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來

入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
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
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要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
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
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
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咱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赶到
裡頭打聽去並不是咱們就完了為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
雖不是咱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
們今兒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

呢我們見他常在咱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
費甚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〻〻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說
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
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款
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
踏了百姓或因倚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若是
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
真〻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官兒也好乘人道你的哥〻就
有造化的現做個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〻雖是做

了個知縣他的行為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
麼賴家的點頭兒便舉起杯來喝酒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
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
解到法司衙門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打聽消
息的抽空兒就把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
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城裡
的不知審出偺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賴家的道倒沒有聽
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
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正要跳出關去

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眾人道偺們櫳翠
菴的怎麽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
眾人道你怎麽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
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
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趁願眾人道搶的人他不少那
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有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
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眾人笑道夢話算不得的邢大舅道
管他夢不夢偺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眾人願意便吃
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

合珍大奶〻并嘴把頭髮都絞掉了赶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裡
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
他就死在眼前那邢王兩位太〻没主意叫請芸大爺薔二爺
進去賈芸聽見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
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薔商議道太〻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
得主的况且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咱
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爺便卸了我們干係了兩人商量定
了主意見了邢王兩位太〻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
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

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久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耽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主意罷叫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事了事躰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麼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把姑娘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

也得叫他們再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說了王夫人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々難得襲人心裡便加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眾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々問跟四姑娘的姐々太々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

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是寔意的並
不是別的姐ㄑ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ㄑ我也並不是拆開
姐ㄑ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
是太ㄑ們知道的寔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恨不得跟
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
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ㄑ們將我派了跟着林姑娘
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ㄑ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
了那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
心酸眼淚早下來了眾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ㄑ的大笑走上

來道我不該說你這紫鵑蒙太〻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
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
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〻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
如倒的是怎么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〻修行
是已經准了四妹〻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
告訴太〻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說話也
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〻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
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怎麼
二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

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〻罷衆人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到來做詩樞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〻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〻別順口兒胡謅寶玉也不分辯便説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秀户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旁

李紈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説出來回道太〻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

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說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没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罷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准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竪一個人的主定了那也是扭不

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我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倒那裡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

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畧畧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筭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需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的船隻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

得不周倒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
不肯帶回撂下就走了賴上榮心中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
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身出來於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
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
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
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裡
便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商量
賈環本是一個錢没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賈趁賈璉不在家要

擺布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來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錢的事又不敢辦到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用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點頭只是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道說你們兩個人商了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說了王仁拍手道

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
是親舅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々跟前那麽一說我
我邢大舅再一說太々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
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
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
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
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
那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們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
保管一過了門姨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

本是沒主意人被邢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叫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夫人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

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

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外頭的風聲都告訴
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走着去告訴了李
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
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聽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
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
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〻和他親舅〻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
不真麼我橫竪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
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〻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
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已落淚寶玉勸道太〻別煩惱這件事我

看來是不成的這是那妞兒命裡所招只求太〻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要好總好那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男子如今和〻順〻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〻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〻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那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那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

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〻若信了人家的
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
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〻孫女
兒他要作主我能彀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
是了平兒怕寶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
去了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強到自己房
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〻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
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
兒爺〻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

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〻瞧回
來我母親就過來回太〻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
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
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〻家有什
麼信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
來放定了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
件事情便點〻頭兒一面拆開書信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
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禀知大老爺身

体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寔
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〻靈柩抵家尚需時日我身体平
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妹〻瞧〻還交
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
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〻看過了麼王
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與李紈看了道三姑娘
出門好幾年了摠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〻也放心了好些

心王夫人道我本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裡略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換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妹妹瞧瞧去罷李嬸娘道你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了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回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着

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
邊怔怔的坐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麽寶釵道
我想你我既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
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為
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
根柢又是什麽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
那赤子有什麽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
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麽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
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曾不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

品根祇誰知道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
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為赤
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為心所謂赤子之心
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有什
麼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不等他
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為什
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為聖賢呢況且你比夷齊更不成
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
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

下頁巳　　卷十一　一百十八回　　十一

來自去世的老太々以及老爺太々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
已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
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々的用
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
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倒你這個
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
過來說道剛纔二奶々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只是想着
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々苦々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
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体諒々々況且二奶々替

二老爺在老爺太太們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見外面脚步走響隔著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二姑姑回來了賈蘭

道爺〻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〻頭不語默〻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〻看見爺〻後頭寫的叫咱們好生念書了叔〻這一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道叔〻既這個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〻作〻也好進去混塲别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我叔〻都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在原處坐下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會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

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
不知是什麽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
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
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
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
也甚是願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
書子笑嘻嘻的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
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
出麝月秋紋鶯兒等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

異因歎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擱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甚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

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
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
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
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
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打起交
道兒也是不好襲人道奶ㄟ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
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不犯前頭的舊病呢
我想奶ㄟ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
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ㄟ和

奶〻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
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這幾年也都有些頑〻皮〻的如今
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到茶
弄水只叫鶯兒帶著小丫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〻心裡怎
麼樣我也慮的是這些〻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就派鶯兒帶着
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〻只差人去給王夫人
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忻慰之情更不待言了
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
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姨妹們聚

着那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見寶玉自在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〻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〻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〻向寶玉道太〻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〻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〻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忽然想起那年鶯兒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

下頁已　卷一百十八回　十五

梅花絡午時說的我們姑奶〻後來帶着我不知道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怎麼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意微〻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了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已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惱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聽了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

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衹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次叔姪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麽失閃第二件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麽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仝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

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
來見了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塲但是你
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了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
鬟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々
悽々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
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
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
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
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塲用心作了文章好々
丫頭已

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〻喜歡〻〻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的不好也都遮過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〻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起來那寶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的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〻這是大喜的事為什麼這樣傷心況且他兄弟近日很知好歹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

去好ゝ的作文章早ゝ的回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
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
寶玉却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
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
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ゝ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
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
好兒子能殼接續祖基就是大哥ゝ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
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侭着和他說話只好點ゝ頭兒
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紈

所說句々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麽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希罕又聽寶玉說道姐々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々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々和紫鵑姐々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々的一套話招出来的不如早

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
悞了時候了寶玉走了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
了事了眾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
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
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嘻哈哈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
門走了正是

逐求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
恨便自大為王說我可要給母舅報讐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
了貢己　　入下二一百十九回　　口

上頭太〻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〻倒托別人去買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二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礼來送太〻呢如今太〻有了這樣藩王好女婿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〻他們有了元妃姐〻便欺壓的人难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的等我去問〻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〻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麽門子

好親事未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〻也不愿意想来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来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〻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来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〻不愿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〻的抬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来邢夫人道這有什麽不愿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麽着這帖子太〻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裏頭都是女人你叫薔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来赶

着和賈芸説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説的話早被跟那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托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説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説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説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説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

那夫人那邊的人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稍走
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
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數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
這句話还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
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
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只見
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着哭得倒在懷裏王夫人也哭道
姐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
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過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
了自已

卷上 一百十九回

告訴平兒道大太太還不知道麽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麽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麽王夫人聽得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日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眾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媽媽又來了王夫人道偺們家遭這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怎麽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

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媽
媽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媽ㄟ見众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
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便問道怎么了太ㄟ姑娘們必是想
二姑奶ㄟ了巧姐兒听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
媽ㄟ别説閑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
的告訴了把個刘媽ㄟ也唬得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
樣一個伶俐姑娘沒听見鼓兒詞么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
有什么难的平兒趕忙問道媽ㄟ你有什么法兒快説罷刘媽
媽道這有什么难得的呢一个人也不叫他們知道商量一走

下頁已　長一　一百十九回

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刘姥姥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那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来即刻叫我女壻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赶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来了可不好么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刘老老道我来他們知道么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么信没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门走来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门来的不妨事刘媽媽道偺們家定了几時我叫女壻打了車来接了去平兒道這还等得几時呢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去將刘媽媽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

不安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的是太太幾取說明太〻就裝不知
道回來倒問大太〻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
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
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〻回
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
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幾中用呢是他們定
了回來就有了錢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
罷有我呢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
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
下頁已　〻二二一百十九回

有人進来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到碼々去這裏又買囑人々看後门的人僱了車来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々的去了後来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来近日賈府後门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多人少空落々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恰下人的眾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裏理得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々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著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

太的心来有什么事王夫人将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
道隂得狠如今得快〻兒的叫芸哥兒只住那裡總妥當王夫
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〻說要裝着不知等我想個
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總好王夫人点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
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詞所
以派人相看〻〻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〻〻問起人家乗人
不敢隱瞞只得实說那外藩听了知道是世代勲戚便說了不
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悮大事了况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
起程倘有人来再說快〻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

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来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抱頭鼠竄的出来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来見賈芸一人回来赶着问道定了么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么樣處呢這都是你们中人坑了我了正没主意听見裏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太太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進去只見王夫人

怒容滿面說你們辦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
的急我我還屍首兒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
低頭說道孫子不敢什么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
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太願意纔叫孫子寫帖兒
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么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
在大太太那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
么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
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人便罵賈
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得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着

叫了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来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么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门人来罵著閙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问我们问當家的爺们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閙等我們太太问起来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閙的还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閙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来說得賈芸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来催說叫爺们快

我来那賈環等急得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眾人深恨是必藏起来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听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看ㄷ到了出塲中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来等到晌午不見回来王夫人寶釵李紈着忙打發人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来了回来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来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来見了賈蘭眾人喜歡問道寶二爺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爺丟了王夫人听了這話便怔了半天

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唬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來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么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么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处號裡都找過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

王夫人見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宝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塌的酒飯賈蘭也忘記了辛苦还要自已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〻丢了还禁得再丢了你么好孩子你歇〻去罷賈蘭那裡肯听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来便问宝釵道二哥〻帶了玉去了沒有宝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么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来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〻咽〻哭個不止追想當年

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〻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温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今日却應了這句話看〻那天已交是四更天氣並没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哭壞了極力的勸着回房中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来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来都說没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没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宝琴等接二連三的過来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微忽有家人回道海疆来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来的

說我們家的三姑奶〻明日到京了王夫人听說探春回京雖
不能解宝玉之愁那個心裡畧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
来衆人遠〻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
了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来哭了一會
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
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来還虧得探春能言
見解亦高把話来慢〻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畧覺好
些再明兒三姑爺也来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
春的了頭老婆也與衆姐妹相見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

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門外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门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乱跑進来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来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来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旧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单回禀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想也是喜歡只想着是寶玉一回来偺們這裡人不知

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况天下那有迷失了的擧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擧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見得的呢焙茗道一擧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着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

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富貴都拋了也多得狠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来都道是好事這麽說起来都是有些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来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回来此事不肯干休又不

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序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為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處大臣便細細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

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晏河清萬
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叙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
蘭俟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
夫人等合家皆有喜色只盼寶玉回来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
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来道喜王夫人便命賈
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来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
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内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
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
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

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杯擬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澤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嫗嫗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嫗嫗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嫗嫗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

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到也熱鬧内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裡羡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酌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〻的想着劉媽〻知他心事拉着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〻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嗎劉媽〻道說着瞧罷於是兩人各自走開劉媽〻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

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来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逢着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道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聽趕身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劉媽媽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姥姥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

摸不著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
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一到家快擺姑娘送回去賞
了我幾兩銀子劉媽〻聽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
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媽〻家住熟了反是依〻不捨更有青
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媽〻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
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赶到配
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塲漸〻的好起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
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赶了兩天今日
到家恰遇領賞恩旨裡面刑夫人等正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

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来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裡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内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小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来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来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麽仇麽衆家人原怕賈璉回来不依想来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甚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告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

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赶進來賈璉進去見刑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那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得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為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难的景況不免落下淚来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媽媽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

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
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快平兒爲正此
是後話暫且不題刑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
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了頭去
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媽媽在那裡說話刑夫人纔如
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
那個送信給平兒等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媽媽帶了平兒
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
說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刑夫

一百十九回

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宝釵那裡来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咱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宝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說只見秋紋急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糊

塗聽見說寶玉若不回来便是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来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搡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来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

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麽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寔在不忍左思右想寔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到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强扶持過了幾日起来服侍宝釵宝釵想念宝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帮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

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
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坟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
一行的看到宝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来看到宝玉走
失復又煩惱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旨赦的旨
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
昆陸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衆
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
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上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寫
到宝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

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兩四拜站起来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祗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来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来赶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赶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　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
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赶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赶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来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赶来賈政問道你看方纔那三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追赶故也赶来後来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来衆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赶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蹤迎去遠遠見賈政

来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禀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来便也古怪我早知不詳之兆為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来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来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有造化高僧仙道来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刼的竟哄了老太太十

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了淚來衆人道宝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的性情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便拏蘭兒得中家書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赶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娘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収兑了銀子一

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妹弟見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狠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奶奶来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

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我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来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内叫家内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偺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偺們家来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大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

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偺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来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来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就個了官了麼他

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應為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姊倒不必躭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有急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說所以纔有這個事想来人生在世眞有一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来問我這是真真難得的不想寶玉這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甚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多也不

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宝釵痛哭所以在宝釵房中解勸那宝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娘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来薛姨媽倒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来說我見襲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宝哥兒並沒

下頁之

二百二十四

有個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著正要與妹々商量々々若說教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畱著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着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畱的理呢只要姊々叫他本家的人來狠々的吩咐他配一門正親事再多々的倍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々會子也算姐々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々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听々々果然

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道這個
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
個人了么薛姨媽听了点頭道可不是么又說了幾句便辭了
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
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来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
說一句他應一句回来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
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听他的
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
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

頁已　一百二十四

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兄弟叔姪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光景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裡頭全歸於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么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於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

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個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為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

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彀上進朝裡那些官兒都是城裏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靜養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刘妈々來應了這件事刘媽々見了王夫人等便說樣將來怎樣陞官起家做日子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了頭回道花自芳的王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畧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

長的是百裡排、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了你去應了罷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〻的告訴了襲人〻〻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呢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兜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〻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　賢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硬难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〻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是於襲人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怀着必死的心腸上車

【下頁】　下一　一百二十回

回去見了哥〻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来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礼送給他看又把自巳所辦奩粧一〻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难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来哥〻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〻家裡豈不又害了哥〻呢千思万想左右為难真是一縷柔腸几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的人委〻曲〻的上轎而去心裏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聘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了頭僕婦都稱奶〻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

人所以在副冊也正是前人過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為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已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光別來無恙雨村道老先生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艸亭下却深為惶悚今日幸得相逢益嘆老仙翁道法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

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
順到了弟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宝玉
的了頭原來當初祗知是賈母的侍兒益想不到是襲人此時
蔣玉函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
意將宝玉所換那条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道
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
出蔣玉函也深為嘆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体貼弄得
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听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
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襲

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门口叙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兩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也兩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寳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寳玉即寳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一歸又復稍示神靈高魁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煆煉之丹寳凡間非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帶下凡如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携歸本處這便是寳玉的下落兩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點頭嘆道原来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寳玉既有如此

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椿奇事這裏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意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寶玉乎雨村道怎么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已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

這裡不免撫鬚長嘆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惡者悔禍將来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兩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々々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了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么士隱微々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兩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餐邀兩村共食々畢兩村還要问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菴暫歇我还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兩村驚訝

的来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隐笑道
此事老先生未必尽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一番閱冊原
如要終之道歷〻生平如何不悞仙艸歸真焉有通霊不復原
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了知仙机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
寶玉之事既得聞命只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
来結局俱屬平常呢士隐嘆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
俱屬從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這情
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
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那結局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

徑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也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所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事係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徑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面字跡依然如旧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叙了多少收緣結菓的話頭便点頭嘆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

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
情罷了兩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
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
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
脫盡之日只得接引〻〻士隱說着拂袖而起兩村心中恍〻
惚〻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
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
一僧一道縹渺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
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那蠢物已

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恨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糊
糢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把
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
夢勞形嗚呼歸去山靈好客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又抄了
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
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閑情更去和石能言直尋到急流津
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閑人便要將這抄
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
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

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道道者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那一個悼紅軒中有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用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有個悼紅軒見那一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那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之言述畢方把這石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原來你肚裏果然空空既是賈語村言但

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毛舛之處渠得其二三月去酒餘飯飽雨夕燈窓了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見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見了這本奇傳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酸辛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